



中國人民大學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博士学位论文

DOCTORAL DISSERTATION

论文题目: 清代后妃与宫女研究

(英文): A Study on Concubines and Maids of
the Qing Dynasty

作者: 赵玉敏

指导教师: 何瑜

2010 年 4 月 10 日

论文题目：

(中文) 清代后妃与宫女研究

(外文) A Study on Concubines and Maids of
the Qing Dynasty

作者姓名：赵玉敏

所在单位：历史学院清史所

专业名称：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方向：政治制度史宫廷史

导师姓名：何瑜

论文提交日期：2010年4月10日

论文主题词：秀女；皇后；妃嫔

独 创 性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地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名： 赵玉敏 日期： 2010年4月5日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中国人民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签名： 赵玉敏 导师签名： 何瑜 日期： 2010年4月10日

内容提要

鉴于清王朝的特殊背景，明清更替，较之传统的中原王朝的替代更为复杂化，因为，这种更替，实际上牵涉到了两种不同民族、思想、文化、风俗等的碰撞、融合等问题，由此，清代后宫制度也体现出了不少与前代中原王朝不同的特色。

清王朝入关之初，逐渐确立有清一代独具特色的选秀制度。无论是后宫妃嫔还是宫女，通常而言，基本上都是来源于选秀。其中，妃嫔主要来自于八旗女子选秀，而宫女则主要来自于内务府三旗女子选秀。但是，无论何种选秀，其程序都极为复杂、严格，历时漫长，所牵涉的机构也极多，尤其是在直接选立皇后时，此种情形更为明显。由此，导致旗人消极应对选秀，尤其是盛京八旗。

尽管清代最高统治阶层将选秀活动有意识地控制在八旗、内务府三旗范围内，与一般民人并无关系，但是，清代中前期，选秀谣言依旧动辄闻风即起。此种情形的出现，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清代满汉之间的民族隔阂。

清代后宫等级森严，礼制繁多而琐碎。从妃嫔的名号、册封到冠服、仪仗，从皇后的祭祀蚕桑到皇帝的大婚，每一项内容之中都包涵有大量的礼仪规定，不容混淆。可以说，这些规定，恰恰正是清代皇权高度专制的一种体现。

清代后宫妃嫔的日常生活，亦无不受到种种等级、礼仪制度的约束。无论是地位至尊的皇后，还是地位一般的妃嫔，在衣食住行方面皆享用一定分例，皆需各守其分，不可僭越。可以说，所有这些都围绕着高度集中的皇权在运作。后宫所有妃嫔的命运、活动无时无刻不受到皇帝的影响。皇帝操纵着后妃与宫女的命运，或降黜，或升迁。宫女受宠幸，可晋封为妃嫔。而皇后失宠可降黜为妃，妃嫔有过，亦可被降为宫女子（宫女）。

大量的内务府三旗女子通过选秀入宫后，都是从事侍候妃嫔的工作。政治地位上的低微，注定了其宫内生活的艰辛。宫女在宫中不仅需要每日战战兢兢地恪尽职守，尚需小心翼翼地遵守着宫内各种成文的、不成文的规矩，可谓是备尝辛苦。此外，宫女尚需处理各种关系，如宫女与妃嫔，宫女与宫女，甚至宫女与太监等复杂的关系。这些都让很多宫女在宫中实际上很难停留太久，许

多宫女因为不堪压力或者妃嫔等人的责打，患病出宫甚至死于宫内。当然，也有宫女凭着种种时机，一跃而晋升为妃嫔者，但这毕竟属于少数，且多是姿色或者家世背景极为出众者。

尽管清代有“宫内不蓄汉女”之说，但有清一代，宫内不乏汉女，此种汉女并非汉军八旗女子，亦非内务府旗鼓佐领下的包衣汉人之女，因二者虽有汉人血统，但隶属于旗人，故其应属于具有汉人血统的旗人。此处所提的汉女为民籍汉女，清代后宫不乏有此类汉女妃嫔，鉴于旗人有披甲钱粮以资生活，清帝一般将汉女妃嫔母家入内务府三旗，一则是恩赐妃嫔母家，给与一定的待遇，二则可能以“入旗”为手段掩盖统治者前后矛盾之处。

当然，清代皇帝对汉女的兴趣，可能也体现了满汉融合的趋势，入关之初，尽管统治者竭力避免被汉族同化，但民族融合之势势不可挡，汉文化的向心力使汉女成为皇帝的新宠，“上有所好，下必应之”，故地方官员常有进献汉女之举，汉女也才成为清代后宫中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引人瞩目。

关键词：秀女；皇后；妃嫔；宫女；汉女；礼仪

Abstract

It was not so easy for Qing Dynasty to replace Ming dynasty, because it involved collision and merge of two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oughts、 cultures and customs,thus, Harem system of Qing Dynasty embodi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revious dynasties.

At the beginning of entering into the Zhongyuan, Qing dynasty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special system of selecting girls.Generally speaking,either the empress and the concubines or the maids were all chosen from Qiren,the former from Baqi,and the latter from Neiwufu Sanqi.And,no matter what kind of selecting girls,its procedures were extremely complicated and strict, and it often lasted long, while mang institutions were involved,especially when choosing the emperor.But not all people wanted to be chosen,such as Shengjing Baqi.

The highest-level dominant hierarchy consciously controlled the choosing of girls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Baqi and Neiwufu Sanqi.Nevertheless, in the early and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the rumors of choosing girls frequently caused Hanren's quail,and this showed the Manchuria and Chinese gap.

The ranks of the harem were stern,and there were a lot of different ritual requirements, such as different ranks of concubines, canonization, raiment,the Queen's worship sericulture,the emperor's wedding and so on.All of these were a reflect of Imperial Highly authoritarian.

The empress and the concubines were restricted in many fields,and they all must conform to their status,including their daily expenditure and their apparel. The emperor manipulated the fate of the empress,the concubines and the maids,because he could depreciate or promote any of them.If the maids were favored,they could become the concubines,even the empress.When the emperor disliked the empress, he could turn the empress into an concubine,and when the concubines fell into disfavor, the emperor could make her be an maid.But,she would be different from others,for she used to be the emperor's concubine.

A lot of girls from Neiwufu Sanqi mostly were engaged in the work of serving

the concubines when they became a part of the harem. It was doomed for them to live in hardship because of humblitiy. The maids in the palace not only fulfilled their duties in fear every day, but still needed to carefully observe various written and unwritten rules of the palace. They underwent a lot of hardship.

In addition, the maids in the palace still needed to deal with various relationships, such as the relation with the concubines and between the maids, and even with eunuchs and other complex relationships. All of these made it very difficult for the maids to stay long in the palace. Due to excessive pressure or spanking from the concubines and others, many of them get sick and even die in the palace. Of course, there was still a minority of maids promoted to the concubines, because of their good-looking or family background.

Although it was said that “there is no Hannv in the harem of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as no lack of true Hannv, not the women from Han Baqi nor from the Nei wufu Sanqi, despite both of them have Chinese descent, they belonged to Qiren. Hannv mentioned here were referred to true Hannv, either from the status or from the descent. There were concubines from Han n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Qiren were granted a certain sum of money and grain to live on, and this was a huge right, so the emperor also ordered Han concubines join the Sanqi, by this way, the emperor showed the bestow to the concubines, and it also could cover up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urse,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emperors' interest for Hannv reflected the trend of convergence of the Manchu and Han.

At the beginning of crossing the great wall, even though the rulers tried to avoid being assimilated, the overwhelming trend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ld not be stopped, the centripetal force of Chinese culture made the Hannv become the emperor's new favorite, so local officials often tributed Hannv to the emperor, and Hannv also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arem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also noticeable.

Key words: xiunv; empress ; concubines ; maids ; hannv; etiquette

目 录

绪 论	1
0.1 写作缘起及选题意义	1
0.2 学术史的回顾	1
0.3 研究内容与主体框架	3
0.4 文章的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	4
第 1 章 清宫选秀	6
1.1 选秀初始时间与秀女参选年龄	6
1.1.1 清代八旗选秀起始时间	7
1.1.2 内务府三旗选秀起始时间	9
1.1.3 应选秀女的年龄	10
1.2 挑选秀女的范围	12
1.2.1 八旗秀女的阅选范围	13
1.2.2 内务府秀女的阅选范围	22
1.3 挑选秀女的程序	25
1.3.1 挑选秀女的前期工作一	25
1.3.2 挑选秀女的前期工作二	28
1.3.3 选秀日前后的活动安排	30
1.3.4 选秀的相关规定	33
1.4 应选秀女的流向	36
1.4.1 八旗秀女的流向	36
1.4.2 内务府三旗秀女的流向	38
1.5 特殊的选秀：挑选皇后	41
1.5.1 同治帝皇后之挑选	42
1.5.2 光绪帝皇后之挑选	43
1.6 选秀对民间的影响	44
1.6.1 清代选秀对一般汉人的影响	44

1.6.1.1 清代顺治时期的选秀谣言及其影响	44
1.6.1.2 康熙时期的选秀谣言	48
1.6.2 清代选秀与满洲上下的反应	49
1.6.2.1 盛京旗人女子消极应选	49
1.6.2.2 关内旗人官员消极应选	53
第2章 清代后妃礼制	55
2.1 清代后宫名号的制定	55
2.2 清代后妃册立礼仪	66
2.2.1 皇后的晋封与册立	66
2.2.1.1 清代册立的皇后基本类型	66
2.2.1.2 皇后的册封仪式	68
2.2.2 妃嫔的晋封类型与册封	70
2.2.2.1 妃嫔晋封类型	70
2.2.2.2 妃嫔册封仪式	72
2.2.3 后妃等级之体现	78
2.3 清代后妃冠服仪仗制度	81
2.3.1 后妃冠服制度	81
2.3.2 后妃仪仗制度	88
2.4 清代后妃祭祀礼仪	93
2.4.1 清代祭祀先蚕坛仪式的缘起	93
2.4.2 皇后亲祭先蚕坛、躬桑礼的仪式	93
2.4.3 妃嫔代替皇后举行祭祀仪式的规定	104
2.5 光绪大婚——清宫后妃礼制的实例展现	106
2.5.1 光绪帝后妃挑选的最初设想	107
2.5.2 前期预备阶段	107
2.5.3 临近结婚前的工作	116
2.5.4 光绪帝大婚程序	118
2.5.5 大婚结束后例行奖赏	126
2.5.6 瑾嫔、珍嫔先于皇后入宫	127
第3章 清代后妃的生活	131

3.1 清代后妃宫内用度.....	131
3.1.1 后妃内宫陈设	131
3.1.1.1 金银器.....	131
3.1.1.2 瓷器.....	132
3.1.2 后妃日常开销	133
3.2 后妃的日常生活与节日活动.....	140
3.2.1 后妃日常生活	140
3.2.1.1 问安.....	140
3.2.1.2 侍膳.....	141
3.2.1.2 个人生活.....	141
3.2.2 一般节日活动	145
3.2.3 除夕与元旦活动	148
3.2.3.1 除夕、元旦的庆祝活动.....	148
3.2.3.1 除夕、元旦两日后妃的活动.....	150
3.2.4 清宫生活中的“崇尚节俭”	154
3.3 皇帝对后妃的封赏.....	157
3.3.1 后妃生日	157
3.3.1.1 皇后千秋.....	157
3.3.1.2 一般后妃.....	165
3.3.2 后妃生育子女	167
3.4 皇帝对后妃的惩黜.....	170
3.4.1 对皇后的惩黜	170
3.4.2 对妃嫔的惩黜	179
3.5 清代后妃与政治.....	183
3.5.1 光绪朝的后妃矛盾与后妃干政	183
3.5.2 宣统朝四太妃争权	187
第4章 清代的宫女	190
4.1 清代宫女入宫的时间问题.....	190
4.2 清代宫女的等级与分例.....	193
4.2.1 宫女的种类	193

5.3.2.2 庆贵妃陆氏.....	270
5.3.2.3 禄贵人陆氏.....	273
5.3.2.4 明常在陈氏.....	274
5.3.2.5 纯惠皇贵妃苏氏.....	275
结 语	281
参考文献	283
后 记	294

绪 论

0.1 写作缘起及选题意义

作为后宫中的两大女性群体，后妃与宫女一直是宫廷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较之前代，清代后妃与宫女更是有其独特之处。对此，前辈学者已进行了一定研究，并取得相当成就，为本文的写作奠定基础。

但是，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关于清代后妃与宫女问题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相关内容不仅为学术界的许多学者所不详知，更为大多数普通民众所不了解。与此同时，一些旨在传播有关历史内容的影视、媒体和通俗作品等，讹误之处亦不一而足。鉴于此，选择清代后宫中后妃与宫女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重新梳理后妃与宫女的相关问题，无论对于当前的清史研究，抑或对于提高一般民众的清史认知水平，都不无重要意义。

0.2 学术史的回顾

1. 关于选秀女的研究

关于清代选秀的学术性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有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¹第五章《八旗制度与旗人婚姻》，其中介绍了选秀女的范围等问题，但是，因该书主要从社会生活和婚姻的角度来考察，所以，对选秀女的问题叙述较为简略。

2. 关于清代后妃的研究

后妃群体规模庞大，对其研究性成果尽管总量较多，但分开而言，则表现出不同的情形。

¹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1) 既往研究多关注于皇后的相关问题,如王树卿《清代皇后的册立》¹讲述皇后的册立过程,毛利平《清代皇后的妆奁》²、《论晚清同、光两朝的皇后妆奁》³介绍了同治帝与光绪帝皇后的妆奁,张凤荣《皇后朝褂》⁴介绍了皇后朝褂的样式,张凤荣《清代皇后大婚吉服》⁵介绍光绪帝皇后婚时所穿吉服的样式,陆燕贞《清代皇后祭先蚕》⁶简介了先蚕坛的建立、扩建以及皇后祭先蚕坛礼仪。

(2) 部分研究侧重于某些后妃个人的问题,如杨珍《清代后妃两三事》⁷、《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⁸、《成就两代帝业的孝庄文皇后》⁹,李鸿彬《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¹⁰,郭铁桩《慈禧太后与戊戌变法》¹¹等。

(3) 一些研究则是从等级、制度的角度,对清代后妃阶层进行了不同分析,包括册封宝册、使用器皿、等级份例和冠服、仪仗等,如关雪玲《清代后妃宝印》¹²专门讨论了宝印的定制,周益《清宫妃的等级与年例金》¹³叙述了后妃每年可用金银的数目,苑洪琪《清宫后妃的“位份碗”》¹⁴介绍了后妃所用位份碗的数量;李英华《略谈清代后妃便服》¹⁵、《清代冠服制度的特点》¹⁶,陈玉霞《清代冠服制度的定制和特点》¹⁷,吕鸿彦《清代冠服制度》¹⁸介绍了后妃的冠服种类及式样;王子林《清代后妃车轿》¹⁹介绍了清代后妃车轿的定制。

(4) 此外,尚有一些从整体性层面进行的研究,但数量较少,包括杨珍《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²⁰,杜家骥《清代后宫的特征》¹,于善浦《清宫贵人》²等。

¹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03期。

² 《寻根》2007年01期。

³ 《故宫博物院院刊版》2009年01期。

⁴ 《紫禁城》1992年05期。

⁵ 《紫禁城》1993年06期。

⁶ 《紫禁城》1988年05期。

⁷ 《紫禁城》1990年02期。

⁸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01期。

⁹ 《紫禁城》1995年03期。

¹⁰ 《满族研究》1998年02期。

¹¹ 《沧桑》2008年06期。

¹² 《紫禁城》1995年03期。

¹³ 《婚育与健康》1999年06期。

¹⁴ 《中国食品》1997年03期。

¹⁵ 《紫禁城》1995年03期。

¹⁶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04期。

¹⁷ 《文物春秋》1992年12期刊。

¹⁸ 《承德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03期。

¹⁹ 《紫禁城》1995年03期。

²⁰ 《清史论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3. 关于清代宫女的研究

关于清代宫女的研究较少，目前主要有杨乃济《乾隆朝宫女投井案》³、菲楠《乾隆朝的一起宫女自杀案》⁴依据奏折介绍了两起宫女自杀案。关于宫女的专著，有《宫女谈往录》一书，主要根据宫女何荣儿的回忆撰写而成，相对真实地再现了晚清宫女的宫中生活。但是，这些研究依旧较为零散，缺乏对宫女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

0.3 研究内容与主体框架

本文拟分为六部分：

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本文的创新之处与重点、难点等问题。

第一章主要研究清代选秀女制度。清代选秀分两种，八旗女子的选秀和内务府三旗女子的选秀，前者为清代后妃的主要来源，后者则是挑选宫女的基本途径。鉴于此，本文拟从几部分详细阐述清代选秀，以期还原清代选秀制度的真实面目，其中包括选秀初始时间、选秀范围、选秀程序、应选秀女的流向、挑选皇后的复杂性、选秀对民间的影响等。

第二章主要研究清代后妃礼制。

清代后宫礼制繁多而琐碎，难以遍述，鉴于此，笔者拟以清代后妃的册立、冠服和躬桑礼等为例加以分析，以求达到管中窥豹之效。

清代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享有册封典礼，贵人、常在、答应则无册封典礼。与此同时，后妃诸人在冠服和礼仪制度方面亦有不同规定。作为后宫重要的礼仪活动之一的先蚕坛饗礼仪和躬桑礼，明显体现出清代后妃群体严格的等级差别。本文拟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及具体个案，再现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

第三章主要研究清代后妃相关状况。

¹ 《紫禁城》1991年02期。

² 《历史档案》1999年04期。

³ 《紫禁城》2000年04期。

⁴ 《紫禁城》2000年01期。

后妃诸人名号、等级不同，内宫陈设和日常用度亦有严格区别，所受礼遇亦有天壤之别，其中，皇后最为尊贵，但其尊贵又来源于皇帝，皇帝可任意减杀其所受礼遇，妃嫔等人更是如此。总之，后妃的一切待遇来源于皇帝，皇帝亦可随时收回，恩赏与惩罚并存。由此，清代后妃干政者极少。

第四章主要研究清代的宫女，清代宫女来源于内务府三旗，经由选秀入宫。异于八旗女子，内务府三旗女子入宫后的生活主要是承值侍应，她们在宫内期间，需处理与后妃、太监、其他宫女等复杂的人际关系；而结局亦各有不同。

第五章主要研究清代后宫的汉女问题，清代后宫确实存在民籍汉女妃嫔¹，但统治者通过“入旗”的方式掩盖了汉女妃嫔的身份。

结语

0.4 文章的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

创新之处：

创新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前人研究，本文力求有所创新和突破。

1. 本文拟还原清代选秀女的真实面目，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辨。

(1) 关于选秀初始时间，现有论著基本采取顺治十年说，以顺治十年挑选皇后为清代选秀开始²。事实上，清代选秀女包含两种，一是八旗秀女，主要选择后妃，二是内务府三旗秀女，主要选择女子入宫服役。选秀问题应分作两方面来进行分析。内务府选秀很早之前即已开始。

(2) 清代选秀女尤为严格，其选看程序较为复杂，既往研究基本依据吴振械《养吉斋丛录》排车资料，而排车仅是选秀女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而已。本文将参考档案、奏折等资料还原完整的选秀程序。

(3) 不同群体对选秀的不同反应，清前期，选秀女对汉人造成的恐慌，地位较低的满人则逃避选秀，官员则不惜以女谋进。

2. 关于清代后妃的礼制问题。

¹ 民籍汉女是普通汉族女子，非汉军八旗女子，汉军八旗女子依例参加八旗选秀，而汉女按照规定不参加选秀。

² 《清世祖章实录》，卷 78，顺治十年十月戊辰。

首先，清代后宫名号的制定经历了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顺治朝初定名号，但议而未行；康熙朝定制完善，但未切实执行。总之，顺康两朝，后宫名号满汉习俗并存，雍正朝始因循定制。

其次，清代并无专设女官制度，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女官，大典时，如先蚕坛饗礼仪和躬桑礼，所需女官皆临时召集。

最后，清代后妃的等级制度森严，日常份例、冠服和礼仪等方面表现尤为明显。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无疑是整个皇家等级制度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3. 清代皇帝曾自诩“宫内不蓄汉女”，但经笔者考证，清宫内确实存在民籍汉女妃嫔，唯其母家得到特殊处置——入旗。

4. 清代宫女的数量整体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清代宫女基本限于内务府三旗内女子的挑选，这些出身较低的内务府三旗女子，入宫后，其有一定分例，固然衣食无忧，但经历一般极为复杂，在某种程度上对她们的性格、心理不无影响。

清代后妃中不乏由宫女晋升者，而她们一旦晋升，却又会凌虐自己手下的宫女，较之出身八旗秀女的后妃有过之而无不及。

5. 本文另一大突出特点，即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大量未刊《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内务府奏案》等档案资料，不少新内容即由此发现。

论文研究方法：

1. 文献考证法。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便是搜集资料和考证史料。

2. 历史比较法。历史比较是从历史联系中考察历史现象的一种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从历史发展的整个链条中，发掘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历史现象的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

3. 统计法。清代宫女数量众多，因故放出宫人数较多，本文拟对这些未达到规定年限出宫的女子进行统计分析研究。

4. 个案研究法。本文拟用具体个案再现各种制度的执行情况。

第1章 清宫选秀

1.1 选秀初始时间与秀女参选年龄

关于清朝挑选秀女的确切时间，史料未有明确记载，《清会典事例》仅记载顺治年间开始，并未有具体年月，目前学界多以顺治十年作为清代选秀女初始时间。

清入关后，皇帝年纪尚幼，加之当时国内政治不靖，各地反抗势力层出不穷，顺治帝大婚前，清朝暂无力关注后宫制度建设，目前未见到顺治帝挑选后妃的相关记载。顺治八年，顺治帝大婚，系由多尔袞一手操纵，所立皇后乃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孝庄太后的亲侄女，是为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此次立后未见记载言其曾经进行大范围的选择。

顺治十年八月，顺治帝废黜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降后为静妃，改居侧宫”¹。同年十月，诏谕“选立皇后作范中宫，敬稽典礼，应于在内满洲官民女子、在外蒙古王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中敬慎选择。”²此即后人以十年作为清代选秀之始的缘由。但这仅是清代选秀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事实上，清代秀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八旗秀女，一类为内务府三旗秀女³，前者“或备内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典礼各有等差，而挑选之制则无异也。”⁴后者则备“宫中承直侍应”，实即选择宫女。

顺治十年选秀的目的乃为择立皇后，顺治帝的诏谕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后妃的选择范围，但这仅为清代选秀中的八旗选秀。因此，将顺治十年定为清代选秀女的起始时间似为不妥。

¹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 77，顺治十年八月己丑。

²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 78，顺治十年十月戊辰。

³ 咸丰朝以后，内务府三旗女子参选秀女被称为引看内务府三旗女子。

⁴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童正伦点校，中华书局 2005 年版，卷 25，第 321-322 页。

1.1.1 清代八旗选秀起始时间

清宫选择女子的活动可追溯至皇太极时期。天聪六年二月十二日，“汗集诸贝勒大臣于内廷筵宴，以戴青贝勒之女册为东宫福晋。此福晋乃蒙古扎鲁特部戴青贝勒之女。汗已册立中宫福晋、西宫福晋，惟东宫未立福晋。时值选贤，遂遣人往聘此福晋。转谕其父曰：‘我召来观之，中则留于宫内，不中则遣之还。’遂召福晋至，暂憩城外。汗命有眼力者往观可否留于宫中。观者前来报于汗曰：‘无需众多人，汗宜斟酌而行。他人观之，岂可相信乎？汗应亲往观之。若可册立为东宫福晋，宜按典礼聘之矣。’汗遂亲率从者数人往观之，迎入内廷。以聘礼设宴。”¹尽管此次选验的女子仅有一人，但皇太极已有选看女子的意识。

此外，皇太极亦开从朝鲜选女的先例。对此，李光涛《多尔衮征女朝鲜史事》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其书内引用了《朝鲜乱后杂录续录》（一九六四年九月韩国石印本）的记载，姑列如下：

1. 丁丑（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朝鲜仁祖十五年，西一六三七年）二月初三日 汗闻宗室怀恩君有十六岁绝色处子，督令纳之，即为舆送本土。又求宗室子女作婚。（卷四页二十七）

2. 丁丑十一月三十日 朝议以为清婚不可专责于朝仕之家，各道士夫家处子抄括，以为应约之路。自上然之。令各道监司道内处子，捧单字成册及期上送事，行移多发。（卷四页五十四）

3. 丁丑十二月 各道有处子家，恼惧奔走，日日婚嫁，新郎之行，项背相望，犹恐不及。此诚何时，而事事如此。（卷四页五十五）

……以此为例，则多尔衮之征女朝鲜，参东国史籍，其视太宗，实“尤而效之，更加甚焉”。²

由此可见，清太宗皇太极已从朝鲜选择女子。

其后，在顺治帝下令择立皇后前，多尔衮及其党羽曾一手把持朝政，也曾为己择取妻妾。如巽亲王满达海之妻妾，“珍木积，和硕巽亲王元妃。年十二岁选为王妃。至十六岁，王薨，妃从殉。时顺治十年五月十二日。赛敏珠，和硕

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 年版，下册，第 1232-1233 页；亦可参见《清太宗实录》，卷 11，天聪六年二月乙卯。

² 李光涛：《多尔衮征女朝鲜史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 年版，第 1-2 页。

巽亲王侧室。十五岁选入王府，年二十，王薨，遂从殉。”¹巽亲王顺治九年二月薨，元妃珍木积时年十六岁，其选为王妃时年方十二岁，由此可见，其当于顺治五年被选为王妃；而侧室赛敏珠在巽亲王薨逝时二十岁，十五岁时选入王府，故其当于顺治四年入巽亲王府。

换言之，顺治四年、五年，巽亲王满达海之侧室与元妃先后选入王府。这亦与八旗选秀的宗旨相符。

顺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摄政王多尔袞元妃薨。²七年正月，多尔袞征女朝鲜，谕令朝鲜挑选女子，“特遣大臣等往谕亲事，尔朝鲜国业已合一，如复结姻亲，亦可永固不二矣。王之若妹若女，或王之近族，或大臣之女，有淑美懿行者，选与遣去大臣等看来回奏。特谕。”³而后朝鲜“以锦林君恺胤女为义顺公主”⁴前往大清国，五月，多尔袞“率诸王贝勒猎于山海关，朝鲜送女至，王迎于连山，成婚。”⁵《爱新觉罗宗谱》记为“六娶福晋朝鲜李氏，金林郡公李开音之女。”⁶

上述事件，其时虽未有八旗选秀之名，但纵观其所选女子的出身及其入宫或入王府的地位，应将此类选秀归入八旗选秀。关于巽亲王元妃与侧室，《爱新觉罗宗谱》记“嫡福晋博尔济吉特氏巴拜之女，……侧福晋奇特氏公布颜图之女。”⁷由此，二人母家当有一定地位。多尔袞挑选朝鲜女子地位亦不低，其系朝鲜国王以大臣之女为公主派嫁，而且从《爱新觉罗宗谱》可知，多尔袞娶该女赋予其正妻身份，其系第六位妻子，而非妾。⁸

综上所述，选秀女的时间可以追溯至关外，从皇太极纳戴青贝勒之女为东宫福晋，到选女于朝鲜，实际上已开挑选女子之先例。其后，满达海、多尔袞

¹ 《八旗通志初集》，载《中国史学丛书续编》，台湾学生书局印行，卷 239，第 13891—13896 页，《列女传》。

²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46，顺治六年十二月壬子。

³ 李光涛：《多尔袞征女朝鲜史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 年版，第 7 页。

⁴ 李光涛：《多尔袞征女朝鲜史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 年版，第 14 页。

⁵ 赵尔巽：《清史稿》，卷 218，《列传五·诸传四》，第 9030 页。

⁶ 金松乔纂修：《爱新觉罗宗谱》丙册，爱新觉罗修谱处 1938 年版，《多尔袞》，第 5851—5852 页。按：李开音与锦林君恺胤系同一人。

⁷ 金松乔纂修：《爱新觉罗宗谱》乙册，爱新觉罗修谱处 1938 年版，《满达海》，第 3737 页。

⁸ 金松乔纂修：《爱新觉罗宗谱》丙册，爱新觉罗修谱处 1938 年版，《多尔袞》，第 5851—5852 页。其载：多尔袞“嫡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索诺穆台吉之女，继福晋佟佳氏尚书孟噶图之女，三娶福晋扎尔莽博尔济吉特氏根杜尔台吉之女，四娶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五娶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索诺木台吉之女，六娶福晋朝鲜李氏金林郡公李开音之女，妾察哈尔公齐特氏延布图台吉之女，妾博尔济吉特氏杜思噶尔卓农台吉之女，妾济尔莫特氏邦武图之女，妾李氏李什绪之女。”

等人则以手中权势将此种选立活动变为常事，但尚带有一丝非正规色彩。顺治十年，顺治帝选立皇后，对后妃的选择范围有了最初的明确限制，自此，选秀女之事逐渐走向制度化和正规化。

1.1.2 内务府三旗选秀起始时间

关外时期，清朝后宫的使唤女子不乏大量掳掠而来的奴役。清朝入关后，此种掳掠已无法再进行，并且，其时南方反清起义如火如荼，亦不可能于国内挑选女子入宫使令，那么清宫中的这些使唤女子从何而来？

顺治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总管内务府致书Antamu、Butasi。……又，十个粮庄内诸女，酌情嫁于庄内，若私自嫁给外人，则罪之。如有俊秀之女，须具文送来北京。庄头Dufang，着照你等所审责打之。首告之人铁匠Siye如有兄弟，一同送至我等所属粮庄内伊等情愿之家。”¹其中说明了两个问题，一、粮庄女子的嫁娶范围，即，十个粮庄内的女子必须嫁与粮庄内男子，不可与他人通婚，否则有罪；二、粮庄内的俊秀之女，须具文送来北京。这亦为粮庄的义务。

因资料缺乏，目前尚未见到任何其他顺治年间关于粮庄俊秀女子的具文。但据康熙年间的记载，这部分俊秀女子具文送京，实际上乃为备选秀女。“掌管理盛京内务关防佐领Fugui等呈总管内务府。康熙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会计司咨开：今年既系选秀女之年，理应派出各属司官员人等分别前往查看。唯值明年比丁，倘每年都有官员人等前往，粮庄、果园、打牲之丁必定受累。为此，今年停止选看秀女，俟明年比丁时再令各自属下该管官员人等查看。自明年以后，仍于比丁之年选验秀女。等因缮于绿头牌上具奏。奉旨：依议。……有二十三庄内Alin管领下庄头Wang dzi ming之女Sereniu猴年十四岁，其下额丁Ungci之女yatu猴年十四岁……选验不中。”²由此推知，顺治五年已有挑选粮庄女子之举。

雍正十三年，奉旨盛京打牲乌拉等处，居住寫远，往返维艰，嗣后停其拣选女子，庄头壮丁之女，亦停其拣选，原记名者并除之。³

¹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页，《总管内务府为禁止粮庄之女外嫁事致书盛京包衣佐领安塔木等》，顺治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²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54—55页，《盛京包衣佐领福贵等为报在庄头额丁之女中选看秀女情形事呈总管内务府》，康熙二十年。

³ 昆冈、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卷1218，第

乾隆元年“查得会计司属下庄头、都虞司属下牲丁、营造司属下纳煤汉人、掌仪司属下果园园头、三旗银丁管理处属下银庄庄头、投充汉人，及此等名下额丁，三年派员比丁一次。比丁时悉将女孩查明入档，至十三岁后，派出官员验看，入俊美者，于择选三旗包衣佐领下女孩时一并送京验看。”¹粮庄等处女子与三旗包衣佐领下女子一同送京验看，无非说明粮庄等处女子与三旗女子一样，其参选秀女属于内务府三旗女子的行列，若验看合格，即入宫为后宫使令人员。鉴于雍正十三年已有谕旨，本次“比丁时遵旨不选庄头、额丁、陈牲丁之女。”²换言之，直至雍正十三年，粮庄女子一直参选秀女。鉴于其地位，其参选的目的无非是入宫做使唤女子。故顺治五年挑选粮庄女子，实即选秀的一种。³

1.1.3 应选秀女的年龄

关于应选秀女的年龄不能一概而论，与其出身密切相关，即，看其参选哪一类型的秀女。一般而言，八旗秀女于十四岁参加挑选，内务府三旗女子于十三岁参加挑选。

挑选八旗秀女，事隶户部。其年自十四至十六为合例。十七以上，谓之逾岁。⁴

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在审理已故总兵常禄保之妻关氏呈控夫姊何氏捏报年岁冒领建坊银两一案时，乾隆帝称“何氏供系十三岁上选秀女，关氏则称其选秀女时年已十七。此事易于查对。向例八旗秀女十四岁以上始行看选，内务府女子方系十三岁挑选。朕令军机大臣询之英廉，亦称向来俱系如此办理。此在刑部汉堂官原不能谙悉。若满堂官及旗下大臣宜无不知者。此案自应查明何氏或系包衣下女子，则十三岁之言不误。若系八旗，则十三岁不应与选。”⁵由

814 册，第 720 页，《内务府·杂例·选宫女》。

¹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 1993 年版，第 441-442 页，《佐领八格等为报十三岁女孩数目以备选秀女事呈总管内务府》，乾隆三年六月初三日。

²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 1993 年版，第 442 页，《佐领八格等为报十三岁女孩数目以备选秀女事呈总管内务府》，乾隆三年六月初三日。

³ 目前尚未见到更早于顺治五年挑选粮庄女子的史料记载，但据顺治五年记载来看，粮庄女子的挑选活动应早于顺治五年。

⁴ 吴振棫撰：《养吉斋丛录》，童正伦点校，中华书局 2005 年版，卷 25，第 322 页。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83，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壬寅。

此可见，其时，八旗秀女于十四岁应选秀女，内务府三旗女子于十三岁应选秀女。

然而，此亦非定数，与皇帝的意愿关系密切。如八旗秀女就多次于十二三岁时参选秀女，嘉庆二十年十月十三日，嘉庆帝扩大二十一年的八旗选秀范围，将“在京满洲、蒙古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十二岁、十三岁之女，作为一日，预备挑选，”¹此次参选之未及岁女子以后不必再行挑选。

而道光二十三年，亦有未及岁之女子参选八旗秀女，该年“二月初一、初五、初七等日选看十二岁以上之秀女，……覆看镶黄等旗秀女八名内，镶黄旗满洲富勒亨额佐领下原任公博启图之年十三岁之女，正黄旗满洲福克津佐领下公爵福克津之年十二岁之女，正白旗满洲吉昌佐领下原任总兵乌凌阿之年十三岁之女，镶红旗满洲贵龄佐领下总督裕泰之年十三岁之女、正蓝旗满洲瑞林佐领下原任员外郎廷凯之年十三岁之女，仍著暂停许配，听候再传。”

此次被撩牌女子有三人，“镶黄旗满洲富勒亨额佐领下原任公博启图之年十二岁之女，正蓝旗蒙古西兴阿佐领下候补中书奎英之年十三之女，正黄旗满洲和祥佐领下云麾使富升之年十六岁之女。”鉴于此次应选之十二三岁女子内有记名者，其于下届（即道光二十六年）挑选时仍行备选。同时，户部奏请道光二十六年是否仍将“未及岁之十三、十四岁之秀女选看”，道光帝朱批“明年仍将十三十四岁者一并选看。”²八旗秀女例应于十四岁参选秀女，但皇帝可临时变动秀女应选的年龄，故有八旗秀女于十二岁始即参选秀女之例。鉴于资料缺乏，嘉庆帝与道光帝将未及岁女子一并参选的原因尚不清楚，不敢妄下定论，不知是否与准备指婚于皇子有关。

前面提及，关于内务府三旗女子参选秀女的年龄，乾隆帝称系十三岁挑选，但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帝曾定“回子佐领下女子，年至十二岁，令该佐领造册送会计司呈堂汇奏，交总管太监请旨引阅。”³而乾隆四十三年将“健锐营安置之番子佐领下女子，年至十三岁者，令其造册送府，照回子佐领下例办理。”⁴如

¹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114，第 813 册，第 416 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

² 档号 04-01-14-0064-075 附片 奏为选看未及岁秀女请旨事 道光二十三年。

档号 04-01-12-0460-044 朱批奏折 湖广总督裕泰 奏为恩赏臣女缎匹等件谢恩事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总督裕泰为其女于二月初五日参选八旗秀女受赏上奏谢恩。

³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218，第 814 册，第 721 页，《内务府·杂例·选宫女》。

⁴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218，第 814 册，第 721 页，《内务

此，在规定回子佐领下女子与番子佐领下女子参选年龄上有一岁之差。

而值得一提的是，道光年间一起宫女拌嘴案中牵涉到全福，宫女全福时“年十九岁，在内当差九年”，即，其于十一岁入内当差。¹不知该女子提前入宫是否与皇帝随意变更女子的参选有关，抑或该女子有特定原因。

但总体上，依既有制度而言，八旗秀女当于十四岁参选，内务府三旗女子则于十三岁参选。

1.2 挑选秀女的范围

顺治十年八月二十六日，顺治帝下诏废黜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降为静妃，改居侧宫，²同年十月初六日，帝诏令择立新后，选择范围是“在内满洲官民女子、在外蒙古王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³。此事对顺治帝意义非同一般，其希冀藉此突破强加式婚姻，争取到一定的婚姻自主选择权。同时，此事对清代后宫的建设亦有重大意义，清帝下令选秀肇端于此，其选择范围与选择目的均明确可见，为以后挑选后妃作了铺垫。

有清一代，后宫上至皇后，下到宫女，多经参选秀女入宫，清宫实行的秀女挑选制度贯穿于整个清王朝。

而且，历代皇帝都很关注秀女的挑选工作，不时传谕强调所定范围内的女子必须要先参选秀女才能婚嫁，且不同程度地修改和调整秀女的挑选范围，至光绪三十三年，谕令停止选择八旗秀女，亦非是废弃此项制度。⁴宣统帝的一后一妃仍经挑选产生，当然，由于社会进步，时代发展，其挑选的办法适时发生改变，当时认为不可再将女子召入宫内挑选，而是改由看照片挑选。⁵

至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袁世凯正式命令废除选秀制度。“从前挑选宫女之例，著即永远革除，以祛稗政而重人权。”⁶但此次所废为挑选宫女之制，仍未涉及作为后妃主要来源的八旗秀女，亦或与其并不清楚

府·杂例·选宫女》。

¹ 档号 05-0624-098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全福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²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77，顺治十年八月己丑。

³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78，顺治十年十月戊辰。

⁴ 档号 03-5576-020 谕旨 著为所有八旗例应备选秀女停止选看事谕旨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三日。

⁵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30 页。

⁶ 刘成禹：《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宁志荣点校，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8 页，《罢除选宫女》。

清代选秀女制度有关。

清代的选秀女分为两个系统，其选择范围不一，其范围的变化亦有所不同。

1.2.1 八旗秀女的阅选范围

1. 皇帝对选秀范围的变更

关于八旗秀女的阅选范围，顺治年间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正户军士、闲散壮丁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行文八旗二十四都统、直隶各省、八旗驻防及外任旗员，将应阅女子年岁，由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及族长逐一具结，呈报都统汇咨户部。”¹

另外，鉴于达海的特殊功勋，其家女子不参选秀女，“达海以增定国书，满洲群推为圣人。其子孙，男子系紫带，亚于宗姓；女子不选秀女。”²

康熙年间，规定阅看秀女时注意到近亲的问题：有系后族近支及母族系宗室觉罗之女者，均声明。³但并未明确规定此两类人员免选，因此，嘉庆六年三月初三日，嘉庆帝明确规定公主之女毋庸参选。⁴但关于后族近支参选的问题清廷一直动摇不定。

乾隆八年，乾隆帝对外任旗员之女的参选范围作了改动，“选秀女时，外任旗员之女，若概令送京阅看，路途遥远，不免往返跋涉之劳。嗣后外任文官同知以下、武官游击以下之女，停其送阅。”⁵

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又对部分官员之女的选看问题作出指示：选秀女时，由京师补授各省将军、都统之女，从前既经赴京阅看者，仍令其送阅外，至各

¹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72，第625册，第453页，《八旗都统二·户口》。按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载八旗秀女的范围为“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另户军士、闲散壮丁”之女。

² 赵尔巽：《清史稿》，卷228，《列传十五·达海传》，第9258页。

³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72，第625册，第453页，《八旗都统二·户口》。

⁴ 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印行，卷130，第651册，第5863页，《户部·户口·选验秀女》。

按：关于嘉庆帝下此谕旨的时间，承启、英杰等纂：《钦定户部则例》，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册，卷1，《户口·选验秀女》，第167页，记为嘉庆五年。《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80，记为嘉庆六年三月己卯（初三日）。

⁵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72，第625册，第453—455页，《八旗都统二·户口》。

省驻防协领等官之女，从前并未曾赴京者，仍无庸送阅。¹

乾隆二十三年谕，“嗣后遇阅选秀女之年，将各旗佐领下附入之额鲁特及岁之女，一同入选。”²

乾隆四十二年谕：“其住居健锐营之新旧番子，遇挑选秀女，著归入正黄旗满洲都统办理。”³新旧番子之女选验秀女由正黄旗满洲都统办理，说明其属于八旗秀女系统。但时隔不久，即发生变化。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健锐营奏准，“京城所有回子等应选女子俱入在内务府佐领下办理。旧新番子等应选女子亦入在内务府佐领下办理。”⁴

因“挑选京中回子秀女，俱归内务府佐领下办理”⁵，健锐营亦奏请照此办理，由是，“健锐营安置之番子佐领下女子，年至十三岁者，令其造册送府，照回子佐领下例办理。”⁶新旧番子的应选女子不再由正黄旗满洲都统办理，而改归于内务府办理，这一变化，实际上改变了新旧番子之女入宫后的地位，前者归正黄旗满洲都统办理，其实际上参加八旗选秀，入宫后当为皇帝嫔妃，而改归内务府佐领办理后，其入宫后实即宫女，地位悬殊。

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规定了驻防官员之女的参选范围，“密云驻防送选秀女，照良乡、顺义、三河驻防例，三品以下官员及兵丁之姊妹女子，不必送选。”⁷

道光元年奏定，选验秀女，应于本年十月三十日截止，如十一月初一日以后，八旗满洲、蒙古闲散食三两饷银兵丁，续挑四两钱粮，得有顶戴，八旗汉军闲散食饷兵丁，得有笔帖式、骁骑校等项顶戴人员之女，均毋庸赶入，即照

¹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72，第625册，第453—455页，《八旗都统二·户口》。

² 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印行，卷130，第651册，第5862页，《户部·户口·选验秀女》。

³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1114，第813册，第412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

⁴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务府会计司则例》（等五种），《故宫珍本丛刊》，第311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卷2，第282—283页。

⁵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1114，第813册，第412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

⁶ 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印行，卷920，第700册，第8002页，《杂例·选宫女》。

⁷ 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印行，卷130，第651册，第5862页，《户部·户口·选验秀女》。

残疾秀女造册送部后，准其出聘。¹

道光元年谕令：“至食孤饷孀妇之女查明其父非文职五品武职四品官员，毋庸备选，准其随时出聘。”²

道光元年奏准：“嗣后守护陵寝大臣之女，随从在任，毋庸送京选看，其并未随任之女，仍行预备选看。”³

道光二年，道光帝又谕：“近来查出旗人抱养民人之子为嗣者，俱已另记档案矣。此等子嗣，日后皆入民籍。伊等之女，即不应与旗人一并入选，著交户部本年挑选八旗秀女时，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内另记档案之女，俱不必入选。著为令。”⁴旗人抱养民人之子为子嗣，另记档案，其后来并非入旗籍，而是入民籍，这类人日后生养女儿，自然也是民籍，其不管是从血缘上还是从旗籍上，都是民女，是汉女。与民籍汉女通婚，这是清朝所不愿意承认的，故有清一代，宫内虽不乏民籍汉女妃嫔，但统治者竭力掩饰，后文有详述。

2. 后妃家族女子

关于后妃家族的女子入选，乾隆帝规定“嗣后挑选秀女，遇有皇太后、皇后亲弟兄之女、亲姊妹之女记名者，著户部奏闻，撤去记名；至妃、嫔等姊妹、亲弟兄之女、亲姊妹之女有记名者，著内务府告知首领太监奏闻。”⁵

但是，有的妃嫔出身于内务府三旗，而有的妃嫔出身于八旗。对前者而言，其参选秀女由内务府主持，阅选结束后，内务府可直接上报其家族女子记名情况，但对后者而言，其家女子参选八旗女子选秀活动，由户部主持，阅选结果由户部掌管，内务府要从户部取得记名情况才能上报，非但有越俎代庖之势，亦是重复劳动。

另外，入选秀女有一部分要指婚于皇子等人，清入关后，深受汉族文化影

¹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54，第 800 册，第 522—523 页，《户部三·户口·选验秀女》。

²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54，第 800 册，第 522 页，《户部三·户口·选验秀女》。按：《钦定户部则例》所载当为道光二年。（承启，英杰等纂：《钦定户部则例》，成文出版社 1968 年版，卷 1，第 1 册，第 180 页，《户口·选验秀女》。）

³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114，第 813 册，第 412 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此需具体分析，若守护陵寝大臣出身内务府三旗，其女当参选内务府三旗秀女，若出身八旗，其当参选八旗秀女。

⁴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54，第 800 册，第 523 页，《户部三·户口·选验秀女》。

⁵ 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印行，卷 130，第 651 册，第 5865—5866 页，《户部·户口·选验秀女》。

响，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等人姊妹若指婚于皇帝子孙等，于理于情多有不合。故嘉庆五年嘉庆帝规定嫔以上之亲姊妹不必备挑，可自由婚嫁，“向来挑选秀女，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之亲姊妹俱行备挑，于体制殊有未协。嗣后自嫔以上，其亲姊妹著加恩不必备挑。永著为令。”¹但并未规定嫔以上亲兄弟、亲姊妹之女的参选情况。关于后宫妃嫔的姊妹及亲弟兄、亲姊妹之女是否应该参选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皇帝及一些既得利益者。嘉庆五年所定“自嫔以上其亲姊妹著加恩不必备挑”²并未实行很久，事隔七年，嘉庆帝终于再次修改章程。

备选秀女是八旗女子必须履行的义务，嘉庆帝规定自嫔以上亲姊妹不备挑选，其最初的意愿可能是作为一种福利待遇，恩赏于后妃等人，使其家族免于秀女的挑选，减少一项义务，其初衷固然很好，但从政治上说，这种规定可能触动了某些人的政治利益，后妃的姊妹及亲弟兄、亲姊妹之女免试，对后妃家族而言，其凭借后妃力量固宠的机会大大减少，对后妃自身而言，其在宫内的势力也会日渐单薄，这项以恩宠出世的规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嘉庆十二年，嘉庆帝终于顶不住压力，规定：“嗣后皇后、妃、嫔之姊妹，及亲弟兄、亲姊妹之女，于挑选秀女时，仍一并备挑，著户部、内务府声明，另为一班，不必拘定年岁，作为本旗头起带领，著为令。”³至此，后、妃、嫔之姊妹及亲弟兄、亲姊妹之女不仅要备挑，而且要作为第一拨备挑人员，不管年龄大小，参选秀女时为本旗的头班挑选人员，地位大大提高。

3. 皇帝乳母之女

乳母之女不备挑选的特权由来已久，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康熙帝即谕：“今选女子，萨克达嫫嫫额娘一姓，族中女子等止选。”⁴后世遂以为例。但奉行年久，多有变更，故至嘉庆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内务府会计司为嘉庆帝的乳母他思哈之女是否参选请示嘉庆帝。得旨：“嗣后嫫嫫亲生女不必备选。”⁵

¹ 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印行，卷 130，第 651 册，第 5863 页，《户部·户口·选验秀女》。

² 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印行，卷 130，第 651 册，第 5863 页，《户部·户口·选验秀女》。

³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54，第 800 册，第 522 页，《户部三·户口·选验秀女》。

⁴ 光绪二十四年隆钊修《辉发萨克达氏家谱》，载《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8 册，第 379 页。

⁵ 档号 05-0485-038 奏折 总管内务府（会计司） 奏为皇帝下嫫嫫他思哈等女儿应否入选事 嘉庆五年

自此，皇帝乳母之亲生女不备挑选正式具有明文规定。

4. 公主之女

嘉庆六年对公主之女参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从前公主下嫁与蒙古王之子嗣者居多，下嫁与勋旧之子嗣者较少，故于八旗挑选秀女时，公主之女亦一体入选，嗣后公主之女，著加恩毋庸入选，并永为例。”¹

5. 个别官员提议缩小选秀范围

乾隆三年，正黄旗汉军参领郎应星为选验秀女事上奏：“奴才窃见每岁挑验之时，其自屯来京之秀女大半具系乡愚，原其初不过随伊等父兄务农度日，每遇选验，仅可备数具名求其人品可以中选者百无一二。查报之后即定限来京，其衣服车脚一时无措，必致多方借贷往返，盘费至俭者亦不下数金。究于挑选之典甚属无益。”²

故而，郎应星提出有范围地选择在屯女子，“在京官兵闲散之女并在屯之女，伊祖父曾为仕宦，以及虽属居乡而离京不过四五十里者，仍照例查报。其余在屯之秀女，临时各旗出派老成章京数员，带同该佐领下领催，令其下屯挨户查看，果有品貌端庄可以赴选者，方许呈验，此外概免来京，惟造具花名清册存案，仍令该员出具并无遗漏堪选秀女甘结报部。”³郎应星认为，这样一来，既不会遗漏可选女子，又不会劳民伤财，可谓一举两得。

当然，鉴于此举可能产生情弊，郎应星亦提出对策：“倘有徇情隐匿以及借端需索等弊，或被查出，或经告发，该旗大人立即指名题参从重议处。”⁴

尽管郎应星的提议遭到否决，但应选秀女往返盘费的问题引起乾隆帝注意，故在乾隆六年，乾隆帝谕：“嗣后阅选秀女，无论大小官员及兵丁，每女子各

十一月二十六日。

¹ 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印行，卷 130，第 651 册，第 5863 页，《户部·户口·选验秀女》。按：承启，英杰等纂：《钦定户部则例》，成文出版社 1968 年版，卷 1，第 1 册，第 167 页，《户口·选验秀女》，载：“嘉庆五年奉旨从前公主多有下嫁蒙古王之子，鲜有下嫁八旗勋旧之子者，是以每遇挑选八旗秀女并未另立章程，将公主之女亦一并挑选，著交户部八旗。嗣后每遇挑选秀女，著施恩将公主之女停其挑选，永著为令。钦此。”二者时间有所不同。

² 档号 04-01-14-0004-005 奏折 正黄旗汉军参领郎应星 奏为敬陈选验秀女管见事 乾隆三年六月十一日

³ 档号 04-01-14-0004-005 奏折 正黄旗汉军参领郎应星 奏为敬陈选验秀女管见事 乾隆三年六月十一日

⁴ 档号 04-01-14-0004-005 奏折 正黄旗汉军参领郎应星 奏为敬陈选验秀女管见事 乾隆三年六月十一日

赏车价银一两，今岁看过者，皆令补给，著动用户部、广储司库银。”¹然而，一两车驾银对在京人员，及离京较近的乡屯人员来说，尚可勉强支持。但对随父外任的旗员女子而言，一两银子无异于杯水车薪。

因而，继郎应星之后，掌云南道监察御史济兰再次提出缩小秀女的验选范围。嘉庆八年九月初一日，济兰奏：“查在京兵丁向系专赖本身钱粮以资养赡，每逢应选秀女之期，除车脚银两蒙恩赏给，无庸自备外，其余衣饰等费届期置办，诚恐不无拮据。……奴才伏思外任同知游击以下官员所得俸廉较之兵丁自属宽裕，此项官员之女，业经免其送选，所有八旗兵丁应选之女可否出自皇上天恩俯准仿照外任同知、游击以下等官之例一体免其送选。庶兵丁等不致有临时竭蹶之虞。”²

当然，也并非所有兵丁之女都免选，济兰又采取了郎应星所谓顾全大局的方式，父、祖曾任职或现任职的女子仍照旧送选，“至兵丁之女有本身亲祖现任职官及父曾任职官缘事降革者，应请与现任文武职官之女照例送选，以示区别。”³但是，济兰的奏请同样被否定，嘉庆帝在其奏折中朱批：“妄更成例，沽名钓誉，矢口乱道。”⁴

但至嘉庆十一年，嘉庆帝却谕令将八旗汉军兵丁之女免选，“嗣后选秀女时，八旗汉军文职笔帖式、武职骁骑校以上之女，著备选；其兵丁之女，毋庸与选。著为例。”⁵可以说，乾隆帝主要是对八旗外任官员和驻防官员之女的挑选范围做了改动，而嘉庆帝时期则主要对八旗内部人员的挑选范围做了改动，缩小八旗汉军的挑选范围。

随后，随着“（八旗满洲、蒙古）应行挑选女子，人数渐多”，嘉庆十八年，嘉庆帝再次降旨：“下届挑选时，除八旗满洲、蒙古女子自护军领催以上女子，

¹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72，第625册，第453—455页，《八旗都统二·户口》。

² 档号 04-01-14-0052-012 朱批奏折 掌云南道监察御史济兰 奏为所有八旗外任兵丁应选之秀女可否免其送选敬陈管见事 嘉庆八年九月初一日。

³ 档号 04-01-14-0052-012 朱批奏折 掌云南道监察御史济兰 奏为所有八旗外任兵丁应选之秀女可否免其送选敬陈管见事 嘉庆八年九月初一日。

⁴ 档号 04-01-14-0052-012 朱批奏折 掌云南道监察御史济兰 奏为所有八旗外任兵丁应选之秀女可否免其送选敬陈管见事 嘉庆八年九月初一日。

⁵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1114，第813册，第412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

仍照旧备选外，其各项拜唐阿、马甲以下女子，著不必备选，著为令。”¹

6. 临时性变动

嘉庆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嘉庆帝谕：“现应给二阿哥续指福晋，著交户部将现在京八旗满洲、蒙古内外三品以上文武官员之女未经选过、逾岁及现年十五岁者查明，于二月十七日送赴圆明园选看，其有带往外任者，毋庸令其来京。至此次已经选过者，下届选看之年，毋庸再行豫备选看。”²

稍后，户部将查看情形覆奏，嘉庆帝又谕：“据户部因给二阿哥续指福晋，将三品以上文武官员之女年及十五岁者查明具奏，十五岁之秀女俱系寅年，与二阿哥之本命年不合，著仍归下届选看之年以备选看外，仍著户部再将八旗满洲蒙古未经选过之内外现任原任五品以上文武官员之女查明，年及十六并逾岁者将其三代祖父之职名开单速奏。”³

嘉庆二十一年，适值阅看八旗秀女之年，不知何故，嘉庆帝临时规定十二、十三岁之女子一并参选，嘉庆二十年十月十三日谕：“明年挑选八旗及岁秀女，著将在京满洲、蒙古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十二岁、十三岁之女，作为一日，预备挑选，将来及岁时毋庸再行挑选。”⁴

经过历代变更，选秀的范围基本形成，阅选女子的年龄限制与具体范围，即应选女子父亲的官职高低有细微变化，尤其是光绪朝，但大致范围局限于此。

此外，关于已有规定，尚有详细的补充，大致如下：

（1）秀女有残疾者，该家长族长报明该管官，由该都统验明停其送选，无故隐漏捏饬，察出参处。

（2）凡届选看秀女之年，该旗先期报部，转行外省文武旗员随任之女，有应入选者即行送京选验。外任文职同知以下、武职游击以下官员随任之女免其送选；但若系袭爵兼任人员，仍令送京备选；若家属现在京城，亦一体选验。其外省驻防官员自副都统以上大臣之女送京选验，余俱免其送选。其新升文武官名下有无应选秀女计期不能查覆送京者，俟下次再行咨查。

¹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154，第800册，第522页，《户部三·户口·选验秀女》。

²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191，嘉庆十三年正月乙丑。

³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册，第47页。

⁴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1114，第813册，第416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

(3) 凡八旗外任大员及缘事回旗人员之女内，有在外省微员任内先期受聘者报明本旗咨部停其选验。

(4) 由京移驻关外各屯居住之满洲闲散人等之女，照盛京官兵之例，毋庸送京备选；凡陵寝官员随任秀女，毋庸送京备选；在盛京吉林等处居住，虽系副都统，并非由京补放者，其女不必送京备选。

(5) 八旗汉军兵丁闲散人等之女，业已受聘，伊父后经得官，令该管参佐领族长等出具切实甘结报部，毋庸入选；若年已及岁，尚未受聘者，伊父得有职衔，即入于逾岁秀女内一体备选。八旗汉军得官后病故或告休者与原任官之秀女一体入选，如缘事革职，即照闲散人办理。⁹⁵

顺治朝至道光朝秀女参选范围变动表

	应选	免选
顺治朝	1. 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 2. 正户军士 ⁹⁶ 3. 闲散壮丁	
康熙朝		后族近支及母族系“宗室觉罗”者。(嘉庆时复列入应选)
乾隆朝	1. 外任旗员文官同知以上、武官游击以上。(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2. 乾隆十一年奏准选秀女时，由京师补授各省将军都统之女，从前既经赴京阅看者，仍令其送阅。 ⁹⁷ 3. 各旗佐领下附入额鲁特女。(乾隆二十三年)	1. 外任旗员文官同知以下、武官游击以下。(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2. 另记档案人之女(乾隆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⁹⁹ 3. 乾隆十一年奏准选秀女时，至各省驻防协领等官之女，从前并未曾赴京者，仍无庸送阅。 ¹⁰⁰

⁹⁵ 承启，英杰等纂：《钦定户部则例》，台湾成文出版社 1968 年版，卷 1，第 1 册，第 167—197 页，《户口·选验秀女》。

⁹⁶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 172，第 625 册，第 453—455 页，《八旗都统二·户口》，记载为正户军士；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印行，《近代史料丛刊三编》，卷 130，第 651 册，第 5858—5867 页，《户部·户口·选验秀女》记为另户军士；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54，第 800 册，第 520 页，《户部三·户口·选验秀女》亦记载为另户军士。

⁹⁷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 172，第 625 册，第 453—455 页，《八旗都统二·户口》。

	<p>4. 住居健锐营之新旧番子，遇挑选秀女，著归入正黄旗满洲都统办理。”⁹⁸（乾隆四十二年定，四十三年规定，归于内务府办理。）</p> <p>6. 密云、良乡、顺义驻防三品官以上。（乾隆四十五年）</p> <p>7. 高宗纯皇帝圣训内载上谕内务府：嗣后挑选秀女，遇有皇太后、皇后亲弟兄之女、亲姊妹之女记名者，著户部奏闻，撤去记名；至妃、嫔等姊妹、亲弟兄之女、亲姊妹之女有记名者，著内务府告知首领太监奏闻</p>	
嘉庆朝	<p>1. 嫔以下亲姊妹依然备挑。¹⁰¹</p> <p>2. 八旗汉军文职笔贴式以上、武职骁骑校以上。（嘉庆十一年定）</p> <p>3. 八旗满洲蒙古护军领催以上之女。（嘉庆十八年）</p> <p>4. 皇后妃嫔姊妹及亲弟兄亲姊妹之女。（嘉庆十二年）¹⁰²</p>	<p>1. 嫔以上亲姊妹。（嘉庆五年定，十二年又一并备挑）</p> <p>2. 公主之女。（嘉庆六年）</p> <p>3. 八旗汉军兵丁之女毋庸入选（嘉庆十一年）</p> <p>5. 八旗满洲、蒙古拜唐阿马甲以下之女。（嘉庆十八年）</p>
道光朝	<p>守护陵寝大臣之女，未随任之女，仍行预备选看。（道光元年）¹⁰³</p>	<p>1. 守护陵寝大臣之女，随从在任，毋庸送京选看。（道光元年）¹⁰⁴</p> <p>2. 道光元年奏定，选验秀女，应于本年十月三十日截止，如十一月初一日以后，八旗满洲蒙古闲散食三两饷银兵丁，续挑四两钱粮，</p>

⁹⁸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114，第 813 册，第 412 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

⁹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213，乾隆九年三月戊戌。其中载：管理镶黄旗汉军都统和硕裕亲王广禄奏：正黄旗另记档案之佛保住呈称：伊曾效力有功。各路将军大臣，保为头二等，请照例削去另记档案，作为另户等语。伏思此项人等俱作为另户另记档案。原系念其祖父军前微劳，格外施恩。若不另记档案，削去开档，迳入另户，则与满洲毫无分别，恐日久混淆，无所查照，必致与满洲一体拣选秀女，应试科场，与国家名分制度，甚有关碍。请将佛保住作为另户，仍另记档案。现在八旗，如有似此削去另记档案字样，与满洲一体作为另户者，仍遵照原旨，作为另户，仍另记档案，于满洲名分，庶有分别。从之。

¹⁰⁰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 172，第 625 册，第 453—455 页，《八旗都统二·户口》。

¹⁰¹ 嫔若出身于八旗，其家姊妹依然参与由户部主持的八旗秀女的挑选。

¹⁰² 妃嫔等人出身于八旗者，其姊妹及亲弟兄之女参加八旗的选秀，其亲姊妹之女究竟参加八旗秀女抑或参加内务府三旗秀女，视其亲姊妹夫婿的旗籍而定。

¹⁰³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114，第 813 册，第 412 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

¹⁰⁴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114，第 813 册，第 412 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

	得有顶戴，八旗汉军闲散食饷兵丁，得有笔帖式、骁骑校等项顶戴人员之女，均毋庸赶入，即照残疾秀女造册送部后，准其出聘。 ¹ 3. 旗籍抱养民人之子为嗣者，其女不选。（道光二年正月） 4. 食孤饷孀妇之女，其父非文职五品武职四品官员，毋庸备选，准其随时出聘。
--	---

1.2.2 内务府秀女的阅选范围

较之八旗秀女挑选范围的变化而言，内务府女子挑选范围的变化相对较少。

“顺治十八年奏准，凡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女子，年至十三，该佐领、内管领造册送司，呈堂会奏，交总管太监请旨引见。康熙十六年奏准，凡宫女年三十以上者，遣出令其父母择配，续选年幼女子充补。雍正元年奉旨：宫女年至二十五岁，令其出宫。”²

雍正四年又奏准，盛京广宁捕牲乌喇、宁古塔等处园头编丁选女子等事，交盛京三旗佐领办理。（今归盛京内务府总管。）³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二日，雍正帝为庄头壮丁之女往返盘费进行传谕：“盛京佐领那山所选女子之内，如不能入选，往返盘费着落那山给还。”⁴不知雍正帝此举是否有意限制庄头壮丁等之女来京验选，女子长途跋涉至京，费用颇多，若不能入选，其往返费用要由佐领支付，佐领自然不愿承担此责，如此一来，佐领就会竭力减少庄头壮丁等之女送京入选的人数，甚至以无可选者上报。

而实际亦如此，历代庄头壮丁之女可入选者颇少，如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掌管理盛京内务关防佐领等咨会计司，为查验粮庄诸女事。……总计十三岁之女十八名、十四岁之女二十四名、十五岁之女二十九名，共七十一名。经佐领San guwan boo、Mihana验看，皆不中意。”⁵

¹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154，第800册，第522—523页，《户部三·户口·选验秀女》。

²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60，第625册，第199页，《内务府·会计司·选宫女》。

³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62，第625册，第260页，《内务府·掌仪司二·果园》。

⁴ 档号05-0001-023 奏折 □ 奏为遵旨议奏盛京佐领那山所选女子之内如不能入选往返盘费着落那山给还事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⁵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140页，《盛京包衣佐领三官保等为

鉴于此，雍正十三年，乾隆帝即位后，规定：“盛京打牲乌拉等处，居住遥远，往返维艰，嗣后停其拣选女子，庄头壮丁之女，亦停其拣选，原记名者并除之。”¹盛京等地庄头壮丁之女退出了选秀之列。

乾隆八年，乾隆帝又缩小外任八旗官员之女应选范围，“外任文官同知以下、武官游击以下之女，停其送阅。”²同时，亦缩小内务府三旗女子应选范围：“阅看女子时，内府三旗所属外任文武官之女，概令送京阅看，路途遥远，不免往返跋涉之劳。嗣后外任文官同知以下、武官游击以下之女，停其选阅。”³

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帝规定回子佐领女子到一定年龄亦要选看，“定回子佐领下女子，年至十二岁，令该佐领造册送会计司呈堂汇奏，交总管太监请旨引阅。”⁴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健锐营奏准旧新番子等应选女子亦入在内务府佐领下办理。⁵自此，新旧番子参选秀女隶属于内务府女子选秀系统。

至道光二年，回子、番子之女均停止参选秀女，据道光帝谕：“自道光三年为始，内务府三旗女子内，所有回子、番子之女，著毋庸入排引看。”⁶

摒弃了部分外任内务府官员之女，排除了回子、番子之女，内务府三旗女子的参选人员范围大大缩小，局限于部分内务府高官之女和生活在底层、没有家事背景的普通女子，不管如何，内务府女子参选秀女都是一项苦差。

值得一提的是，皇帝的后、妃、嫔中不乏出身于内务府之人，如乾隆帝孝

为报验看庄头庄丁之十三岁至十五岁诸女情形事呈总管内务府》，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

¹ 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印行，卷 920，第 700 册，第 8000—8001 页，《杂例·选宫女》。

²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 172，第 625 册，第 453—455 页，《八旗都统二·户口》。

³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 160，第 625 册，第 199 页，《内务府·会计司·选宫女》。

⁴ 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印行，卷 920，第 700 册，第 8002 页，《杂例·选宫女》。

⁵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务府会计司则例》（等五种），《故宫珍本丛刊》，第 311 册，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卷 2，第 282—283 页。

按：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114，第 813 册，第 412 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载：四十二年奉旨：现在挑选京中回子秀女，俱归内务府佐领下办理。其住居健锐营之新旧番子，遇挑选秀女，著归入正黄旗满洲都统办理。而次年，健锐营之新旧番子改归内务府佐领下办理。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218，第 814 册，第 720 页，《选宫女》，载：四十三年奏准，健锐营安置之番子佐领下女子，年至十三岁者，令其造册送府，照回子佐领下例办理。

⁶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54，第 800 册，第 523 页，《户部三·户口·选验秀女》。

仪纯皇后，即嘉庆帝的生母，是内管领清泰之女，乾隆帝慧贤皇贵妃亦为内务府包衣；嘉庆帝吉嫔是内务府正黄旗人，简嫔乃内务府镶黄旗人，等等。

由此，嘉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谕：“嗣后皇后、妃、嫔之姊妹，及亲弟兄亲姊妹之女，于挑选秀女时，仍一并备挑，著户部、内务府声明，另为一班，不必拘定年岁，作为各本旗头起带领。著为令。”她们的姊妹及亲姊妹、亲弟兄之女在应选秀女时，具有优先权。

再，皇后和皇贵妃的娘家可以抬旗，如魏佳氏家族抬入满洲镶黄旗，乾隆帝的慧贤皇贵妃，高斌女，原为内务府包衣旗人，后抬旗入满洲镶黄旗。¹¹⁶此后，其家女子参选秀女不再属于内务府三旗秀女的范畴，而是参加由户部主持的八旗女子选秀活动。

顺治朝至道光朝内务府三旗秀女参选范围表

	应选	免试
顺治朝	内务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女子，盛京打牲乌拉等处，庄头壮丁之女	
雍正朝		盛京打牲乌拉等处停其拣选女子，庄头壮丁之女，亦停其拣选，原记名者并除之。（雍正十三年） ¹¹⁷
乾隆朝	1. 回子佐领下女子，年至十二岁（乾隆二十五年） ¹¹⁸ 2. 乾隆四十二年定“住居健锐营之新旧番子，遇挑选秀女，著归入正黄旗满洲都统办理。” ¹¹⁹ 四十三年正月即规定归于内务府办理。 3. 皇太后、皇后亲弟兄之女、亲姊妹之女记名者，著户部奏闻，撤去记名；至妃、嫔等姊妹、亲弟兄之女、亲姊妹之女有记名者，著内务府告知首领太监奏闻。 ¹²⁰ 但未提出免试。	1. 内府三旗所属文官同知以上、武官游击以上。（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¹¹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9 册，第 455-456 页，《管理两淮盐政高斌奏谢封女贵妃并令出旗及请仍留于包衣佐领下折》，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

¹¹⁷ 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印行，卷 920，第 700 册，第 8000-8001 页，《杂例·选宫女》。

¹¹⁸ 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印行，卷 920，第 700 册，第 8002 页，《杂例·选宫女》。

¹¹⁹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114，第 813 册，第 412 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

¹²⁰ 高宗纯皇帝圣训内载上谕内务府，其中未提及皇太后皇后亲姊妹的情况，就乾隆帝而言，其母皇太后及妻皇后之姊妹不存在参选秀女的问题，存在的只是其亲兄弟、亲姊妹之女参选秀女的问题。

嘉庆朝	1. 嫔以下亲姊妹依然备挑。 ¹ 2. 皇后妃嫔姊妹及亲弟兄、亲姊妹之女。 ² （嘉庆十二年）	1. 嫔以上亲姊妹。（嘉庆五年定，十二年又一并备挑） 2. 皇帝嫔嫔亲生女。（嘉庆五年）
道光朝	守护陵寝大臣之女，其并未随任之女，仍行预备选看。（道光元年） ³	1. 守护陵寝大臣之女，随从在任，毋庸送京选看。（道光元年） ⁴ 2. 内务府三旗“回子”、“番子”之女不选。（道光二年二月定，执行始自道光三年）

1.3 挑选秀女的程序

1.3.1 挑选秀女的前期工作一

1. 户部的第一次请旨

通常而言，八旗秀女每三年选看一次。⁵每届举行之期，均预先一年由户部上奏请旨，时间一般在是年的七、八月间。如光绪十七年为选看秀女之年，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八日，户部奏：“八旗秀女例定三年选看一次，每届举行，均先期一年由臣部奏请饬下八旗都统将应行备选秀女造册送部，再行奏请钦定选看日期，历经办理在案。查，上次光绪十四年系例应行查秀女之年，当经臣部奏请奉旨著暂缓行查。钦此。钦遵在案。至明岁又系照例应选之期，应否照例举行，抑或暂缓行查之处，恭候圣裁。”⁶初九日奉旨著照例举行。⁷

¹ 嫔若是出身于内务府三旗，其家未经抬旗，嫔之姊妹参加内务府主持的三旗女子的挑选。

² 妃嫔等人出身为内务府三旗者，其姊妹及亲弟兄之女参加内务府三旗的选秀，其亲姊妹之女看其亲姊妹夫婿的旗籍。

³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114，第 813 册，第 412 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守护陵寝大臣之女究系参加内务府三旗秀女抑或参加八旗秀女，视陵寝大臣的出身而定。

⁴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114，第 813 册，第 412 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

⁵ 依照规定，选秀活动每三年举行一次，但因种种缘故，常有推迟或提前举行之事。加以选看之时秀女被记名留待复选，每届选看之年，需提前一年进行准备工作，所以，选秀活动往往是一种很漫长的过程，换言之，在规定的选看之年以外的其它年份，也经常会有复选秀女活动的发生。

⁶ 档号 03-5553-066 录副奏折 户部 奏为明年应选秀女之期应否照例兴行请旨事 光绪十六年。

⁷ 档号 03-5553-164 录副奏折 户部尚书福锟等 奏为查明八旗秀女数目事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2. 确定参选秀女的范围

奉旨确定照例选看秀女以后，户部尚需进一步奏请确定参选秀女的范围，主要包括参选秀女的年龄范围，及其父的官职、品级范围。同治、光绪两朝，这两项内容时有变动，所以，每次选看秀女前，户部都请旨定夺。

如光绪十六年七月初九日，户部奉旨著照例选看秀女后，又于七月十四日奏请确定备选秀女的范围，“具奏备选秀女何项品级、年岁若干请旨遵行”¹。十五日奉旨：“明年选看秀女，在京文职五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官员之女，年十五岁至十九岁在内，著一体备选，仍著照旧例管理。”²

3. 选秀活动的展开

参选秀女的范围奉旨确定以后，户部立即行文满、汉、蒙古八旗二十四都统、直隶各省八旗驻防及在京外任职的旗员。具体工作由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等执行，按照本次户部所规定的条件逐一具结，如，族长报告给领催，领催报告骁骑校，依此类推，逐级上报，最终将符合条件的应选秀女的基本情况呈报给各旗都统，都统再将之汇总到户部。³

因每次选看秀女的范围不同，户部行文满、汉、蒙古二十四都统及各省八旗驻防所需的时间有长有短，所以，出于能够及时进行选看秀女的考虑，户部往往规定八旗报部截止日期至当年十月三十日截止，据《钦定户部则例》载：“办理选验秀女，以本年十月三十日截止，如于十一月初一日以后，八旗满洲、蒙古闲散食三两饷银兵丁，续挑四两钱粮，得有顶带，八旗汉军闲散食饷兵丁，得有笔帖式、骁骑校等项顶带人员之女，均毋庸赶入，即照残疾秀女造册送部后，准其出聘。”⁴

如光绪十六年，应选秀女造册送部截止时间为十月十五日，有所提前，原因很简单，即，应选秀女的范围仅局限于在京官员之女，户部只需行文八旗各都统，将在京应选秀女一体造册送部在案。⁵

4. 户部请旨确定选看的日期

¹ 档号 03-5553-164 录副奏折 户部尚书福锟等 奏为查明八旗秀女数目事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² 档号 03-5553-164 录副奏折 户部尚书福锟等 奏为查明八旗秀女数目事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³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114，第 813 册，第 412 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

⁴ 承启，英杰等纂：《钦定户部则例》，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8 年版，卷 1，第 1 册，第 178 页，《户口·选验秀女》。

⁵ 档号 03-5553-164 录副奏折 户部尚书福锟等 奏为查明八旗秀女数目事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各旗备选秀女的名册报送户部以后，户部将其汇总整理。稍后，户部将备选秀女的大概数目上奏，并请旨确定阅看秀女的日期。奉旨确定具体日期后，户部再传知相关各旗遵旨办理。

如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福锟奏：“兹据各旗将应行入选秀女十二名造册咨送前来，臣等谨将应选秀女缮具简明清单恭呈御览，并请定明年选看日期，伏候命下，再由臣等传知各该旗钦遵办理。所有臣部查明秀女数目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循。”¹

与此同时，户部呈上一份应行备选秀女名册，其内容包括备选秀女的大概数目、年岁暨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官职、爵位等。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福锟奏呈次年应行备选秀女名单，其具体内容为：

镶黄旗满洲前锋统领三等承恩公侍郎桂祥之女，年十五岁，据该旗册报，系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胞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原任郎中景瑞之曾孙女、原任道员惠征之孙女。

正黄旗满洲佐领文溥之女，年十六岁，赫舍哩氏，原任佐领祥福之曾孙女、原任佐领福勋之孙女。

子爵多龙武之女，年十八岁，栋鄂氏，原任子爵德音布之曾孙女、原任子爵双喜之孙女。……²

户部奏折经总管内务府转行宫殿监本监，再由宫殿监本监³呈递御前。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记：“由户部奏准，咨行总管内务府，转行宫殿监本监，奏请于何日、何处伺候上览。请旨钦定后，届日，宫殿监率各该处首领太监等关防带引御览，毕，引出。”⁴

接到户部的请旨奏折后，皇帝一般会在当日或者第二天即下旨确定具体选看日期，选看时间一般在次年二月，如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户部上折具奏查明每次参加选看的秀女数目并请旨确定选看的日期，二十六日，即奉旨著于（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三日选看⁵。

¹ 档号 03-5553-164 录副奏折 户部尚书福锟等 奏为查明八旗秀女数目事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² 档号 03-5553-165 录副奏折 户部尚书福锟等呈应行备选秀女大概数目年岁暨三代衔名单 附注：此件系 5553-164 附件。

³ 即敬事房。

⁴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 280 册，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卷 2，第 68 页，《看秀女则例》。

⁵ 档号 03-5554-006 录副奏折 户部尚书福锟等 奏为本年选看秀女时粧梳服饰是否照例请旨事 光绪十

1.3.2 挑选秀女的前期工作二

1. 参选秀女的梳妆服饰规定

奉旨确定选看秀女的具体日期后，时届春节，户部关于选秀的前期准备工作暂告一段落。年后，随着选看秀女日期日益临近，户部又需立即开始进行相关事宜的准备工作。

清代女子幼时剃发；年龄渐长，先蓄顶心头发，编成辫子垂于脑后，再蓄全部头发，未婚前，或梳一条大辫子，或者绾起抓髻，分别于额前左右、两耳之上。蓄全部头发称为“留头”，又叫“留满头”。留头以十五岁为限，意味着成年。

依照清代规定，八旗女子不可沾染汉习，不能穿戴汉人服装，不能缠足，必须遵循满习。未满十五岁女子，不留头，应选时梳抓髻；年满十五岁，则留头等。但是，满洲入关以后，满洲生活习俗等逐渐受到汉民族影响，八旗女子梳妆、服饰多有学习、效仿汉族者，所以，参选秀女的梳妆、服饰等逐渐成为选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项内容。

嘉庆九年二月初七日，嘉庆帝谕：“此次挑选秀女衣袖宽大，竟如汉人装饰，竞尚奢华，所系甚重。著交该旗严行晓示禁止，务以黜华崇俭为要。”¹

嘉庆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又谕：“倘各旗满洲蒙古秀女内有衣袖宽大、汉军秀女内仍有裹足者，一经查出，即将其父兄指名参奏治罪，毋得瞻徇。倘经训谕之后，仍因循从事下届挑选秀女，经朕看出，或有人参奏，除将该秀女父兄治罪外，必将该旗都统章京等革职，断不轻宥。著交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务使家喻户晓。实力奉行。”²

道光二十二年，就参选秀女的梳妆、服饰等问题，道光帝曾专门降旨予以规定：“此次京外备选十二岁至十四岁秀女，未经留头者勿庸带钿穿袍褂，均梳发髻或穿氅衣、衬衣应听其自便，其余十五岁至逾岁秀女，仍照旧例办理。”³自此遵循不变，但每次选秀，户部仍就参选秀女的梳妆、服饰等问题预先请旨确定。

七年正月十九日。

¹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126，嘉庆九年二月丁卯。

²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160，嘉庆十一年五月壬戌。

³ 档号 03-5554-006 录副奏折 户部尚书福锟等 奏为本年选看秀女时粧梳服饰是否照例请旨事 光绪十七年正月十九日。

如光绪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户部尚书福锟奏：“查，光绪十二年选看秀女，亦经臣部奏明，遵照成案行知八旗遵办。今本年二月十三日选看时，妆梳、服饰是否援照成案之处，伏候命下，臣部行文各该旗遵照办理。”¹

选看秀女时，如遇不合规定之事，皇帝也会亲自下旨要求改正。如光绪二十年二月初四日，第一次阅看秀女后，乐亨之女、英治之女均被记名，留待隔日复选。同日，光绪帝下旨：“初六日复选，英治之女著梳头。”原因在于“乐亨之女年十三，英治之女年十八也。”²即英治之女已成年，故应梳头。可以说，参选秀女的梳妆、服饰等，在整个选看过程中，一直都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细节。

2. 秀女排单与绿头签的制定

如前所述，八旗都统将参选秀女名册报送户部后，户部稍作汇总整理，立即上报皇帝。为阅选方便，户部尚需另外准备秀女排单与绿头签。

所谓秀女排单，又包括两份：一、将参选秀女按照各自年岁的大小排列一份；二、将参选秀女按照其各自父亲官职的大小排列一份。³

制定秀女排单的工作最初由八旗俸饷处负责完成。⁴排单的具体内容包括旗分、年岁、姓氏、祖父三代职官品级等，例如，镶红旗满洲印务章京海宽之女，年十四岁，杨佳氏，原护军恒志之曾孙女，原护军福秀之孙女。⁵

绿头签与排单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样包括：姓氏、旗籍、佐领、曾祖、祖父三代官职、爵位、年龄等。只不过，绿头签由南档房掌管缮写，“以授于内监而引阅。”⁶

清朝入关后，满族渐受汉族文化思想等影响，满族官员百姓等逐渐有用汉姓代替其原本的满姓者，所以，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帝谕：“姓氏乃旗人根本，甚关紧要。嗣后凡有引见人等姓氏俱于绿头牌缮写，选看秀女，亦照此将姓氏

¹ 档号 03-5554-006 录副奏折 户部尚书福锟等奏为本年选看秀女时粧梳服饰是否照例请旨事 光绪十七年正月十九日。

²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 2006 年版，上册，第 137 页。

³ 昆冈等，吴树梅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续修四库全书》，卷 21，第 794 册，第 202 页，《户部·八旗俸饷处》。

⁴ 清官署名，乾隆十三年（1748 年）置，属户部，简称俸饷处。职掌八旗官兵俸饷及赏恤，并管八旗户籍档册等。

⁵ 档号 03-5558-025 单 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福锟等 呈应行备选秀女清单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附注 此件为 5558-024 清单

⁶ 昆冈等，吴树梅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续修四库全书》，卷 19，第 794 册，第 186—187 页，《户部·尚书侍郎职掌七·南档房》。

于绿头牌缮写。”¹

初选秀女者的排单与绿头签上最初仅写满文，即清文，后来，初次参选秀女者，其排单与绿头签俱满汉合璧，即，既有满文又有汉文；若系记名女子参加复选，其秀女排单和绿头签则仅使用汉字。

如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日，户部奏称：“查选看秀女时，向系将秀女旗分、佐领、年岁、姓氏、三代用白折缮写，清字排单一分，清字绿头牌一分，共装绫斗一个。覆选秀女排单等件均写汉字，至上次选看秀女均用清汉合璧，覆选秀女排单、绿头牌均写汉字。呈览在案。”²

每届选看之期，户部要向皇帝请奏确定排单与绿头签上如何书写。“今本年二月十三日选看秀女均请援照上次成案办理。”

初选秀女者的排单与绿头签缮写完毕后，要预先装在一个绫斗里以备届时取用。在人数较少的情况下，户部可以请求毋庸装斗，如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因此次备选秀女人数较少，户部奏请：“惟查此次备选秀女共十二名，人数较少，拟请毋庸装斗，理合恭折附片陈明，伏乞圣鉴。”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奉旨准奏。³

至此，前期工作准备就绪，只等届时阅选。

1.3.3 选秀日前后的活动安排

1. 选看前夜的准备

选看秀女的前一天晚上，参选秀女乘车抵达福华门外，“车树双灯，各有标识”，等候户部有关官员前来排定车次顺序。夜分之后，参选秀女再依照排定秩序乘车抵达神武门外。在此过程中，陪同、护送参选秀女者包括本旗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及本人父母或亲伯叔、父母兄弟、兄弟之妻等，一同送至神武门外等候。

清代前期，参选女子人数较多，“车马杂沓，先后凌乱，应选者争路不得进，

¹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1114，第813册，第414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

² 档号03-5554-007 录副奏折 户部 奏为此次备选秀女人数较少请旨毋庸将清字排单等装斗事 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日。

³ 档号03-5554-007 录副奏折 户部 奏为此次备选秀女人数较少请旨毋庸将清字排单等装斗事 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日。

不特坠珥遗簪而已。”¹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嘉庆时期始有改观。

嘉庆年间，额駙丹巴多尔济发明排车法，“每日选两旗，以人数多寡匀配，不序旗分也。挑选之前一日，该旗参领、领催等先排车。如挑正黄、镶黄两旗，则正黄之满、蒙、汉分三处，每一处按年岁册分先后排定。镶黄之满、蒙、汉亦分三处，每一处亦按年岁册分先后排定，然后车始行。首正黄之满洲，而蒙古，而汉军。继以镶黄之满、蒙、汉，贯鱼衔尾而进。”丹巴多尔济的建议被采纳施行后，选看秀女时的情形迥然一新，“虽千百辆车，而井然有序。”²

户部官员一般在选看秀女前一日的子时排车，例如，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月初四日恰值例选秀女之期，据那桐记：“余等子正时刻到福华门外帐房排车。”³户部有关官员到齐，并排好车次以后，时间大致在丑时，最迟寅时，便下令开神武门，放参选秀女进入。如那桐记，“光绪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例选秀女，……余等子正到福华门外帐房排车，丑初，熙、立、克三堂到，丑初二刻开门放排入。”⁴神武门打开以后，应选秀女遂依次下车，由该旗管排章京按照户部排定秩序，由神武门外东栅栏放进，⁵准跟随一人。⁶

2. 有关官员的职责

鉴于选看秀女之日，神武门外人员混杂，拥挤不堪，为保证选秀活动顺利进行，除户部有关官员需提前到达福华门外负责排定秀女车次外，八旗前锋营前锋统领、护军营护军统领、步军营官兵尚需前往神武门外负责维持秩序，“禁约内外闲人，毋得拥挤。”⁷嘉庆六年二月，为进一步确保选看秀女之日的秩序，八旗护军统领等甚至上折奏请，选看女子之日，进内之王大臣官员，俱令改由东华门、西华门走，不准由神武门走。⁸对此，嘉庆帝予以批准，自此成为定例。

3. 入宫选看

¹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童正伦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2页。

²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童正伦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2—323页。

³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137页。

⁴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137页。

⁵ 承启，英杰等纂：《钦定户部则例》，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1，第1册，第183—184页，《户口·选验秀女》。

⁶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1114，第813册，第415页，《八旗都统四·户口·阅选秀女》。

⁷ 昆冈等，吴树梅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续修四库全书》，卷84，第794册，第782页，《八旗都统·都统副都统职掌一》。

⁸ 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印行，卷130，第651册，第5865页，《户口·户口·选验秀女》。

应选女子入神武门后，至顺贞门外恭候，另有户部司官在顺贞门外负责接应、料理，然后，户部司官将秀女“交内监引阅。”¹即，户部官员与内监在顺贞门外完成交接工作。

后宫里一共有两个后门：一个是神武门，一个就是顺贞门，即出了御花园面对着神武门在中轴线上的那道门，顺着宫墙再往东走，还有个后门，就是贞顺门。以贞顺门为界限，门里属宫苑，由太监巡察；门外则属宫外，户部官员未经特旨准许，只能到达门外，所以，应选女子入神武门后，先由户部官员在顺贞门料理，然后交给太监带入贞顺门。

参选秀女进入贞顺门以后，由太监按班引入选看，最初是每班五人，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奉旨，“嗣后再挑选女子，六人著为一排。”²参选秀女在接受选看之时，立而不跪。皇帝对于其中“当意者，留名牌，谓之留牌子，定期覆看，覆看而不留者，谓之撻牌子。”³

参选秀女阅选完毕，由“带排太监等仍按原排送出宫门，交户部及该旗弹压章京。”户部接到人后，再次下令开神武门，放参选秀女出宫。⁴

秀女入宫阅选期间，其所乘车辆不能在神武门前逗留，而需“由神武门夹道出东华门，由崇文门大街至直北街市，还绕入后门，而至神武门。计时已在次日巳、午之间。”⁵其时正值秀女选看完毕出宫，秀女们遂由甬道以西依次登车，从西栅栏放出，⁶各归其家。

4. 选看结果

选看秀女完毕的当日，开门放排后，就会有太监前来传旨宣布选看结果，包括三种情形：

一、直接中选者就此无事，只需等待入宫即可。

二、被撩牌者也就此无事，以后不再参选，经皇帝赏赐一定的财物后，即可回家自由聘嫁。如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三日，据那桐记：“午正二刻，秀女开门

¹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 172，第 625 册，第 453 页，《八旗都统二·户口》。

²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务府会计司则例》（等五种），《故宫珍本丛刊》，第 311 册，卷 2，第 35 页，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

³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童正伦点校，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323 页。

⁴ 即开宫门让秀女出宫

⁵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童正伦点校，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322 页。

⁶ 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印行，卷 130，第 651 册，第 5865 页，《户部·户口·选验秀女》。

放排，敬事房王太监口传奉旨：侍郎公爵之女等十二名均著撩牌子。钦此。又接得敬事房交出上赏桂祥之女大卷花红尺头二卷，小卷花红尺头二件。钦此。”

1

三、被留牌记名者尚需等待复选，并依照规定保持一定的梳妆打扮。如，光绪二十年二月初四日，“奉旨：乐亨之女、英治之女均记名，初六日复选，英治之女著梳头。”²初六日复选，“乐亨之女、英治之女……均仍记名。”二十三日，再次复选，“乐亨之女、……英治之女均著撩牌子。”³

选看秀女犹如大浪淘沙，经过层层筛选，很多女子都会被撩牌。对于参选秀女而言，若非特别想入宫获得荣华富贵，初选即被撩牌，或者第一次复选就撩牌，可谓一大幸事。最令人痛苦不堪者，莫过于多次记名、不时参加复选，最终仍被撩牌者。光绪十四年，因光绪帝挑选皇后，奉天府尹裕长之女前后被记名三次，最终，在九月二十四日覆选时奉旨撩牌；⁴盛京兵部侍郎凤秀之女，则被记名四次，最终，在十月初四日覆选时奉旨撩牌。⁵秀女记名期为五年，只要未被撩牌，期间秀女就不能聘嫁。对于像裕长之女、凤秀之女这样的八旗秀女而言，如此多次反复选看，诚可谓一件苦事。

1.3.4 选秀的相关规定

1. 记名女子与未经选看女子不准聘嫁

对八旗女子及其家庭而言，参选秀女绝对是一项义务。依照规定，未经阅看之女子与记名女子一样，不能私相聘嫁，否则自都统、参领、佐领及本人父母、族长皆分别议处。⁶

雍正五年，又规定：未经选看女子“遇有事故，不得阅选，俟下次阅选。其未经阅选者，虽至二十余岁，亦不准私行聘嫁，有违例不待阅选即行聘嫁者，

¹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47页。

²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137页。

³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138—139页。

⁴ 档号 04-01-14-0084-125 朱批奏折 奉天府尹裕长奏为家女由本旗送选秀女蒙皇太后记名三次复选奉旨撝牌各情谢恩事 光绪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⁵ 档号 04-01-14-0084-124 朱批奏折 盛京兵部侍郎凤秀奏为家女由本旗送选秀女蒙皇太后记名四次复选奉旨撝牌等谢恩事 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⁶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154，第800册，第520页，《户部三·户口·选验秀女》。

该旗都统察参照例治罪。”¹

稍后，鉴于“三年一次阅选秀女时，有事故迟误，及下次阅时又有事故，则候至数年，有误婚嫁。”乾隆帝稍微改变了此前的严厉规定，谕令：“嗣后阅选秀女时，遇有事故，不及阅选之秀女，年未及岁，尚可候者，著候下次阅选；若十八岁以上至二十岁，至阅时又迟误不及阅选者，著该旗都统覆明迟误缘由具奏。或补行再阅，或听其适人，别降谕旨。”²

与未经选看的女子相比，被记名女子情形稍有不同。秀女记名期为五年，期间不可聘嫁，每次选看秀女，记名女子都要参与。自雍正五年起，部分记名女子在记名期内可以按时领取一定的赏银，“其八旗记名三品以下官员之女，每月赏银一两。”如果记名次数过多，五年后方被撩牌，也会有部分赏银，依照规定：“如记名过五年退出名者，著加恩赏银二十两；在五年内退出名者，即停其每月赏银。”³八旗女子的车价银从户部支领；内务府女子动用广储司库银两。⁴

2. 残疾女子不用参选

八旗女子中若有头面肢体残疾者，依照规定，可免于参选，但必须由家长同族长报明主管官员，并送都统等验明后上报户部批准。⁵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十日，贵州巡抚李本因其女伤残不能送选，便特意上奏：“奴才第五女现年十五岁，例应送选，无如十二岁时跌伤脊背，屡医无效，竟至脊背弯曲，近复两腿不能起立，已成残废。……现在任所卧床医治，又不能由旗报验，经按察使奇丰额验明是实，除循例出结咨明部旗外，理合据实奏闻。伏乞皇上睿鉴。”⁶

一般而言，如果女子身有残疾，并经验明上报者，都会获准免于参选。与此同时，如果身有残疾却未经上报，则会被予以严肃处理，“违者，家长系官罚

¹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72，第625册，第453—455页，《八旗都统二·户口》。

²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72，第625册，第454页，《八旗都统二·户口》。

³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72，第625册，第453页，《八旗都统二·户口》。

⁴ 承启，英杰等纂：《钦定户部则例》，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92，第13册，第6269页，《杂支·八旗支款》。

⁵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99，第799册，第590页，《吏部·处分例·隐瞒秀女》。

⁶ 档号03-0302-018 录副奏折 贵州巡抚李本 奏报臣女伤残不能送选秀女事 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十日。

俸一年，族长系官罚俸六月，事后出首者家长罚俸九月，族长免议。”¹

乾隆二十九年二月初三日，披甲人二格之女因患腿疾未能参选秀女，却未事先上报。为此，总管内务府特别上奏：“臣等查此女子腿有残疾，委属实情，但其父二格，既不禀明于前，该管领及领催等又不查验于后，均属糊涂不合，臣等请分别办理，以示惩戒。”²

3. 因病耽搁需及时补选

每届选看秀女之年，不乏女子因病不能参选，或者入京途中生病无法按时至京参选者，对此，《钦定户部则例》规定：“有患病者由该省咨报该旗，中途患病者，由沿途地方代报该旗统，俟病痊到京后该旗汇总奏明咨部，由部另行请旨选验。”³

光绪十一年即谕：“此次应选之秀女有无患病事故，著户部咨行八旗都统，责成该管官员查验明确出具切结，如有捏饰，即将该管各官严行参处，倘患病属实，准其给假一月，或假满未愈，即著送至兆祥所听候查验。”⁴

光绪十一年十月，德馨两个女儿理应入京以备阅选，“本拟遵例限十月内启程赴京。适次女感受风寒，未能就道，现已延医调治，甫渐就痊，而气体尚未复原。”德馨拟“奏请陛见……顺道亲送回京师以备选看，诚恐到京迟延，谨附片陈明。”但德馨之想法未能如愿，光绪帝谕：“著该抚派人即送伊女来京听候选看。”⁵

光绪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例选秀女，各旗共十二名，当时报病者二名，应选十名，……奉旨：乐亨之女、英治之女均记名，初六日复选，……又奉旨：善庆之女、安祥之女病痊赶紧复选，其余秀女八名均撩牌子。”⁶

依照规定，生病女子病愈后，应与被记名秀女一同参加复选。如，光绪二

¹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99，第799册，第590-591页，《吏部·处分例·隐瞒秀女》。

² 档号05-0214-031 录副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披甲人二格之女尚有腿疾不行呈明奏请办理事 乾隆二十九年二月初三日。

³ 承启，英杰等纂：《钦定户部则例》，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1，第1册，第178页，《户口·选验秀女》。

⁴ 档号03-5204-095 上谕 著户部咨行八旗都统责成该管官员查验应选秀女有无患病事故上谕 光绪十一年。

⁵ 档号03-5542-041 录副奏片 江西巡抚德馨 奏请进京陛见顺道亲送秀女备选看事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

⁶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137-138页。

十年二月初六日，善庆之女已病痊，遂一同备选。同时，光绪帝下旨敦促“安祥之女病痊赶紧预备选看”，二月二十三日，复选秀女，四名女子参选，即乐亨之女、英治之女、善庆之女以及病愈的安祥之女，唯“善庆之女仍记名。”¹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善庆之女撩牌子，……赏给大卷一套。²

综上所述，几乎整个清代，八旗选秀始终是其政治生活中不容忽视的一件大事，也正因如此，上至皇帝，下至户部、八旗各级官员，都对选秀活动予以高度重视，并对选秀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定。透过八旗选秀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规定，所折射出的恰恰是清王朝——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时刻——皇权的高度集中与专制。

1.4 应选秀女的流向

如前所述，应选秀女的女子分为两类：一类是八旗秀女，一类是内务府三旗秀女，故应选秀女的流向自然也分为两种：

1.4.1 八旗秀女的流向

对八旗秀女而言，其流向大致有如下三种：

1. 被撩牌，即落选，可由父母择偶自主聘嫁

参选女子被撩牌后，可回家自主聘嫁。官员之家的女子被撩牌除名时一般都会受到一些赏赐，如咸丰五年二月初九日，四川提督万福孙女，现任二等侍卫穆金泰之女，参与挑选秀女落选，蒙恩“赏赐月白大卷江绸一匹、藕荷八丝缎一匹”³。因此，六月十八日万福上奏谢恩：“感戴难名，惟有殚竭驽骀，力图自效，以期仰报高厚鸿慈于万一。”⁴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秀女复选”，广州将军长善⁵之女“蒙恩撩牌，乃荷皇太后赏赐翠花一对，江绸二卷，绉绉衣料一件，又蒙特恩赏给金镯一对。”四月十二日，长善上折谢恩：“奴才世受国恩，至优极渥，兹以应九重之上选分

¹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 2006 年版，上册，第 138-139 页。

²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 2006 年版，上册，第 194 页。

³ 档号 03-4201-077 录副奏折 四川提督万福 奏为臣女奉赏红绸等物谢恩事 咸丰五年六月十八日。

⁴ 档号 03-4201-077 录副奏折 四川提督万福 奏为臣女奉赏红绸等物谢恩事 咸丰五年六月十八日。

⁵ 裕泰长子，长叙之兄，瑾妃、珍妃之伯父。

所宜然，复仰叨三锡之隆施恩逾常格，……奴才感激下忱。”¹

八旗女子参加选秀，本身就是皇权高度集中化的一种表现。自然，选秀的过程、结果等，也就始终与政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女子入选，凭借的不仅是自身的姿色、品德和才华，更重要的是依靠自己的门第，即曾祖、祖、父的官职高低，自己家庭的社会地位的高低；选中者的家庭背景、父兄官职等自然少有寒门，当然，落选者中也不乏高门望族，如凤秀之女。

但是，无论如何，八旗女子参选秀女，与其说是个人命运的抉择，毋宁说是其家族与皇帝的一次交流，其入选是皇帝的恩赐，是家族的荣光，而其落选，皇帝亦会趁机对参选女子的父兄等进行笼络。如上述落选的几名女子，也都受到不同的赏赐，或多或少，其受赏的是物品，而其父得到的是精神上的慰藉，反过来，这又促使其忠君报国，忠于职守，自相勉励。

2. 指婚于皇子及近支宗室

八旗选秀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指婚于皇子及近支宗室，“八旗挑选秀女，……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典礼各有等差，而挑选之制则无异也。”²

乾隆十一年十月，云南总督张允随之女起程进京参加乾隆十二年的选秀，但在参选之前，平郡王福彭奏请乾隆帝，请将“云南总督张允随年未及岁之女赏给伊子庆宁为妻”，获准，乾隆十二年正月三十日，乾隆帝谕张允随之女“著不必送看，即行赏伊为妻。”³

乾隆十五年，镶白旗满洲景福佐领下山西河东兵备道官禄之女，奉旨指与和亲王四子永瑑为婚。⁴

乾隆四十六年，镶红旗汉军徽州府知府黄栻之女，指与和亲王第五子应封之宗室绵卓。⁵

¹ 档号 04-01-14-0074-054 朱批奏折 广州将军长善 奏为奴才之女蒙恩摺牌乃荷皇太后赏赐翠花等物谢恩事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二日。

²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童正伦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卷25，第321-322页。

³ 档号 04-01-14-0013-004 朱批奏折 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务张允随 奏为臣女奉旨赏给平郡王福彭之子庆宁为妻谢恩事 乾隆十二年三月初十日。

⁴ 档号 04-01-14-0020-016 朱批奏折 山西巡抚阿里衮 奏为河东兵备道官禄奉旨将女指与和硕亲王第四子为婚代奏谢恩事 乾隆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⁵ 档号 04-01-14-0044-038 朱批奏折 署理两江总督萨载 奏为徽州府知府黄栻之女奉旨指婚王子据情代奏谢恩事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初三日。

乾隆四十六年，署理两江总督萨载侄女指与乾隆帝之曾孙奕纯阿哥。¹

上述所有被指婚的女子均是应选秀女，除张允随之女外，其他几位女子均是在阅看过程中被指婚。因福彭与乾隆帝的关系较好，所以乾隆帝较为痛快地将张允随之女免试，并指给其子庆宁。但是，这种主动奏请之举并非乾隆帝所乐意看到的。一则可能会产生官员私与宗室王公结婚的情况，二则可能会产生党派，不利于统治。为防微杜渐，乾隆十二年，乾隆帝即下令：“应阅秀女，于未阅之前，私与宗室王公结婚者，将母家照隐瞒秀女例议处，或虽经王等奏请，而母家未曾许字者免议。”²由此，宗室王公不能擅自与官员结亲，秀女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宗室王公的婚姻同样受皇帝控制。

3. 中选成为皇帝的嫔御

选秀的主要目的实是为皇帝选择皇后、妃嫔等，此点不须赘述，聊举数例，道光五年，“原任员外郎花良阿之女著封为静贵人”，花良阿系鄂山胞侄，道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鄂山为此谢恩。³

咸丰二年，咸丰帝便接连选立了六位妃嫔，其中“贞嫔、英嫔著本年四月二十七日进内。兰贵人、丽贵人五月初九日进内，春贵人、婉常在五月十二日进内。”⁴咸丰八年选八旗秀女，选定祺嫔、玉贵人入宫。⁵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知府崇龄之女赫舍哩氏著封为瑜嫔”⁶。总之，八旗选秀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备内廷主位”⁷。

1.4.2 内务府三旗秀女的流向

对内务府三旗女子而言，其流向大致有如下三种：

1. 被撩牌，落选回家，听从父母之命任由婚嫁

¹ 档号 03-0353-006 录副奏折 署理两江总督萨载 奏谢侄女指配奕纯阿哥事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初一日。朱批时间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初九日。

²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 172，第 625 册，第 455 页，《八旗都统二·户口》。

³ 档号 03-2819-005 录副奏折 陕甘布政使鄂山 奏为胞侄花良阿之女著封静贵人谢恩事 道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⁴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3 年版，第 13 册，第 6237 页。

⁵ 档号 05-0794-03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祺嫔玉贵人位下应得分例器皿什物等项事 咸丰八年二月十七日。

⁶ 档号 03-4697-015 录副奏折 两广总督瑞麟 奏为代奏雷州府知府崇龄之女册封瑜嫔谢恩事 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八日。

⁷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童正伦点校，中华书局 2005 年版，卷 25，第 321-322 页。

内务府三旗应选女子被撩牌，落选回家，听从父母之命任由婚嫁自是无话可说。惟其中尚有一种情形，极为引人注目，即一些内务府出身的官员之女，被撩牌落选的结果对其家族而言，不啻正中下怀。何以言此？皆因其时有些内务府人员虽为包衣身份，但官职较高，这种人家的女子其实亦是大家闺秀，在家使女唤婢，琴棋书画，多有精通，其素质远胜过普通八旗人家的女子。况且，宫内多位主位系由内务府三旗女子晋封，如此便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由普通宫女晋封主位、地位较低的皇帝妃嫔，若让内务府出身的高官之女去服侍，实在有失颜面，于理难却，于情难堪。

也许，雍正帝意识到这一点，于雍正七年六月初三日谕：“尔等留心切记，嗣后凡挑选使令女子，在皇后、妃、嫔、贵人宫内者，官员世家之女尚可挑入。如遇贵人以下，挑选女子，不可挑入官员世家之女。若系拜唐阿、校尉、护军及披甲、闲散人等之女，均可挑入。”¹

嘉庆十八年二月，嘉庆帝进一步就此作出规定：“嗣后内务府三旗挑选女子，均著各按女子之父官阶品秩排列，兵丁之女亦著按照各项钱粮分晰依次排列，仍分三旗，毋庸各按佐领管领次序，其误看女子亦著照此排列。”²此上谕改变了之前内务府三旗秀女排单的方式。此前，内务府三旗秀女按其所在三旗下的佐领、管领排列，此次仍分三旗，但排列的标准发生改变。应选女子之父若为官，则按其父官阶品秩高低排列，其父若系兵丁，则按其父钱粮多少排列。嘉庆帝此种做法不知是否有照顾内务府官员之女的意图，或者让其落选回家聘嫁，或者有意日后将官员之女予以提携晋升后妃。

但对众多出身内务府三旗的官宦人员来说，其女落选可能亦是一种幸福。如：道光十六年冬，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之妻送其女上京应选秀女，次年春，撝牌回家，麟庆之子崇实便曾“寄诗贺之，有‘不櫛居然成进士，宫花插帽让君先’之句。”并言“吾父甚乐。”³

2. 入选者作承值侍应之人

内务府三旗女子入宫主要是作官女子，俗称宫女，即宫内的使女，入选女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3，《训谕三》，第29页。

²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务府则例二种·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第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306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卷3，第285页。

³ 崇实撰：《惕盒年谱》，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版，第17页。该女后嫁与来秀，其为桂馨之子，法式善之孙，英和之外孙。麟庆与两家相交甚厚。

子大致有四种结局：（1）年满出宫，自由婚嫁或皇帝指婚；（2）陪公主出嫁；（3）随皇子分府；（4）未满年限，中途因故出宫。

（1）年满出宫，自由婚嫁或皇帝指婚。本文第四章将有专门论述。此不赘述。

（2）陪公主出嫁

公主下嫁，皇家不仅陪嫁大量物品，同时亦陪嫁女子等，如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和硕公主¹下嫁驸马观音保，“亦照从前赔送和硕公主等下嫁外藩驸马之例，给女子十名，人十户，庄屯二处。”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总管内务府为派给和硕公主的女子来源具奏请旨，“查从前赔送和硕公主之女子将记名女子具奏，派给赔送和硕格格女子将内管领下抄家女子拣选具奏给与。今和硕公主下嫁驸马观音保所给女子或将记名女子派给或将抄家女子给与之处，伏候圣裁。”²由此可见，陪送的女子或是抄家女子，或是记名女子。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公主身边的女子数量不够，故有此权宜之计。

至于陪嫁的数额多少，则视公主的品级地位而定。固伦公主下嫁，陪送十二名女子，其中，头等女子四名，二等女子四名，三等女子四名。³和硕公主下嫁，陪嫁十名女子，其中，头等女子三名，二等女子三名，三等女子四名。⁴

（3）随皇子分府

如康熙帝时，刘进忠钦奉上谕：“裕亲王、恭亲王、纯亲王乃朕亲弟兄。当日分家之时跟去官女子，分后赏赐女子，或自挑女子，今无人照看。尔等一同察查现今还有几人？如今都老了，本家或者未必从容衣食。朕思手足之情，养着甚是容易，除已故之外，问本家旧人数目。与包衣昂邦同宫内总官查明回奏，朕自有恩典。”⁵由此可见，裕亲王等人分府居住时均带出一定数量的官女子。此后，康熙帝亦曾赏赐给他们官女子。

（4）未满年限，中途因故出宫。本文第四章亦有详细论述，不复赘述。

¹ 即和硕淑慎公主，世宗兄、废太子允禔第六女，母侧福晋唐氏，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初二生。雍正初抚养宫中；雍正四年十二月嫁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观音保，封和硕淑慎公主。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初十去世，终年七十七岁。

² 档号 05-0001-002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和硕公主下嫁驸马观音保给予女子请旨事 雍正四年。

³ 档号 05-0498-004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报庄静固伦公主妆奁什物清单 嘉庆七年十月二十日。（按：05-0498-004 与 05-0498-005 内容挂颠倒了。）

⁴ 档号 05-0175-064 奏为四公主下嫁分例事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

⁵ 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故宫博物院 1937 年版，（第 9—12 辑）。

3. 赏赐王府或者后妃娘家作使女¹

前述康熙帝下旨查奏裕亲王等人去世后其府第中尚存的官女子，其中就有三部分，“当日分家之时跟去官女子，分后赏赐女子，或自挑女子，”分府后赏赐女子为其中之一，即，皇子或皇帝弟兄等人分府后，皇帝还会赏赐其宫女。

再如，溥杰在介绍醇亲王府生活时提到府内丫环，并提及宫女。其中提到：有时还额外多选几名“赏赐”各府或太妃自己的“丹闱家”（即娘家）做使女。我家（笔者按：即醇亲王府）就曾受到这种赏赐有多少次。²即宫内挑选女子时可能会有意多挑几名，赏赐王府作为政治笼络的一个手段。在叙述醇王府的丫环来源时，溥杰列举了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即由宫中“赏”来。³

有一点需要提出，此种女子，到底是在参选秀女时先被选中入宫，然后再赏赐？还是在参选秀女时，直接选中分配给王府或后妃母家？笔者尚未见到具体史料，尚无法确定。

1.5 特殊的选秀：挑选皇后

有清一代，直接册立为后后者共五位，顺治帝之两位皇后，康熙帝赫舍哩氏皇后，同治帝阿鲁特氏皇后，光绪帝博尔济吉特氏皇后，五位皇后皆由大清门入主后宫，显荣无与伦比。但其中又有不同，顺治帝第一任皇后⁴与康熙帝赫舍哩氏皇后⁵皆为适应当时政治形势而包办的婚姻，未经八旗选秀的环节，顺治帝第二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虽经挑选，但其时八旗选秀制度尚未健全，唯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与光绪帝皇后叶赫那拉氏最具特色，其时选秀女制度已极为健

¹ 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

² 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

³ 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

⁴ 顺治帝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系由多尔袞一手操办，夫妻感情不和，顺治十年八月，废黜为静妃。同年顺治帝下令挑选皇后，是为第二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⁵ 顺治帝遗命四大臣辅政，但鳌拜专权。康熙四年，孝庄太后选中索尼（四位辅政大臣之一）的孙女为皇后，此举对拉拢索尼、抑制鳌拜、平衡权力起到重要作用。这也是当初鳌拜与遏必隆力阻的重要原因。此亦成为二人的罪名之一，《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8，康熙八年五月庚申载鳌拜“因内大臣噶布喇之女册立皇后，心怀妒忌，敢行奏阻。罪十二。”《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8，康熙八年五月庚申载遏必隆因“内大臣噶布喇之女册立皇后，遏必隆心怀妒忌，与鳌拜同入奏阻。罪三。”

全，二人均经过繁琐的选秀过程后立为皇后。

1.5.1 同治帝皇后之挑选

同治帝本定于同治九年大婚，同治七年便开始准备，从八旗秀女中挑选后妃。但后来大婚时间拖延至同治十一年，备选后妃的八旗选秀也一直延续到同治十一年。其挑选过程极为繁杂。

同治七年二月初四日（1868年2月26日）第一次为大婚选秀女，“午未间两宫及上幸御花园挑选八旗秀女，自去年二月行文各省旗官有女应挑者，限于十月到京，后年将举行大婚礼矣。与挑者一百有零，十二岁、十四岁者。顺贞门至神武门照料官甚多。户部俸饷处亦有差。”¹翁同龢记载了挑选秀女的时间²，地点，人数，年龄，以及户部相关官员在顺贞门至神武门料理。

第一次选后，部分女子被撩牌回家自主聘嫁，部分女子被记名，要继续参选，“二月初十日（3月3日），是日复看入选秀女。（二十人）。 ”³即二月初四日淘汰了八十名女子，二十人记名留看。经过本次验看，这二十名女子又有部分被撩牌，“四月初十日（5月2日），是日复带秀女十二人，仍记名候选。”⁴即二月初十日复选秀女时，八名女子被撩牌子撤去记名。而四月初十日参与复选的十二名仍全部记名。

本来八旗秀女是三年一选，但因同治帝大婚，同治八年继续选秀女，“同治八年己巳二月初九日（1869年3月21日），是日大选秀女。”“二月廿二日（4月3日），……是日复选秀女。”“四月十三日（5月24日），是日复选秀女，凡五十七人，又已记名者五人，崇文⁵之妹及女皆与焉。留廿六人。”“八月初五日（9月10日）（是日选外省到京秀女，十二日复选。）”“九月十五日（10月19日），是日复选秀女，仍皆留。”⁶

不知是否与选的女子不能让两宫太后及皇帝满意，抑或他故，皇帝下令让更多范围的女子来京参选，同治九年，又有新到京参选的秀女，“同治九年二月

¹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册，第588页。

² 午时为11~13时，未时为13~15时，

³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册，第589页。

⁴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册，第601页。

⁵ 此处崇文当为崇文山，即崇绮。

⁶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册，第678-719页。

十二日（1870年3月13日），是日选秀女。复看前记名者及外省新到者。”“二月廿四日（3月25日），是日，复选秀女，留二十人于宫中，尚有上选五人此次未看，连前共留牌一百余人。（此次去十四人，三月初陆续放出八九人。）”“十月初三日（10月26日）是日又选秀女，自前月廿一至此凡三选矣。此次仅留四十余人，余皆撩牌。”¹前月廿一即九月二十一日，自九月二十一日到十月初三日，十三天内前后三次复选秀女，足见同治帝选后妃颇费周折。

按《翁同龢日记》所记“后年将举行大婚礼”，后年当为同治九年，鉴于诸多原因，大婚一直拖延至同治十一年。同治十年与同治十一年两年依旧复选秀女，缩小后妃人选范围。

“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二月初九日（3月29日），是日复选秀女，凡留十人，备六人，余皆撩牌。”²范围进一步缩小。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二月初三日（3月11日），是日宣旨选后妃。百官花衣一日，立崇绮之女为后。”³同日，“又奉懿旨：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著封为慧妃。知府崇龄之女赫舍哩氏，著封为瑜嫔。前任副都统赛尚阿之女阿鲁特氏，著封为珣嫔。”⁴

同治时，前后五年，历经十余次挑选，方确定后妃人选，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脱颖而出，成为皇后。

1.5.2 光绪帝皇后之挑选

光绪十二年，开始为光绪帝大婚准备，遂又开始了从八旗秀女中反复挑选皇后的大规模活动。

据《翁同龢日记》载“光绪十二年丙戌二月十八日（1886年3月23日），明日选秀女，今日排单凡九十五名也。”“二月廿日（3月25日），昨日选秀女，留三十六人，指婚三人，撩牌五十七人。”⁵“八月廿一日（9月18日），……是

¹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册，第753-805页。

²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册，第836页。

³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册，第903页。

⁴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328，同治十一年二月丁巳。

按：慧妃入宫名号虽为妃，但其实享受贵妃之待遇，据《奏为拣派皇后妃嫔位下专奉内管领等预备分例事》（档号05-0861-035奏折）载：“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和硕恭亲王面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慧妃分例著照贵妃分例预备。钦此。”

⁵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册，第2000页。

日复选秀女。”¹至于此次的留名与撩牌人数，翁同龢没有具体记载。

“光绪十四年戊子七月廿七日（1888年9月3日），懿旨定明年正月二十七日举行大婚礼，今年十一月初二纳采，十二月初四大徵。”²婚期、纳采日期、大徵日期均已确定，仅等皇后人选尘埃落定。故有关部门不得不加紧挑选皇后的进度：“光绪十四年戊子九月廿四日（1888年10月28日），是日丑刻覆看秀女。奉旨留十五名，余十六名赏大小卷或二或一，均撩牌。”³

时隔三天，再次复选秀女，“九月廿八日（11月1日），是日秀女七名赏缎撩牌，留八名住宫内。”⁴十月初四日（11月8日）再次复选秀女，初五日，“宣示立皇后懿旨，……立桂祥副都统之女叶赫那拉氏为皇后，封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五岁女他他拉氏为瑾嫔，十三岁女他他拉氏为珍嫔。”至于其余五名秀女，“奉懿旨，指乾清门侍卫佛佑之女为溥伦夫人，凤秀之女、德馨之女、志颜之女均赏大缎四匹，衣面一件，撩牌。”⁵

光绪帝选立皇后，要比同治帝时简单的多，前后仅经过五次挑选，最后确定叶赫那拉氏。可以说，这种结果纯粹是源于慈禧太后之意愿，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1.6 选秀对民间的影响

1.6.1 清代选秀对一般汉人的影响

1.6.1.1 清代顺治时期的选秀谣言及其影响

1. 多尔袞摄政时期的选秀谣言

清朝入关后，逐渐确立挑选八旗秀女和内务府秀女的做法，之所以从旗人内部选择秀女，一则是因为满汉对立严重，二则可能是吸取前代选秀女给民间

¹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册，第2044页。

²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册，第2220页。

³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册，第2228页。

⁴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册，第2229页。

⁵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册，第2231页。按：德馨有两个女儿参选。

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在清初特殊的政治、军事环境下，一般汉人对于清王朝所施行的选秀制度不无误解。所以，民间时有选秀谣言，而一般百姓动辄为之惊慌失措，反应极为强烈。

上海人姚廷遴对此多有记载。顺治四年（1647年）夏，民间讹传朝廷要选秀女，府县城镇乡村僻壤，有女在家者俱惊惶无措，早说暮成，俱幼婚配。不必三杯水酒，只用一鼓一笛，甚至良贱不拘，时刻不限，从早至暮，从暮达旦。两月之后，讹传渐息。¹

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选采女之传闻再度风起。这次更甚于前。

根据史实来看，两次谣传选秀当有其缘由。一方面，顺治四年、五年，顺治帝虽未到大婚年纪，不急于选立后妃，但把持朝政的多尔袞及其党羽为满足自己的声色之娱，不无假借诏旨挑选女子为己所用之事。如前面所提之巽亲王满达海之侧室赛敏珠、元妃珍木积分别于顺治四年、顺治五年选入王府。²这与民间顺治四年与顺治五年的采选之风的盛传相吻合。

关于巽亲王的妻妾，据《爱新觉罗宗谱宗室·乙册》载，代善第七子和硕巽简亲王满达海“嫡福晋博尔济吉特氏巴拜之女，继福晋伊尔根觉罗氏都统阿尔进之女，侧福晋奇特氏公布颜图之女，庶福晋舒舒觉罗氏安堵祜之女。”³

由上可见，巽亲王之嫡福晋等人当出于满、蒙两族，即巽亲王等人选立福晋应是从满、蒙等人中择选，可能尚未涉及到一般汉人⁴。但是，这种采选之风可能很快被传播。当时，满族的统治地位尚不稳固，满汉矛盾依然很深，汉人的排满意识依然很强烈，汉人视满人为夷狄，不愿互相婚配；另外，百姓对宫廷讳言莫深，不愿女儿一入宫门深似海，自此相见遥无期。

多尔袞及其党羽采选女子供己享乐之事当很快由京城传到四面八方，对于乡居的陋民而言，其无法辨别事情的真伪，只能尽量躲避，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匆忙婚嫁。

¹ 姚廷遴：《历年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1962年版，第29页。

² 《八旗通志初集》，载《中国史料丛书续编》，台湾学生书局印行，卷239，第13891—13896页，《列女传》。

³ 金松乔纂修：《爱新觉罗宗谱》乙册，爱新觉罗修谱处1938年版，《满达海》，第3735页。

⁴ 当然，地位较低的侍妾中不乏有汉姓女子，如妾吴氏，吴大之女，此女子可能是满洲包衣，亦不排除是南方供进的女子，或者抢夺而来的女子。但地位较高的妻妾则更多的从满、蒙女子中选择，选择蒙古女子、实行满蒙联姻也是加强满蒙关系的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顺治五年谣传采选更有其背景。该年八月二十日，顺治帝下令准许满汉通婚，“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¹

二十八日，顺治帝又对满汉通婚作了具体规定，其谕户部：“朕欲满汉官民共相辑睦，令其互结婚姻。前已有旨。嗣后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先须呈明尔部。查其应具奏者即与具奏。应自理者，即行自理。其无职之等之女、部册有名者、令各牛录章京报部方嫁。无名者，听各牛录章京自行遣嫁。至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²

为表示其推行满汉通婚、天下一家的诚意，顺治帝身先示范，娶汉官户部侍郎石申之女，赐居永寿宫，冠服用汉式。而且对其极为优宠，其母入宫“乘肩輿入西华门，至右门下輿，入宫行家人礼。赐重筵，赐纁，赏赉有加。”³

顺治帝下令满汉通婚，而且以身示范从统治阶级高层缔结满汉婚姻，其本意是加速满汉融合，尽快消除汉族对满族的排斥思想。但事与愿违，汉人对此并不接纳，反而更加恐慌。

2. 顺治帝亲政时期的选秀谣言

上述顺治四年和五年的两次选秀风波均发生在多尔袞摄政时期，其时顺治帝尚且年幼，对此并不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对于顺治十年的选秀风波，顺治帝则当负有一定责任。

顺治十年春，据姚廷遴记，民间又哄传“满汉联姻”，“满洲之女发配中国男子，中国女子要配满洲男子”，结果导致“人家养女者，父母着急。不论贫富，将就成亲。遍地皆然。”⁴

顺治十二年，选秀谣言再度兴起。“讹传朝廷将选良家子充掖庭，人情汹动。”⁵此次选秀谣言当非空穴来风。据该年七月初三日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奏：“近日臣之家人自通州来。遇见吏部郎中张九征回籍、其船几被使者封去。据

¹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39，顺治五年戊子壬子。

²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39，顺治五年戊子庚申。

³ 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绿樱花馆平氏墨版，传上，第 77a 页。

⁴ 姚廷遴：《历年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1962 年版，第 37 页。

⁵ 蒲柳泉：《聊斋文集》，载《新式标点聊斋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卷下，《元配刘孺人行实》，第 47 页。

称奉旨往扬州买女子。……伏乞皇上上体祖宗之寄托甚重，下念兵民之心力甚劳，鉴臣蚁衷、速收成命。”¹

季开生的奏疏呈上后，顺治帝大怒，极力辩解此次前往南方是因“乾清宫告成在即，需用陈设器皿等项，合往南省买办，故令发库银遣人往买。初无买女子之事。”²并谕令将季开生革职，流放尚阳堡。³顺治帝的极力辩解与严惩季开生做法，实有欲盖弥彰之效，亦可从另一个角度暗示了采买女子事情的实际情况。顺治帝采买女子的做法，实际上应是引发选秀谣言再次兴起的最直接原因。

十三年六月，顺治帝曾一度欲立孔四贞⁴为妃，再次导致民间选秀谣言的兴起。据董含《三冈识略》记：是年八月，“哗传点选彩女，人情惶骇。大河南北，以迄两越，无论妍丑，俱于数日中匹偶，鼓乐花灯，喧阗道路。有一婿数家争之，男子往往中道被迫成婚。又有守节颇久，不得已复嫁，亦或借此再适者。”⁵又《紫堤村志》记载“（顺治）十三年八月初四、五日，盛传采女入宫，一时婚嫁殆尽。”⁶紫堤村即今天上海市上海县诸翟镇，原属江苏。此村后来又一次出现此类事件。

十五年十月上旬，又有传闻，“长门须女工，下令天下觅。”但“传播说非一。始也皆观望。逢人即相诘。有客金陵游，见闻果得实。一传通国惊，家家咸变色。”有女待字闺阁之家，父母兄弟心急如焚，寝食难安，生怕女儿或姊妹被选走。民间顿时“作合夜不辍。更奇两日喧。十九与二十。士夫逮庶民，遑遑如迫逼。岂烦媒妁通。立谈六礼毕。……甚者背负女，登门送入室。”⁷

在此情况下，门第和年岁都已来不及考虑。“燕婉归戚施，老嫠偶弱息”，“屈指嫁娶时，沸腾将一月。”然而最终“且闻朝命来，原不强迫责。”⁸众人悔恨不已。总之，终顺治一朝，民间关于采选女子的传言此起彼伏，无片刻宁息。

¹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92，顺治十二年七月乙酉。

²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92，顺治十二年七月乙酉。

³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 1965 年版，卷 4，第 512 页，《季开生》。

⁴ 顺治九年，孔有德被李定国围困在桂林，兵败自杀，其女孔四贞幸存。

⁵ 董含：《三冈识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4 辑），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 册，卷 3，第 655 页。

⁶ 汪永安撰：《紫堤村志》，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1961 铅印本，卷 2，第 69 页。

⁷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 1965 年版，卷 5，第 541 页，靳应昇《淮无女》。

⁸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 1965 年版，卷 5，第 541 页，靳应昇《淮无女》。

1.6.1.2 康雍时期的选秀谣言

康熙二十七年，福建出现采选女子传言，起因于是年春，康熙皇帝纳广东某女子为妃，两广总督奉命选少女随侍。由于“一二鰥夫浪子，大肆谣言”，泉州、兴化、福州等地受到波及，各地哄传“朝廷要选淑女充掖廷”，或是“西虏进贡，要回好女千余赐之”。福州甚至点名道姓的传言官员和内监已到本地，并秘密登记、点选有女之家。闻此传言，“有女之家，如负重担；多男之室，居然奇货。已拟配者，催促讨亲；未拟配者，急托媒说合”。¹

三十一年十一月，东南诸省再次出现采选谣言，其实这次选秀仍与民间无关。据清人叶梦珠记：其于是年六月即已得知“将有如汉制选侍之举”，然“朝廷正选旗下女童，不及民间也”，但“十一月望后，举国若狂”，仓促婚嫁。²

而姚廷遴记，“此时闻朝廷选妃，差大学士明珠、索额图往江南、浙江及陕西、湖广、四川等处，凡系满洲旗下官员，自三品以上一品以下，凡有亲生女子，先期开报，候二大人选择进用，实与民间毫不干涉。”³其地自“十一月二十日起，十二月初十止，迎亲、并亲日夜不停。并亲者着忙之甚，百物皆贵。甚至不论贫富，不计礼仪，亦不择门当户对，不管男女年纪大小，大约茶二斤、礼银四两为最，更有不费分文者。”⁴是年十二月初五日，姚廷遴女婿家亦匆匆娶弟妇。⁵

前面所提的紫堤村亦再度出现选秀女的谣言，“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廿七八九日亦然。然原系讹言，顷之自息。”⁶三十余年的时间内，此地两度出现选秀谣言。

而此类记载远不止此。时人许洽记康熙三十一年冬，“喧传点绣女信，纷纷嫁娶，错配甚多，苏、松、常尤甚”。而其时正值考试，主试的学政多次接

¹ 陈鸿：《莆变小乘》，载《台湾文献汇刊》（第2辑），九州出版社、厦门出版社2004年版，第14册，第322-324页。

² 叶梦珠：《阅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2，第40页，《礼乐》。

³ 姚廷遴：《历年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1962年版，第121页。

⁴ 姚廷遴：《历年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1962年版，第121页。

⁵ 姚廷遴：《历年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1962年版，第121页。

⁶ 汪永安撰：《紫堤村志》，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1961铅印本，卷2，第69页。

待北来的显赫达官，考试又以“桃之夭夭”为题，最终导致“人情愈疑，逾月乃息”。¹

上述记载，时间基本一致，伪造的可能性较小，三十一年选秀谣言影响范围之广由此可见。

雍正五年，选秀谣言再度出现，人心惶惶，顺天府尹刘于义拿获传播讹言之刘老儿。²六月初二日，雍正帝针对此事特发上谕：“近有不法匪类，造作讹言。一人煽惑，众口喧腾，以致人心惊惶，良民受累。如京城之讹传挑选秀女赐西洋人，浙江之讹传海宁屠城，此等邪说不可枚举。此必系奸恶之徒，不肯改过迁善，怨朕约束惩治甚严。……嗣后该地方有司，务期密访严拿，立置重典。”³此次选秀女的谣言实与雍正帝开放海禁密切相关。

综上可知，清中前期，选秀谣言动辄四起，匆匆婚嫁层出不穷。由此可见，民间对选秀具有相当的排斥心理。

1.6.2 清代选秀与满洲上下的反应

对于选秀活动，盛京旗人女子的应选态度一般都极为消极，具体表现包括：1. 女子按规定参选，但多以“不堪入选”作罢；2. 女子虽未隐匿但未经参选即行聘嫁；3. 隐匿女子，但尚未婚嫁；4. 隐匿女子，私自聘嫁；5. 因病未选和记名女子私自嫁娶。

与此同时，关内旗人官员因种种原因，应选态度也极为消极。

1.6.2.1 盛京旗人女子消极应选

1. 女子以不堪入选作罢

¹ 《眉叟年谱》，载《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关于康熙朝的民间匆忙婚配问题，具体可参阅董建中：《清初的“拉郎配”》一文，载《寻根》，2006年01期。

²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起居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册，第1245页，雍正五年五月十二日丁卯。

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起居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册，第1283-1284页，雍正五年六月初二日丁亥。

顺治五年，顺治帝谕令“十个粮庄内诸女，酌情嫁于庄内，若私自嫁给外人，则罪之。如有俊秀之女，须具文送来北京。”¹此令规定了盛京粮庄俊秀之女必须送京参选秀女，但是，俊秀与否，当然是先经过盛京佐领的选阅认可。后来的情况表明，真正送京的俊秀女子人数极少。

如康熙二十年，有二十三庄内Alin管领下女子七人，经佐领Fugui、San guwan boo选验不中。²

又，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盛京内务关防佐领下粮庄女子十三岁者十八名、十四岁者二十四名、十五岁者二十九名，共七十一名。经佐领San guwan boo、Mihana验看，皆不中意。³

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掌管理盛京内务关防佐领San guwan boo等呈总管内务府，为会计司所属今年业经验看之园、粮各庄众女事。……园丁之女共十六名，庄下之女共七十名，分别查验之，不堪入选。”⁴

康熙四十四年，“果园之女共十八名，粮庄之女共一百四十九名。经佐领Tiyoose、Sira、Dobku查验，均不堪验。”⁵

如上众多盛京女子均不堪入选结果的出现，其原因当然并非仅是相貌较差而已，实际原因应还有如下三点，甚至可以说，如下三点才是真正导致大量粮庄女子“不堪入选”的真正主要原因。

（1）路途遥远，往返费用颇高⁶，应选之家难以承受，有关官员亦不愿多事，于是遂以不堪入选上报了事。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二日，雍正帝又谕令：“盛京佐领那山所选女子之内，如不能入选，往返盘费着落那山给还。”⁷此种规定更是导致了盛京方面对于粮庄

¹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页，《总管内务府为禁止粮庄之女外嫁事致书盛京包衣佐领安塔木等》，顺治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²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54页，《盛京包衣佐领福贵等为报在庄头额丁之女中选看秀女情形事呈总管内务府》康熙二十年。

³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140页，《盛京包衣佐领三官保等为报验看庄头庄丁之十三岁至十五岁诸女情形事呈总管内务府》，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

⁴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174页，《盛京包衣佐领三官保等为报选验园内及庄下秀女情形事呈总管内务府》，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

⁵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28页，《盛京包衣佐领条色等为报查验果园及粮庄内诸女事呈总管内务府》，康熙四十四年。

⁶ 应选秀女有车价银是乾隆六年以后的事情。

⁷ 档号 05-0001-023 奏折 □ 奏为遵旨议奏盛京佐领那山所选女子之内如不能入选往返盘费着落那山给还事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女子参选秀女活动的消极。最终，雍正十三年，盛京等地女子停止拣选秀女，“奉旨盛京打牲乌拉等处，居住寫远，往返维艰，嗣后停其简选女子，庄头壮丁之女，亦停其简选，原记名者并除之。”¹

(2) 盛京各庄内部婚配较难，“据庄头Dzooboo、Su da等庄头呈称：为请照例准许将众女嫁至管领事。身等庄头之女皆于身等之中互相嫁娶，不准嫁给管领下人。身等均系庄头，管理众额丁，亦算有些脸面和地位之人。身等所生之女若只在身等之中互相嫁娶，则身等庄头不多，累年嫁娶，彼此皆成亲戚，计算辈分便至不可嫁娶。身等虽系庄头，亦皆在管领之中。既有会计司所属庄头及其兄弟之女嫁至管领之例，请开上天好生之意，转咨该管衙门，准许身等及兄弟之女嫁至管领内，等因呈讷。此事如何办理之处，俟诸大臣议定咨复后遵照施行。”²狭小的通婚范围，使得大批男女不能及时婚嫁，成为旷夫怨女，而女子一旦再入选宫中，无疑于人员外流，婚嫁问题当更为严重，为各庄考虑，当然希望女子留在本庄，尽量减少婚配的问题。

(3) 众多应选之家不愿女儿入宫为奴。由是，不免存在千方百计避选的情况。

2. 女子虽未隐匿但未经参选即行聘嫁

除前面所提的直接罢选外，尚有女子虽未隐匿，但未经选看即先行婚嫁者，如康熙三十七年，“住在乐亭县之庄头T s ‘ui bing hiyun将其妹Man jiyei, Suwang jiyei及其叔Cangan之女Dui jiyei私自嫁给庄内额丁。”³

又，康熙四十二年，盛京包衣佐领属下额丁唐二即将未经选看之女San haise私自婚嫁。⁴

尽管清廷对此情形处置极严，一般都会将私嫁之女与其夫分离，另配给内务府内管领下无妻之男子，但此举实际上并不能完全禁止私自嫁娶，详细案例可参见下文。

¹ 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60，第625册，第199页，《内务府·会计司·选宫女》。

²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60页，《盛京包衣佐领特布库等为庄头皂保等请准许将其女嫁给管领下人事呈总管内务府》，康熙五十一年五月。

³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26页，《盛京包衣佐领条色等为遵示将额丁唐二私嫁之女解送京城会计司事呈总管内务府》，康熙四十四年。

⁴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10页，《盛京包衣佐领条色等为查报额丁唐二私嫁之女不堪入选秀女事呈总管内务府》，康熙四十二年。

3. 隐匿女子，但尚未婚嫁

另有不少人隐匿女子，但尚未婚嫁，如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盛京正白旗Mihana佐领下差丁Lu lio与同佐领下盐庄头Cang coo dzo互相控诉，“Lu lio首告称：Cang coo dzo之女Sy jiyei今年十八岁，其额丁Li deng yun之女Da jiyei亦十八岁，额丁Zen wen ming之女Loo jiyei十五岁。此三女于查核时隐匿未报，等语。Cang coo dzo反告称：Lu lio之妹Loo jiyei十六岁，查核时亦隐匿未报，等语。”这是一场控诉与反控诉之案。案情很简单，双方互告对方隐匿不报需要参加应试女子。究其隐匿原因，则一律声称“身等皆系穷困之人，因路途遥远受累不起而隐匿未报，是实。等语。”¹

再如，康熙四十二年，盛京内务关防佐领Tiyoose下“庄头Ciowan jen jiye还隐匿其女Sy haise，鼠年二十岁，El haise，兔年十七岁；San haise，猴年十二岁；额丁Dai jin huwa之女Ci giye，蛇年十五岁；Dai da之女Ba haise，羊年十三岁；Sangge之女Ts ‘un haise羊年十三岁等六女。”²

4. 隐匿女子，私自聘嫁

隐匿女子后即行私嫁者亦不在少数。如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盛京佐领所属庄头Ci yan li即举报庄头Ho deng wen隐匿之Ceo haise等五女，以及Loo haise举出庄头Ci yan li隐匿之Dang ge等十一女。对此，康熙帝谕令有关部门“行文盛京佐领，若已将隐匿之女嫁给庄头或庄内额丁，停止将其分开，呈准后将嫁、娶及隐匿之人交佐领各鞭一百，将隐匿后尚未嫁出之女查明记入档册，等语。”³即，隐匿尚未婚嫁之女，需要重新登记在册，俟时补行验看，隐匿之人鞭一百。

雍正年间，此类隐瞒之事仍层出不穷，雍正七年，雍正帝即曾提及：“向来八旗似此等隐匿者甚多。”并谕令：“如有从前似此等隐匿者，皆令据实检举，朕皆宽宥其罪，倘降此恩旨之后，犹不据实检举，嗣后或经朕察出，或被旁人首告，定行从重治罪。”⁴

¹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150页，《盛京包衣佐领三官保等为报查问庄丁隐匿诸女缘由事呈总管内务府》，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

²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08页，《盛京包衣佐领条色等为查报庄头全振杰隐匿幼丁及诸女情形事呈总管内务府》，康熙四十二年。

³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37页，《盛京包衣佐领佛伦等为查报粮庄隐匿应试之女情形事呈总管内务府》，康熙四十七年六月。

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起居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册，第3344页，雍正七年十二月初

但隐瞒之事仍然禁而不止。雍正十二年十一月，盛京包衣佐领那善属下庄头Min lio io即承认，曾将名下额丁Min huwai jin之女San jiyei, Fu hi之女Sy jiyei, Ceng jung之女Da jiyei等三人出生以来隐匿而未入档册。¹

5. 因病未选女子和记名女子私自嫁娶

康熙五十七年二月，盛京包衣佐领噶达琿奏属下开户额丁He de fu之女se el, “五十三年选验时患汗病，其父He de fu私将该女嫁给同佐领额丁Wang ke sui。”又额丁Liosi之女He dadzi, “五十三年验看过，其父Liosi私将该女嫁给同佐领之额丁U g ‘o tai。”²

1.6.2.2 关内旗人官员消极应选

乾隆年间，粤海关监督方体浴曾上演了一场以子女换取功名的闹剧。如前所述，早在雍正十三年，庄头壮丁等之女即已停止拣选，而乾隆二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方体浴却又奏请将自己的女儿参选秀女，并奏请将庄头人员且身庸内务府官职者之子女一律挑选当差。³最终被乾隆帝否定。

方体沐的案例极具特色，但是并无普遍性，事实上，清代许多官员并不想把女儿送入深宫，如乾隆六年，总督德沛便曾奏请允准其子恒志与马尔泰之女的婚事，其时，马尔泰之女尚未选看，即私自与德沛之子结亲。对此，乾隆帝非常不满，立即谕令：“我朝定例，八旗秀女必俟选看后方准聘嫁。凡在旗人理宜敬谨遵行。近见旗人尚有将未经选看之秀女聘定许字者。大臣等有奏事之责者。虽系奏蒙朕恩俞允。究于体制未协。选看八旗秀女，原为王阿哥等择取福晋。若在未经挑选之前即行结亲许字，非惟废弛旧制，并恐无奏事责任之人，或不敢陈奏之人，伊等已行许字之女，朕因不知，另指他人，亦大有关系。且八旗秀女，于十三四岁即行选看。并无耽搁之虞。着交户部通行传谕八旗。所

九日己酉。

¹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396页，《盛京包衣佐领那善等为庄头闵六有私将额丁之女嫁给旗人及庄头之子应如何处置事呈总管内务府》，雍正十二年十一月。

²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83页，《盛京包衣佐领噶达琿为额丁贺得福私嫁其女拟鞭责承办嫁娶之人事呈总管内务府》，康熙五十七年二月。

³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故宫文献特刊》二十二辑（廿九年六月—廿九年十月），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版，《乾隆廿九年九月十五日粤海关监督方体浴奏请将奴才之子女一律挑选当差折》，第615页。

有未经选看之秀女。断不可私先结亲。务须遵例于选看后再行结亲聘嫁。”¹然而，此举并不能阻挡众人私自结亲之举。

乾隆四十年，又有串通逃避选秀女并私下结亲之案，据步军统领衙门奏称，“正白满洲旗原亲军伯景之妻王氏，其二大伯伯钟之二女，现年二十一岁，选秀女时未准过堂。去岁二月，私与总督钟音之子为妻。”²经查，“行取乾隆三十八年应过堂十四岁以上秀女时，将军萨哈岱处出具印结称，伯钟二女十六岁，额上有疮疤，请停止选送。”³该女本应参选秀女，然其父伯钟串通萨哈岱，以其女额上有疮疤逃避选秀。由此可见，满洲官员对阅选秀女的消极情绪。

嘉庆年间亦有不经阅选即私自聘嫁之事，如嘉庆四年四月十二日，“吏部郎中和德次子福舒三岁时议定原任刑部郎中达冲阿之女为妻。彼时达冲阿之女尚未选过秀女等语。……著通行晓谕八旗及内务府三旗，嗣后未经选过秀女私行字人者，著永行禁止。”⁴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46，乾隆六年七月己巳。

² 档号 03-134-3-037 寄谕闽浙总督钟音等著明白回奏串通逃避选秀女并私下结亲之情 乾隆四十年五月十七日。

³ 档号 03-134-3-037 寄谕闽浙总督钟音等著明白回奏串通逃避选秀女并私下结亲之情 乾隆四十年五月十七日。

⁴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42，嘉庆四年四月庚子。

第2章 清代后妃礼制

2.1 清代后宫名号的制定

清代后宫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一个发展过程。入关前，努尔哈赤时期，后宫“粗俗无改，制尚淳朴，礼绝差等，号敌体者，并曰福晋”¹。各位福晋并无嫡庶之分，亦无地位高低之别。《清史稿·后妃传》中努尔哈赤之生母喜塔拉氏与皇太极之生母叶赫那拉氏虽地位凸显，分别尊为“宣皇后”、“孝慈高皇后”²，但这仅为入关后、其后代称帝后仿效汉制予以追封。当时，其地位与其他福晋并无较大差别。

皇太极时期，后宫建制具有满、汉双重色彩，一方面沿袭满俗，众妻妾称福晋，另一方面，又效仿汉制，称后称妃。如崇德元年七月初十日，举行册封国君福晋、东大福晋、西大福晋、东侧福晋、西侧福晋典礼。清宁宫中宫国君福晋，“位出诸福晋之上”，“以清廉端庄仁孝谦恭之义训诲诸福晋”，其下为东西两大福晋和东西两侧福晋，分别为东宫关雎宫大福晋宸妃、西宫麟趾宫大福晋贵妃、东宫衍庆宫侧福晋淑妃、西宫永福宫侧福晋庄妃，四福晋需“遵国君福晋训诲”。³国君大福晋，即皇后的地位开始突显。

这一时期，后宫制度既沿袭满俗旧制，又极力吸收汉制，皇太极有意识明确册立国君福晋，即中宫皇后，首次明确后宫内皇后至尊，其他四妃地位高低亦有不同，此乃满族效法汉族后宫制度的开始。但此时，后宫妃嫔名号尚不完善，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等一整套名号的制定，形成完善于入关以后。

1. 皇后

清朝入关后，顺治帝明确确立一后独尊，彻底杜绝并后制。

¹ 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绿樱花馆平氏墨版，传上，第3a页。

² 赵尔巽：《清史稿》，卷214，《列传一·后妃传》，第8898-8899页。

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29-1533页。

顺治八年正月二十三日，顺治帝“定皇太后冠顶及皇后、诸妃衣冠制。皇太后冠顶东珠与上同。皇后冠顶东珠十三颗，衣用黄色，居中宫。西宫大妃冠顶东珠十二颗，东宫妃东珠十一颗。”¹提及皇后居中宫，同时有西宫大妃和东宫妃，但从三者冠顶东珠的颗数可见，皇后之尊居于二者之上。

再者，同日，顺治帝“定皇太后仪仗及皇妃仪仗制。”²此日未提及皇后之仪仗规制。同年六月初三日，“定皇后仪仗制与皇太后同。”³由仪仗规制来看，皇后之仪仗规制高于皇妃。皇后之独尊地位由此可见。

顺治帝废第一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之初，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大有人在，如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孔允樾提出和稀泥的办法，即保留皇后之位，另立一后，实行并后制，“设皇后必不谐圣意，亦可仿旧制，选立东西二宫，共襄内治。”⁴

顺治十年九月初一日，诸王、贝勒大臣、内院、九卿、詹事科道等遵旨会议，认为，“皇上册立皇后之始祇告天地宗庙，并加上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徽号，以昭庆典。既已诏布天下，礼难轻易。”⁵于是，再度提出仍以皇后正位中宫，而选立东西两宫的做法，但顺治帝不为所动，坚决废后，另立新后，由此确立单后独尊后宫。即使后来顺治帝宠幸董鄂氏，其亦未实行两后并尊，而是极力废黜第二任皇后，改立董鄂氏为皇后，因多方原因，此事未成，顺治帝始将董鄂氏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⁶董鄂氏死后，顺治帝方追封其为皇后。顺治帝之举从根本上杜绝了并后制。

其后，有清一代，后宫实行的都是单后制。同治朝两太后并尊乃特殊情况。

咸丰帝驾崩时，钮祜禄氏为皇后，叶赫那拉氏仅为贵妃，二者相差两个等级。同治帝即位，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理应晋封皇太后，而贵妃叶赫那拉氏母以子为贵，亦得晋封太后，二者名义上虽并尊为太后，但并不完全一样，其称呼分别为：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即，一位是嫡母，一位是生母，慈安太后的地位实际上高过慈禧太后一截。即使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时，“慈禧慑于嫡庶

¹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52，顺治八年正月辛未；卷 57，顺治八年六月戊申。

²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52，顺治八年正月辛未。

³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57，顺治八年六月戊申。

⁴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77，顺治十年八月庚寅。

⁵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78，顺治十年九月癸巳朔。

⁶ 清代皇贵妃为副后，地位较高，终清一代，皇贵妃与皇后并存的情况较少，个别贵妃即将薨逝，夫君皇帝特意加封，皇贵妃与皇后并存的时间较短。而所封皇贵妃与皇后均健在、并存时间较长之例，则是皇后失宠、皇帝欲废不能之举。如皇贵妃董鄂氏与顺治帝第二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并存，乾隆帝令皇贵妃魏氏与那拉氏皇后并存。

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其后建造陵寝时，两太后的陵寝位置亦可看出慈安太后地位高于慈禧太后，二人嫡庶有别。

总之，清代历朝皇帝严格贯彻了一后独尊制度，并后制残余消灭殆尽。

2. 皇贵妃

顺治帝确定了皇贵妃在清代的显贵地位。皇贵妃的名号出现于明代，但当时并非一独立品级，其时，皇后之下，以贵妃为贵，皇贵妃之称仅出于尊崇，其享受的仍是贵妃待遇，并无实际意义。明宪宗万贵妃受宠，成化二十三年春，万贵妃薨，谥曰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¹。皇贵妃之称首次出现。万历年间，明神宗宠幸郑贵妃，郑贵妃生皇三子后，进封皇贵妃，²生时待遇与贵妃无异，其薨后谥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³

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顺治帝因宠爱董鄂氏，封董鄂氏为贤妃。二十五日，顺治帝谕令礼部，查照典礼，择吉具奏。⁴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顺治帝晋封董鄂氏为皇贵妃，为“中宫之次”，“首襄内治”。⁵由此，皇贵妃在后宫的地位得以确定，佐理后宫，地位仅次于皇后，皇贵妃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级别。

此后，有清一代，沿袭皇贵妃之称号，皇贵妃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可忽视。后宫无皇后时，皇贵妃的作用尤其凸显，其代理皇后之职，掌管后宫。

鉴于皇贵妃的重要地位，同一时期内，皇帝仅册封一名皇贵妃，未出现两位皇贵妃并存的现象。而且，有清一代，皇贵妃与皇后并存的情况亦非常少见，仅有顺治帝的皇贵妃董鄂氏，雍正帝的年皇贵妃，乾隆帝的高皇贵妃，纯皇贵妃苏氏，令皇贵妃魏氏。其中，年氏、高氏、苏氏均系病重，即将薨逝前才加封者，与皇后并存时间极短，对皇后地位的影响不大。

除却上述情形外，一般而言，皇贵妃名号的出现和存在，预示着如下三种情形的出现：

（1）皇后与皇贵妃并存时间较长者，则意味着皇后失宠或名存实废。

顺治帝皇贵妃董鄂氏与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并存时间相对较长，董鄂氏系顺

¹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卷 113，《列传第一·后妃传》，第 3524-3525 页。

²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卷 114，《列传第二·后妃传》，第 3537 页。

³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卷 114，《列传第二·后妃传》，第 3539 页。

⁴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 103，顺治十三年八月庚子。

⁵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 103，顺治十三年九月甲戌。

治帝宠妃，顺治帝将其由贤妃骤升至皇贵妃，目的是想立董鄂氏为皇后，但顺治帝再度废后并不容易，孝庄太后坚决阻止，董鄂氏知书达理，或者说知难而退，主动请求不能废立皇后。顺治帝二度废后未能成功，皇贵妃董鄂氏与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并存，直至董鄂氏薨逝。

乾隆三十年，皇后那拉氏失宠，名存实废。同年五月初九日，乾隆帝封令贵妃魏氏为令皇贵妃。¹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那拉氏皇后崩。²其间，令皇贵妃魏氏与皇后那拉氏并存。令皇贵妃魏氏总理后宫事务，成为事实上的后宫之主。

（2）即将立为皇后，先行册封为皇贵妃

皇贵妃作为晋封皇后的跳板，皇后崩逝，后宫无主，但丧期内又不便立后，所以暂时设皇贵妃总理后宫事务，待丧期结束后，皇贵妃即被立为皇后。

如乾隆帝嫔皇贵妃那拉氏，皇后富察氏崩逝后，后宫无主。乾隆十三年七月初一日，“册命嫔贵妃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³次年四月初五日，举行册封典礼。⁴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二日，举行册立皇后典礼。⁵

嘉庆帝孝和皇后、道光帝孝全皇后与此如出一辙。嘉庆二年二月初七日，嘉庆帝元后喜塔腊氏崩。⁶五月二十日，“命贵妃钮祜禄氏继位中宫，先册封为皇贵妃。”⁷十月十七日，举行册封皇贵妃典礼。⁸嘉庆四年四月十八日，皇贵妃正位中宫，⁹但因正值乾隆帝丧礼，所以迟至嘉庆六年四月十五日，方举行册封皇后典礼。¹⁰

道光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道光帝孝慎皇后崩。¹¹道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全贵妃被封为皇贵妃，摄六宫事。¹²次年十月十八日，举行册立皇后典礼。¹³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736，乾隆三十年五月癸未。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764，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壬午。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18，乾隆十三年七月癸未朔。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38，乾隆十四年四月壬午。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70，乾隆十五年八月壬申。

⁶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14，嘉庆二年二月戊寅。

⁷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17，嘉庆二年五月己未。

⁸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23，嘉庆二年十月壬子。

⁹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43，嘉庆四年四月丙午。

¹⁰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82，嘉庆六年四月辛酉。

¹¹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236，道光十三年四月己巳。

¹²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242，道光十三年八月癸丑。

¹³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259，道光十四年十月己酉。

（3）不立皇后，以皇贵妃代行掌管后宫

皇后崩后，皇帝不想再行立后，而设皇贵妃总摄后宫事务。如康熙帝皇贵妃佟氏，道光帝静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均系在后宫无主的情况下，被封为皇贵妃，掌管后宫事务。

康熙帝的赫舍哩氏皇后与钮祜禄氏皇后福命浅薄，尤其是钮祜禄氏正位后宫仅半年就崩逝。可能有鉴于此，钮祜禄氏崩逝后，康熙帝一直未立皇后，仅在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将贵妃佟氏晋封为皇贵妃，作为后宫之首。¹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一日，孝全皇后崩。²此后，道光帝未再立后。至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晋封为皇贵妃。³十二月十七日，举行册封皇贵妃典礼。⁴其后，静皇贵妃成为事实上的后宫之主。

清代有不少皇贵妃系死后追封，或者因新帝即位尊封，此类皇贵妃仅享有生活上的权益，已无实际地位，此略不提。

3. 皇妃与妃

顺治朝皇妃与妃并存，皇妃等级高于妃。明代，妃位为一独立等级，冠以不同的封号。若妃受宠，其封号前加皇字，以示尊崇。皇妃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等级，其实际享受妃的待遇⁵。但清顺治朝则将皇妃转化成为一个独立等级，兼采二者，皇妃与妃成为后宫两个独立的等级，且以皇妃为尊。

顺治朝妃号较为复杂。顺治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定皇后、诸妃衣冠制，“西宫大妃冠顶东珠十二颗，东宫妃东珠十一颗。”⁶从冠顶东珠的颗数来看，西宫大妃地位当高于东宫妃。

同日，定皇妃仪仗制。⁷除定皇妃仪仗外，尚议定诸妃仪仗，且较之皇妃仪仗，诸妃仪仗规制有所损减。⁸由此可见，当时，皇妃的级别高于诸妃。此外，从顺治帝下令先册封东、西两宫皇妃来看，西宫大妃与东宫妃当同为皇妃，地

¹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98，康熙二十年十月甲辰。

²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330，道光二十年正月壬寅。是为道光帝孝全皇后，咸丰帝生母。

³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333，道光二十年四月乙酉。

⁴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343，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癸酉。

⁵ 此同于贵妃前加皇字称皇贵妃。

⁶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52，顺治八年正月辛未。另，卷 57，顺治八年六月戊申（初三日）载：定皇后仪仗制与皇太后同。

⁷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52，顺治八年正月辛未。

⁸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52，顺治八年正月辛未。关于皇妃与诸妃的仪仗规制，前文已有提及，此不赘述。

位高于诸妃。

顺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再度议定后妃等人衣冠制度，“内大臣伯索尼会同礼部定义皇后、妃、嫔、和硕亲王福金、固伦公主以下、辅国公夫人以上、顶珠服饰等制。”其中提到“冠顶、金佛、簪、项圈，皇后用东珠十三，皇妃……用东珠十。”¹较之顺治八年所定衣冠制度，皇后冠顶东珠颗数未变，而皇妃冠顶东珠减至十颗。皇妃冠顶东珠数目的变化说明西宫大妃地位已不再高于东宫妃，二者地位相差不大。

关于服色，定义“皇后用凤凰、翟鸟、缀珠衣、黄缎、蟒缎、粧缎、补子各色等缎。皇妃……用翟鸟、蟒缎、粧缎、补子等缎。禁用凤凰、缀珠衣、黄色、秋香色。”²顺治帝降旨“两妃止禁用黄色、秋香色。余俱如议。”³顺治帝所言两妃当为皇妃，即东、西两宫皇妃。

关于皇妃地位高于其他诸妃，从皇妃与妃的纳采礼物亦可略窥一斑。

顺治九年五月三十日，“定皇后、皇妃纳采礼物。皇后父母金二百两、银一万两、金茶筒一、金盆一、银茶筒一、银盆一、银桶一、缎一千疋、毛青梭布二千疋、马二十匹、玲珑鞍二十副、甲胄三十副。皇妃父母照皇后礼之半。”⁴

而顺治十一年五月初三日，“聘科尔沁国镇国公绰尔济女为妃。”聘礼为“驮甲胄玲珑鞍马五疋、缎五十疋、青布百疋、金茶筒一、银盆一。设宴，宰牛九头、羊七十二只。”⁵从纳聘礼物来看，聘绰尔济女为妃的礼物远少于聘皇妃的纳采礼物。

可能由于聘妃礼物较少，故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更定纳妃聘礼数目，“马八匹、雕鞍八副、甲胄八副、金茶筒一、银盆一、金五十两、银二千两、缎二百疋、布四百疋。”⁶

在此之前，关于纳采礼物制度的变化，未见诸记载，而从顺治十三年更定的纳妃聘礼数目来看，妃的纳采礼物少于皇妃，即妃的地位低于皇妃。如此，

¹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83，顺治十一年五月癸丑。

²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83，顺治十一年五月癸丑。

³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83，顺治十一年五月癸丑。

⁴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65，顺治九年五月庚子。

⁵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83，顺治十一年五月壬辰。

按：据《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44，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己亥（初四日）载：此妃晋尊淑惠妃。据《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57，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乙巳朔（初一日）载：“世祖章皇帝淑惠妃薨。辍朝三日。”

⁶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105，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庚子。

顺治帝聘绰尔济女为妃，而非皇妃。

又，顺治帝一度欲立东、西两宫皇妃。顺治十三年六月初七日，“礼部以册立两妃九嫔典礼奏请。得旨：今先册立东、西二宫皇妃，应行事宜，尔部即照例酌议具奏，余著候旨。”¹顺治帝下旨先册立东、西二宫皇妃，此即说明当时东、西二宫皇妃之位悬缺甚久，亦从侧面说明绰尔济女入宫时并非皇妃，而仅为妃，为诸妃之一。

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顺治帝曾欲立孔有德女孔四贞为东宫皇妃，“定南武壮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壶范，宜立为东宫皇妃。尔部即照例备办仪物，候旨行册封礼。”²但此事后来不了了之。终顺治一朝，其亦未有东、西两宫皇妃。

终顺治一朝，皇妃与妃两种名号并存，但皇妃名号徒有虚名，未得其人。此后，皇妃名号消失，康熙帝将妃作为一个等级，对各妃因人而异，冠以不同封号，称某妃，如德妃、惠妃等。

4. 贵妃

前面提及，皇太极时期沿用贵妃的名号，康熙朝将贵妃确立为一个单独的等级，位居妃之上，皇贵妃之下，“典制大备，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³。

后宫无主时，多由皇贵妃掌管后宫事务，但后宫亦有连皇贵妃都不存在、而由贵妃掌管后宫事务的情况，如康熙帝佟佳氏贵妃⁴。康熙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康熙帝第二任皇后，即孝昭仁皇后崩逝。⁵其时，贵妃佟氏名号最高，实为后宫之首，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贵妃佟氏方晋封为皇贵妃。⁶期间，佟氏实际以贵妃的身份实际综理后宫事务。

康熙帝温僖贵妃⁷，系孝昭皇后之妹，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晋封为贵

¹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 102，顺治十三年六月甲申。

²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 102，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卯。

³ 赵尔巽：《清史稿》，卷 214，《列传一·后妃传》，第 8897 页。

⁴ 康熙十六年，康熙帝册立第二任皇后，钮祜禄氏，孝昭皇后，同时册封佟佳氏为贵妃。康熙十七年孝昭皇后薨逝，佟佳氏贵妃实际为后宫之首，康熙二十年封为皇贵妃。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立为皇后，初十日薨。康熙十七年至二十年间，佟佳氏以贵妃综理后宫。

⁵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71，康熙十七年二月丁卯。

⁶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98，康熙二十年十月甲辰。

⁷ 温僖贵妃钮祜禄氏，孝昭皇后之妹，康熙二十年封为贵妃，三十三年卒。佟佳氏皇后于康熙二十八年薨逝后，温僖贵妃以贵妃位总理后宫。

妃。¹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十日，佟佳氏皇后，即孝懿仁皇后崩逝，²贵妃钮祜卢氏实际成为后宫之主。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贵妃钮祜卢氏薨，谥温僖。³至此，温僖贵妃以贵妃位综理后宫五年有余。

康熙帝恣惠皇贵妃⁴佟氏，孝懿皇后之妹，康熙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册封佟氏为贵妃。⁵十二月十七日，举行册封典礼。⁶此后，康熙帝再未立后，亦未册封皇贵妃，佟氏贵妃乃后宫位分最高者，成为后宫之主。直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才雍正帝尊封贵妃佟氏为皇贵妃。⁷康熙朝中后期，贵妃钮祜卢氏与佟氏虽为贵妃，但在不同时期，实均为后宫之主。

清中后期，多以皇贵妃摄六宫事，以贵妃总理后宫的情况较为少见，唯咸丰帝孝贞皇后钮祜禄氏曾以贵妃身份统摄六宫事务，而后，钮祜禄氏由贵妃直接册立为皇后。

5. 嫔

关于嫔的建制，顺治八年，顺治帝在制定后妃衣冠制度和仪仗时，仅提到皇后，皇妃以及诸妃，其时尚未涉及嫔的相关冠服和仪仗制度，此当说明其时尚未把嫔作为一个等级列入后宫名号。

顺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内大臣伯索尼会同礼部定议皇后、妃、嫔、和硕亲王福金、固伦公主以下、辅国公夫人以上顶珠服饰等制，其中第一次将嫔单独作为一个等级列入，“九嫔……用东珠八”⁸，较之皇妃所用东珠少两颗。

关于服色，最初议定“皇妃……九嫔……，用翟鸟、蟒缎、粧缎、补子等缎，禁用凤凰、缀珠衣、黄色、秋香色。”⁹后，顺治帝仅禁止两妃用黄色和秋香色，九嫔地位低于皇妃再次可见。总之，从服制等看，皇妃地位高于九嫔。¹⁰但终顺治一朝，九嫔并未完备。顺治十三年六月，礼部奏请册立两妃九嫔典礼，

¹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98，康熙二十年十月甲辰。

²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141，康熙二十八年七月甲辰。

³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165，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丁卯。

⁴ 恣惠皇贵妃佟佳氏，孝懿皇后之妹，康熙三十九年封为贵妃，皇贵妃系雍正帝尊封，至康熙六十年，一直以贵妃位综理后宫。

⁵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01，康熙三十九年九月丁巳。

⁶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02，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乙亥。

⁷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丁巳。

⁸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83，顺治十一年五月癸丑。

⁹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83，顺治十一年五月癸丑。

¹⁰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83，顺治十一年五月癸丑。

顺治帝谕令先册立东西二宫皇妃，册立嫔的事宜暂且搁置。¹康熙朝沿袭嫔之称号，但嫔位人数减少，减至六人。²此成为定制。

6. 贵人、常在、答应

嫔位之下，康熙帝另设“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³清代之前，贵人原来地位尊崇，而清代贵人地位仅为第六等。据载：“东汉定制，皇后以下，即贵人也。本朝（清）贵人，位在妃嫔之下；而贵人之下，即为常在、答应。同此一称，而位之尊卑与东汉时异矣。”⁴

清代新增常在与答应，分别为第七等与第八等，地位更低，似有奴婢兼侍妾之意。明代太监有“答应长随”⁵之称，清代则以常在、答应为低级侍妾之名号。终清一代，答应、常在之称多赋予由内务府女子晋封后妃之列者。内务府女子入宫当差期间，可能被皇帝临幸，由是多封答应、常在，而后若命运好，则会逐级晋升。

7. 庶妃、格格

顺、康两朝，后宫建制仍有入关前旧制残余，比如，仍沿袭庶妃的名号，有不少女子仅称为庶妃。入关前，在有名号的妻妾中，庶妃地位较低。

顺治朝除少数女子被封为妃，或者追封为妃，或者由康熙帝尊封为妃，其余女子则一律被称为庶妃，尽管其曾生育子女。康熙朝后宫亦有庶妃名号存在。康熙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康熙帝谕兵部“本月初四日，太监刘忠传奉太皇太后谕旨：慈宁宫内庶妃有母九十余岁，同其兄萨麻地尚在察哈尔处。闻之深为惻，军前可弗加掳掠。”⁶

雍正帝即位后，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尊崇康熙帝之曾生育皇子的庶妃为贵人，其谕：“现在有曾生兄弟之母未经受封者，俱应封为贵人。”⁷雍正

¹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102，顺治十三年六月甲申。明之前，九嫔为统称，其各另有称号，如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具体名称各朝有所变化，此不赘述。明代，九嫔成为独立级别，各加称号，如端嫔、宁嫔等。顺治朝本欲立九嫔，但未行，从康熙朝沿袭之嫔号来看，其当沿袭明代，仅将九嫔减至六嫔。

² 赵尔巽：《清史稿》，卷 214，《列传一·后妃传》，第 8897 页。

³ 赵尔巽：《清史稿》，卷 214，《列传一·后妃传》，第 8897 页。

⁴ 梁章钜：《称谓录》，中华书局 1996 年版，卷 10，第 154 页。

⁵ 刘若愚：《明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9 页，《答应长随》。

⁶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55，康熙十四年五月壬戌。

⁷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丁巳。

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乾隆帝又尊封雍正帝所封之贵人为嫔，¹即康熙帝之襄嫔高氏、谨嫔色赫图氏、静嫔石氏、熙嫔陈氏、赠穆嫔陈氏。²此五人由庶妃晋封为贵人，再晋封至嫔。由此，可说明庶妃地位低于贵人。

另外，尚有部分无名号之人，如帝陵中还葬有不少格格。格格，满语，“小姐”之意。现在，一提“格格”我们通常以为是皇家女子，是公主、郡主、县主等级别的人物。但当时，格格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帝王、亲王等人没有名号的侍妾，其地位低于庶福晋。如雍正帝泰陵妃园寝中葬有两位张格格，伊格格，苏格格。³

此外，尚可确知雍正帝有三位妃嫔系由格格晋封，即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纯懿皇贵妃耿氏与懋嫔宋氏。钮祜禄氏“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四十三年，年十三，赐侍世宗藩邸为格格，五十年八月生皇四子，是为高宗。世宗登极，雍正元年十二月册封熹妃，高宗嗣位，遵世宗遗命尊为皇太后。”⁴“纯懿皇贵妃耿氏，管领耿德金女，初入侍世宗藩邸为格格……世宗登极，雍正元年十二月册封裕嫔。”⁵“懋嫔宋氏主事金柱女，初入侍世宗藩邸为格格，……世宗登极，雍正元年十二月册封懋嫔。”⁶

乾隆帝有名号之妃嫔中，亦有由格格追封为嫔位者，“赠仪嫔黄氏雍正时为高宗藩邸格格，乾隆元年丙辰九月卒，追封为仪嫔。”⁷

嘉庆帝“赠简嫔关氏，拜唐阿德成女，乾隆时为仁宗潜邸格格，四十五年生皇长女，卒。嘉庆二年四月追封为简嫔。”⁸“赠逊嫔沈氏，内务府大臣职衔永和女，乾隆时为仁宗潜邸格格，五十一年生皇五女，赠慧安和硕公主，寻卒。嘉庆二年四月追封为逊嫔。”⁹

这些格格多在皇帝即位前入侍潜邸，有的在皇帝即位后获得妃嫔名号，并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雍正十三年十一月戊申。

²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2，《后妃》，第61-62页，襄嫔生二十子简静贝勒允祜，熙嫔生二十一子慎靖允禧，谨嫔生二十二子恭勤贝勒允祜，静嫔生二十三子镇国公允祁，赠穆嫔生诚亲王允祜。

³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⁴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2，《后妃》，第67页。

⁵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2，《后妃》，第67页。

⁶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2，《后妃》，第67页。

⁷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2，《后妃》，第79页。

⁸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2，《后妃》，第86页。

⁹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2，《后妃》，第86-87页。

可能晋升为更高级别，甚至是皇后，如雍正帝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

关于清代后宫制度的建制，顺治朝实际上早已基本确定后妃等级，因皇妃之位形同虚设，故形成皇后、皇贵妃、妃三者尊贵程度依次递减的格局。康熙朝后宫制度的建制基本承袭顺治朝既定模式，但亦有改变与创新。皇后为后宫之首，其下设一名皇贵妃；依旧沿袭贵妃之号，其尊居于皇贵妃之下；贵妃之下设妃位；妃位下设嫔位；各妃嫔因人而异，加以不同的封号，封号一般由内阁拟定，恭进皇帝选择，如称德妃，婉妃，和嫔、祥嫔等；之后再设贵人、常在、答应，其亦各有封号¹。康熙帝所定后宫名号自此成为定制。终清一朝，后宫建制未有改变。

8. 清代后宫女官制度

关于后宫女官制度，顺治朝曾一度想循明“六局一司”之制，“尚宫局：尚宫、司纪、司言、司簿、各二人，司阍四人，女史六人。尚仪局：尚仪一人，司乐二人，司籍、司宾、司赞、各四人，女史三人。尚服局：尚服一人，司仗四人，司宝、司衣、司饰、女史各二人。尚食局：尚食一人，司饌四人，司酝、司药、司供、女史各二人。尚寝局：尚寝一人，司设、司灯、各四人，司舆、司苑、女史各二人。尚绩局：尚绩一人，司制四人，司珍、司彩、司计、女史各二人。宫正司：宫正、女史各二人。俱秩六品。”²但终未施行。有清一朝，后宫官女子定期出宫，后宫主要事务都归敬事房管理，包括对官女子的惩罚等。故有清一代，未有前代明确的女官制度，其所用女官皆为临时召集。

¹ 贵人以下人等无册封典礼，其封号是否由内阁拟定，进呈皇帝钦定，笔者尚未见到相关资料，姑且存疑。

²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121，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庚子。

2.2 清代后妃册立礼仪

2.2.1 皇后¹的晋封与册立

2.2.1.1 清代册立的皇后基本类型

1. 潜邸福晋册立为后²

新帝即位，若其即位前已经成婚，则一般会册立原有福晋为后，如雍正帝即册立嫡妃那拉氏为后。³乾隆帝册立元妃富察氏为后。道光帝即位时，其嫡福晋钮祜禄氏早薨于嘉庆十三年⁴，故继福晋佟佳氏被立为后⁵。此外，嘉庆帝即位前，做过几天皇太子，其嫡福晋封为皇太子妃，嘉庆帝即位，立皇太子妃为皇后，本文将之归入潜邸福晋立为皇后一类。

关于由福晋册立为后的有关问题，本文拟以乾隆帝册立皇后富察氏为例。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乾隆帝即位，其元妃富察氏之皇后名分实已确定。⁶十二月十八日，乾隆帝先行诏令“立嫡妃富察氏为皇后。”⁷至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乾隆帝守孝期满，遂正式为皇后举行册封典礼，“命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为正使，户部尚书海望为副使，持节、赍册宝，册立嫡妃富察氏为皇后。”⁸

其实，自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富察氏实际上已经以皇后的名义出现，如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即雍正帝崩逝的当天，

¹ 册立为皇后者类型虽多，但惟有大婚时册立的皇后系由大清门入主后宫。母以子贵尊封皇太后型，虽为皇太后，但生前并未做过皇后，未享受过皇后的荣耀，不列入本文“皇后的晋封类型与册立”部分的研究范畴；董鄂氏受宠于顺治帝，但生前未得立为皇后，其死后，顺治帝追封皇后，但不祔太庙，不系顺治帝章皇帝谥号，谥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不列入此处研究范畴；非亲子即位，尊封皇太后，属于清朝的一个特例，其生前未做过皇后，故亦不列入此处研究范畴。

² 嘉庆帝即位前，先为皇太子，其嫡妻封为皇太子妃，嘉庆帝即位，由皇太子妃立为皇后。本文将其归入潜邸福晋一类。

³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雍正元年二月甲寅。嫡妃实即嫡福晋。

⁴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191，嘉庆十三年正月戊午。

⁵ 继福晋即继妃

⁶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

⁷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雍正十三年十二月癸未。

⁸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8，乾隆二年十二月丁亥。

“礼部奏奉升梓宫吉时，豫陈大驾卤簿，张幕，设供。俟皇上翦发，皇太后、皇后、妃、嫔俱翦发、成服。”¹

2. 后宫妃嫔晋升皇后

由妃嫔晋封为皇后者，大致可分三种情况。

(1) 皇贵妃晋封皇后

清代的皇后不乏由皇贵妃晋升者，前任皇后崩逝后，不便即行册立新后，而后宫又需要统理，于是，先行册封皇贵妃总摄六宫事务，俟新逝皇后之丧期满二十七个月，再举行册立新皇后典礼。其实在此种情况下，皇贵妃仅是立后的一个跳板或者过渡。如富察氏皇后崩后，乾隆帝先册封娴贵妃那拉氏为皇贵妃，后立为皇后；喜塔腊氏皇后崩后，嘉庆帝先册封贵妃纳喇氏为皇贵妃，后立为皇后；道光帝之全贵妃纳喇氏，亦先封皇贵妃，后晋升皇后。²

(2) 贵妃晋封为皇后

由贵妃越级晋升皇后者，唯有咸丰帝之贞贵妃钮祜禄氏。咸丰二年六月初八日谕：“贞贵妃钮祜禄氏，……惟克懋修夫内治，允宜正位乎中宫，其立为皇后，以宣壶教。所有应行典礼。该部察例具奏。”³十月十七日，举行立后典礼，“上御太和殿宣制册立皇后。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行庆贺礼。命大学士裕诚为正使，礼部尚书奕湘为副使，持节赍册宝，册立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贞嫔自四月二十七日入宫到册立为后，仅四十天的时间，其上升之快令人叹为观止。

(3) 妃晋封为皇后

若说皇贵妃立为皇后系循序渐进，由妃、贵妃晋封为皇后者则系越级晋封。

清代由妃直接晋升皇后者，唯有康熙帝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其为遏必隆女，入宫后为妃，一直未有具体封号。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皇后（孝诚皇后赫舍哩氏）崩于坤宁宫。”⁵

康熙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再度册立皇后，“遣大学士索额图为正使，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

² 康熙帝孝懿仁皇后佟氏，亦由皇贵妃而立，但系其病重不起，即将去世前夕而立。其于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由贵妃晋封为皇贵妃，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八日，册立为皇后，初九日举行册后典礼，初十日即崩逝。正文所列几位皇后，虽暂居皇贵妃位，但皆已注定将登皇后宝座。二者有所不同。

³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63，咸丰二年六月丁亥。

⁴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74，咸丰二年十月甲午。

⁵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47，康熙十三年五月丙寅。

大学士李蔚为副使，持节授妃钮祜禄氏册宝，立为皇后。”¹由是，钮祜禄氏由妃一跃而为皇后。

此系由皇宫内的皇贵妃、贵妃、妃立为皇后者，其共同点即皇帝此前已有嫡妻，其再立皇后乃因中宫虚位，后宫散而无统。

3. 八旗秀女直接选立为后

此种类型极为少见，但仪式亦最为隆重。因将在下文光绪帝大婚部分详细展开论述，故此处暂不提及。

2.2.1.2 皇后的册封仪式

清代皇后的册封仪式极为隆重，程序繁多而严格，所牵涉到的机构、人员也为数甚多。但是，正是通过这种繁琐而庄严的礼仪程序，才凸显出皇后母仪天下、率领后宫的至尊地位。

据《国朝宫史》记，册立皇后之礼：制下，礼部谕吉以闻，徧布诸司供备。豫期，礼部、工部官会制册宝，恭送内阁鐫册文、宝文。届期，礼部奏请命大学士一人充册立使，尚书一人充副使。前期一日，遣官告祭天地、太庙后殿、奉先殿如常仪。至日昧爽，所司诣太和殿中设案一，东西肆。左右各设案一，均南北肆。设龙亭二於内阁门外。銮仪卫陈法驾卤簿，乐部陈乐悬各如常次。王公、文武百官、记注、纠仪、执事各宫朝服，配位如常仪。工部官以节送内阁。内阁、礼部官自内阁奉金册、金宝及宣读册文、宝文各陈於亭内。礼部侍郎奉节，銮仪校舁亭，礼部官十人前引，导以繖仗，至太和殿阶下。内阁、礼部官奉金册、金宝由中阶进至殿内，陈节中案，册左案，宝右案，退。册使、副使祇俟於丹墀东。大学士一人立殿东檐下西面宣制。鸿臚寺官一人立大学士后，举册、宝案。内阁、礼部官分立檐下，东西面，均朝服。礼部尚书、侍郎诣乾清门奏时，遂前导驾。皇帝礼服，乘輿出宫。前引、后扈如常仪。午门鸣钟鼓。至太和殿后阶降輿，入，中和韶乐作，奏《隆平之章》（乐辞与常朝同，后仿此。）皇帝升座，乐止。銮仪卫官赞‘鸣鞭’，丹墀内三鸣鞭，戏竹交，丹陛大乐作，奏《庆平之章》。鸿臚寺鸣赞官赞‘齐班、序班’，引正副使就丹墀东拜位立，北面西上，赞‘行三跪九叩礼’，兴，乐止。序班引正副使进东阶，

¹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68，康熙十六年八月丙寅。

至丹陛北面立。鸣赞管赞‘有制正副使跪’，宣制官进至殿中门之左，宣制曰：‘某年月日，钦奉皇太后懿旨，册立某妃某氏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礼’。宣毕，大学士进殿左门，诣中案，奉节由中门阑左出，至丹陛，以节授正使。正使受节，偕副使兴。内阁、礼部官进殿左右门，举册、宝案，出中门，正使持节前行，副使从，以次降中阶。内阁、礼部官奉册、宝设龙亭内，銮仪校舁行，导引如初，由太和门出。皇帝赐王公、大臣茶如常仪。毕，鸣鞭如初。中和韶乐作，奏《显平之章》。皇帝起座，还宫，乐止。王公百官俱退。是日，内銮仪卫陈皇后仪驾於皇后官阶下及宫门外，内监设丹陛乐於宫门内，如三大节之仪。设节案一於宫内正中，南为香案，设册、宝案於东西各一，设皇后拜位於香案前，北向。女官四人，立拜位左右，东西面。宣读女官二人，立东案之南，西面。宫殿监率内銮仪校豫候於景运门。册使既承命出，由协和中门至景运门外西面立。正使奉节授内监。内监奉节，内銮仪校接舁册、宝亭至皇后宫门外，亭止，内监奉册、宝诣皇子宫。皇后礼服出内宫。丹陛乐作，赞引女官二人引皇后迎於宫门内道右，随行入宫。内监奉节陈於中案，奉金册、册文、金宝、宝文陈於东案，退。赞引女官引皇后就拜位，北向立，乐止。赞‘跪’，皇后跪。赞‘宣册’，宣册女官就案，奉宣读册文，西向立，宣毕，授侍右女官，女官跪接。赞‘受册’，女官以册奉皇后。皇后受册，授侍左女官。女官跪接，奉以兴，陈於西案。次宣宝、受宝亦如之。乐作，皇后行六肃三跪三拜礼。毕，少退，东向立，乐止。内监进至中案，奉节出。赞引女官引皇后送於宫门内道右，还内宫。内监奉节至景运门授册使。正使持节，副使从，诣后左门复命。册立礼成，还节。有司各退。翌日昧爽，皇太后仪驾、乐悬全设，鸿胪寺官设进表黄案一於慈宁门外，礼部官捧王以下文武各官庆贺皇太后表文送内阁。内阁捧皇帝庆贺皇太后表文恭进於皇太子宫。武备院卿豫设皇帝拜褥於慈宁门槛外正中。鸿胪寺官引王公於慈宁门，文武大臣二品以上俱於长信门外，三品以下於午门外，各依常次祇候。礼部尚书奏请皇帝诣皇太子宫行礼，王公、文武大臣官员俱随行。礼毕，皇帝还宫，王等俱出。是日，銮仪卫陈皇帝法驾卤簿，乐部陈乐悬，皇帝御太和殿，诸王、文武各官上表行庆贺礼，颁诏宣示天下。是时，皇后诣皇太子宫行礼。礼毕，俟驾还宫，诣皇帝前行礼。皇贵妃率贵妃、妃、

嫔、公主、王妃、命妇於皇后前行礼，均如三大节仪。（贵人及皇子、皇孙等於皇后宫行礼，及宫殿监率阁属首领太监随从行礼，俱由宫殿监先期具奏请旨。）¹

2.2.2 妃嫔的晋封类型与册封²

2.2.2.1 妃嫔晋封类型

清代妃嫔的晋封类型基本有三种：

1. 由秀女直接册封入宫

清代八旗选秀，有由秀女直接册封妃嫔而入宫者，如此，一切需内务府从新置办，如咸丰八年“二月初三日奉硃批头等侍卫裕祥之女，著封为祺嫔，候补员外郎桂祥之女著封为玉贵人，均于三月二十五日进内。”³

咸丰八年二月初三日，阅看八旗秀女。⁴阅选当日，此二人皆由秀女直接晋封主位，咸丰帝钦定其入宫时间为三月二十五日，这实际上是给内务府一段准备时间，以便内务府将一应事项安排妥善。

期间，内务府需按照嫔与贵人的例应分例进行预备，“臣等除交各该处将祺嫔、玉贵人位下应得分例器皿什物等项照例预备外，并查定例，嫔位下向有专奉内管领一员，贵人位下向无专奉内管领，今祺嫔位下应派专奉内管领一员承应差务，由臣等照例拣派。”⁵除吃食分例、器皿等项外，内务府还按照规定给祺嫔拨派一员内管领，而玉贵人则不享用内管领。

2. 由潜邸侧福晋册封者

新帝即位前若已成婚，其即位后，藩邸侧福晋等则册封为妃嫔，如雍正帝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5，第76页，《典礼一·册立皇后仪》。

² 顺治帝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被降黜为静妃，此为由后降黜为妃之特例，此不赘述。

³ 档号 05-0794-03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祺嫔玉贵人位下应得分例器皿什物等项事 咸丰八年二月十七日。

⁴ 档号 04-01-14-0068-058 朱批奏折 四川提督万福 奏为孙女挑选秀女时蒙恩赏赐绸缎谢恩事 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

档号 03-4127-092 录副奏折 山西布政使常绩 奏为三女于挑选秀女时蒙赏绸疋谢恩事 咸丰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从两折可以推断，咸丰八年二月初三日系八旗选秀女的时间。

档号 03-4127-092 录副奏折 山西布政使常绩 奏为三女于挑选秀女时蒙赏绸疋谢恩事 咸丰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⁵ 档号 05-0794-03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祺嫔玉贵人位下应得分例器皿什物等项事 咸丰八年二月十七日。

敦肃皇贵妃年氏、齐妃李氏，乾隆帝慧贤皇贵妃高氏、娴贵妃那拉氏，嘉庆帝贵妃纳喇氏，道光帝和妃纳喇氏、恬嫔富察氏等。

新帝即位后，潜邸侧福晋已有相应位号，但册封典礼要在已逝皇帝二十七个月后方才举行。以道光帝和妃纳喇氏、恬嫔富察氏为例。

嘉庆二十五年，嘉庆帝崩逝，道光帝即位，总管内务府广储司本年《呈恭进缎疋等项数目清单》中已明确提及，皇后、两位嫔、两位贵人所用缎疋数目，且记载其下女子所用缎疋数，“皇后下女子八人，嫔二位下女子四人，贵人二位下女子二人，共女子十四人。”¹其中，嫔位和贵人尚无封号，两位嫔统称嫔，两位贵人统称贵人。

道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举行册封皇后、二嫔典礼，二嫔定封号为恬嫔、和嫔。“命内阁学士明志为正使，奕经为副使，持节赍册，册封侧福晋富察氏为恬嫔。……命礼部右侍郎博启图为正使，内阁学士恒龄为副使，持节赍册，册封侧福晋那拉氏为和嫔。”²册封典礼之前，当亦需要一系列的准备，类于前面所提，此略。

3. 由宫女晋封者

入宫后方晋封者多系由内务府女子晋封妃嫔。此类妃嫔初始地位较低，一般为答应、常在、贵人，此三等级之妃嫔无册封典礼，仅自册封之日或者次日始，享受相应的待遇。如“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三日，皇后下学规矩女子封和贵人。自初四日起，冬例红箩炭五斤黑炭二十五斤，柴四十斤。夏例黑炭十八斤。”³和贵人初三日刚晋封，次日就开始享用贵人之分例。

有时，晋封当日即开始享用新的待遇，“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敬事房首领杨双全传说，愉妃下学规矩女子一人封为那常在，自二十二日起冬例日用黑炭二十斤，炕柴二十斤，夏例日用黑炭十斤；颖妃下学规矩女子一人封为武常在，自二十二日起冬例日用黑炭二十斤，炕柴二十斤，夏例日用黑炭十斤。”

4

有的妃嫔比较幸运，会循序渐进的晋升。每一次晋封，自皇帝诏令之日或

¹ 档号 05-0612-045 清单 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呈恭进缎疋等项数目清单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²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45，道光二年十一月丙戌。道光三年，和嫔后又晋封为和妃。终道光一朝，恬嫔无所晋封。

³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65 页。

⁴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80 页。

次日起，即开始使用新位号例应的日常生活分例。其他，诸如分例器皿与冠服等项亦相应制造。

2.2.2.2 妃嫔册封仪式

1. 告祭太庙后殿、奉先殿

嫔位以上，均有册封典礼，而举行册封典礼前一日，一般需要告祭¹。唯皇后册封典礼最为隆重，告祭天地、太庙后殿和奉先殿，册封皇贵妃、贵妃、妃仅“祇告太庙后殿和奉先殿”，而册封嫔则不告祭。当然，有时，封妃亦不祭告，如乾隆五十九年册封婉妃、循妃、恭嫔、芳嫔，奉旨不必祭告，余俱如仪。²

按照规定，册封嫔不需祭告，但道光朝以前，执行与规定有所脱节，并未能一致。若册封嫔系单独举行，都无告祭太庙后殿、奉先殿之礼，如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举行册封惇嫔典礼，“命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官保为正使，礼部侍郎德福为副使，持节册封汪氏为惇嫔。”³前一日并未进行告祭。再如，嘉庆十年六月初四日，举行册封如嫔典礼，“命礼部尚书恭阿拉为正使，内阁学士瑚素通阿为副使，持节赍册，晋封贵人钮祜禄氏为如嫔。”⁴其前一日，亦未告祭。

但若嫔与皇贵妃、贵妃、妃等一同册封，翰林院所撰拟的告祭文内亦会提及嫔。如乾隆十年正月初八日，“嫔妃、纯妃俱著晋封贵妃；愉嫔著晋封为妃；魏贵人著晋封为嫔。”⁵

乾隆十年十一月十七日，举行册封典礼，“册封纯贵妃、嫔贵妃、愉妃、令嫔。”⁶册封典礼前一日，即十一月十六日，乾隆帝遣官告祭，“以册封纯贵妃、嫔贵妃、愉妃、令嫔，遣官祭告太庙后殿、奉先殿。”⁷如此，举行告祭时，令嫔与纯贵妃、嫔贵妃、愉妃一同享受了告祭太庙后殿、奉先殿的待遇。

¹ 封嫔不告祭，有时封妃亦不告祭。

²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306，第802册，第843页，《礼部·册封》。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96，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戊申。

⁴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145，嘉庆十年六月丙辰。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33，乾隆十年正月乙未。

⁶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53，乾隆十年十一月甲申。

⁷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53，乾隆十年十一月癸未。

同样，乾隆帝册封婉嫔时，亦如此。乾隆十三年七月初一日，乾隆帝册封嫔贵妃为皇贵妃，同时，“嘉妃著晋封为贵妃；令嫔、舒嫔、著晋封为妃；陈贵人著晋封为嫔。”¹

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五日，举行册封典礼，“命内阁学士观保为正使，礼部侍郎齐召南为副使，持节、册封贵人陈氏为婉嫔。”²而前一日，即初四日，婉嫔同样享受到了与册封皇贵妃、嘉贵妃等人相同的待遇，“以册封皇贵妃摄六宫事，并册封贵妃、令妃、舒妃、婉嫔，遣官祭告太庙后殿、奉先殿。”³

如此，在册封嫔位时，若嫔与皇贵妃、贵妃、妃等一同册封，实际上获得告祭太庙后殿、奉先殿的待遇。

鉴于此，道光帝重申封嫔不告祭，道光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道光帝“谕内阁：定例册封皇贵妃、贵妃、妃，俱祭告太庙后殿、奉先殿，封嫔无告祭之文。向来翰林院恭拟告祭文内有册封嫔，系照成案办理，于成例未能相符。嗣后封嫔，不必祭告。即与妃同日册封，亦无庸将封嫔祭告。著为令。”⁴由此，益发明确封嫔与封妃、贵妃、皇贵妃等的不同待遇。

2. 晋封涉及的两个时间问题

因晋升嫔位以上需要举行册封典礼，故，提及册封嫔以上等级时一般会涉及两个时间，一个是皇帝下令诏封的时间，一个则是举行册封典礼的时间，二者间有一段时间差。

皇帝册封诏令先行下发，如“嘉庆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奉旨如嫔着晋封为如妃，所有册封典礼着各该衙门照例办理。”⁵而后，皇帝谕“钦天监于嘉庆十六年三四月内择吉举行”⁶。继而，钦天监覆奏：“臣监谨择得嘉庆十六年三月十六日甲子宜用卯时；四月初二日己酉宜用寅时。此二日封妃上吉，伏祈钦定一日，谨遵办理等因具奏。奉朱笔圈出着用四月初二日。”⁷册封典礼最终定于次年四月初二日举行，从下诏册封到举行册封典礼，二者相距半年之久。

若遇到大丧之类，册封典礼会拖延更长的时间，如“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二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18，乾隆十三年七月癸未朔。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38，乾隆十四年四月壬午。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38，乾隆十四年四月辛巳。

⁴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61，道光三年十一月丁亥。

⁵ 档号 05-0550-068 奏为册封如妃应得分例等项事 嘉庆十五年十月二十日。

⁶ 档号 05-0550-068 奏为册封如妃应得分例等项事 嘉庆十五年十月二十日。

⁷ 档号 05-0550-068 奏为册封如妃应得分例等项事 嘉庆十五年十月二十日。

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奉皇太后懿旨顺嫔著晋封为妃。钦此。所有应行典礼各该衙门查例办理。”¹此为顺妃。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乾隆帝谕：“奉皇太后懿旨：贵人钮祜禄氏，贵人伊尔根觉罗氏，俱著晋封为嫔。钦此。所有应行典礼。各该衙门照例办理。”²此二人为诚嫔、循嫔。

但事不凑巧，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丑刻，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宁豫皇太后崩于慈宁宫正殿。”³因此，册封顺妃、诚嫔、循嫔典礼推迟了三年之久，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五日，补行册封顺妃、诚嫔、循嫔典礼。

4

3. 册封典礼的前期准备

册封典礼，对皇帝而言，轻而易举，是给予他所看中的后宫女子的一个体面证明；但对受封妃嫔而言，此乃其最高荣誉，有着无限的荣光和骄傲，其在后宫谨言慎行，度日如年，梦寐以求的无非是加封。而册封典礼是其多日的期盼。册封典礼仪式，过程短暂，但是，对于负责筹备有关仪式、典礼的官员和部门而言，却非常繁琐、复杂。

凡举行册封典礼，由相关衙门照例办理，需要备办的东西颇多，其中包括朝冠、朝服、首饰、金册、金宝、金印、仪仗、使用器皿什物、食用分例、是否加添分例内管领等。以乾隆帝永贵人王氏晋封为惇嫔为例。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奉皇太后懿旨永贵人汪氏著晋封为嫔。”⁵晋封嫔位“应行册封典礼由礼部查例另行具奏。”⁶所需相应的“朝衣朝冠首饰等项及所用银器俱交与各该处成造，所有食用等项照例得给。”⁷另外，“嫔位分例派内管领一员”⁸尚需奏明除派。

同时，嫔位所用金册，相关部门亦需负责铸造，如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

¹ 档号 03-0301-024 录副奏折 著封顺嫔为妃事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21，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丙戌。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25，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庚寅。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93，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庚午。

⁵ 档号 05-0291-025 奏折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 奏为永贵人汪氏晋封嫔位应行册封典礼事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三日。

⁶ 档号 05-0291-025 奏折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 奏为永贵人汪氏晋封嫔位应行册封典礼事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三日。

⁷ 档号 05-0291-025 奏折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 奏为永贵人汪氏晋封嫔位应行册封典礼事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三日。

⁸ 档号 05-0291-025 奏折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 奏为永贵人汪氏晋封嫔位应行册封典礼事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三日。

九日，内务府广储司《奏报永贵人晋封为嫔成造金册需用金两数目事》，“据工部咨开经本部奏准遵旨永贵人晋封为嫔，例应成造金册一分，需用六成金六十两，镀饰盛册箱车轿什件等项需用头等金二十二两八钱三分六厘，向内务府领用等因前来，除六成金二十二两于库存六成金内发给外，其头等金二十二两八钱三分六厘，理合奏明。请于两淮解到头等金内动用给发工部应用可也。”¹因成造金册需用金两，数目不敷，内务府请从别处动用银两拨给工部铸造金册。

因嫔位仅有金册，故此次无成造金印、金宝之记载。

嫔晋封妃，妃晋封贵妃，贵妃晋封皇贵妃，与此相类。一切准备就绪后，吉日举行册封典礼。

4. 贵人、常在、答应无册封典礼

若封贵人、常在、答应，无金册等物，亦无册封典礼，仅在皇帝册封的诏令下发后，按照皇帝所给与的新封号的等级享受相应的待遇。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皇后学规矩女子封伊贵人。冬例日用红箩炭五斤，黑炭二十五斤，柴四十斤。夏例日用黑炭十八斤。……”²同日，“纯贵妃学规矩女子封郭常在。冬例日用黑炭二十斤，柴二十斤。夏例日用黑炭十斤。”³等等。

册封仪式，其实就是皇帝公开某位女子在后宫的身份，赋予其体面。清宫内贵人、常在、答应之所以无册封典礼，当与其地位较低有关，清代规定贵人、常在、答应无定额⁴，其地位较低。

后妃位下所用分例内管领的数额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妃嫔地位的高低。贵人位下向无专奉内管领，妃、嫔专奉内管领一员，贵妃、皇贵妃专奉内管领二员。

若由贵人晋升为嫔，加添一员分例内管领，“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五日奉上谕奉皇太后懿旨贵人钮祜禄氏著封为嫔。钦此。……嫔分例应请派内管领一员，臣等应将除派内管领职名，一并谨奏请旨。”⁵

嫔与妃均使用内管领一员，故嫔晋升妃，内管领毋庸添派，如乾隆三十三

¹ 档号 05-0292-038 奏折 总管内务府（广储司） 奏报永贵人晋封为嫔成造金册需用金两数目事 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

²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60 页。

³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60 页。

⁴ 赵尔巽：《清史稿》，卷 214，《列传一·后妃传》，第 8897 页。

⁵ 档号 05-0254-040 奏折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 奏为奉懿旨封庆妃等朝服首饰等事项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年六月初五日，容嫔著封为妃，“容嫔现有分例内管领毋庸除派”¹。

妃晋升贵妃，则需加添内管领一员，如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五日，“庆妃著晋封贵妃。”²“贵妃分例派内管领二员，……其贵妃分例再添派内管领一员。”

3

而贵妃升为皇贵妃，二者分例内管领均为二员，亦毋庸再添派，“查得定例……其皇贵妃、贵妃分例内管领各二员，……其皇贵妃分例内管领二员，……现今俱有，毋庸除派”⁴。

5. 册封典礼的具体内容

后宫无主时多册封皇贵妃，总摄六宫事，有的皇贵妃或将正位后宫，地位尊崇，鉴于此，乾隆十三年规定，册封皇贵妃，贵妃与妃嫔等人一同给皇贵妃行礼，“恭查皇贵妃册封大典，王妃命妇行礼，已有成例。惟贵妃行礼之处，外廷无案可稽。但皇贵妃摄行六宫事，二十七月后即正位中宫，既统理内政，体制自宜尊崇，贵妃亦应一体行礼。”⁵

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五日，那拉氏册封皇贵妃，嘉妃金佳氏晋封嘉贵妃，册封典礼同日举行。关于公主、王妃、命妇是否俱诣皇贵妃、贵妃宫行礼，四月初一日，乾隆帝谕：“朕意初封即系贵妃者，公主王妃命妇，自应加敬行礼。若由妃晋封者，仪节较当酌减，此一定之差等。且今皇贵妃及嘉贵妃同日受封，而公主王妃命妇行礼略无分别，则于仪制亦未允协。嘉贵妃前著照纯贵妃之例，不必行礼。将此载入《会典》。”⁶即，若初封即系贵妃，如雍正帝年贵妃，乾隆帝高贵妃之辈，公主、王妃、命妇等在贵妃前行礼；若系由妃晋封贵妃，公主、王妃、命妇则不必诣贵妃前行礼，以示区别。

册封皇贵妃典礼可参照《国朝宫史》所载：

“册封皇贵妃之礼：命下，礼部谕吉以闻，所司制册、宝送内阁镌字。届期，礼部奏请，命大学士、尚书一人充册封使，侍郎、内阁学士一人充副使。

¹ 档号 05-0254-040 奏折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 奏为奉懿旨封庆妃等朝服首饰等项事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812，乾隆三十三年六月辛酉。

³ 档号 05-0254-040 奏折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 奏为奉懿旨封庆妃等朝服首饰等项事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⁴ 档号 05-0096-014 奏为晋封皇贵妃等所用朝冠等物遵照办理外，仍照分例除派内管领事 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18，乾隆十三年七月癸未朔。

⁶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38，乾隆十四年四月戊寅朔。

先一日，遣官祇告太庙后殿、奉先殿，俱如常仪。至日质明，礼部鸿胪寺官设节案和册宝案于太和殿内，銮仪卫官设采亭于内阁门外。内阁、礼部官奉节、册、宝出，陈亭内。銮仪校舁行，导以伞仗。礼部官前引，至太和殿阶下，奉册、宝随节以升，设于殿内各案。大学士一人，朝服，立节案之东。正、副使朝服，立丹墀（台阶上的空地）之东，均西面。钦天监官报时。正使由东阶升，副使从，至丹墀左北面跪。大学士诣案奉节，由殿中门出授正使。正使受节，偕副使兴。所司举册、宝案从降中阶，仍设亭内，导引如初。

是日，内銮仪卫豫设皇贵妃仪仗于本宫门外，内监设节案、香案于宫内，正中设册、宝案东西各一。封使既受命，由协和门至景运门外，正使西面，授节内监。内监奉节，内銮仪校舁册、宝亭至宫门，奉册、宝随节诣皇贵妃宫。皇贵妃礼服出迎于宫门内道右。随行内监奉节、册、宝陈于各案，退。皇贵妃就拜位北面跪，女官宣读册文、宝文。皇贵妃恭受册、宝，行六肃三跪三拜礼。毕，送节于宫门内道右，均如皇后受册之仪。内监持节至景运门，授正使。正使持节，副使从，诣后左门复命，还节。有司各退。翌日，皇贵妃诣皇太后宫，行六肃三跪三拜礼，乃诣皇帝前行礼，皇后前行礼，并如仪。贵人及皇子、皇孙于皇贵妃宫行礼及宫殿监率合属首领太监随从行礼，俱由宫殿监先期具奏请旨。”¹

册封贵妃、妃、嫔典礼类于此。

册封皇贵妃、贵妃、妃、嫔仪与册立皇后同，但乐陈而不奏。

册封皇贵妃，贵人及皇子、皇孙于皇贵妃宫行礼及宫殿监率合属首领太监随从行礼，俱由宫殿监先期具奏请旨。

册封贵妃与妃，皇子、皇孙等于贵妃宫行礼及宫殿监率本宫首领太监随从行礼，俱由宫殿监先期具奏请旨。

册封嫔，本生皇子行礼及宫殿监率领本宫首领太监随从行礼，俱由宫殿监先期具奏请旨。

册封翌日，若有太上皇或者皇太后，先到太上皇或者皇太后宫行礼，次到皇帝前行礼，而后再到皇后宫行礼。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5，第79-80页，《典礼一·册封皇贵妃、贵妃、妃、嫔仪》。

2.2.3 后妃等级之体现

金册，金宝，金印¹，是后宫身份地位之象征，后妃身份不同，使用之物各有差等，不可僭越。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使用金册与金宝，妃使用金册与金印，嫔仅有金册。

皇太后与皇后的金册页数、大小与重量完全一致，均“十页，高七寸一分，广三寸二分，每页金重十有八两，联以枢纽，面钹升降龙文。”²金宝，均方四寸四分，平台，厚一寸二分。宝盃方八寸，高七寸八分，金制，重百有七两；宝色池方四寸八分，高二寸，金制，重六十两。³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皇太后的金宝是交龙钮，皇后的金宝是蹲龙钮。至于盛放册宝的栳与袱垫亦完全相同。

皇贵妃与贵妃亦使用金册金宝，二者所用规制相同，但规格低于皇后所用册宝。如，皇后金册共十页，每页重十有八两，皇贵妃与贵妃所用金册，虽亦有十页，但每页金重十有五两，重量稍轻。⁴

至于金宝，皇贵妃与贵妃所用亦稍小于皇后所用金宝，皇后用金宝方四寸四分，皇贵妃与贵妃所用金宝四寸，均平台，蹲龙钮，厚一寸二分。皇后金宝之宝盃、宝色池均金制。皇贵妃与贵妃所用金宝宝盃，金制；而宝色池，银制金饰。⁵

皇贵妃、贵妃之金册与皇后金册重量不等，金宝大小不一，通体材质不同，这体现了其地位之不等。

清代，皇贵妃与贵妃是两个级别，以皇贵妃居上，更为尊贵。故而，皇贵妃与贵妃所用册、宝规制虽相同，但二者亦有所不同，一、宝册栳所绘纹饰不同，皇贵妃用鸾凤文，贵妃用云凤文，二、袱垫所用缎的颜色不同，皇贵妃用

¹ 规定，皇帝的印信称为玺或宝，其材质多样，有金、木、玉、石等。皇太后、皇后、皇贵妃、亲王、世子之印均为金质，称为金宝，皇太后、皇后金宝均为三等赤金，皇贵妃金宝用六成金，妃金印用五成金，亲王、世子金宝用四成金。

² 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卷24，第193页，第197页，《典礼十九·册宝三》。

³ 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卷24，第193页，第197页，《典礼十九·册宝三》。

⁴ 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卷24，第193页，第197页，《典礼十九·册宝三》。

⁵ 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卷24，第193页，第197页，《典礼十九·册宝三》。

黄缎¹，贵妃则用红缎，此为最为明显的区别，用不同颜色的缎子显示皇贵妃与贵妃不同的尊崇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朱元璋册封孙氏为贵妃²，仅有金册，而无金宝，以区别皇后与贵妃的等级。宣宗朱瞻基立孙贵妃³，制金宝赐焉，贵妃有宝自此始。

4

清代，皇贵妃方始成为一个独立级别⁵，且地位尊崇，后宫皇后一人之下，贵妃等人之上，皇贵妃有“副后”之称。皇贵妃与贵妃册宝规制一致，但又有所区别。前面已有述及，兹不赘述。

为方便理解，不妨视册宝为本质的东西，宝册、袂垫等为外在的东西，可以看出皇贵妃、贵妃本质的东西相同，不同就在于外在的东西。而贵妃与妃、嫔的册宝印的关系则与之相反。

妃、嫔所用册、印、袂、垫等外在装饰均与贵妃同。而妃的金册规制较贵妃金册规制稍减，金册页数虽相同，但每页金重十有四两八钱。变化最为突出之处在于贵妃使用金宝，而妃所用称为金印，金宝与金印实际是同一物件，因地位有别，名称不同而已。妃所用金印方三寸六分，平台厚一寸，小于贵妃之金宝四寸，薄于贵妃金宝之平台，“厚一寸二分”。妃金印为龟钮，而贵妃金宝为蹲龙钮。嫔无金印，仅有金册，且仅四页，每页金重十有四两六钱有奇。⁶

贵人、常在、答应所用何物，史料未见记载，从史料记载来看，贵人、常在、答应并无册封仪式，可能因其地位较低，所以无此项规制。

值得一提的是，后妃之册宝印不但重量不等，其所用金的纯度亦有不同。

¹ 之所以用黄色区别，源于历代王朝以黄为贵。《白虎通义·号篇》云“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色为五色中最高贵，代表中央，历代皇帝均尊崇黄色为正色，百姓不可使用黄色，后宫能使用黄色的人也寥寥可数，而且所用黄色又各有差别，清代后宫皇太后、皇后、皇贵妃冠服上所用为明黄色，即最正统的黄色，贵妃、妃、嫔冠服上所用为金黄色，而贵人冠服则用香色，即暗黄色。

²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13，《列传第一·后妃传》，第3508页。

³ 孙氏乃永城县主簿孙忠之女，幼有美色。仁宗皇后张氏亦永城人，其母彭城伯夫人与孙忠家有往来，时时推荐孙忠女，孙氏得以入宫，方十余岁，成祖命诚孝后育之。后来，明成祖朱棣为皇太孙朱瞻基筹办婚事，定邹平人孙氏为皇太孙嫔，而济宁人胡善祥成为皇太孙妃，胡氏乃胡荣的三女，胡荣长女因才色双全被选为朱棣的宫妃，第三女被选为皇太孙妃。朱瞻基即位，皇太孙妃胡氏立为皇后，皇太孙嫔孙氏封为贵妃。孙氏有宠，不满贵妃之位，覬覦皇后之位，朱瞻基违反祖制唯皇后有金册金宝，授予孙氏金宝，成为孙氏登上皇后之位的第一步。自此，贵妃用金册金宝成为定制。

⁴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13，《列传第一·后妃传》，第3514页。

⁵ 明代，皇贵妃并非一级独立名号，仅为表示尊崇，在“贵妃”二字前加“皇”字而已，皇贵妃的待遇与贵妃并无差异，其使用的册宝规制实际亦即贵妃册宝之规制。

⁶ 本段内容主要依据《国朝宫史续编》，卷24，第197页，《典礼十九·册宝三》。

皇太后、皇后金宝均为三等赤金，皇贵妃、贵妃金宝用六成金，妃金印用五成金。¹等级越高，所用金子的成色越纯。后妃册宝印所用金质不同，是其地位等级不同的另一体现。

金册、金宝、金印确为后妃等人地位的象征，是其身份标志。后妃等人手中若无册、宝、印，其虽有名号，却形同虚设。如乾隆帝第二任皇后那拉氏，乾隆二年十二月，册封娴妃；乾隆十年十一月，册封娴贵妃；乾隆十三年七月，册封为皇贵妃；乾隆十五年，册立为皇后。乾隆三十年，南巡时失宠于乾隆帝，先期回京。后来，乾隆帝将其一应册宝印如数收回，即，娴妃金册、金印一份，娴贵妃金册、金宝一份，皇贵妃金册、金宝一份，皇后金册、金宝一份。此举实际上取消了其一切名号。再者，那拉氏身为皇后本应使令十名女子，其册宝印被收回后，其宫内所用宫女的人数减至二人，²其地位已降至最底层。那拉氏皇后名号虽存而实废，其名号虽未减，但乾隆帝收回其册宝印后，其实际地位已今非昔比。

后宫等级建设亦为皇权森严的一个重要表现，《周礼》所载后宫建制，无论其具体内容是否西周人当时所制定，抑或后人所作，都体现出严格的等级，而且与外廷职官一一对应，表现出皇权贯穿于后宫的建制，后宫的建设服务于皇权。金册、金宝、金印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关于清代后宫使用的册宝印具体规格参见下表：

后妃等人册宝印表

主位	金册	金宝与金印	櫺	袱、垫
皇太后	金册，十页，高七寸一分，广三寸二分，每页金重十有八两，联以枢纽，面钹升降龙文。	金宝方四寸四分，平台，交龙钮，厚一寸二分。宝盨，方八寸，高七寸八分。宝色池，方四寸八分，高二寸，均以金制。盨，重百有七两，池重六十两。	内櫺，高九寸，长一尺，广六寸五分。外櫺，高尺有三寸，长尺有三寸五分，广一尺。架，高二尺一寸，方一尺八寸，均楠木，朱漆，金饰，绘龙凤文。	袱、垫用黄缎。

¹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321，第803册，第151页，《礼部·铸印·铸造一》。

²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28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卷3，第286页，《宫规》。清宫定例，皇太后位下使用十二名女子，皇后使用十名女子，皇贵妃与贵妃使用八名，妃嫔使用六名，贵人四名，常在三名，答应一名。那拉氏，仅有两名女子使用，地位已降至底层。

皇后	十页，高七寸一分，广三寸二分，每页金重十有八两，联以枢纽，面钹升降龙文。	金宝方四寸四分，平台，蹲龙钮，厚一寸二分。宝盞方八寸，高七寸八分，金制，重百有七两；宝色池方四寸八分，高二寸，金制，重六十两。	内栳，高九寸，长一尺，广六寸五分。外栳，高尺有三寸，长尺有三寸五分，广一尺。架，高二尺一寸，方一尺八寸，均楠木，朱漆，金饰，绘龙凤文。	袱、垫用黄缎。
皇贵妃	十页，每页金重十有五两。	金宝方四寸，平台，蹲龙钮，厚一寸二分。宝盞，金制。宝色池，银制金饰。	杉栳。架用椴木为之，朱漆，金饰，绘鸾凤文。宝栳同。	袱、垫用柘，黄缎。
贵妃	同皇贵妃	同皇贵妃	宝册栳，绘云凤文。	袱、垫用红缎
妃	十页，每页金重十有四两八钱。	妃用金印，方三寸六分，平台，龟钮，厚一寸。	册、宝栳与贵妃同	袱、垫均与贵妃同。
嫔	四页，每页金重十有四两六钱有奇。	嫔无金印	册栳与妃同	袱、垫均与妃同。

注：本表的制作主要参照《国朝宫史续编》及《大清会典》等。

2.3 清代后妃冠服仪仗制度

2.3.1 后妃冠服制度

后妃级别不同，冠服亦有严格区别。本文主要对比后妃等人的吉服和朝服。

1. 吉服

清代，吉服地位仅次于朝服，主要在参加祭祀大典时穿用。一般情况下，一套吉服主要由吉服冠、吉服褂和吉服袍三部分构成。妃嫔等级不同，这三部分的形制等也存在一定的差别。

关于吉服冠，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各等级所用吉服冠样式一样，均冬用薰貂吉服冠、夏用青绒吉服冠，并缀红缨，唯冠顶所衔珠宝不同。皇太后至贵妃吉服冠顶衔三等东珠一，而妃嫔之吉服冠顶衔碧玳瑁，贵人以下无吉服冠。¹

¹ 参照《国朝宫史》，卷9，第152-167页，《典礼五·冠服》。

关于吉服褂，皇太后、皇后以下至贵人，各等级之吉服褂均石青色，唯形制有所不同，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四个等级均“绣八团金龙。下幅五色‘八宝平水’。袖端行龙各二。”¹嫔所用吉服褂“上绣金龙四团，下绣夔龙四团。”²贵人、常在之吉服褂则“绣八团夔龙。”³答应无吉服。

吉服袍，各个等级样式一样，唯等级不同，所用吉服袍之颜色有别。皇太后、皇后、皇贵妃用明黄色，贵妃和妃用金黄色，嫔、贵人、常在则用香色。⁴

吉服褂与吉服袍布料所用，因时而制，“春秋以缎绸，夏以纱，冬以裘。随时所宜。”

后妃等人吉服规制表

	吉服冠 ⁵	吉服褂 ⁶	吉服袍 ⁷
皇太后	并缀红缨，顶衔三等东珠一。	用石青色，绣八团金龙。下幅五色八宝平水。袖端行龙各二。	用明黄色，领袖俱石青色，绣金龙九。间以五色云、福寿文。下幅“八宝平水”。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如朝袍，左右开裾，以袭吉服褂。
皇后	并缀红缨，顶衔三等东珠一。	用石青色，绣八团金龙。下幅五色“八宝平水”。袖端行龙各二。	用明黄色，领袖俱石青色，绣金龙九。间以五色云、福寿文。下幅“八宝平水”。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如朝袍，左右开裾，以袭吉服褂。
皇贵妃	并缀红缨，顶衔三等东珠一。	用石青色，绣八团金龙。下幅五色“八宝平水”。袖端行龙各二。	用明黄色，领袖俱石青色，绣金龙九。间以五色云、福寿文。下幅“八宝平水”。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如朝袍，左右开裾，以袭吉服褂。
贵妃	并缀红缨，顶衔三等东珠一。	用石青色，绣八团金龙。下幅五色“八宝平水”。袖端行龙各二。	用金黄色，领袖俱石青色，绣金龙九。间以五色云、福寿文。下幅“八宝平水”。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如朝袍，左右开裾，以袭吉服褂。
妃	并缀红缨，顶衔碧玕	用石青色，绣八团金龙。下幅五色“八宝平水”。袖端行龙各二。	用金黄色，领袖俱石青色，绣金龙九。间以五色云、福寿文。下幅“八宝平水”。领前后正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9，第154页，第156页，第158页，第160页，第162页，《典礼五·冠服》。

²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9，第164页，《典礼五·冠服》。

³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9，第165页，《典礼五·冠服》；《国朝宫史续编》，卷49，第383页，《典礼四十三·冠服·常在服色》。

⁴ 参阅《国朝宫史》，卷9，第154页，第156页，第158页，第160页，第162页，《典礼五·冠服》。

⁵ 吉服冠，冬用薰貂，夏用青绒。

⁶ 春秋以缎绸，夏以纱，冬以裘。随时所宜。

⁷ 绸缎纱裘，随时所宜。

	瑶。	水”。袖端行龙各二。	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如朝袍，左右开裾，以袞吉服褂。
嫔	并缀红缨，顶衔碧玳瑁。	用石青色，上绣金龙四团，下绣夔龙四团。	用香色，领袖俱石青色，绣金龙九。间以五色云、福寿文。下幅“八宝平水”。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如朝袍，左右开裾，以袞吉服褂。
贵人	无吉服冠。	用石青色，绣八团夔龙。	用香色，领袖俱石青色，绣金龙九。间以五色云、福寿文。下幅“八宝平水”。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如朝袍，左右开裾，以袞吉服褂。
常在 ⁴³⁰	无吉服冠。	同贵人	同贵人
答应	无	无	无

注：本表格主要依据《国朝宫史》，卷 9，第 152-167 页，《典礼五·冠服》；《国朝宫史续编》，卷 49，第 383 页，《常在服色》。

2. 朝服

清代后妃在交泰殿举行大典时穿戴朝服。一套朝服包括三部分：（1）朝冠，（2）衣服类，如朝褂、朝袍、朝裙，绵缎有褶朝褂，绵缎朝褂、纱朝褂，黄貂皮缘缎朝袍、海龙皮缘缎朝袍、绵缎朝袍、纱朝袍，海龙皮缘灰鼠皮里缎朝裙、绵缎朝裙、纱朝裙。（3）装饰类用品，如金约、珥、领约、朝珠、彩帨。

（1）朝冠，材质亦均冬用薰貂，夏用青绒，形制相同，唯不同等级所缀珠宝有别。皇太后与皇后朝冠所用珠宝基本相同，唯皇太后冠正中顶之金凤所饰为三等珍珠，而皇后以四等珍珠为饰。

皇贵妃与贵妃之冠所饰珠宝相同，冠之正中顶所饰珠宝与皇后冠同，冠周所缀金凤之所饰珠宝等级有别，但总数相同。妃之冠缀金凤少于贵妃等人，嫔之冠缀金翟，而非金凤。

⁴³⁰ 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卷 49，第 383 页，《典礼四十三·冠服·常在服色》载：“吉服，褂、袍，与贵人同。”其未载答应之服色。按：《国朝宫史》，卷 9，第 152-167 页，《典礼五·冠服》未载常在、答应之服色。

后妃等人朝冠表

	朝冠
皇太后	并缀红纓。正中顶一座，三层，贯三等东珠各一，皆承以金凤，饰二等东珠各三，三等珍珠各一， ⁴³¹ 小珍珠各十六。上衔三等大东珠一。红纓上周缀金凤七，饰二等东珠各九，小珍珠各二十一，猫睛石各一。后金翟一，饰小珍珠十六，猫睛石一。翟尾垂珠，五行二就，共四等珍珠三百有二，每行二等珍珠一。中间金桃花一，衔青金石，两面饰二等东珠六，三等珍珠六，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明黄绦二，末缀宝石。青缎为带。
皇后	并缀红纓。正中顶一座，三层，贯三等东珠各一，皆承以金凤，饰二等东珠各三，四等珍珠各一， ⁴³² 小珍珠各十六。上衔三等大东珠一。红纓上周缀金凤七，饰二等东珠各九，小珍珠各二十一，猫睛石各一。后金翟一，饰小珍珠十六，猫睛石一。翟尾垂珠，五行二就，共四等珍珠三百有二，每行二等珍珠一。中间金桃花一，衔青金石，两面饰二等东珠六，三等珍珠六，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明黄绦二，末缀宝石。青缎为带。
皇贵妃	并缀红纓。正中顶一座，三层，贯三等东珠各一，皆承以金凤，饰二等东珠各三，四等珍珠各一，小珍珠各十六。上衔三等大东珠一。红纓上周缀金凤七，共饰二等东珠十九，三等东珠四十四，小珍珠各二十一。后金翟一，饰小珍珠十六，猫睛石一。翟尾垂珠，三行二就，共四等珍珠二百五十五。中间金桃花一，衔青金石，两面饰二等东珠四，二等珍珠四，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明黄绦二，末缀宝石。青缎为带。
贵妃	并缀红纓。正中顶一座，三层，贯三等东珠各一，皆承以金凤，饰二等东珠各三，四等珍珠各一，小珍珠各十六。上衔三等大东珠一。红纓上周缀金凤七，共饰二等东珠十九，三等东珠四十四，小珍珠各二十一。后金翟一，饰小珍珠十六，猫睛石一。翟尾垂珠，三行二就，共四等珍珠二百五十五。中间金桃花一，衔青金石，两面饰二等东珠四，二等珍珠四，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末缀宝石。青缎为带。
妃	并缀红纓。正中顶一座，二层，贯五等东珠各一，皆承以金凤，饰三等东珠各三，四等珍珠各一，小珍珠各十六。上衔猫睛石一。红纓上周缀金凤五，饰三等东珠各七，小珍珠各二十一。后金翟一，饰小珍珠十六，猫睛石一。翟尾垂珠，三行二就，共四等珍珠一百八十八。中间金桃花一，衔青金石，两面饰三等东珠四，二等珍珠四，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末缀宝石。青缎为带。
嫔	并缀红纓。正中顶一座，二层，贯无光东珠各一，皆承以金翟，饰无光东珠各三，四等珍珠各一，小珍珠各十六。上衔裸子一。红纓上周缀金翟五，饰无光东珠各五，小珍珠各十九。后金翟一，饰小珍珠十六。翟尾垂珠，三行二就，共四等珍珠一百七十二。中间金桃花一，衔青金石，两面饰无光东珠三，二等珍珠三，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末缀宝石。青缎为带。

注：本表格主要依据《国朝宫史》，卷9，第152-167页，《典礼五·冠服》。

⁴³¹ 皇后之冠为四等珍珠各一，除此之外，同。

⁴³² 皇太后之冠为三等珍珠各一，除此之外，同。

(2) 衣服类

绵缎有褶朝褂，形制相同，唯以领后所垂绦的颜色以示严格的等级之别，皇太后、皇后、皇贵妃“领后垂明黄绦”，而贵妃、妃、嫔“领后垂金黄绦”。⁴³³绵缎朝褂、纱朝褂，亦如此。黄貂皮缘缎朝袍、海龙皮缘缎朝袍、绵缎朝袍、纱朝袍等朝袍样式一样，除领后所垂绦的颜色有别外，袍的颜色亦不同，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袍“并用明黄色”，贵妃、妃“并用金黄色”，嫔“并用香色”。⁴³⁴海龙皮缘灰鼠皮里缎朝裙、绵缎朝裙、纱朝裙等朝裙后妃完全一致，并无分别。具体内容可参见下表：

后妃等人朝服衣服类表

	绵缎有褶朝褂	朝褂 ⁴³⁵	朝袍 ⁴³⁶	朝裙 ⁴³⁷
皇太后	石青色，片金缘，上绣立龙四，下通襞积为行龙及万福万寿，四层相间。领后垂明黄绦。	并用石青色，片金缘，前绣行龙四，后正龙一，行龙二。下幅“八宝平水”。领后垂明黄绦。	并用明黄色，披领及袖俱石青色，片金缘，以黄貂海龙缘者加于外。前后绣正龙各一，两肩行龙各二，下幅行龙五。间以五色云，周围八宝平水。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一。袖相接处行龙各二。领后垂明黄绦。	并用红色织金寿字，下镶石青行龙妆缎，纱亦如之。片金缘，以海龙皮缘者加于外。皆正幅。有襞积。
皇后	石青色，片金缘，上绣立龙四，下通襞积为行龙及万福万寿，四层相间。领后垂明黄绦。	并用石青色，片金缘，前绣行龙四，后正龙一，行龙二。下幅“八宝平水”。领后垂明黄绦。	并用明黄色，披领及袖俱石青色，片金缘，以黄貂海龙缘者加于外。前后绣正龙各一，两肩行龙各二，下幅行龙五。间以五色云，周围八宝平水。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一。袖相接处行龙各二。领后垂明黄绦。	并用红色织金寿字，下镶石青行龙妆缎，纱亦如之。片金缘，以海龙皮缘者加于外。皆正幅。有襞积。
皇贵妃	石青色，片金缘，上绣立龙四，下通襞积为行龙及万福万寿，四层相间。领后垂明	并用石青色，片金缘，前绣行龙四，后正龙一，行龙二。下幅“八宝平水”。领后	并用明黄色，披领及袖俱石青色，片金缘，以黄貂海龙缘者加于外。前后绣正龙各一，两肩行龙各二，下幅行龙五。间以五色云，周围八宝平水。披	并用红色织金寿字，下镶石青行龙妆缎，纱亦如之。片金缘，以海龙皮缘者

⁴³³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9，《典礼五·冠服》。

⁴³⁴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9，《典礼五·冠服》。

⁴³⁵ 绵缎朝褂、纱朝褂

⁴³⁶ 黄貂皮缘缎朝袍、海龙皮缘缎朝袍、绵缎朝袍、纱朝袍

⁴³⁷ 海龙皮缘灰鼠皮里缎朝裙、绵缎朝裙、纱朝裙

	黄绦。	垂明黄绦。	领行龙二，袖端正龙一。袖相接处行龙各二。领后垂明黄绦。	加于外。皆正幅。有襞积。
贵妃	石青色，片金缘，上绣立龙四，下通襞积为行龙及“万福万寿”，四层相间。领后垂金黄绦。	并用石青色，片金缘，前绣行龙四，后正龙一，行龙二。下幅“八宝平水”。领后垂金黄绦。	并用金黄色，披领及袖俱石青色，片金缘，以黄貂、海龙缘者加于外。前后绣正龙各一，两肩行龙各二，下幅行龙五。间以五色云，周围“八宝平水”。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一。袖相接处行龙各二。领后垂金黄绦。	并用红色织金寿字，下镶石青行龙妆缎，纱亦如之。片金缘，以海龙皮缘者加于外。皆正幅。有襞积。
妃	石青色，片金缘，上绣立龙四，下通襞积为行龙及“万福万寿”，四层相间。领后垂金黄绦。	并用石青色，片金缘，前绣行龙四，后正龙一，行龙二。下幅“八宝平水”。领后垂金黄绦。	并用金黄色，披领及袖俱石青色，片金缘，以黄貂、海龙缘者加于外。前后绣正龙各一，两肩行龙各二，下幅行龙五。间以五色云，周围“八宝平水”。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一。袖相接处行龙各二。领后垂金黄绦。	并用红色织金寿字，下镶石青行龙妆缎，纱亦如之。片金缘，以海龙皮缘者加于外。皆正幅。有襞积。
嫔	石青色，片金缘，上绣立龙四，下通襞积为行龙及“万福万寿”，四层相间。领后垂金黄绦。	并用石青色，片金缘，前绣行龙四，后正龙一，行龙二。下幅“八宝平水”。领后垂金黄绦。	并用香色，披领及袖俱石青色，片金缘，以黄貂、海龙缘者加于外。前后绣正龙各一，两肩行龙各二，下幅行龙五。间以五色云，周围“八宝平水”。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一。袖相接处行龙各二。领后垂金黄绦。	并用红色织金寿字，下镶石青行龙妆缎，纱亦如之。片金缘，以海龙皮缘者加于外。皆正幅。有襞积。

注：本表格主要依据《国朝宫史》，卷9，第152-167页，《典礼五·冠服》。

（3）装饰类用品

其他诸如金约、珥、朝珠、领约、彩帨等项，本文总称为装饰类物品。

关于金约、珥、朝珠、领约各项，皇太后与皇后規制，所饰珠宝同，皆垂明黄绦；皇贵妃与贵妃同，但皇贵妃垂明黄绦，贵妃垂金黄绦；妃、嫔俱垂金黄绦，但所饰珠宝依其地位有别。彩帨，均以绿色绸为之，唯图案不同，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均绣“五谷丰登”，但皇太后、皇后、皇贵妃绦系明黄色，贵妃绦系金黄色。妃嫔之彩帨绦俱系金黄色，但妃之彩帨绣“云芝瑞草”，

嫔之彩帨“不绣花文（即纹）”。

后妃等人装饰类用品表

	金约	珥	领约	朝珠	彩帨
皇太后	周围金云十三，衔二等东珠各一，间以青金石，红片金为里。后系金衔松石结，珠下垂，五行三就，共四等珍珠三百二十四，每行二等珍珠一。中间青金石方胜二，两面衔二等东珠各八，三等珍珠各八，末缀珊瑚。	左右各三，以金为龙形，末锐下曲，各衔头等东珠二。	周围金云十一，衔二等东珠各一，间以珊瑚及三等东珠、二等珍珠各四。垂明黄绦二，中贯珊瑚、背云各一。末缀松石各二。	中左右共三盘，中以三等东珠，左右以珊瑚、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珠宝杂饰惟其宜。绦俱明黄色。	以绿色绸为之，绣“五谷丰登” ⁴³⁸ ，佩箴管，繫褰之属。绦俱明黄色。
皇后	周围金云十三，衔二等东珠各一，间以青金石，红片金为里。后系金衔松石结，珠下垂，五行三就，共四等珍珠三百二十四，每行二等珍珠一。中间青金石方胜二，两面衔二等东珠各八，三等珍珠各八，末缀珊瑚。	左右各三，以金为龙形，末锐下曲，各衔头等东珠二。	周围金云十一，衔二等东珠各一，间以珊瑚及三等东珠、二等珍珠各四。垂明黄绦二，中贯珊瑚、背云各一。末缀松石各二。	中左右共三盘，中以三等东珠，左右以珊瑚、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珠宝杂饰惟其宜。绦俱明黄色。	以绿色绸为之，绣“五谷丰登”纹（即稻禾、蜜蜂、灯笼），佩箴管，繫褰之属。绦俱明黄色。
皇贵妃	周围金云十二，衔二等东珠各一，间以珊瑚，红片金为里。后系金衔松石结，珠下垂，五行三就，共四等珍珠二百四十九。中间青金石方胜二，两面衔二等东珠各六，二等珍珠各六，末缀珊瑚。	左右各三，以金为龙形，末锐下曲，各衔二等东珠二。	周围金云七，衔二等东珠各一，间以珊瑚。垂明黄绦二，中贯珊瑚、背云各一。末缀珊瑚各二。	中左右共三盘，中以三等东珠，左右以青金石、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珠宝杂饰惟其宜。绦俱明黄色。	以绿色绸为之，绣“五谷丰登”，佩箴管，繫褰之属。绦俱明黄色。
贵妃	周围金云十二，衔二等东珠各一，间以珊瑚，红片金为里。后系金衔松石结，珠下垂，五行三就，共四等珍珠二百四十九。中间青金石方胜二，两面衔二等东珠各六，二等珍珠各六，末缀珊瑚。	左右各三，以金为龙形，末锐下曲，各衔二等东珠二。	周围金云七，衔二等东珠各一，间以珊瑚。垂明黄绦二，中贯珊瑚、背云各一。末缀珊瑚各二。	中左右共三盘，中以三等东珠，左右以青金石、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珠宝杂饰惟其宜。绦俱明黄色。	以绿色绸为之，绣“五谷丰登”，佩箴管，繫褰之属。绦俱明黄色。

⁴³⁸ 即稻禾、蜜蜂、灯笼

	三就，共四等珍珠二百四十九。中间青金石方胜二，两面衔二等东珠各六，二等珍珠各六，末缀珊瑚。	曲，各衔二等东珠二。	中贯珊瑚、背云各一。末缀珊瑚。	头、记念、背云、大小坠珠宝杂饰惟其宜。绦俱金黄色。	金黄色。
妃	周围金云十一，衔三等东珠各一，间以青金石，红片金为里。后系金衔松石结，珠下垂，三行三就，共四等珍珠一百九十七。中间青金石方胜二，两面衔三等东珠各六，二等珍珠各六，末缀珊瑚。	左右各三，以金为龙形，末锐下曲，各衔三等东珠二。	周围金云七，衔三等东珠各一，间以珊瑚。垂金黄绦二，中贯珊瑚、背云各一。末缀珊瑚各三 ⁴³⁹ 。	中左右共三盘，中以珊瑚，左右以琥珀、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珠宝杂饰惟其宜。绦俱金黄色。	以绿色绸为之，绣“云芝瑞草”，佩箴管，繁褰之属。绦俱金黄色。
嫔	周围金云八，衔无光东珠八，间以青金石，红片金为里。后系金衔松石结，珠下垂，三行三就，共珍珠一百七十七。中间青金石方胜二，两面衔无光东珠各四，次等珍珠各四，末缀珊瑚。	左右各三，以金为龙形，末锐下曲，各衔四等东珠三 ⁴⁴⁰ 。	周围金云七，衔无光东珠各一，间以珊瑚。垂金黄绦二，中贯珊瑚、背云各一。末缀珊瑚各二。	中左右共三盘，中以珊瑚，左右以琥珀、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珠宝杂饰惟其宜。绦俱金黄色。	不绣花文（即纹），结佩惟宜，绦金黄色。 ⁴⁴¹

注：本表格主要依据《国朝宫史》，卷9，第152-167页，《典礼五·冠服》。

2.3.2 后妃仪仗制度

后妃等人仪仗包括轿、舆、朱檐拂塵等各项物品，种类繁多。

所谓轿与舆的区别在于轿由人抬，舆则是车，有轮。皇太后、皇后凤轿一、凤舆一、仪轿二、仪舆二，其各自的风轿与风舆样式、花纹完全一致，皇太后之风轿、凤舆及轿帏、舆帏所绘为“金云龙凤”，皇后则为“金云凤”纹，而皇贵妃等之翟轿绘金云翟鸟和轿帏绘金翟，轿的颜色以及轿帏的颜色则与地位相

⁴³⁹ 当为末缀珊瑚各二。

⁴⁴⁰ 当为各衔四等东珠二。

⁴⁴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9，第163页，《典礼五·冠服》，其中未载嫔之彩帔，此处依据《钦定大清会典图》，卷60，《冠服四·礼服四》。

关。

后妃等人出行所用拂塵、提炉、香盒等亦与其地位密切相关，坐具金交椅、金方几，所绘纹饰不同。皇太后与皇后之曲盖系“明黄缎绣九凤三檐曲盖”，皇太后之金节以黄纱绣五色龙凤，皇后之金节以黄纱绣五色凤，长八尺，悬于竿，缀朱髦五。⁴⁴²皇贵妃、贵妃、妃、嫔则系绣七凤三檐曲盖，所用缎颜色与地位密切相关，金节均以红纱绣五色凤，长八尺，悬于竿，缀朱髦五。

皇太后、皇后用青、黄、红、白、黑各色缎绣九凤伞，黄缎绣宝相花伞四，红缎方伞四，皆三檐直柄。⁴⁴³皇贵妃以下无各色缎之九凤伞，所用花伞、素伞依地位而定。所用扇、旗等项各亦与地位密切相关。具体内容可参见下表。

⁴⁴²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0，第 170 页，第 171 页，《典礼六·仪卫》。

⁴⁴³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0，第 170 页，第 171 页，《典礼六·仪卫》。

后妃仪仗表

	轿	輿	随带物品	交椅	方几	曲盖 金节	伞	扇	旗
皇太后	风轿一 通髻以黄，绘金云龙凤。顶二层，饰金凤十二。中安钹花赤金顶，衔珊瑚、青金、绿松等石。明黄绫重檐，绘金凤。舁以十六人。 仪轿二 通髻以黄，赤金顶，明黄云缎为衣。舁均以八人。	风輿一 通髻以黄，绘金云龙凤。顶二层，饰金凤十二。中安钹花赤金顶，衔珊瑚、青金、绿松等石。明黄绫重檐，绘金龙凤。轮亦黄髻。 仪輿二 通髻以黄，赤金顶，明黄云缎为衣。轮均黄髻。	朱鼈拂塵二、金提炉二，金香盒二，金洗一、金水盂一，金瓶二，自提炉以下，并赤金质，钹龙凤、山水、珠火，饰珊瑚、青金、绿松等石，陈于八角盘，承以方几，并木质，朱漆，绘金龙凤。	金交椅一，木质，金漆，背饰钹金龙凤。	金方几一，木质，金漆，绘龙凤。	明黄缎绣九凤三舁曲盖一、金节二以黄纱绣五色龙凤，长八尺，悬于竿，缀朱髦五。	青缎绣九凤伞二、黄缎绣九凤伞二、红缎绣九凤伞二、白缎绣九凤伞二、黑缎绣九凤伞二、黄缎绣宝相花伞四、红缎方伞四 自青缎九凤伞以下，并三舁直柄。	黄缎绣龙凤扇四、红缎绣龙凤扇四、黄罗绣雉羽扇四、红罗绣雉羽扇四。	青云缎绘金龙凤旗二、黄云缎绘金龙凤旗二、红云缎绘金龙凤旗二、白云缎绘金龙凤旗二、黑云缎绘金龙凤旗二、卧瓜四，立瓜四，吾仗四。
皇后	风轿一 通髻以黄，绘金云凤。顶二层，饰金凤十二。中安钹花赤金顶，衔珊瑚、青金、绿松等石。明黄绫重檐，绘金凤。舁以十六	风輿一 通髻以黄，绘金云凤。顶二层，饰金凤十二。中安钹花赤金顶，衔珊瑚、青金、绿松等石。明黄绫重檐，绘金凤。轮	朱鼈拂塵二、金提炉二，金香盒二，金洗一、金水盂一，金瓶二，自提炉以下，并赤金质，钹云凤、花草，饰珊瑚、	金交椅一，木质，金漆，背饰钹金云凤。	金方几一，木质，金漆，绘云凤。	明黄缎绣九凤三舁曲盖一、金节二以黄纱绣五色凤，长八尺，	青缎绣九凤伞二、黄缎绣九凤伞二、红缎绣九凤伞二、白缎绣九凤伞二、黑缎绣九凤伞二、黄缎绣宝相	黄缎绣凤扇四、红缎绣凤扇四、黄罗绣雉羽扇四、红罗绣雉羽	青云缎绘金凤旗二、黄云缎绘金凤旗二、红云缎绘金凤旗二、白云缎绘金凤旗二、黑云缎

清代后妃与宫女研究

	人。 仪轿二 通髻以黄，赤金顶，明黄云缎为衣。均舁以八人。	亦黄髻。 仪舆二 通髻以黄，赤金顶，明黄云缎为衣。轮均黄髻。	青金、绿松等石，陈于八角盘，承以方几，并木质，朱漆，绘金凤。			悬于竿， 缀朱髻五。	花伞四、红缎方伞四 自青缎九凤伞以下，并三舁直柄。	扇四、	绘金凤旗二、卧瓜四，立瓜四，吾仗四。
皇贵妃	翟轿一 通髻以黄，绘金云翟鸟。顶二层，饰金翟十。中安素金顶。明黄绫重檐，绘金翟。舁以八人。仪轿一 通髻以黄，金顶，明黄云缎为衣。舁以八人。	仪舆一 通髻以黄。顶二层，饰金翟十。中安素金顶。明黄云缎为衣，重檐。轮亦黄髻。	朱髻拂塵二、金提炉一，金香盒一，金洗一、金水盂一，金瓶二，自提炉以下，并金质，钹云翟、花草，陈于八角盘，承以方几，并木质，朱漆。	金交椅一，木质，金漆，背饰金云翟。	金方几一，木质，金漆。	明黄缎绣七凤三舁曲盖一、金节二以红纱绣五色凤，长八尺，悬于竿，缀朱髻五。	明黄缎绣宝相花伞二、红缎绣宝相花伞二、黑缎绣宝相花伞二，红缎绣瑞草伞二，黑缎绣瑞草伞二，自明黄缎宝相花伞以下，并三舁直柄。	红罗绣雉羽扇二、黑罗绣雉羽扇二、金黄云缎素扇二、红云缎素扇二、黑云缎素扇二。	金黄缎绘金凤旗二、红缎绘金凤旗二、黑缎绘金凤旗二、红云缎素旗二、黑云缎素旗二、卧瓜二，立瓜二，吾仗二。
贵妃	翟轿一 通髻以金黄，绘金云翟鸟。顶二层，饰金翟十。中安素金顶。金黄绫重檐，绘金翟。舁以八人。仪轿一 通髻以金黄，金顶，金黄云缎为衣。舁	翟舆一 通髻以金黄。顶二层，饰金翟十。中安素金顶。金黄云缎为衣，重檐。轮亦金黄髻。	朱髻拂塵二、金提炉一，金香盒一，金洗一、金水盂一，金瓶二，自提炉以下，并金质，钹云翟、花草，陈于八角盘，承以方几，并木质，	金交椅一，木质，金漆。	金方几一，木质，金漆。	金黄缎绣七凤三舁曲盖一、金节二以红纱绣五色凤，长八尺，悬于竿，缀朱髻	金黄缎绣宝相花伞二、红缎绣宝相花伞二、黑缎绣宝相花伞二，红缎绣瑞草伞二，黑缎绣瑞草伞二，自金黄缎宝相花伞以下，并	红罗绣雉羽扇二、黑罗绣雉羽扇二、红云缎素扇二、黑云缎素扇二。	红缎绘金凤旗二、黑缎绘金凤旗二、红云缎素旗二、黑云缎素旗二、卧瓜二，立瓜二，吾仗二。

清代后妃与宫女研究

	以八人。		朱漆。			五。	三舁直柄。		
妃	翟轿一 通髻以金黄，绘金云翟鸟。顶二层，饰金翟十。中安铜质涂金顶。金黄绫重檐，绘金翟。舁以八人。 仪轿一 通髻以金黄，铜质涂金顶，金黄云缎为衣。舁以四人。	翟舆一 通髻以金黄。顶二层，饰金翟十。中安铜质涂金顶。金黄云缎为衣，重檐。轮亦金黄髻。	朱髯拂塵二、银提炉一，银香盒一，银洗一、银水盂一，银瓶二，自提炉以下，并银质，钹花饰金，陈于八角盘，承以方几，并木质，朱漆。	金 交椅一，木质，金漆。	金 方几一，木质，金漆。	金 黄 缎 绣 七 凤 三 舁 曲 盖一、金节二 以红 纱 绣 五色凤，长八尺，悬于竿，缀 朱 髻五。	金 黄 缎 素 伞 二、红 缎 绣 宝 相 花 伞 二、黑 缎 绣 宝 相 花 伞 二，自金黄 缎 素 伞 以下，并三舁直柄。	红 云 缎 素 扇 二、黑 云 缎 素 扇 二。	红 缎 绘 金 凤 旗 二、黑 缎 绘 金 凤 旗 二、卧瓜二，立瓜二，吾 仗 二。
嫔	翟轿一 通髻以金黄，绘金云翟鸟。顶二层，饰金翟十。中安铜质涂金顶。金黄绫重檐，绘金翟。舁以八人。 仪轿一 通髻以金黄，铜质涂金顶，金黄云缎为衣。舁以四人。	翟舆一 通髻以金黄。顶二层，饰金翟十。中安铜质涂金顶。金黄云缎为衣，重檐。轮亦髻金 黄。	银提炉一，银香盒一，银洗一、银水盂一，银瓶二，自提炉以下，并银质，钹花，陈于八角盘，承以方几，并木质，朱漆。	金 交椅一，木质，金漆。	金 方几一，并 木质，金漆。	红 缎 绣 七 凤 三 舁 曲 盖一、金节二 以红 纱 绣 五色凤，长八尺，悬于竿，缀 朱 髻五。	金 黄 缎 绣 宝 相 花 伞 二、红 缎 绣 宝 相 花 伞 二，并三舁直柄。	红 云 缎 素 扇 二。	红 缎 绘 金 凤 旗 二、卧瓜二，立瓜二，吾 仗 二。

注：本表格主要依据《国朝宫史》，卷 10，第 169-176 页，《典礼六·仪卫》。

2.4 清代后妃祭祀礼仪

2.4.1 清代祭祀先蚕坛仪式的缘起

清朝作为游牧民族入关，开始重视农桑，如康熙帝重视农业，养植水稻，利用塞外野生蚕茧缫丝织布，推广《耕织图》；雍正帝将自己和皇后的容貌画入《耕织图》，代替其中的农夫和农妇，借以体现皇帝亲耕，皇后亲蚕。但至此，清朝一直未修建先蚕坛，仍未举行过皇后躬桑礼，先蚕礼等，故在雍正十三年，河东总督王士俊率先奏请举行相关大典。

同年闰四月十五日，经礼部奏准：“于北郊建坛奉祀，届期派礼部堂官一员承祭。通行直省各府州县，一体遵行。”¹但雍正帝旋即驾崩，此事暂时搁置。

乾隆元年正月，直隶总督李卫旧事重提，疏请出蚕省分建立先蚕坛。经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覆：“为坛以祀先蚕，经传未闻，未便各省城通立。应于京师建祠奉祀，至期遣礼部堂官一员承祭。从之。”²是以，于京师建立先蚕祠以代先蚕坛，“每岁季春巳日，遣太常寺堂上官以少牢致祭。”³具体哪个巳日，由钦天监择吉奏请皇帝请定，谓之吉巳日。由是定每年季春吉巳日，遣官祭先蚕之神。

乾隆七年，大学士鄂尔泰再次主张建蚕坛、桑坛，“今逢重熙累洽，礼明乐备之时，亲蚕大典，关系农桑，自应举行，以光典礼。其应行相度蚕地，建立蚕坛桑坛、蚕宫、从室之处，请敕交内务府会同工部等衙门办理。”⁴内务府大臣海望随即上奏，并提供修建先蚕坛的设计图样。乾隆帝予以批准，并开始修建先蚕坛，地点在西苑东北角，今北海公园后门，历时两年建成。乾隆九年四月初一日，“以始建先蚕坛告成。议叙总理监修海望等加级纪录有差。”⁵

¹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155，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己亥。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乾隆元年正月癸卯。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72，乾隆七年八月辛卯。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72，乾隆七年八月辛卯。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214，乾隆九年四月戊申朔。

2.4.2 皇后亲祭先蚕坛、躬桑礼的仪式

1. 祭祀先蚕坛、躬桑礼仪式中的女官制度

乾隆九年，孝贤皇后亲行躬桑礼。关于蚕妇、蚕母、女官，乾隆七年请定“此次初行典礼，应于孟春月，内务府先行奏选，俾演习娴熟。”关于仪注及参加人员，“虽经仿照古制定议，但须因地制宜，应俟蚕坛规模相度已定。再行详酌妥议具奏。”¹

皇后亲祭躬桑需用女官四十六人，负责不同的职事，“查得前议内开皇后亲祭躬桑大典，需用女官四十六人，此内典仪二人，赞引二人，傅赞六人，司香二人，司帛二人，司爵二人，奉福酒四人，奉福祚四人，对引二人，前引十人，相仪二人，补阙八人。前期三月内务府将应派各执事奏请钦定。”²皇帝钦定具体人员后，宫殿监督领侍派太监演礼，实即教习女官礼仪，“命下之日令宫殿监督领侍等派除太监演礼。”而太监系由太常寺官员教习，“令太常寺官演习太监转教伊等”³。即，太常寺官员先将礼仪教授于太监，然后由太监转教女官等人。

除女官外，尚需蚕妇二十七人，蚕母二人。蚕妇选自熟悉蚕事之人，“查内苑历年养蚕，其旧经办理之人熟悉蚕事，自应即用伊等为蚕妇，俾居蚕室朝夕敬谨饲养。”至于蚕母人选，“于内外命妇中择年高迪吉之人二员为蚕母，祇领礼仪之事，不必移居蚕室。”⁴

女官、蚕妇与蚕母三类人，女官和蚕妇均为导引礼仪之人，在养蚕上并未起到实际性的作用。唯蚕妇需要熟悉蚕事之人方可胜任，在养蚕上起着重要作用。但乾隆九年，内苑养蚕之人不敷应用，“至养蚕之蚕妇二十七人，除内苑现有十二人外，仍少十五人，臣等亦于内务府佐领管领下苏拉披甲人之妻室内挑补足数。”⁵

关于女官与蚕母，则于八旗与内务府各佐领、管领中选择，“查自奏准之后，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72，乾隆七年八月辛卯。

² 档号 05—0059—047 奏为皇后亲祭躬桑随从之女官蚕妇等礼服吉服之颜色制度事 乾隆九年正月十四日。

³ 档号 05—0059—047 奏为皇后亲祭躬桑随从之女官蚕妇等礼服吉服之颜色制度事 乾隆九年正月十四日。

⁴ 档号 05—0059—047 奏为皇后亲祭躬桑随从之女官蚕妇等礼服吉服之颜色制度事 乾隆九年正月十四日。

⁵ 档号 05—0059—047 奏为皇后亲祭躬桑随从之女官蚕妇等礼服吉服之颜色制度事 乾隆九年正月十四日。

随行文八旗及内务府各佐领管领，令其将应调女官蚕母之命妇保送。等因去后，续据八旗及内务府各佐领管领陆续共保送到八十五人内，臣等共同分别遴选得女官四十六人，蚕母二人。”¹总管内务府于保送八十五人内挑选了四十六名女官，两名蚕母。人员确定后，即开始学习相关礼仪。

由于“亲祭躬桑大典攸关”，女官、蚕妇、蚕母等人服饰需与皇后保持一致，“皇后亲祭具礼服，伊等自宜随服礼服，躬桑具吉服，伊等自宜随服吉服。”²但女官等人所穿之礼服吉服，“若令女官等自行备办，未免新旧不一长短各异”，故需统一成造，“查得库贮现有官用女朝服五十分，女蟒袍五十件，女蟒褂十件，除朝服蟒袍尽足应用外，尚少官用蟒褂三十件，帽四十顶，相应交广储司成造应用。”³

关于蚕妇，一部分是内苑养蚕之人，不足者于“内务府佐领管领下苏拉披甲人之妻室内挑补足数”，但其服饰不便与女官相同，“伊等皆系无职人之妻，不便与女官一色服饰。”⁴尽管如此，“躬桑之时，亦有伊等执事，更不便令其各服便服。臣等拟得官用蓝缎袍石青缎褂二十七套，亦交广储司成造，给予服用。”⁵这些衣服用毕交回，需用时再领取，“以上女官蚕母蚕妇等官做衣服，令其于事毕之后仍交还衣库收贮，俟来年应用之时，再行领用。”⁶

乾隆九年，因内苑蚕妇数额不足，蚕妇选自内务府佐领管领下苏拉、披甲人之妻室，并“不晓滋养生息，并办理蚕事。”故而，内务府“臣等奏准将圆明园养蚕蚕子妇女派往蚕坛带领蚕妇蚕母同供蚕事，现今俱已告成。”⁷

“伏思此滋养办理蚕务乃历年应举之典，须得养蚕蚕子妇女同供事蚕妇等不时讲究熟习方得谙练。臣等议得在养蚕蚕子妇女内将谙练蚕事者，拣选五家，

¹ 档号 05—0059—047 奏为皇后亲祭躬桑随从之女官蚕妇等礼服吉服之颜色制度事 乾隆九年正月十四日。

² 档号 05—0059—047 奏为皇后亲祭躬桑随从之女官蚕妇等礼服吉服之颜色制度事 乾隆九年正月十四日。

³ 档号 05—0059—047 奏为皇后亲祭躬桑随从之女官蚕妇等礼服吉服之颜色制度事 乾隆九年正月十四日。

⁴ 档号 05—0059—047 奏为皇后亲祭躬桑随从之女官蚕妇等礼服吉服之颜色制度事 乾隆九年正月十四日。

⁵ 档号 05—0059—047 奏为皇后亲祭躬桑随从之女官蚕妇等礼服吉服之颜色制度事 乾隆九年正月十四日。

⁶ 档号 05—0059—047 奏为皇后亲祭躬桑随从之女官蚕妇等礼服吉服之颜色制度事 乾隆九年正月十四日。

⁷ 档号 05—0063—010 奏折 内务府大臣 海望等 奏为赴先蚕坛养蚕妇女盖造房屋拨给食用钱粮事 乾隆九年六月十二日。

不时同蚕妇等在蚕室教习熟演，使悉蚕事。”鉴于养蚕蚕子居于圆明园，“若令伊等每逢熟习日期时去时来，路途往来，费烦不便；如即令伊等在蚕坛内居住，先蚕坛乃大典攸关，理宜洁净。况伊等俱有子女，恐有污秽褻慢，不宜。”¹

故而，内务府“意欲在船坞附近，每家盖给房二间，令伊等永远居住，并将伊等每月所食钱粮米石及其子女口粮、分例、衣服等项，仍令随带，照例关领。如逢熟习之日，与蚕妇等进蚕室，同演其事，方觉便利。”²与此同时，亦不耽误圆明园养蚕，圆明园尚有“蚕子八家，如仍令圆明园举行养蚕，亦得其人。如是，则京内蚕工，而于园内养蚕均有裨益矣。”³

内务府所奏得到乾隆帝首肯，“奉旨：将应盖给房间选用旧料，照样盖造，不必过大，其养蚕蚕子俟将房间盖成安住之后，交奉宸苑，归并园户内当差，就便看守打扫船坞，应如何当差之处，酌量料理，俟有园户缺出，不必另挑，即将养蚕蚕子补用，余依议。”⁴

与先农坛祭祀一样，先蚕坛祭祀亦要供奉猪羊牷牛等项，对此，乾隆九年三月初三日，依据先农坛处理猪羊等项的办法，内务府具奏处理先蚕坛供品的办法，“查先农坛所供猪羊牷牛照例交内膳房，牛笱豆散给太常寺执事各员人等，令先蚕坛所供猪羊牷牛亦照例交与内膳房，其牛笱豆等项散给执事女官人员奏乐太监本处太监并蚕母蚕妇等可也。”⁵

亲祭先蚕坛举行躬桑礼后，要赏赐参与执事的四十六名女官，乾隆九年，“各赏给大缎二疋、里紬二疋。”⁶乾隆十年，“赏给大缎一疋、紬子一疋。”⁷自此成为定例。

但若遇到不行躬桑礼之年，则赏赐减半，如道光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恭查此次皇后亲祭先蚕坛，其躬桑礼未经举行。所有此次先蚕坛执事女官四十六

¹ 档号 05-0063-010 奏折 内务府大臣 海望等 奏为赴先蚕坛养蚕妇女盖造房屋拨给食用钱粮事 乾隆九年六月十二日。

² 档号 05-0063-010 奏折 内务府大臣 海望等 奏为赴先蚕坛养蚕妇女盖造房屋拨给食用钱粮事 乾隆九年六月十二日。

³ 档号 05-0063-010 奏折 内务府大臣 海望等 奏为赴先蚕坛养蚕妇女盖造房屋拨给食用钱粮事 乾隆九年六月十二日。

⁴ 档号 05-0063-011 奏片 内务府大臣 海望等 奏为养蚕妇女盖房及补缺事 乾隆九年六月十二日。

⁵ 档号 05-0060-025 奏折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 奏报先蚕坛贡品交内膳房其羹牛等项散给女官太监等人事 乾隆九年三月初三日

⁶ 档号 05-0070-036 奏为皇后致祭选（先）蚕坛赏给执事官缎疋事 乾隆十年三月三十日。

⁷ 档号 05-0070-036 奏为皇后致祭选（先）蚕坛赏给执事官缎疋事 乾隆十年三月三十日。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314，《礼部二十五·亲蚕·亲蚕典礼》载“蚕母各银二十两，蚕妇各银十两。”

人，臣等公同酌拟减半。”¹“奉旨：照例减半赏。”²又，道光十八年，“援照成案减半赏给大缎二十三匹，里绸二十三匹。”³

2. 皇后亲祭先蚕坛、躬桑礼陪祀人员

定例，每年季春吉巳日⁴，皇后致祭先蚕坛。“查得原议内称皇后躬行亲祭礼后，如蚕已生，即于次日皇后亲诣蚕坛，举行躬桑礼。届期如蚕尚未生，以蚕生之日内务府择吉奏请等语在案。”⁵相对而言，祭祀先蚕坛的时间相对固定，而举行躬桑礼的时间则视蚕是否出生而定。

一旦确定躬桑礼时间，皇后要于此前一日御交泰殿阅视钩筐。如乾隆十年，“臣等拟得三月终旬桑叶始盛，交钦天监谨择得三月二十七日午时皇后举行躬桑礼吉，恭候命下。具躬桑仪注及预期二十六日皇后御交泰殿阅视钩筐仪注，另行缮折具奏。”⁶

皇后亲蚕礼、躬桑礼应行仪注，内务府掌仪司官员届期恭进皇后。妃嫔二位陪祀并恭从采桑，人员由宫殿监督领侍太监等奏派，陪祀及恭从采桑之福晋、命妇，由宗人府、八旗都统等详查咨送内务府专奏，同时呈进陪祀人员清单。

如道光六年三月十二日，皇后举行亲蚕礼，总管内务府为宗人府等咨查得陪祀之福晋、命妇共六人，“和硕惇亲王绵恺福晋，和硕瑞亲王绵忻福晋，多罗庆郡王绵懋福晋，多罗贝勒奕绘夫人，固山贝子奕绪夫人，尚书禧恩之妻。”⁷

亲蚕礼过后，躬桑礼随即定于四月十六日举行。故四月十二日，总管内务府奏报恭从采桑命妇福晋名单，“和硕惇亲王绵恺福晋，和硕瑞亲王绵忻福晋，多罗庆郡王绵懋福晋，多罗贝勒奕绘夫人，固山贝子奕绪夫人，尚书禧恩之妻，内阁学士容照之妻。”⁸除同年参加亲蚕礼的六名福晋、命妇外，添加内阁学士

¹ 档号 05-0662-075 奏折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 奏为躬桑礼成减半赏给执事女官绸缎事 道光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² 档号 05-0662-075 奏折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 奏为躬桑礼成减半赏给执事女官绸缎事 道光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³ 档号 05-0701-031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 奏为皇后躬桑礼成赏执事女官绸缎事 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五日

⁴ 祭祀先蚕坛一般选在季春的巳日，因为要谏吉而行，故称之为吉巳日。一般为三月份的某天。

⁵ 档号 05-0070-033 奏报本月二十一日皇后举行躬桑礼二十六日御交泰殿阅视蚕钩事 乾隆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注：题名中的二十一日当为二十七日。）

⁶ 档号 05-0070-033 奏报本月二十一日皇后举行躬桑礼二十六日御交泰殿阅视蚕钩事 乾隆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注：题名中的二十一日当为二十七日。）

⁷ 档号 05-0638-073 肖单（原文误，当为清单） 呈举行亲蚕礼所陪祀福晋命妇等事 道光六年三月初七日。

⁸ 档号 05-0639-008 清单 □ 呈为恭从采桑命妇福晋名单 道光六年四月十二日。

容照之妻。

《国朝宫史》对福晋、命妇等的人员数目各有规定，“公主、亲王福晋以下县君、镇国公夫人以上三人，文三品、武二品官以上命妇四人。”¹总数不外乎七人。但从道光年间的情况来看，已不再局限于公主、福晋、夫人等三人，命妇四人。一般而言，福晋所占名额较多。如，道光六年有五位福晋、夫人参与亲蚕、躬桑。这当与一直存在的命妇等人逃避参与礼仪活动有关，当然亦可能与宗室力图加强与后妃的联系有关。

若咨查所得福晋、命妇人员较少，一般全数采用；但人员如较多，皇帝就需要圈定陪祀之人。如道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内务府掌仪司奏：“恭照本年三月初六日，皇后举行亲蚕礼，……宗人府等衙门查送到福晋命妇等九人一并陪祀，其恭从采桑应派福晋命妇等另缮清单，奏请钦点七人恭从采桑。”²

九人名单如下：“○和硕惇亲王绵恺福晋，○和硕瑞亲王绵忻福晋，○多罗庆郡王绵懋福晋，○多罗贝勒奕纶夫人，○多罗贝勒奕绘夫人，多罗贝勒奕琦夫人，○贝子庆敏之妻，○侍郎敬徵之妻，侍郎耆英之妻。”³名单上人名前带圈者意为道光帝朱笔圈出人员，共七人。

此外，陪祀之福晋、命妇与陪同采桑之福晋、命妇未必完全相同，如，前期陪祀之人可能因故不能参加皇后躬桑礼。道光七年三月初六日，皇后亲祭先蚕，内务府呈进九名福晋命妇，道光帝从中选定七名参加陪祀，但在躬桑礼之前，“宗人府等衙门报称和硕瑞亲王绵忻福晋，多罗庆郡王绵懋福晋，多罗贝勒奕琦夫人，贝子庆敏之妻，现在患病未痊。”⁴届期恭从采桑之无事故之福晋、命妇等仅剩五人，“和硕惇亲王绵恺福晋，多罗贝勒奕纶夫人，多罗贝勒奕绘夫人，侍郎敬徵之妻 侍郎耆英之妻。”⁵

3. 祭祀仪式的具体过程

(1) 祭祀先蚕坛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7页，《典礼二·皇后躬桑仪》。

² 档号05-0643-064 奏折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 奏为皇后亲蚕派陪祀命妇事 道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本折后亦附加旨意：“等因于道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奉朱笔圈出“和硕惇亲王绵恺福晋，和硕瑞亲王绵忻福晋，多罗庆郡王绵懋福晋，多罗贝勒奕纶夫人，多罗贝勒奕绘夫人，贝子庆敏之妻，侍郎敬徵之妻。钦此。”

³ 档号05-0643-065 清单 □ 呈为应派福晋命妇清单 道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⁴ 档号05-0644-039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皇后躬桑陪祀命妇事 道光七年四月十五日。

⁵ 档号05-0644-040 清单 呈报无事故之王福晋清单 道光七年四月十五日。

皇后亲祭先蚕坛，祭祀用的东西，即牢牲，要由礼部尚书预先准备。

祭祀先蚕坛之前两天，皇后及陪同祭祀的皇贵妃等人要斋戒。

祭祀前两天昧爽，“太常寺进斋戒牌、铜人。内监豫设黄案一于交泰殿之左，内务府总管及宫殿监豫俟于乾清门。太常寺卿率所属恭奉斋戒牌在前，铜人在后，前引如仪，至乾清门，内务府总管以授宫殿监，恭设于交泰殿案上。斋戒牌南向，铜人西向，跪，三叩，退。”¹斋戒牌与铜人摆好后，皇后与陪祀的皇贵妃等人斋戒。

祭祀前一日，奉宸院卿率其属下人员清洁先蚕坛上下，藉以稊荐，在先蚕坛的西北方挖“瘞坎”，即埋祭祀用的牲、帛的坑，在先蚕坛的上方张盖黄幄。²

之后，太常寺官在幄内恭设先蚕神座，正中南向。工部官张皇后拜幄于南阶上。太常寺官准备牲俎，辨簠、簋、籩、豆、登、铏之实，依次陈列于神厨。太常寺卿前往神库，教导蚕宫令恭请神位的礼仪，然后退。赞礼郎引内务府总管一人造访神厨视察牲牢、笱豆等物品。太常寺官把陈设的礼仪教给宫殿监，结束后，众人皆退出。³

祭祀先蚕坛当天，“鸡初鸣，内务府总管及宫殿监率内监入坛，具器陈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铏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十、鑪一、铎二。在东面设一桌案，西向，上面陈设青色制帛一、香盘一、尊一、爵三。在案之旁设福胙，另加一爵。牲陈于俎，帛实于筐，尊实酒，承以舟，疏布幂勺具。”至此，祭祀用物品陈设完毕。之后，内监在具服殿布置盥洗之具，乐部率掌仪司内监在坛下陈乐，东西分列如式。⁴

而后，分辨确认皇后等人行礼之拜位，“坛上正中为皇后拜位，北向。坛下西北为望瘞位，西向。当阶左右为陪祀皇贵妃、贵妃、妃、嫔、公主、福晋拜位，北面稍南。左右为陪祀命妇拜位，按翼分列，重行异等，东位西上；西位

¹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2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

²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2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按：原文为“奉宸院卿率属洁坛上下藉，以稊荐为瘞，坎于坛西北，施黄幄于坛上。”原文断句误，当为“奉宸院卿率属洁坛上下，藉以稊荐，为瘞坎于坛西北，施黄幄于坛上。”瘞坎是一个词，即埋葬祭祀用的牲帛的坑。

³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2-103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

⁴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3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

东上，均北面。”¹

行礼位确定后，确定执事位，“司拜褥女官二人立于坛上拜位左右。相仪女官二人，立拜位于左右，均东西面。司香女官一人，司帛女官一人，司爵女官一人，奉福胙女官二人，序立东案之东西面。接福胙女官二人，立于坛上之西。东面坛下典仪、司乐女官各一人，当阶左立。西面传赞女官六人，二人立于坛南，东西面。二人立于皇贵妃以下公主、福晋拜位左右，二人立于命妇拜位左右，均东西面。乐工、歌工都以内监充任，序立于东西乐悬之次。女官掌瘞者立于瘞坎之西北隅。”²至此，祭祀当天蚕坛的布置工作准备就绪。

祭祀当天，质明，即天刚刚亮的时候，步军统领带领所属部下开路清道，禁止通行，“自神武门至陟山门及坛门左右，涂巷皆设布障。”³

陪祀公主、福晋、命妇及执事女官皆穿朝服，预先齐集先蚕坛内，等候皇后及陪祀皇贵妃等人的到来。“銮仪卫率同内监陈设皇后仪驾于顺贞门外，凡旗尉、民尉都由内监充任。辰正初刻，太常寺卿暨内务府总管赴乾清门奏时，宫殿监转奏，皇后身穿礼服，乘风舆出宫，陪祀皇贵妃以下咸乘舆从。出行路线为由顺贞门、神武门、北上门入陟山门至内壝（读wei）左门。”⁴

到达后，相仪女官二人跪奏“请降御”，皇后降舆，皇贵妃以下随同降舆。随后由前引女官十人，右赞引、左对引女官二人恭导皇后入具服殿稍作等待，皇贵妃等人随同进入配殿敬谨等待。

前面已提，陪祀的公主、福晋、命妇等早于皇后等人入先蚕坛等候，皇后及皇贵妃等入具服殿和配殿后，传赞女官引导公主、福晋、命妇等于具服殿门外东西序立敬谨等候。

准备工作就绪后，祭祀仪式正式开始。“辰正一刻，蚕宫令诣神库上香，跪，三叩，兴，恭请先蚕西陵氏神位，内监十人前引，入坛奉安座上。”⁵一切按照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3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

²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3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

³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3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

⁴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3-104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

⁵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4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

太常寺官员教授的礼仪行事。恭请神位安置妥当后，相仪奏请行礼。这时，皇后出具服殿盥洗，司盥跪奉帨巾，盥洗完毕，登坛，皇贵妃以下随行。司拜褥女官预先在坛上拜次位置安设拜褥。赞引、对引女官恭导皇后从中阶登坛至拜位前，面向北站立。前引十人在坛下停止，侍立。相仪二人随侍。皇后至拜位后，传赞引皇贵妃以下及命妇都到拜位前序立。¹

之后，一切听从赞引、典仪等人的安排，依次“上香”，行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而后皇后受福胙、饮福酒，然后撤饌、送神，“奉帛、香、饌送瘞”，皇后“望瘞”，至此，先蚕坛祭祀礼完成。²

而后，“皇后诣具服殿更衣。皇贵妃等随入配殿更衣。乐止，蚕宫令恭请神位复御，上香行礼如仪。皇后还宫。宫殿监撤交泰殿铜人，授太常寺官送归。”³

若“奉旨遣妃恭代，先二日，妃及陪祀之公主、福晋等俱致斋，所司供具如仪。至日昧爽，清道辟除，妃朝服乘舆，诣坛，至内壝右门降舆入，行礼于阶下，上香、赞升坛、升降均由东阶。妃、嫔等不陪祀，不饮福、受胙。香帛送瘞，避立西旁。余如前仪。”⁴

换言之，如果妃代替皇后前往先蚕坛祭祀，妃要在阶下行礼；上香升坛等升降时要从东阶行走，而非皇后所走的中阶；同时，其他妃、嫔等不陪同祭祀，而且，祭祀先蚕坛之妃不饮福酒，不受胙，妃亦不“望瘞”，而是避立西旁。因为，此等乃皇后特权。

若“遣官致祭先蚕坛，照遣官致祭先农坛之例，由西阶升降，一应执事，均用太常寺官，一切事宜交太常寺办理。”⁵

（2）躬桑礼

先蚕坛祭祀结束后，接下来就是躬桑礼。如前所述，季春吉巳日，皇后祭祀先蚕坛，若蚕已生，则第二天即行躬桑礼，若蚕尚未出生，则视蚕出生时另諏日期，举行躬桑礼。恭从皇后采桑的妃、嫔由皇帝确定，公主、福晋、夫人、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4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

² 参照《国朝宫史》，卷6，第104-106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

³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6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

⁴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6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

⁵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439，第805册，第37页，《礼部一百五十·中祀·饗先蚕》。

命妇等人提前由内务府奏请皇帝钦定，前面已有提及。总之，各项工作由相关衙门备办。

掌仪司治桑畦，置办采桑的钩、筐。等级不同，所用钩、筐不同：皇后用金钩，妃、嫔用银钩，均用黄筐。公主、福晋、夫人、命妇均用铁钩，朱筐。依期毕办。¹

“皇后散斋一日，从采桑妃、嫔、公主、福晋、夫人、命妇毕斋。宫殿监设案于交泰殿内正中，东西肆。又设案于左右，南北肆。率内监至内右门祇候。”²

躬桑礼当日，“黎明，执事官咸蟒袍补服。内务府官以龙亭一载躬桑钩、筐，采亭一载从采桑钩、筐，内銮仪卫校舁行，掌仪司官前导，总管暨蚕官令从，由隆宗门至内右门亭止。宫殿监率蚕官令、丞暨内监恭奉钩、筐以次入内右门。陈皇后筐钩于交泰殿中案，陈妃、嫔、公主、福晋³夫人筐钩于左案，陈命妇筐、钩于右案，皆是筐在左，钩在右。”⁴

筐钩放置好后，“奏请皇后吉服御交泰殿，妃、嫔从侍。皇后先阅钩，次阅筐，既遍还宫，妃、嫔从入。”而后，钩筐等则送往采桑所，“宫殿监奉筐、钩出内右门授蚕官令，仍各置亭内，以次舁行，出隆宗门，銮仪校接舁，前引如初。旗仗前导，导迎乐作，奏‘禧平之章’，至西苑，奉宸院卿自门迎入，蚕官令分陈于采桑所。”⁵

躬桑礼当日，“蚕官令率内监洁扫具服殿内外及亲桑台上下，藉以梭荐，设皇后观桑宝座于台北正中，南向。”⁶

采桑日，皇后等人采桑的位置如下：“台下桑畦东西首行第一株为皇后躬桑位，东向。执钩相仪一人在右，执筐相仪一人在左。东西第二行一株为妃、嫔从桑位。第三行一株为公主、福晋、夫人从桑位。第四行一株为命妇从桑位。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7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

²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7页，《典礼二·先蚕坛饗祀仪》。

³ 原文无“、”，此处应有“、”。

⁴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7页，《典礼二·皇后躬桑仪》。

⁵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7页，《典礼二·皇后躬桑仪》。

⁶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7页，《典礼二·皇后躬桑仪》。

执钩、筐蚕妇各二人，皆在左右，传赞女官二人，在台南左右，北面侍班。福晋、夫人、命妇在女官之南，东西面。内侍设童监歌采桑辞者十人，司金、鼓、板、笛、笙、箫者二十有四人，于台前东西麾五色采旗者四十人，于桑畦外东西分班序立。”¹

躬桑礼当日，公主等人亦预先到西苑等候，“黎明，从桑侍班公主、福晋、夫人、命妇及执事女官、蚕母、蚕妇咸蟒袍补服，豫至西苑南门内序立祇候。”“辰正二刻，礼部尚书、内务府总管诣乾清门奏时。巳初刻，宫殿监转奏，皇后吉服乘舆出宫，从桑妃、嫔咸吉服乘舆从，诣西苑。皇后入具服殿少憩。传赞分引妃、嫔、公主、福晋、夫人、命妇就采桑位，引侍班之公主、福晋、夫人、命妇就侍班位立，执事女官暨童监咸依位序立。”²

典仪奏请皇后行躬桑礼，躬桑礼正式开始。“皇后出具服殿，……至桑畦北正中，相仪女官一人奉钩跪进于右，一人奉筐跪进于左，兴。皇后右持钩，左持筐，东行桑畦外。采旗招飏，台前内监鸣金鼓，歌采桑辞。皇后至东第一株桑前，东向采桑一条，蚕母二人助采。复行至西第一株桑前，东向采桑二条，蚕母助采亦如之。采毕，歌止。各退。”³

皇后采桑毕，钩、筐授相仪，皇后升台御座，观看妃、嫔等人采桑，“妃、嫔以下采桑，各蚕妇一人授钩，一人授筐，二人助采。妃、嫔、公主、福晋、夫人采桑五条，命妇采桑九条。”妃嫔等人采桑毕，“妃、嫔登台，侍立皇后宝座前左右。公主、福晋、夫人、命妇退入侍班位，立。执钩、筐者皆退。”⁴

之后，典仪将皇后懿筐授蚕母，妃嫔以下从桑各筐授蚕妇，蚕母、蚕妇恭奉各筐至蚕室，蚕妇以叶洒箔，躬桑礼成。之后，典仪跪奏“皇后驾兴”，赞引、对引恭导皇后皇后诣具服殿。典仪奏“升座”，皇后升宝座。传赞分引妃、嫔以下东西序立，次公主、福晋，次夫人，次命妇，次蚕母、蚕妇，皆北面。传赞赞“跪、叩、兴”，皆行六肃三跪三叩礼，退。典仪奏“礼毕”，皇后降座升舆，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7-108页，《典礼二·皇后躬桑仪》。

²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8页，《典礼二·皇后躬桑仪》。

³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8页，《典礼二·皇后躬桑仪》。

⁴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6，第109页，《典礼二·皇后躬桑仪》。

警蹕。妃、嫔从还宫，如来仪。公主、福晋以下皆退。¹

（3）缣丝礼

躬桑礼完成后，候蚕茧成，蚕母、蚕妇择茧貯筐以献，皇后遂以献于皇帝、皇太后。另外，钦天监择吉，皇后亲诣先蚕坛举行献缣丝礼，如道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内务府掌仪司奏：“据蚕官令太监报称，四月二十八日蚕茧成，臣等谨交钦天监选择得五月初六日皇后亲诣先蚕坛举行献缣丝礼吉，所有应行仪注，臣等届期恭进皇后。为此谨奏。”²

缣丝礼当日，皇后、妃嫔等“乘輿出宫如常仪。至织室缣盆前，妃嫔侍立，蚕母渍茧于盆，以手出绪，握其总，跪进皇后。皇后受总，亲缣三，少退，立。妃、嫔进缣，以五为节，遂布于蚕妇之吉者使缣。礼毕，乘輿还宫，警蹕如来仪。”³

2.4.3 妃嫔代替皇后举行祭祀仪式的规定

1. 皇后健在，若因故不能参加，则遣人恭代。

（1）皇后怀孕，妃嫔恭代行礼

乾隆十一年，富察氏皇后怀孕在身，不便亲行躬桑礼，二月二十五日，“祭先蚕之神，遣妃恭代皇后行礼。”⁴

（2）皇后母家有哀戚之事，妃嫔恭代行礼。

嘉庆九年三月初一日皇后之母病故，故嘉庆帝谕：“所有初四日致祭先蚕坛，著派誠妃恭代。”⁵

（3）皇太后、皇帝国丧，由王福晋代替祭祀。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皇太后崩。”⁶三月初三日，“祭先蚕之神，遣怡亲王福晋行礼。”⁷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6，第 109 页，《典礼二·皇后躬桑仪》。

² 档号 05-0649-050 奏折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 奏为献缣丝吉期事 道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³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6，第 109 页，《典礼二·皇后躬桑仪》。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259，乾隆十一年二月辛酉。

⁵ 档号 05-0508-070 奏折 总管内务府 著为祭蚕坛遵旨改遣誠妃致祭事 嘉庆九年三月初四日。

⁶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25，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庚寅。

⁷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28，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己巳。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崩。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十四日，内务府奏：“二十七日内皇后亲蚕，应遣妃恭代。得旨：亲蚕时如尚未册立妃位。应作何办理。查明覆奏。寻奏：嘉庆四年，奏准皇贵妃亲蚕。百日内遣王福晋恭代。”¹道光元年三月初七日，“祭先蚕之神。遣王福晋行礼。”²

(4) 皇太后、皇帝国丧，遣官代替祭祀。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崩。三月初一日，遣官祭先蚕之神。³之后两年亦系遣官祭祀先蚕坛，咸丰元年三月初六日，“祭先蚕之神，遣内务府大臣柏葭行礼。”⁴咸丰二年三月初七日，“祭先蚕之神，遣内务府大臣柏葭行礼。”

(5) 皇后无事，但无故由妃代替祭祀。

同治十一年，阿鲁特氏立为同治帝皇后，富察氏封为慧妃。⁵虽已有皇后，但同治十二年三月初三日，祭先蚕之神，遣慧妃行礼。⁶次年三月初三日，亦遣慧妃行礼。⁷

2. 皇后驾崩，遣人恭代。

(1) 乾隆帝富察氏皇后崩逝，遣官祭祀。

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富察氏皇后崩逝。七月初一日，“册命娴贵妃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⁸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五日，方举行册封典礼。⁹而亲祭先蚕坛和躬桑礼在此前举行。

乾隆十四年二月初一日，定派官致祭先蚕例，乾隆帝谕：“其亲蚕礼，俟正位中宫后，该部照例奏请。”¹⁰

然而，礼部并未深刻体会乾隆帝的意思，复“奏称本年三月内先蚕祭期。请照例遣妃致祭。”¹¹对此，乾隆帝明确提出己见，“此于礼意未协。夫妃所恭代者，代皇后也。有皇后则妃可承命行事。皇贵妃未经正位中宫，则亲蚕之礼尚

¹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2，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丁酉。

²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14，道光元年三月丁巳。

³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 5，道光三十年三月癸巳朔。

⁴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 29，咸丰元年三月癸巳。

⁵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 340，同治十一年九月乙未。

⁶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 350，同治十二年三月辛巳。

⁷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 364，同治十三年三月乙巳。

⁸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18，乾隆十三年三月乙未。

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38，乾隆十四年四月壬午。

¹⁰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34，乾隆十四年二月己卯朔。

¹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34，乾隆十四年二月己卯朔。

不当举行，何得遣妃恭代。”¹遣妃恭代行礼，妃代表的是皇后，如乾隆十一年所行。此次并无皇后存在，虽有总摄六宫事之皇贵妃，但其未经正位中宫，就不是皇后，其自身尚不能以皇贵妃之身份行亲蚕之礼，又怎可遣妃恭代皇贵妃呢？此有僭越之嫌。对此，乾隆帝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应照皇帝不亲行耕藉、顺天府尹致祭先农之例，于内务府总管或礼部、太常寺堂官、奉宸院卿内酌派一人致祭，方足以明等威而昭仪制。该部即遵谕行。将此载入会典。”²

(2) 道光帝孝慎皇后驾崩，妃嫔恭代祭祀。

道光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道光帝孝慎皇后崩。八月十五日，册封全贵妃钮祜禄氏为皇贵妃，总摄六宫事。道光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册立皇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³在此期间，道光十四年之亲祭躬桑礼由皇贵妃钮祜禄氏参加。道光十四年三月初四日，“祭先蚕之神，皇贵妃亲诣行礼。”⁴

3. 皇帝尚未大婚，则遣官代替祭祀。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咸丰帝崩。次年遣官致祭先蚕坛。之后，由于皇帝年幼，一直遣官致祭先蚕坛。直至同治十一年，册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册封富察氏为慧妃，此种情形方告结束。

光绪帝大婚前亦如此，一直遣官祭祀先蚕坛，直至大婚后方皇后亲蚕。

综上所述，亲祭先蚕坛行躬桑礼乃皇后之专权，若后位虚悬，则遣内务府总管或礼部、太常寺堂官、奉宸院卿内一人前往致祭；若皇后有故不能参加，则派妃一人代行皇后之权，但妃代行躬桑礼仪式要降级。

2.5 光绪大婚——清宫后妃礼制的实例展现

自康熙帝后，雍、乾、嘉、道、咸五位皇帝皆系即位前已经婚配，故至同治帝大婚时，已经长达两百余年未曾举办过大婚。经奕訢等奏请：“大婚应行一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34，乾隆十四年二月己卯朔。

档号 05-0309-044 录副奏折 奏请遣妃亲蚕事 乾隆朝。此折内容悉数如下：“查会典乾隆七年立先蚕坛始行亲蚕之礼，今皇上亲耕在二十七月后，皇后亲蚕臣等亦拟请于二十七月后举行，二十七月内遣妃恭代。”此奏折未有具体年月，但纵观来看，此当为孝贤皇后崩逝后，为遣派何人祭祀先蚕坛所奏。而此处乾隆帝所发上谕亦正为此。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34，乾隆十四年二月己卯朔。

³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259，道光十四年十月己酉。

⁴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250，道光十四年三月己巳。

切事宜，著照康熙四年成案办理。”¹而后来光绪帝大婚又照同治帝成案办理。

本文主要以光绪帝为例。

2.5.1 光绪帝后妃挑选的最初设想

光绪帝一生仅有一后、二嫔，皆为大婚时选入，但最初为光绪帝挑选后妃时，实际上意欲挑选一后、二嫔、一贵人，光绪帝大婚的前期筹备工作实际上亦是按照一后、二嫔、一贵人四人来进行的，如光绪十四年七月初五日，总管内务府《呈内务府各司处恭备大婚典礼各项差务价值清单》中明确提到皇后铺宫应用物件，嫔例铺宫二分，贵人铺宫一分。²

关于预备大婚差务的奏折，其中亦涉及选定贵人的安排工作，如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总管连英传：指立嫔、贵人出宫时，出顺贞门、神武门，著各派乾清宫总管一名、敬事房太监二名送至本家，毕，其总管太监即行进内。皇帝大婚前二日，嫔位、贵人进神武门顺贞门。”³

再，八月初二日，“总管连英传：指定嫔、贵人，至家内应派护卫人员等著礼仪处斟酌办理；指定嫔、贵人，由内赏给银两制办寻常衣服；……指定嫔、贵人，出宫时，引导跟随，著礼仪处知照各该处照例派出；指定嫔贵人出宫时乘用杏黄车三辆，先期在顺贞门外预备；嫔贵人进宫前一日，由内派总管太监等持送钿钗、衣服等至家内，毕，该总管太监即行进内；嫔位贵人进宫时派乾清宫总管一名，敬事房首领太监二名，本宫首领太监，至嫔位贵人家内迎接进宫，再，应派引导跟随人员等由礼仪处办理。”⁴

综上所述，光绪大婚前实有挑选贵人之意，后不知何故，并未挑选。

2.5.2 前期预备阶段

1. 醇亲王等恭办大婚典礼，总管李莲英交传接收一切差务

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四日，慈禧太后派奕譞综理光绪帝大婚之事。此时，秀女挑选如火如荼地进行，布置大婚的各项事务亦紧张有序。

¹ 档号 05-0848-076 懿旨 著皇帝大婚事宜康熙四年成案办理事懿旨 同治八年三月初八日。

² 档号 05-0961-021 总管内务府呈内务府各司处恭备大婚典礼各项差务价值清单 光绪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³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⁴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此后不久，奕譞奏“请简派总管太监以专责成，著派储秀宫总管连英专司交传接收一切差务，所有宫内外围凡有关大婚礼节事件各该处首领太监均著报知该总管奏明办理，并著总管内务府大臣将传办礼仪处事件每月奏闻一次。钦此。”¹由此，总管太监李莲英成为筹办光绪帝大婚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2. 筹款

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载：

“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总管连英口传奉懿旨：所有户部筹拨银二百万两，著于本月初六日、初八日、初十日、十二日、十四日每次交进银四十万两，分作五次全行交进。

次日，不知何故，慈禧太后又改变主意，谕令：“前传分作五次交进之款二百万两，著改为由初六日起每日交进银十万两，分作二十次，全行交齐。”²

但此时的清政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故户部并未能够按照慈禧的谕令逐日呈进银两。所以，迟至七月十六日，慈禧再次降旨：“所有户部交进银四十万两，著于本月十九日全行交进。”³

3. 修葺宫殿、架綵綵绸、备用器皿等项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总管连英奉旨：“添传钟粹宫各殿架綵綵绸。”⁴六月初一日，总管连英又传：“大婚时，乾清宫后檐悬挂綵绸，交泰殿南面悬挂架綵，东西北三面均悬挂綵绸。”⁵

次年五月初十日，又奉旨：“坤宁宫前丹陛挑换地面，钟粹宫彩画以下鑿砍油饰并挑换地面。”⁶七月二十一日，奉旨：“东暖殿、养心殿正殿并东围房西院西围房均糊饰。”⁷

与此同时，内务府各司处所作的准备工作也是极为繁忙，包括“恭备皇后暨位分乘用车辆、纳采礼应用布疋、大征礼应用金银器皿、纳采宴应用瓷器及铺宫铜锡器皿，乾清门以内应挂架綵需用綵垫等项。”⁸

¹ 档号 05-0960-031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皇帝大婚礼著钦天监择吉等事 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² 档号 05-0954-044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³ 档号 05-0961-066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⁴ 档号 05-0954-044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⁵ 档号 05-0954-044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⁶ 档号 05-0960-031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皇帝大婚礼著钦天监择吉等事 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⁷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⁸ 档号 05-0961-020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大婚典礼内务府各司处应备各项差务详核价值事 光绪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其中，仅仅准备纳采礼、大征礼、大婚礼应用物件一项，就名目繁多，筹备不易。所涉及的内务府各司包括：

“瓷库恭备：纳采宴应用宴桌瓷器共四千二百件，现查库存尚有一千二百八十四件，应补办二千九百十六件：五彩红花双喜字细瓷大海碗一百四十件，五彩红花双喜字细瓷大碗三百二十件，五彩红花双喜字细瓷中碗三百五件，五彩红花双喜字细瓷汤碗三百十件，五彩红花双喜字细瓷饭碗二百五十件，五彩红花双喜字细瓷七寸盘六百四十件，五彩红花双喜字细瓷五寸碟六百五十件，五彩红花双喜字细瓷三寸碟三百一件，红铜锅十口。需银一千三十三两九钱九分。

营造司恭备纳采大征礼应用：盛装礼物黄绫托盘一百六十块，乾清门以内应挂架綵需用綵架八十四架，綵垫一百六十八个，綵杆一百六十八根，成做輓綵二百六十六分。

缎库恭备：大婚礼应用金茶桶一具，银茶桶二具，银盆二具；皇后分例应用银雨伞顶一个；需足金八十八两八钱三分四厘九毫，需银七百二两六分四厘。”

1

造办处修理纳采礼应用甲冑十副，大征礼应用驼甲二十副，随明黄缎昼金龙褂挖单二十块。²

大婚礼呈用御座高头宴花四十只，双喜字垫花二十二块，红双喜字黄筷套六块，金双喜字红筷套十六块，上用寿龙花膳桌二张，随代垫案桌套桌箱各一分，上用万寿双喜花膳桌一张，随代垫案桌套桌箱各一分，赏用双喜字桌二十张。³

4. 皇后膳房、他坦、嫔位他坦

皇后膳房，附于御膳房中，另有当膳的太监侍奉。⁴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大婚时，皇后的膳房安于承乾宫东配殿，“搭炉灶安顶火糙木案二张，糙木桶二件。”

¹ 档号 05-0961-021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内务府各司处恭备大婚典礼各项差务价值清单 光绪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² 档号 05-0962-037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造办处等处恭办大婚典礼各项差务价值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初十日。

³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⁴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亚伦整理，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 页，《皇帝后妃之困窘》。

膳房为皇后特权，此外，皇后尚与其余妃嫔一样拥有他坦，即小厨房，负责者称“他坦达”。“宫内后妃自太后至皇后、妃嫔等，各有一个他坦，有太监他坦达一名，由本宫之老成旧人充当之，专管主子以下，本宫太监女子之饭食。（除太后宫有妈妈，其她主子无妈妈。）”太后之他坦，称大他坦。

他坦除是后妃等人厨房外，亦为沟通主子与主子母家等人之处，如大他坦为慈禧太后之外回事处，“每月初二、二十六两日，各近支王公和诞辰家（即母家）各蒙古王之戚近者，无私见太后之礼，因此这两天可到他坦之正厅，向太后的御笔大寿字跪安。”¹而后妃之他坦主要负责后妃母家与后妃间的往来，“后妃之诞辰家²（母家）有来往赠送、问安等事，到他坦请他坦达传达，不得与主子随便见面，并不准本宫之太监有管制权。”³由此亦可见清代对后妃的防范极严。

关于光绪帝皇后及瑾嫔、珍嫔他坦的位置，据《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载：“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总管连英奉旨皇后他坦，嫔位他坦二分，著包衣昂邦于西琉璃门内迤北踏看房间，酌量修理。”⁴

关于光绪帝皇后及嫔位的他坦应用家具单⁵如下：

皇后他坦应用家具单	嫔位他坦应用家具单
家伙格二件	家伙格二件
案子四张随哈巴狗四件	案子四张随哈巴狗四件
八仙桌四张	油桌二件
板凳六条	八仙桌四张
油桌四桌	炕桌二件
炕桌二件	冰桶二件
冰桶二件	腰圆桶二件
腰圆桶二件	米桶二件
米桶二件	糙盆二件，系粗瓷
糙盆二件，系粗瓷	大挑盆二分，随扁担绳
大挑盆二分，随扁担绳	小挑盆四分，随扁担绳
小挑盆四分，随扁担绳	盒拖四分，随扁担绳
盒拖四分，随扁担绳	板盒四副，

¹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亚伦整理，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2-53 页，《他坦》。

² 诞辰家当为丹闱之误。

³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亚伦整理，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7 页，《关防严禁之二》。

⁴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⁵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板盒四副， 大油盘六块 大铁锅二口 二号铁锅二口 三号铁锅二口 口锅二口 炒勺四把 汤勺二把 漏勺二把 小铁勺四把 大铁勺二把 肉钩子二个 肉签子二件 菜刀十把 条刀四把 菜墩子十块 火剪二把 火筷子二副 铁铲子四把 铁通条四根 铁炉条四分 铁炉口四件 大小饼铛二个 铁汤罐四件 铁顶火四件 铁垫火四件 铁钻子五套 铁锹二把 铁煤锤二把 大铜锅二口 小铜锅四口 大小铜叉拉四件 大小铜铤子四件 大铜坐壶二把 大小铜水壶二把 大小铜罐四件 铜舀子二把 铜卡子四件	大铁锅二口 大油盘六块 大铁锅二口 二号铁锅二口 三号铁锅二口 口锅二口 炒勺四把 汤勺四把 漏勺二把 小铁勺四把 大铁勺二把 肉钩子二把 肉签子二件 菜刀十把 条刀四把 火剪二把 火筷子二件 菜墩子四件 铁铲子四把 通条四根 炉条四分 炉口四件 大小饼铛四个 铁汤罐四件 铁顶火四件 铁垫火四件 铁钻子四套 铁锹二把 铁煤锤二把 大铜锅二口 小铜锅四口 大小铜叉拉六件 大小铜铤子四件 大铜坐壶一把 大小铜水壶四把 大小铜罐五件 铜舀子四件 铜粥锦二件
---	--

铜漏勺二把 笼屉大小四分 大小簪笄八件 爪（筴）箸十把 簪箕四件 面杖大小四件 水缸八口 糙瓷二桌 淡描中碗四十件 淡描大碗四十件 淡描汤碗四十件 淡描九寸盘三十件 淡描七寸盘四十件 淡描五寸碟四十件 淡描三寸碟二十件 淡描海碗三十件 大缸盆四件 糙瓷盆三套 小粉瓷盆二十件 砂钵子十套	铜卡子六件 铜漏勺二把 笼屉大小二分 大小簪笄八个 爪（筴）箸十把 簪箕四件 面杖大小四件 锡火锅二件随铜盆 水缸十口 细瓷器四整桌 淡描瓷海碗二十件 淡描瓷大碗四十件 淡描瓷中碗四十件 淡描瓷汤碗四十件 淡描瓷九寸盘二十件 淡描瓷七寸盘四十件 淡描瓷五寸碟四十件 淡描瓷三寸碟二十件 大缸盆二件 糙瓷盆四套 粉瓷小盆二十件 砂钵子十套
--	---

注：奏折原文存在如下几种情况：1. 同一物品量词不一，如个、件、张；2. 器皿名称稍有差异，如淡描大碗，淡描瓷大碗，实为同一物品；3. 物品的排列次序不完全一致，如皇后之他坦应用家具，淡描海碗在淡描瓷器中居最后，而嫔位之他坦应用家具，淡描瓷海碗在淡描瓷器中居最先，为尊重原折，一切皆按原折面貌。

5. 后邸主位母家值班人员

选立皇后、妃嫔后，皇后府邸及妃嫔母家等均需有人值班照料。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据奕譞等奏：“恭查成案，皇后邸应派散秩大臣六员，邸第正门每日该班值宿委侍卫班领一员，侍郎十员，又每日派三旗续办事章京侍卫班领各一员，前往稽查。当经咨行侍卫处遵办，去后兹据侍卫处咨送到该处派出三旗续办事章京十二员，侍卫班领八员，侍卫六十一员，分班值宿，并将应行请派之散秩大臣衔名缮具牌支，咨送前来，臣等谨将侍卫处送到散秩大臣衔名绿头牌恭呈慈览。伏候钦派六员以备前往轮流值班。”¹稍后，奉旨派出阿克东

¹ 档号 05-0962-064 奏折 和硕醇亲王奕譞等 奏为皇后邸第派散秩大臣值班事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四

阿、德寿、铭勋、锡光、兆珏、文熙。¹

又，按照成案，“皇后邸应由三院卿会同内务府派出郎中五员，轮流值宿，每日派内务府护军参领二员，护军校二员，护军十八名，内务府骁骑营章京一员，披甲十名，安班守卫；步军统领衙门派拨两翼官兵驻守巡逻，并由各该衙门派委司员督饬巡查。”²但因三院卿员已经奉命在西苑门值班，故奕譞奏请：“所有邸第值宿，拟请改为专派郎中八员，以专责成，而昭慎重。”³

此外，关于主位家护卫官兵的问题，据内务府奏：“拟俟指定主位后，即派内务府护军营官兵、步军统领衙门弁兵，在各主位家安班巡逻守卫，并由内务府、步军统领衙门派委司员轮流分往稽查，以昭慎重。”⁴

关于皇后邸第与嫔位母家值班人员及其费用，据内务府奏：

“皇后邸第：礼仪处值班司员二员，每日饭食银各八钱；笔帖式一员，每日饭食银五钱；官役二名，每日饭食银各一钱二分，煤炭茶水每日银三钱；值宿郎中一员，每日饭食银八钱；官役二名，每日饭食银各一钱二分，煤炭蜡烛，每日银三钱；骁骑营章京一员，每日口分银一钱五分；披甲十名，每日口分银一钱二分，煤炭蜡烛每日银三钱；护军参领二员，每日口分银各二钱；护军校二员，每日口分银各一钱五分；护军十八名，每日口分银各一钱二分，煤炭蜡烛，每日银六钱；侍卫处值宿散秩大臣一员，每日饭食银一两；值班侍卫班领一员，每日饭食银五钱；值班侍卫十员，每日饭食银各三钱；稽查续办事章京一员，每日饭食银五钱；稽查侍卫班领一员，每日饭食银五钱，煤炭蜡烛每日银六钱；步军统领衙门守卫值宿司员笔帖式二员，每日饭食银各五钱；翼尉委翼尉一员，每日饭食银五钱；协尉步军校等官八员，每日饭食银各二钱；技勇练兵四十名，每日饭食银各一钱二分，帐房八架，煤炭蜡烛每日共银八钱。

嫔位家：内务府稽查照料司员二员，每日饭食银各八钱，煤炭茶水每日银三钱；护军营值宿护军校二员，每日饭食银各一钱五分；护军十名，每日饭食银各一钱二分，煤炭蜡烛每日银三钱；步军统领衙门守卫值班司员笔帖式二员，

日。

¹ 档号 05-0962-064 奏折 和硕醇亲王奕譞等 奏为皇后邸第派散秩大臣值班事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² 档号 05-0962-065 奏片 和硕醇亲王奕譞等 奏请皇后邸第专派郎中值宿事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³ 档号 05-0962-065 奏片 和硕醇亲王奕譞等 奏请皇后邸第专派郎中值宿事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⁴ 档号 05-0962-066 奏片 和硕醇亲王奕譞等奏为在各主位家安班巡逻守卫事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每日饭食银各五钱；副翼尉一员，每日饭食银五钱；协尉步军校四员，每日饭食银各二钱；技勇练兵二十名，每日饭食银各一钱二分，帐房四架，煤炭蜡烛，每日共银四钱。每日共用银三十二两六钱九分，每月共用银九百八十两七钱。”

1

6. 进内执事之福晋、命妇等

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降旨：“皇帝大婚应派执事之福晋一二品命妇及备差女官著迅速行查，……务于本年八月二十日以前开单呈览。”²

八月二十六日，据奕譞等奏：宗人府查到皇帝大婚可执事之贝勒、贝子、公夫人等有五名：“多罗贝勒载漪夫人年二十九岁，多罗贝勒载滢夫人年二十八岁，多罗贝勒载澍夫人年十六岁，固山贝子奕谟夫人年四十一岁，奉恩辅国公载泽夫人年十七岁。”³

八旗都统及内务府咨到一二品命妇十名：“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总管内务府大臣宗室福锺之妻年三十五岁，户部左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嵩申之妻年四十岁，总管内务府大臣巴克坦布之妻年三十七岁，一等诚谋英勇公继勋之妻年四十五岁，一等公兼委散秩大臣恩辉之妻年二十八岁，一等侯兼委散秩大臣立瑞之妻年五十岁，三等忠勤伯黄永安之妻年二十六岁，副都统桂祥之妻年四十四岁，副都统花尚阿之妻年五十三岁，副都统富森布之妻年五十岁。”⁴

内务府呈报的司员妻室二十五名：“郎中贵存之妻年五十九岁，郎中麟雯之妻年三十九岁，郎中福惠之妻年四十岁，郎中广升之妻年二十七岁，员外郎庆宽之妻年四十一岁，员外郎文德之妻年三十一岁，员外郎恒谦之妻年五十四岁，员外郎常恩之妻年三十岁，员外郎庆林之妻年四十四岁，员外郎锡康之妻年三十二岁，主事继德之妻年四十四岁，副参领庆琦之妻年六十三岁，内管领祥年之妻年三十七岁，内管领椿寿之妻年四十二岁，内管领奎昌之妻年四十二岁，内管领保祥之妻年六十四岁，内管领延需之妻年三十八岁，副内管领福渊之妻

¹ 档号 05-0962-047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皇后邸第及嫔位家值班官员兵丁等口分银两数目事 光绪十四年八月初十日。

² 档号 05-0961-068 奉旨单 著皇帝大婚派福晋命妇及备差女官迅速行查事的奉旨单 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³ 档号 05-0963-004 清单 和硕醇亲王奕譞等呈宗人府咨到贝勒贝子公夫人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⁴ 档号 05-0963-005 清单 和硕醇亲王奕譞等呈八旗都统及内务府咨到一二品命妇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年六十四岁，副内管领恩库之妻年三十五岁，六品苑丞景隆之妻年四十八岁，六品苑丞贵崇之妻年四十三岁，六品苑丞吉立之妻年三十九岁，六品库掌长泰之妻年五十岁，六品库掌连城之妻年四十六岁，六品库掌长桂之妻年四十三岁。”

1

九月初十日，慈禧太后选定福晋、命妇十人，即，“贝勒载漪夫人，贝勒载滢夫人，贝勒载澍夫人，辅国公载泽夫人，尚书福锟之妻，侍郎嵩申之妻，内务府大臣巴（即巴克坦布）之妻，公继勋之妻，伯爵黄永安之妻，副都统桂祥之妻。”²

同时，选定女官十人，即，“郎中广升之妻，员外郎庆宽之妻，员外郎文德之妻，员外郎恒谦之妻，员外郎常恩之妻，员外郎锡康之妻，内管领祥年之妻，内管领椿寿之妻，内管领奎昌之妻，内管领延霈之妻。”³

以上选定诸人皆奉旨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寅时进苍震门宫内等候，敬谨备差。届日，该福晋、命妇“服色著戴钿子穿蟒袍八团褂戴朝珠，如庆贺行礼仍穿朝服，其女官等著戴钿子穿蟒袍，如应戴朝珠者戴朝珠。”⁴

7. 大婚前相关工作的演试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指立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为后。⁵

十月十一日，礼仪处会同工部先行前往后邸先行演试。⁶

十一月初一日，进行凤舆入宫演试，“自后邸起进大清门至乾清门，由太监接请入内。”⁷“已正五分由邸第正殿簷下启行，已正二刻十分至东单牌楼，午初至东长安门，午初一刻进大清门，午初三刻至乾清宫殿簷下，共六刻十分。”

8

8. 指立皇后时的注意事项

指立皇后日，所有各该处执事人员均穿蟒袍补褂；⁹皇后邸备差总管首领太

¹ 档号 05-0963-006 清单 和硕醇亲王奕譞等 呈内务府呈报司员妻室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² 档号 05-0963-038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九月。

³ 档号 05-0963-038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九月。

⁴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⁵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260，光绪十四年十月癸未。

⁶ 档号 05-0964-041 奉旨单 为备差龙亭先行演试事的奉旨单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十日。

⁷ 档号 05-0964-042 奉旨单 为皇后凤舆制齐预为演试事的奉旨单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十日。

⁸ 档号 05-0965-021 清单 呈恭演凤舆时刻单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

⁹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另参见档号 05-0963-044 奉旨单 为指立皇后执事人员穿蟒袍补褂事的奉旨单 光绪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监女子等由敬事房请旨派往；¹皇后应乘八人轿，先期请至宫内，用太监舁请，至顺贞门外，銮仪卫接请，随往首领太监由敬事房请旨派往；²至銮仪卫等项，均著照皇后例预备送至皇后邸，所有皇后邸各门均著首领太监拿门，由敬事房请旨派往。³

以上是皇帝大婚的前期准备工作。

2.5.3 临近结婚前的工作

1. 恭进皇后妆奁

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曾谕：“皇帝大婚前期，分二日恭进皇后妆奁，内应用脂粉、绒花、抱头等项由内赏给银两本家办理，著将前赏皇后之金如意二柄以龙亭舁请作为头抬，著派领侍卫内大臣一员，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遴派乾清门侍卫，大门侍卫，内务府司员沿途敬谨前引照料，其恭进妆奁著銮仪卫校尉及内务府备差各项人役舁请进东华门，由协和门、昭德门、中左门、后左门，进乾清门，安设钟粹宫，本宫首领太监接收。”⁴皇后妆奁经由乾清门入宫后的安置地点，后有所变动，该在坤宁宫、体顺堂、乾清宫、钟粹宫、东暖殿。⁵

按照定例，恭进皇后妆奁尚需选派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内务府司员沿途敬谨前引照料。故，正月十六日派定福锬照料。⁶

正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皇后妆奁入宫。

2. 宫内加添皇后生活分例

光绪皇后口分由正月二十六日添行，包括：

“每日盘肉用猪肉十六斤，羊肉一盘，小牲口二只，新粳米一升八合，黄老米一升三合五勺，高丽江米一升五合，粳米面一斤八两，白面七斤八两，麦子粉八两，豌豆拆三合，白糖一斤，盆糖四两，蜂蜜四两，核桃仁二两，松仁一钱，枸杞二两，晒干枣五两，猪肉九斤，猪油一斤，香油一斤六两，鸡蛋十

其中载：光绪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总管连英口传奉懿旨十月初五日指立皇后执事人员著穿蟒袍补褂一日。

¹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²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³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⁴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⁵ 档号 05-0964-060 奉旨单 为恭进妆奁分设在坤宁宫等处事的奉旨单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⁶ 档号 05-0967-020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恭进皇后妆奁派大臣照料事 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六日。

个，面斤十二两，豆腐一斤八两，粉锅渣一斤，甜酱一斤六两五钱，青酱一两，醋二两五钱，鲜菜十五斤，茄子二十个，王瓜二十条，三两重白蜡一支，一两五钱重白蜡四支，一两五钱重黄蜡四支，一两五钱重羊油蜡十支，羊油更蜡一支（夏例五两，冬例十两），红箩炭（夏例十斤冬例二十斤）黑炭（夏例五十斤，冬例六十斤）

每年银一千两，大卷江绸二疋，粧缎四疋，倭缎四疋，闪缎三疋，金字缎二疋，云缎七疋，衣素缎四疋，蓝素缎二疋，帽缎二疋，杨缎六疋，宫绉二疋，纱八疋里纱八疋，绫八疋，纺丝十二疋，杭绉八疋，绵绉八疋，高丽布十疋，三线布五疋，毛青布四十疋，粗布五疋，金线二十络，绒十斤，棉花线六斤，棉花四十斤，里貂皮四十张，乌拉貂皮五十张。”¹

“膳房恭备每日：酱一斤八两，清酱二斤，醋一斤，酱菜一分半，白菜二十斤，胡萝卜八条，香菜三两，芹菜十两，葱三斤，水萝卜十二个，苤蓝八个，冬瓜一个，干疙瘩五个，腌王瓜一斤八两，腌胡萝卜一斤八两，腌白菜一斤八两，腌芥菜一斤八两，腌韭菜一斤八两，高丽清酱白盐各一斤，香油八两，酥油四两，五两重羊油蜡一支，一两五钱重羊油蜡五支，安素白菜二颗，泉水一罐，黑糖一两，盆糖二两，柴八十斤。

茶房恭备每日：上面二斤，白面三斤，芝麻酱二斤，白盐一斤，羊油蜡五支，泉水二罐，乳牛二十五头，黄茶叶四十包，碱一斤，柴一百二十斤。

肉房恭备每日：腿羊胛叉一块，间一日羊乌叉一盘，羊肉二盘（每盘五块），盘肉十六斤（例内所有），菜肉十斤，肥鸡一支（例内所有），肥鸭一只（例内所有）。

官三仓恭备内膳房每日：面十斤八两，麦粉八两（例内所有），菀豆三升五合，菀豆^蜡三合（例内所有），香油六斤十四两，细面斤十三块，糙面斤十块，豆腐一斤八两（例内所有），锅渣一斤（例内所有），叉一块，鸡蛋十个（例内所有），粳米四升八合，粳米面一斤八两（例内所有），高丽江米四升，细黄老米八升八合五勺，黄小米三升五合，大黄米三升五合，细仓米三升五合，红小豆三升五合，绿豆三升五合，菀豆三升五合，高粱米三升五合，大麦米三升五合，糜子米三升五合，小黄米三升五合，绿豆粉三斤，水稻米三升，江米二升

¹ 档号 05-0967-028 奏底 总管内务府 奏为添行皇后等位口分开单呈览事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

五合，糊老米三升五合，白盐二斤，黑盐二斤，蜂蜜四两（例内所有）。

内膳房恭备每日：面十六斤八两，香油七斤八两，黄小米五升，黄豆三升六合，绿豆五升，锅渣十五块，细面斤十五斤，糙面斤十块，芝麻酱一斤，绿豆粉二斤，水稻米五升，粳米五升，细黄老米五升，上老米五升，白老米五升，白盐二斤。

内茶房恭备每日：菟豆^醋十斤，小黄米面五斤，芝麻研三升，澄沙三升，黄小米面七斤八两，红芸豆三斤，白芸豆三斤，蚕豆三斤，鸡蛋四个，粳米面五斤，江米六斤，豇豆^醋十斤。

菜库恭备内膳房每日：各色鲜菜十五斤（例内所有），大萝卜二十个，水萝卜二十个，七样鲜菜各七斤，白菜三十斤。

酒醋房恭备内膳房每日：酱一斤六两五钱（例内所有），清酱一两（例内所有），醋二两五钱（例内所有）。

糖仓恭备每日：盆糖四两（例内所有），白糖一斤（例内所有），盆糖十二两，白糖十两，黑糖一斤，盆糖二斤，白糖一斤。

米仓恭备每年：江米元宵三千七百五十个，山楂馅元宵一万七千五百个，江米粽子一万五千三百个，头等饅塞六分，葡萄水三十斤，月饼三十八斤重二十套，月饼二十五斤重二十套，月饼二十斤重四十套，月饼十五斤重六十套，月饼十斤重八十套，月饼四两重二千个，攒糖（每年自冬至日起至正月二十五日止五日一次，每日六盘）。

水轮处恭备每日泉水十二罐。

茶库恭备每日中沉香四两，京高纸一百张。

掌仪司果房恭备每日苹果二十个，秋梨二十个，红绡梨二十个，黄梨二十个，葡萄五斤，栗子五斤，核桃仁一斤，红枣三斤。

营造司恭备每日：煤一百五十斤，炭五十斤，柴一百三十斤。”¹

2.5.4 光绪帝大婚程序

1. 关于大婚的总体时间安排

¹ 档号 05-0967-028 奏底 总管内务府 奏为添行皇后等位口分开单呈览事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

指定皇后之前，光绪帝大婚的各项时间实际上即已确定。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未时，皇太后升殿受礼，皇帝行礼毕，升殿遣使册立奉迎。次日子时，皇后受册宝毕，少坐，仍用子时皇后升凤舆，宜用寅时皇后凤舆入宫，是日宜用酉时坤宁宫合巹宴。二月初二日辰时，行朝见礼。二月初四日辰时，行庆贺礼，颁诏。初五日午时，赐宴。¹

2. 皇帝大婚环节

皇帝大婚，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环节：纳采、大徵、祭告、册立、奉迎、大婚、朝见、庆贺。

（1）纳采礼

光绪帝皇后选定后，随即举行纳采礼、大征礼等。

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内务府就纳采礼筹备事宜奏：“恭照本年十一月初二日午时行纳采礼，应备文马四匹，鞍辔四副，甲冑十副，缎一百匹，布二百匹。至缎匹一项，前奉交单由内办理，其余各项现经各该处敬谨备齐，谨将鞍辔、甲冑各捡一副，各色布各捡一疋，恭呈慈览。”²

十月二十八日，奕譞等又就大征礼筹备事宜奏：“十二月初四日午时行大征礼，应备赐物自应敬谨办理。现准礼部咨据镶黄旗满洲报称皇后之父桂祥系现任镶白旗汉军副都统，皇后之母爱新觉罗氏，皇后之弟德恒并无官职，等因前来。臣等恭查大征礼应赐后父母弟及从人服物银两，自应遵照上年七月初七日交单名色数目敬谨办理，谨缮清单恭呈慈御，俟命下之日即行分交各衙门敬谨备办，其缎疋金两前奉交单由内讨领，至金两一项拟由内务府银库现存粤海关监督采办金两内动用。为此恭折奏闻。谨奏请旨。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随时具奏。奉旨依议。”³

十一月初二日午时，纳采礼按时举行，所有礼仪皆由礼部办理，总管内务府大臣巴克坦布则率领护军参领、护军等负责保护宴饮礼仪的正常举行。未时，

¹ 档号 05-0963-031 奏折 和硕醇亲王奕譞奏为由内交出礼节时刻敬谨遵照办理事 光绪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² 档号 05-0964-022 奏稿 奏为纳采礼应备鞍辔等项各捡一副恭呈慈览事 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其中载：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总管连英传，纳采礼，礼节归礼部办理，应用缎一百疋，由内办理，其余物件归礼仪处办理。另：《国朝宫史》，卷19，第430页，《经费三·嘉礼例用·册立皇后补行纳采礼》载：文马十（鞍辔具），币百端，布二百匹，甲冑十（如皇后父系外藩则用）。

³ 档号 05-0964-034 奏折 奕譞等 奏为大征礼赐后父母等人服物银两事 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正式举行纳采宴，赐皇后生父宴饮，对于皇后母亲则省去此项内容，改为赏给饽饽桌张、羊酒。¹纳采礼结束后，纳彩礼礼物并不存留皇后母家，除“将缎布暂存邸第，于恭进皇后妆奁时分装箱内交进，其马匹、鞍辔、甲胄等项即交各该衙门领回。”²

（2）大征礼

纳采礼之后便是大征礼。十一月二十八日，奕譞等将大征礼应备礼物、赐物等恭呈慈览，其中礼物包括：“金二百两（动用粤海关监督采办金两），银一万两（动用余平），金茶桶一具，银茶桶二具，银盆二具，由内交出缎一千疋，文马二十疋（鞍辔具），闲马四十匹，驼甲二十副（随驼甲马二十匹，驼甲鞍二十副。）

赐物包括：

赐后父后母：金一百两（动用粤海关监督采办金两），银五千两（动用余平），银茶桶一具，银盆一具，由内交出缎五百疋，布一千疋，马六疋（鞍辔具），甲胄一副，弓一张，矢一箛，冬夏朝服各二袭，冬夏衣各二称，貂裘各一领，上等玲珑带一束，

赐后弟：由内交出缎四十疋，布一百疋，马二匹（鞍辔具）

赐从人：银四百两（动用余平）。”³

大征礼礼物在仪式结束后，同样不能留存皇后母家。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总管内务府即奏：“此项礼物俟大征礼成后遵旨将金两、银两、金银茶

¹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² 档号 05-0964-022 奏稿 奏为纳采礼应备鞍辔等项各捡一副恭呈慈览事 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³ 档号 05-0965-014 清单 和硕醇亲王奕譞等 呈大征礼赐物等项清单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其中载：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总管连英传，大征礼，礼节归礼部办理，应用金三百两，缎一千六百四十疋，由内办理，其余物件归礼仪处办理。

另：《国朝宫史》，卷19，第431页，《经费三·嘉礼例用·册立皇后补行大征礼》载：金二百两、银万两、金茶器一、银茶器二、银盥盆二、帛千端、文马二十（鞍辔具）、闲马二十、驼甲二十。

赐后父母：金百两、金茶器一、银五千两、银茶器一、银盥盆一、帛五百匹、布千匹、马六（鞍辔具）、弓一张、矢一服、朝服各一袭、衣各二称（冬夏各一）、貂裘各一、带一、甲胄一（如皇后父系外藩则用）。由上可见，05-0965-014 清单所载大征礼礼物与《国朝宫史》所载相同，赐后父后母之物，本清单并无金茶桶一，《国朝宫史》所载有金茶桶一，其他同。

又：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行大征礼。而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总管连英口传奉旨大征礼缎疋赐物缎疋于十二月初一日交出。钦此。（05-0964-063 奉旨单 总管连英口传为大征礼缎疋赐物缎疋交出事的奉旨单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桶、银盆，用龙亭昇请交进，缎疋暂存邸第，于恭进妆奁时分装箱内；其马匹、鞍辔、驼甲等项分交该衙门领回。”¹于是，纳采礼礼物内缎布与大征礼礼物内缎疋成为皇后妆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祭告礼

大婚前一日，即遣官各一人祇告天地太庙后殿奉先殿如常仪。是日早，陈皇帝法驾卤簿，乐陈设如常仪，陈皇太后仪驾乐悬于慈宁宫，如常仪；²礼部鸿胪寺官于太和殿设节案、册案、宝案；陈皇后仪驾、凤舆于太和门阶下及午门外，凤舆内陈设御笔用宝龙字金如意，派内务府大臣二人陈设。³

（4）册立礼、奉迎礼

册立礼、奉迎礼既可分两日进行，又可并入同一日举行。同治帝大婚册立礼与奉迎礼分两日进行，“其皇后接受册宝，会典则例内礼节均系大婚日举行，今遵懿旨改于大婚前一日举行，”⁴光绪帝大婚，册立奉迎礼，同日办理。⁵“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未时，皇太后升慈宁宫宝座受皇帝礼，皇帝行礼，毕，升太和殿，阅视册宝，毕，遣使册立奉迎礼。”⁶

是日，皇后邸陈设节案、册案、宝案、香案，此项事务一律由礼部等衙门办理；⁷皇后父家负责仅铺陈彩绸、毡片、灯只等项，所费银两由宫内赏给。

（5）大婚礼

大婚前一日，即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未时，由选定的福晋四人将皇后冠服送至皇后邸第，包括：“皇后冠服戴东珠朝冠，御珠宝、朝服、珊瑚朝珠二

¹ 档号 05-0965-013 奏折 和硕醇亲王奕譞等 奏为大征礼应备礼物赐物恭呈慈览事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²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³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⁴ 档号 05-0856-025 奏底 和硕恭亲王奕訢奏为遵懿旨恭拟皇上大婚礼节事 同治九年。

⁵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⁶ 本内容参考如下资料：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档号 05-0963-031 奏折 和硕醇亲王奕譞 奏为由内交出礼节时刻敬谨遵照办理事 光绪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档号 05-0963-038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九月。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265，光绪十五年正月壬申（二十六日）载：“以大婚册立皇后，前期遣官告祭天、地、太庙后殿、奉先殿。上礼服诣太和殿阅视皇后册宝。遣大学士额勒和布为正使，礼部尚书奎润为副使，持节奉册宝诣皇后邸。”

⁷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盘、东珠朝珠一盘、金镶珊瑚项圈，拴辫手巾，正珠排环坠。”¹

正月二十七日子时，宣册、宣宝，传宣之人照同治十一年成案，派太监宣读²。皇后受册宝，毕，少坐，内掌仪司首领太监恭请凤舆至堂正中，仍用子时皇后升凤舆。寅时，凤舆入宫。太监执提炉引至大门外，銮仪校接请入大清门，至乾清门内，内掌仪司首领太监接请至乾清宫殿檐下，关防营总管一名奏请降舆，太监执提炉前导，步行由乾清宫至后榻扇，乘八人孔雀顶轿还钟粹宫。³

光绪帝大婚，皇后凤舆入宫直接回其本宫钟粹宫，并未在交泰殿等地停留，鉴于此，撤下原来开列的交泰殿恭侍命妇十人之安排。⁴

皇后降凤舆后，总管二人敬请龙字如意，安设钟粹宫⁵；皇后之册宝由敬事房首领太监接捧，授本宫守宝太监（降舆礼节，照会典例由内办理。）⁶

正月二十七日午时，原定由多罗贝勒载漪夫人，奉恩辅国公载泽夫人，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总管内务府大臣宗室福锃之妻，三等忠勤伯黄永安之妻四人恭侍皇后净面冠服，戴凤钿，穿明黄五彩龙袍，八团五彩有水龙褂，戴项圈，拴辫手巾，正珠朝珠，乘礼轿至坤宁宫东暖阁等候。⁷

正月二十七日酉时，举行坤宁宫合巹宴。皇帝吉服御坤宁宫，升宝座床居左，皇后升宝座床居右，相向坐，设合巹宴，原定由多罗贝勒载漪夫人、奉恩辅国公载泽夫人、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总管内务府大臣宗室福锃之妻、总管内务府大臣巴克坦布之妻等四人恭侍；内务府女官恭进宴桌（宴桌等项由内膳房豫备），宴毕，撤宴桌，派女官郎中广升之妻，员外郎庆宽之妻，员外郎文德之妻，内管领祥年之妻。⁸

大婚次日，正月二十八日寅时，多罗贝勒载漪夫人、多罗贝勒载澍夫人、户部左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嵩申之妻、总管内务府大臣巴克坦布之妻等四人恭侍皇后冠服，戴凤钿，穿明黄五彩龙袍，八团五彩有水龙褂，戴项圈，拴辫手巾，正珠朝珠，毕，皇帝率皇后诣坤宁宫西案、北案前行三跪九叩礼，次诣灶

¹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² 此前顺治帝、康熙帝大婚系由女官宣册宣宝。

³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⁴ 档号 05-0963-021 奏片 奏请撤下大婚恭侍差使事 光绪十四年九月初五日。

⁵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⁶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⁷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⁸ 档号 05-0963-038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九月。

君前上香，行三跪礼，（派总管一名递香）。

皇帝、皇后还东暖阁筵宴，皇帝升南床居左，皇后升南床居右，相向坐，福晋夫人等四人恭侍，派多罗贝勒载滢夫人，多罗贝勒载澍夫人，一等诚谋英勇公继勋之妻，户部左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嵩申之妻；内务府女官恭进宴桌，宴毕，撤宴桌，派女官员外郎常恩之妻，内管领椿寿之妻，内管领奎昌之妻，内管领延霈之妻。¹

而后，礼节繁缛。

第一，寿皇殿拜谒列圣列后

皇帝率皇后诣寿皇殿拈香行礼，著照元旦令节恭悬列圣列后圣容。皇帝乘礼轿，提炉前导出顺贞门、神武门进北上门，由西山道至幄次降舆，少坐。皇后乘礼轿，提炉前导出顺贞门、神武门进北上门，由西山道至西角门外，掌仪司首领太监接请降舆，皇后步行进西角门。而后，皇上步行进西角门，率皇后诣寿皇殿，到列圣列后圣容前拈香，诣正中火炉内上藏香，行三跪九叩礼。

第二，承乾宫拜谒孝全成皇后

诣寿皇殿拜谒列圣列后，毕，皇帝先由西山道、北上门，进神武门、顺贞门，瓊苑西门，进吉祥门，还养心殿，少坐。皇后则由西山道出北上门，进神武门、顺贞门，由瓊苑东门至承乾宫等候。而后，皇帝由吉祥门乘礼轿至承乾宫降舆，率皇后诣孝全成皇后御容，拈香行三跪九叩礼。

第三，毓庆宫拜谒孝静成皇后

孝全成皇后前行礼毕，皇后乘礼轿，先出广生左门，进祥旭门至毓庆宫降舆等候；皇帝乘礼轿，后出广生左门，进祥旭门至毓庆宫降舆，率皇后诣孝静成皇后御容前拈香，行三跪九叩礼。

第四，乾清宫拜谒文宗显皇帝、穆宗毅皇帝

而后，皇后乘礼轿出祥旭门，进景和门，至乾清宫降舆等候；皇帝乘礼轿出祥旭门，进景和门，至乾清宫降舆，率皇后诣文宗显皇帝圣容前拈香行三跪九叩礼，毕，再诣穆宗毅皇帝圣容前拈香，行三跪九叩礼。

第五，建福宫拜谒孝德皇后、孝贞皇后

皇后乘礼轿，由隆福门进百子门至建福宫降舆等候，皇帝乘礼轿由隆福门

¹ 档号 05-0963-038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九月。

进百子门至建福宫降舆，率皇后诣孝德显皇后神牌前拈香，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再诣孝贞显皇后神牌前拈香行三跪九叩礼。

第六，储秀宫拜见慈禧皇太后

皇后由建福宫东角门外乘礼轿至翊坤门外降舆等候，皇帝由建福宫东角门外乘礼轿至翊坤门外降舆，率皇后诣储秀宫皇太后前跪递金如意，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皇太后赐皇帝、皇后金如意。毕，皇帝由翊坤门外乘礼轿还养心殿，少坐。之后，内庭主位等行礼，敦宜皇贵妃位分等率公主、王妃、命妇等行三跪九叩礼，丽皇贵太妃等位行三跪九叩礼，醇亲王福晋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皇后由翊坤门外乘礼轿进吉祥门，至养心殿。

第七，东佛堂拜谒庄顺皇贵妃

皇后至养心殿后，皇帝率皇后诣东佛堂庄顺皇贵妃¹神牌前拈香行礼，礼毕，帝后皆还养心殿。

第八，皇后等于皇帝前行礼

皇帝升明殿宝座，皇后诣皇帝前跪递金如意，皇帝赐皇后金如意，毕，皇后率位分等诣皇帝前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荣寿固伦公主再行三跪九叩礼。

第九，皇后受礼

皇帝前行礼毕，皇后由吉祥门乘礼轿还钟粹宫，先佛前拈香，毕，皇后升前殿宝座，瑾嫔、珍嫔位等率公主、福晋、命妇等诣皇后前行三跪九叩礼。

（6）朝见礼

二月初二日宜用辰时行朝见礼²，皇太后由储秀宫乘礼轿至慈宁宫升宝座，皇后由本宫乘礼轿至慈宁宫降舆，诣皇太后前行六肃三拜三叩礼毕，皇太后赐

¹ 庄顺皇贵妃，道光帝琳妃，奕譞生母，光绪帝乃庄顺皇贵妃之亲孙，故光绪帝后诣其前行礼。

² 档号 05-0963-031 奏折 和硕醇亲王奕譞奏为由内交出礼节时刻敬谨遵照办理事 光绪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关于光绪帝皇后行朝见礼时间，据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档号 05-0963-002）载：“大婚第三日行朝见礼。”但光绪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和硕醇亲王奕譞《奏为由内交出礼节时刻敬谨遵照办理事》（档号 05-0963-031）则记载二月初二日行朝见礼；《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266，光绪十五年二戊寅（初二日）载：“皇后行朝见礼。”如此，光绪帝皇后行朝见礼时间当确为二月初二日。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总管连英所传“大婚第三日行朝见礼”，当为沿袭同治帝大婚皇后行朝见礼时间之成案，而后修改为二月初二日举行。

同治九年，和硕恭亲王奕訢《奏为遵懿旨恭拟皇上大婚礼节事》（档号 05-0856-025）载：“十一月二十七日，臣奕等面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皇后诣慈宁宫行朝见礼，著于大婚礼之第三日举行。”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 337，同治十一年七月乙巳（二十三日）载：“钦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皇帝大婚典礼，……十五日子时，皇后升凤舆。进宫后，丑时行合巹礼。十七日己时，皇后诣慈宁宫行朝见礼。”此即可见同治帝大婚皇后朝见礼系于大婚礼第三日举行。

皇后等位宴，毕，皇太后还储秀宫，皇后等位各还本宫。¹

（7）庆贺礼

二月初四日宜用辰时行庆贺礼，颁诏。²庆贺礼过程如下：

第一，皇帝率百官于皇太后前行礼，颁诏天下

皇太后由储秀宫乘礼轿至慈宁宫，升宝座，皇帝率王公百官诣慈宁宫皇太后前行礼，毕，皇帝升太和殿，受王公百官礼，颁诏宣示天下，毕，皇帝乘礼轿还养心殿，少坐。

第二，皇后等于皇太后前行礼

皇后率瑾嫔、珍嫔位分、王妃、命妇等诣皇太后前行礼毕，敦宜皇贵妃等位率公主行礼，毕，丽皇贵太妃等位行礼，毕，醇亲王于慈宁门外行礼，毕，醇亲王福晋行礼，毕。

第三，皇帝、皇后递如意

皇太后由慈宁宫乘礼轿，还储秀宫，升前殿宝座，皇帝由吉祥门乘礼轿至翊坤门外降舆，诣皇太后前跪递如意，皇太后赐皇帝如意，毕，皇帝由翊坤门外乘礼轿还养心殿，少坐；

皇后率瑾嫔、珍嫔位分、王妃、命妇等跪递如意，皇太后赐皇后如意毕，敦宜皇贵妃等位率公主跪递如意，毕，丽皇贵太妃等位跪递如意，毕，醇亲王福晋跪递如意。

第四，皇后于皇帝前行礼

而后，皇帝由吉祥门乘礼轿至乾清宫升宝座，皇后则由翊坤门外乘礼轿至乾清宫后榻扇降舆，皇后率位分等诣皇帝前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皇帝乘礼轿还养心殿。皇后由后榻扇乘礼轿至吉祥门降舆，步行进养心殿，皇后率位分等诣皇帝前跪递如意，毕，荣寿固伦公主跪递如意。

第五，皇后受礼

之后，皇后还钟粹宫，升前殿宝座，瑾嫔、珍嫔率公主、王妃、命妇等诣皇后前跪递如意，行三跪九叩礼，毕，瑾嫔、珍嫔等位乘轿各还本宫，公主、王妃命妇退出苍震门。”³

¹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² 档号 05-0963-031 奏折 和硕醇亲王奕譞奏为内交出礼节时刻敬谨遵照办理事 光绪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³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在庆贺礼之后，赐宴后母家。庆贺次日，即二月初五日，午时，皇帝赐后父及亲属等宴，王公百官咸与，（照同治九年成案办理。）皇太后宫内廷筵宴，（由内预备，其应进桌张羊酒之处，著照同治十一年成案办理。）赐后母及亲属等宴（此次改为）宴桌羊酒由礼仪处酌拟数目办理。¹

二月初八日，上率皇后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幸坤宁宫，行祈福礼。²

至此，大婚的事项全部结束。

大婚礼成后，“金壶金杯盏著交内殿收印账。”³“奉懿旨乾清门内外架綵綵绉著于三月二十三日撤。钦此。”⁴关于“宫殿门神对联是否同日摘撤之处，伏候训示遵行。”

2.5.5 大婚结束后例行奖赏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和硕醇亲王奕譞等《奏为恭办大婚典礼奖励出力司员事》载“恭照大婚典礼前于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四日钦奉懿旨，飭令臣等敬谨办理，臣等遵即拣派司员妥慎恭办，时及二年之久，现在典礼庆成，该员等听夕从公，不无微劳，足录，自应仰恳天恩赏给鼓励，以昭激劝。谨将尤为出力各员照案缮具清单。先行恳恩奖励，其余各员可否酌予保奖之处，出自皇太后逾格鸿施，如蒙俞允再由臣等分别开单请奖，谨奏请旨。”⁵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呈大婚典礼始终督办一切差务格外出力总办三员衔名清单》载：“恭办大婚典礼始终督办一切差务格外出力总办三员：

花翎卿衔题奏三院卿郎中文珮 请赏在任以道员尽先选用，并赏加二品衔；
花翎武备院卿衔坐办堂郎中毓秀请赏在任以道员尽先选用，并赏加二品衔；
花翎二品顶戴记名副都统郎中英绶请赏以三院卿遇缺题奏并赏换副都统衔。”⁶

¹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²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266，光绪十五年二月甲申。

³ 档号 05-0964-064 奉旨单 总管连英口传为大婚礼成后金壶等物交内殿收印账事的奉旨单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⁴ 档号 05-0967-039 奏片 总管内务府 奏请摘撤宫殿门神对联事 光绪十五年正月。

⁵ 档号 05-0967-040 奏折 和硕醇亲王奕譞等 奏为恭办大婚典礼奖励出力司员事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⁶ 档号 05-0967-042 清单 和硕醇亲王奕譞等 呈大婚典礼始终督办一切差务格外出力总办三员衔名清单

《呈大婚典礼始终格外出力司员八名衔名清单》载：

“武备院卿衔即补郎中员外郎庆宽请赏在任以道员选用，并赏加三品顶戴，武备院卿衔一等员外郎庄健请赏在任以道员选用，并赏加三品顶戴，署奏事官员外郎锡恒请赏在任以道员选用，并赏戴花翎，花翎三品衔员外郎文绅请赏在任知府尽先选用并赏加三品顶戴，护军参领衔升用堂委署主事堂笔帖式岳龄请赏免补主事，以员外郎升用并赏戴花翎；

花翎三品衔堂主事明绪请赏免补员外郎，以郎中升用，副护军参领衔堂委署主事堂山请赏免补主事，以员外郎升用，并赏戴花翎，花翎即补员外郎恩铨请赏仍以员外郎尽先即补，并赏加三品顶戴。”

恭办大婚典礼出力司员、笔帖式¹、内务府三旗护军营备差各员²以及骁骑营备差各员³、敬事房懋勤殿等处写字当差人等⁴亦各有奖叙，此不赘述。

2.5.6 瑾嫔、珍嫔先于皇后入宫

1. 指定嫔位后的相关事项

指定二嫔后，出宫时，出顺贞门、神武门，著各派乾清宫总管一名，敬事房太监二名送至本家，毕，其总管太监即行进内。⁵其乘用杏黄车，先期在顺贞门外预备，⁶出宫时，引导跟随，著礼仪处知照各该处照例派出。⁷指定嫔位后，其即属于皇家人员，其寻常衣服由宫内赏给银两制办⁸，其母家派护卫人员等守卫，由礼仪处斟酌办理。⁹

2. 恭进瑾嫔、珍嫔妆奁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¹ 档号 05-0968-015 奏折 奏为保奖大婚典礼出力人员代奏叩谢天恩事 光绪十五年三月初八日。

² 档号 05-0968-013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内务府三旗护军营备差各员酌给奖叙清单 光绪十五年三月初七日。

³ 档号 05-0968-013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内务府三旗护军营备差各员酌给奖叙清单 光绪十五年三月初七日。

⁴ 档号 05-0968-063 单底 总管内务府 呈敬事房懋勤殿等处写字当差人等恩赏奖叙清单。光绪十五年四月。

⁵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⁶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⁷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⁸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⁹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皇帝大婚，皇后风光无限，但嫔位亦非冷清入宫。嫔位等人亦有妆奁，亦由宫内置办，事先送到嫔位等母家，“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八日总管连英口传奉懿旨前派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等置办位分妆奁著敬谨办齐，于十五年正月十六日送交瑾嫔、珍嫔家内。钦此。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八日述奏奉旨：是。钦此。”¹

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六日，总管内务府大臣为各主位妆奁入宫派员照料上奏请旨，按照定例，“恭进嫔位妆奁，每分著派内务府大臣一员或三院卿照料，……二十四日照料瑾嫔、珍嫔妆奁，应请于总管内务府大臣及三院卿员内钦派二员。”²同时，缮写可派人员名单呈进，“正月二十四日恭进瑾嫔、珍嫔妆奁请派二员照料：

总管内务府大臣臣宗室福锟，嵩申，师曾，巴克坦布，○崇光，武备院卿文璧，○奉宸院卿海绪。”³

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六日随时具奏照料……瑾嫔、珍嫔妆奁圈出崇光、海绪。钦此。⁴即二十四日恭进瑾嫔、珍嫔妆奁，由总管内务府大臣崇光和奉宸院卿海绪照料。

关于瑾嫔、珍嫔妆奁的入宫时间、入宫路线、安放地点等，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总管连英传，“皇后大婚前三日，进嫔位、贵人妆奁，其每分（份）妆奁著派内务府大臣一员或三院卿前往照料，进神武门、顺贞门，安设永和宫、景仁宫并东配殿，著本宫首领太监接收。”⁵皇后大婚前三日，实即瑾嫔、珍嫔入宫前一日，即正月二十四日，恭进瑾嫔、珍嫔妆奁，其妆奁由神武门、顺贞门入宫。入宫后，光绪帝瑾嫔居住永和宫，珍嫔居住景仁宫，东配殿当为贵人准备，前面所提，最初，原定为光绪帝指定一名贵人，但后未选定。因无贵人位分，东配殿当空置。

3. 二嫔先于皇后入宫

¹ 档号 05-0964-040 奏折 奉旨单 为将办齐妆奁送交瑾嫔珍嫔家内事的奉旨单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² 档号 05-0967-020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恭进皇后妆奁派大臣照料事 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六日。

³ 档号 05-0967-022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总管内务府大臣及三院卿衔名清单 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六日。○意即奉朱笔圈出人员。

⁴ 档号 05-0967-020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恭进皇后妆奁派大臣照料事 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六日。

档号 05-0967-022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总管内务府大臣及三院卿衔名清单 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六日 正月二十四日恭进瑾嫔珍嫔妆奁请派二员照料：

总管内务府大臣臣宗室福锟，嵩申，师曾，巴克坦布，○崇光。

武备院卿文璧，○奉宸院卿海绪。

⁵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皇帝大婚，皇后与妃嫔等人虽系同时选定，但妃嫔等人先于皇后入宫，如此，则妃嫔可以接驾，当然，此亦体现皇后地位之尊贵。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光绪帝大婚。瑾、珍二嫔于皇帝大婚前二日由神武门、顺贞门入宫¹。即，瑾嫔、珍嫔当于正月二十五日进宫。而其入宫所需用钿钗、衣服等则由总管太监于二嫔进宫前一日送至其母家。²由此可知，正月二十四日，太监等送钿钗、衣服等物至二嫔母家。

瑾嫔、珍嫔进宫当日，“乾清宫总管一名、敬事房首领太监二名、本宫首领太监，至嫔位、贵人家内迎接进宫。”³引导、跟随人员等由礼仪处办理。⁴

4. 二嫔晚于皇后受册封

值得注意的是，瑾嫔、珍嫔虽先于皇后进宫，但其时尚未进行册封。其册封典礼晚于皇后册立礼。对于瑾嫔、珍嫔的册封，光绪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礼部、内务府奏请册封瑾嫔、珍嫔，应否与册立皇后，同日举行。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著于册立皇后后册封瑾嫔、珍嫔。即著钦天监选择吉期具奏。”⁵册封瑾嫔、珍嫔定于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八日举行。

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八日，“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福锟为正使，礼部左侍郎续昌为副使，持节赍册，封原任侍郎长叙之女他他喇氏为瑾嫔。遣礼部尚书李鸿藻为正使，礼部右侍郎文兴为副使，持节赍册，封原任侍郎长叙之女他他喇氏为珍嫔。”⁶

5. 二嫔之生活分例

嫔位每日分例及年例宫分各项物件如下：

“每日猪肉六斤八两，陈粳米一升二合，白面二斤，白糖二两，香油五两五钱，豆腐一斤八两，粉锅渣八两，甜酱六两，醋二两，鲜菜八斤，茄子六个，

¹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²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³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⁴ 档号 05-0963-002 清单 呈总管连英传办大婚差务清单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⁵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260，光绪十四年十月丁酉。

按：同治帝之皇后与慧妃系同日册封，《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 340，同治十一年九月乙未（九月十四日）载：“寅刻，上礼服御太和殿，阅视皇后册宝。遣醇亲王奕譞为正使，贝勒奕劻为副使，持节奉册宝诣皇后邸。册封阿鲁特氏为皇后。……遣大学士文祥为正使，礼部尚书灵桂为副使，持节赍册印，封富察氏为慧妃。”同治帝瑜、珣二嫔之册封礼晚于皇后与慧妃，《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 343，同治十一年十月庚午（十月十九日）载：“遣大学士文祥为正使，礼部尚书万青藜为副使，持节赍册，封赫舍哩氏为瑜嫔。……遣大学士单懋谦为正使，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全庆为副使，持节赍册，封阿鲁特氏为珣嫔。”

⁶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267，光绪十五年二月甲午。

王瓜六条，一两五钱重白蜡二支，一两五钱重黄蜡二支，一两五钱重羊油蜡二支，红箩炭夏例五斤，冬例八斤，黑炭夏例二十斤冬例三十斤。

每月小牲口十只，羊肉十五盘，六安茶叶十四两，天池茶叶八两。

每年银二百两，粧缎二疋倭缎一疋，闪缎二疋，云缎二疋，衣素缎二皮，帽缎一疋，杨缎一疋，春绉一疋，宫绉一疋，纱一疋，里纱一疋，绫三疋，纺丝五疋，杭绉三疋，绵绉三匹，高丽布四匹，毛青布八疋，深蓝布八疋，粗布四疋，金线六络，绒三斤，棉花线三斤，棉花十五斤，里貂皮四张，乌拉貂皮二十张。”¹

总管内务府亦将御茶膳房等处呈报从前恭备嫔位口分成案敬缮清单呈览：

“膳房恭备每日：白盐二两，黑盐香油各六钱，清酱四两，干酱三两，醋二两，白菜二斤，葱四两，胡萝卜一条，王瓜二条，茄子一个，芹菜六钱，干疙瘩五两，腌胡萝卜青瓜子白菜各三两，腌芥菜韭菜各二两，小蜡六支，柴三十斤，炭六斤。

茶房恭备每日：白面三斤，白盐八两，芝麻酱一斤八两，小蜡三支，碱二两，黄茶叶五包，乳牛二头，柴四十斤。

肉房恭备每日：间一日羊肉一盘（每盘五块，例内所有），盘肉四斤八两（例内所有），菜肉二斤（例内所有）。

每月菜鸡五只（例内所有），菜鸭五只（例内所有）。

官三仓恭备每日：面二斤（例内所有），香油五两五钱（例内所有），锅渣八两（例内所有），豆腐一斤八两（例内所有），粳米一升二合（例内所有）。

菜库恭备每日：各色鲜菜八斤（例内所有），大萝卜六个，水萝卜六个。

酒醋房恭备每日：酱六两（例内所有），醋二两（例内所有）。

糖仓恭备每日：白糖二两（例内所有）。

米仓恭备每年江米元宵三百个，江米粽子一百七十二个，粽子八十六个，二等饅塞六分，月饼十五斤重六套。

水轮处恭备每日泉水四罐。

掌仪司果房恭备苹果每三日七个，红绡梨每三日七个，黄梨每三日七个，棠梨每三日七个，葡萄每三日二斤八两。”²

¹ 档号 05-0967-028 奏底 总管内务府奏为添行皇后等位口分开单呈览事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

² 档号 05-0967-028 奏底 总管内务府奏为添行皇后等位口分开单呈览事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

第3章 清代后妃的生活

3.1 清代后妃宫内用度

3.1.1 后妃内宫陈设

后宫等级制度森严，后妃等人使用的器皿按其身份地位，各有不同。如，皇太后身为前任皇帝的嫡妻，或者现任皇帝的生母，地位尊贵，皇后为现任皇帝的嫡妻，统率后宫妃嫔，地位至尊，只有皇太后和皇后才可以使用金器、玉器。皇太后与皇后身份虽不同，但都是后宫最为尊贵的女人，自金器、玉器、银器、铜器、锡器、铁器、瓷器、漆器乃至灯具等，其所使用器皿种类完全一致，仅有数量之别，皇太后所用器皿的数量多于皇后。

皇贵妃等人与皇后的差别较大。如银器、铜器、锡器、漆器等项，皇贵妃以下人等皆可使用，只是使用数量的多少与地位密切相关，如皇贵妃所用银器，无论种类，抑或数量，都无法与皇后相提并论，二者差别较大。

金器只有皇太后、皇后能够使用。皇太后、皇后等人使用瓷器亦体现了严格的等级之别。

3.1.1.1 金银器

后宫内，皇太后身为嫡母，皇后身为帝妻可以使用不同数量的金器，“玉盞金台一副，金执壶二，金方一，金盘十五，金碟六，金碗五，金茶瓿盖一，嵌松石金匙一，金匙二，金镶牙箸一双，金云包角桌二。”¹而其他妃嫔等人则无资格使用金器，就连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亦不能使用金台、金壶等金器，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17，第390页，第391页，《经费一·铺宫》。

但其使用包角桌和铁镊带有一点金，“钹金铁云包角桌一，钹金铁镊一”¹，而贵妃和妃使用器皿只有包角桌带有一点金，铁镊则带有一点银，“钹金铁云包角桌一，钹银铁镊一”²，自嫔而下则都不能使用带金器皿。

3.1.1.2 瓷器

后宫后妃所使用瓷器的种类和数量有严格规定，亦能充分体现等级之别。后妃等人使用的瓷器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位分碗”³，严格体现后妃尊卑，象征其身份地位。后妃等级之不同，体现在“位分碗”上就是颜色之不同，如皇太后、皇后使用全黄色瓷器，皇贵妃使用白里外黄瓷器，贵妃与妃使用黄地绿龙瓷器，嫔使用蓝地黄龙瓷器，贵人则使用绿地紫龙瓷器，常在使用五彩红龙瓷器，而地位最低的答应则无“位分碗”，仅使用各色瓷器。后妃日常饮食严格按照其身份等级使用相应地瓷器“位分碗”，后宫家宴时，更是如此。

另一类则为各色瓷器，等级不同，所用数量悬殊。

为清晰起见，将皇太后、皇后等人所用各色瓷盘、各色瓷碟、各色瓷碗、各色瓷锤之数目列表如下，其等级间的区别一目了然。

皇后等人各色瓷器数目表

	皇太后	皇后	皇贵妃	贵妃	妃	嫔	贵人	常在	答应
各色瓷盘	100	80	40	30	20	18	10	8	8
各色瓷碟	50	50	15	10	8	6	4	4	4
各色瓷碗	50	50	50	40	30	20	18	15	10
各色瓷锤	70	70	20	15	12	10	10	6	6

注：本表主要依据《国朝宫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瓷锤外，皇太后使用“各色磁杯百，磁渣斗六”⁴，皇后使用“各色瓷杯百，瓷渣斗四”⁵，而皇贵妃以下不使用瓷杯和瓷渣斗，仅用瓷缸，皇贵妃使用两个瓷缸，贵妃、妃、嫔使用一个瓷缸，贵人以下无瓷缸。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7，第 392 页，《经费一·铺宫》。

²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7，第 392 页，《经费一·铺宫》。

³ “位分碗”一词引自苑洪琪《清宫后妃的“位分碗”》一文，原文载于《中国食品》1997 年 03 期。

⁴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7，第 390 页，《经费一·铺宫》。

⁵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7，第 391 页，《经费一·铺宫》。

道光十九年十月十一日，琳贵人位下一名女子被遣送出宫，“由敬事房交出咸福宫因笨出宫之官女子大妞一名。……据称年十七岁，于本年八月初一日进宫在琳贵人下当差。”该女入宫时间较短，其出宫原因很简单，“本月初十日因将饭碗一个砸破，并将花针踏坏，今早用裁衣尺责打手掌数板，即时交出。”¹该女子之前虽亦因“学做活计粗笨”受过责打，但其出宫的直接原因却是砸破饭碗，在所搜集的众多关于未满年限出宫女子的资料中，关于因砸破一个饭碗而被责打的事例，仅此一例，一则可能说明该女子粗笨，主子对其予以惩罚；另一方面不免说明主子对所用饭碗的在意程度，此可能与贵人所用碗的数量较少有关，物以稀为贵。

综上所述，后妃等人所用的各项器皿的种类与数量与其地位高低密切相关，须严格执行，不可僭越²。

3.1.2 后妃日常开销

1. 日常开销

后妃等人的日常生活亦与各自的等级密切相关，且皇太后与皇后享用有独特之处，如皇太后与皇后享用的米面种类较多，而皇贵妃以下仅享用陈粳米和白面，依据地位不同，数量不等。其他诸如香油、杂果、肉禽蛋类、蔬菜、糖蜜、所用蜡炭等各项皆依等级而定。

具体内容参看下表：

¹ 档号 05—0708—030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咸福宫交出女子情形事。道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

² 晚清，慈禧太后所用僭越规制，本文暂不涉及。

后妃等人日常生活分例表

	盘肉 ⁶³⁷	猪肉 ⁶³⁸	羊肉	鸡鸭	鸡蛋	米 类 ⁶³⁹	粉面 ⁶⁴⁰	豆腐各品	糖 蜜 ⁶⁴¹	杂 果 ⁶⁴²	油 ⁶⁴³	甜酱	清酱	醋	鲜菜	茄子王瓜	六安茶	天池茶
单 位	/ 日	/ 日	/ 月	只 / 月	个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斤 / 日	个 / 日	两 / 月	两 / 月
皇太后	五十斤	十二斤	三十只	六十只	二十	六 升五合	二十斤	四斤八两	三 斤一 两五钱	一 斤二 两二钱	三斤十两	二 斤二两	二 两	五两	十五	各二十		
皇后	十六斤	九斤	三十盘	六十只	十	四 升六合五勺	九斤八两	三斤四两	一 斤八两	九 两一钱	一斤六两	一 斤六 两五钱	一 两	二两五钱	十五	各二十		
皇贵妃		十二斤	三十盘	三十只	五	一 升五合	五斤	二斤六两	八两	三两	八两	八两	一 两	二两五钱	十二	各十	十四	八
贵妃	六斤	三斤八两	十五盘	十五只	四	一 升三合五勺	三斤八两	二斤四两	三两	二 两六钱	六两	六 两五钱	八 钱	二两五钱	十	各八	十四	八

⁶³⁷ 盘肉用猪肉

⁶³⁸ 菜肉用猪肉

⁶³⁹ 皇太后享用新粳米二升，黄老米一升五合，高丽江米三升，共六升五合；皇后享用新粳米一升八合，黄老米一升三合五勺，高丽江米一升五合，共四升六合五勺；皇贵妃以下仅享用陈粳米，依据地位不同，数量不等。

⁶⁴⁰ 皇太后粳米粉三斤，白面五斤，荞麦面一斤，麦子粉一斤，（按：原文之五斤当为一五斤，皇后的粉面类，多为皇太后的一半。）共二十斤；皇后粳米粉一斤八两，白面七斤八两，麦子粉八两，共九斤八两；皇贵妃以下仅享用不同数量的白面。

⁶⁴¹ 皇太后享用白糖 2 斤 1 两 5 钱，盆糖 8 两，蜂蜜 8 两，共三斤一两五钱；皇后享用白糖 1 斤，盆糖 4 两，蜂蜜 4 两，共一斤八两；

⁶⁴² 皇太后核桃仁 4 两，松仁 2 钱，枸杞 4 两，晒干枣 10 两，皇后核桃仁 2 两，松仁 1 钱，枸杞 2 两，晒干枣 5 两，皇贵妃桃仁 1 两，晒干枣 2 两，贵妃核桃仁 1 两，晒干枣 1 两 6 钱，妃核桃仁 1 两，晒干枣 1 两六钱，

⁶⁴³ 油，指的是香油。唯皇后有猪油一斤，可能是补充皇后与皇太后香油的差额。皇太后豌豆折三合，芝麻一合五勺，皇后豌豆折三合，

清代后妃与宫女研究

妃	六斤	三斤	十五盘	十只	无	一升 三合 五勺	三斤 八两	二斤	三两	二两 六钱	六两	六两 五钱	无	二两 五钱	十	各八	十四	八
嫔		六斤 八两	十五盘	十只	无	一升 二合	二斤	二斤	二两	无	五两 五钱	六两	无	二两	八	各六	十四	八
贵人		六斤	十五盘	八只	无	一升 二合	二斤	二斤	二两	无	三两 五钱	六两	无	二两	六	各六	七	四
常在	三斤 八两	一斤 八两	十五盘	五只		一升 二合	二斤	一斤 ⁶⁴⁴	二两	无	三两 五钱	六两	无	二两	六	各六	无	无
答应		一斤 八两				九合	二斤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二斤	无	无	无

注：1. 本表格参照《国朝宫史》、《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以及奏折（档号 05-0462-087 清单稿 呈报皇帝皇后等猪肉鸡鸭分例清单稿 嘉庆元年。）

2. 贵妃、妃、常在所用盘肉用猪肉和菜肉用猪肉参考奏折分列，皇贵妃与贵人所用二项猪肉数量尚未见诸记载，嫔所用猪肉数量，奏折所载为盘肉四斤八两，菜肉三斤，共七斤八两。

⁶⁴⁴ 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卷 69，第 639 页，《经费一·宫分》，记豆腐各品件共一斤；《国朝宫史》，卷 17，第 401 页，《经费一·日用》，记“豆腐 1 斤 8 两，粉锅渣 8 两，”此当为两斤。

关于后妃等人所用糖蜜数量,《国朝宫史》所载与奏折稍有出入,列表如下:

后妃等人糖蜜数量表

	盆糖		蜂蜜		白糖	
	国朝宫史	奏折	国朝宫史	奏折	国朝宫史	奏折
皇太后	八两	八两	八两	八两	二斤一两五钱	二斤一两五钱
皇后	四两	四两	四两	四两	一斤	一斤
皇贵妃	无	二两	无	无	一斤	五两
贵妃	无	无	无	无	三两	三两
妃	无	无	无	无	三两	二两
嫔	无	无	无	无	二两	一两五钱
贵人	无	无	无	无	二两	一两五钱
常在	无	无	无	无	二两	一两五钱
答应	无	无	无	无	一两	无

注:参考资料:《国朝宫史》、《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奏折(档号 05—0462—045 呈报皇太后、皇后等盆糖、白糖分例清单 嘉庆元年)。

2. 年例缎疋等项

后宫的宫分分例实指后妃等人每年利用的缎绸布匹等项,后宫衣料可分为缎、绸、纱、绫、布等;缎可以分为蟒缎,补缎,织金,妆缎,倭缎,闪缎,金字缎,云缎,衣素缎,蓝素缎,帽缎,杨缎,彭缎;绸有宫绸,潞绸,杭绸,绵绸;纱有纱和里纱,此外还有绫和纺丝,为方便起见,将绸纱绫纺丝归入一类,称为绸纱绫类。⁶⁴⁵布有高丽布,三线布,毛青布,粗布。

缎绸纱绫类、布类变化表(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四朝)

主位	缎绸纱绫类			布类			总计		
	清单稿	国朝宫史	道光朝清单	清单稿	国朝宫史	道光朝清单	清单稿	国朝宫史	道光朝清单
皇太后	100	100	100	60	60	60	160	160	160
皇后	91	91	91	60	60	60	151	151	151
皇贵妃	92	76	72	60	46	46	152	122	118
贵妃	60	60	60	38	37	37	98	97	97

⁶⁴⁵ 时代变化,缎绸产业会有兴衰,故宫内所用缎绸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妃	50	49	50	30	30	30	80	79	80
嫔	30	28	30	24	24	24	54	52	54
贵人	20	20	20	18	18	18	38	38	38
常在	9	9	11	0	0	0	9	9	11
答应	8	8	7	0	0	0	8	8	7
官女子	6	5	6	0	0	0	6	5	6

注：资料来源《国朝宫史》、奏折（档号 05-0462-052 清单稿 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 嘉庆元年；档号 05-0726-021 清单 奏为皇太后等内庭主位及女子宫分绸缎等项数目清单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后妃所用的缎疋等项数量上的差别反映了森严的等级。如常在、答应均无金线、绒棉线，众多关于未满年限出宫女子中，有一例是女子因偷拿丝线受重责出宫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延禧宫玲常在位下的官女子因两度偷拿丝线受责出宫。该女所拿之物并不贵重，但惩罚较重，其第一次偷拿丝线“受责四十板，右腿伤破，现在结痂，左腿仅只青肿”，第二次偷拿丝线，“左右腿复受板责八下”。⁶⁴⁶一则可能与其偷拿密切相关，二则说明其主子玲常在对丝线的在意程度，原因就在于常在和答应没有例用丝线等，她们所需都要从同住的其他妃嫔等人那儿获得，因此，丝线对她们而言，显得格外珍贵。

另外，关于宫内后妃所用宫分银的数量，清前期与清中后期，稍有变化。《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虽未载皇太后、皇后宫分银数量，但其中载宁寿宫皇贵妃每年宫分银两千两，贵妃宫分银八百两，妃四百两，嫔三百两，贵人一百五十两，常在八十两，答应五十两。⁶⁴⁷较之《国朝宫史》⁶⁴⁸所载，《清单稿》所载数量较多，可能是乾隆年间有所减抑。此后，清代后宫后妃所用宫分银执行《国朝宫史》的规定。两相比较，清前期后妃所用宫分银多于清中后期。

清末，鉴于财政不足，后妃等人宫分银甚至减半发给，如光绪二十六年九

⁶⁴⁶ 档号 05-0709-042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宫内交出偷窃女子一名验得有伤情形事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⁶⁴⁷ 档号 05-0462-052 清单稿 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 嘉庆元年。

按：本清单稿中未记载皇后所用之物品，雍正末年未有皇后，其中所载皇贵妃乃宁寿宫皇贵妃，即康熙帝懿惠贵妃，时为皇贵太妃，其所享用的缎布数目稍高于皇后所用，但少于皇太后所用，里貂皮、乌拉貂皮数为七十张，同于皇后所用，其年例银为两千两。从其待遇来看，此皇贵妃所享受的基本是皇后的待遇。此为一个例外，其他则基相符合。

⁶⁴⁸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7，第 394-397 页，《经费一·日用》。皇太后用金二十两，银两千两，皇后银一千两，皇贵妃银八百两，贵妃银六百两，妃银三百两，嫔银二百两，贵人银一百两，常在银五十两，答应银三十两。

月二十四日，工部左侍郎世续、文廉为如何赏给敦宜荣庆皇贵妃等宫分暨宫女银两请旨，“自鸣钟尚有存银四千一百余两，足敷宫分之用。……敦义荣庆皇贵妃宫分银八百两，瑜贵妃宫分银六百两，珣贵妃宫分银六百两，璫妃宫分银三百两，祺贵妃宫分银六百两，吉妃宫分银三百两，共用银三千二百两；又各宫女子六十五名，每名银六两，共用银三百九十两，统计宫分用银三千五百九十两。可否由自鸣钟照数支领，抑或应如何赏给之处请旨遵行，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⁶⁴⁹光绪帝谕令“敦宜荣庆皇贵妃等宫分著赏给一半，由自鸣钟支领，女子等照例。”⁶⁵⁰

从上表可见，有清一代，后妃享用的缎布分例总数基本未变，但清后期因所用缎疋不足应用，常有以其他缎疋替代之事，如以内交五丝缎抵用云缎、彭缎，以内交小卷纱一件抵用纱一匹等。⁶⁵¹用他物抵用缎匹等项及减半给妃嫔等位宫分均与晚清的财政状况相关。

⁶⁴⁹ 档号 04-01-14-0095-027 朱批奏折 工部左侍郎世续、文廉 奏为如何赏给敦宜荣庆皇贵妃等宫分暨宫女银两请旨事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⁶⁵⁰ 档号 04-01-14-0095-027 朱批奏折 工部左侍郎世续、文廉 奏为如何赏给敦宜荣庆皇贵妃等宫分暨宫女银两请旨事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⁶⁵¹ 档号 05-0889-024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慈安慈禧皇太后主位宫分数目清单 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后妃等人宫分表

	金银	蟒缎	补缎	织金	妆缎	倭缎	闪缎	金字缎	云缎	衣素缎	蓝素缎	帽缎	杨缎	彭缎	宫绸	潞绸	纱	里纱	绫	纺丝	杭绸	绵绸	高丽布	三线布	毛青布	深蓝布	粗布	金线	绒	棉线	木棉	里貂皮	乌拉貂皮
单位	两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缙	斤	斤	斤	张	张
皇太后	二千	二	二	二	二	四	一	二	七	四	二	二	六	无	二	四	八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五	四十四	无	五	二十	十	六	四十	十二	无
皇后	一千	二	二	二	二	四	二	二	七	四	二	二	六	无	二	四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十	五	四十四	无	五	二十	十	六	四十	四十	五十
皇贵妃	八百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六	三	三	一	四	四	二	三	八	七	七	七	七	六	八	三	十五	十五	五	十四	八	六	三十	三十	四十
贵妃	六百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四	三	二	一	二	一	二	三	四	七	六	七	五	五	六	二	十二	十二	五	十二	六	四	二十五	二十	三十
妃	三百	一	无	一	一	二	一	一	四	二	一	一	无	三	一	二	四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十	十	三	十	五	三	二十	十	二十
嫔	二百	一	无	一	一	一	一	无	二	二	无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三	三	三	无	四	无	八	八	四	六	三	三	十五	四	二十
贵人	一百	无	无	无	无	一	无	无	一	二	二	一	一	无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无	无	三	无	六	六	三	三	二	二	十二	四	十
常在	五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一	一	一	无	无	一	一	一	一	无	一	一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三	无	无
答应	三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一	一	无	无	无	一	一	一	一	无	一	一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三	无	无
官女子	六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家下女子	无													一								一			二	一	夏布一				二		

注：本表主要依据《国朝宫史》，卷 17，第 394 页，《经费一·年例》。

注：皇太后年例用金十两；2 号银钮 200，3 号银钮 200；2 等貂皮 10，3 等貂皮 20，5 等貂皮 70；海龙皮十二张。皇后等人只有例用银，里貂皮，乌拉貂皮，无例用金，貂皮和海龙皮。

3.2 后妃的日常生活与节日活动

3.2.1 后妃日常生活

3.2.1.1 问安

后妃等人入宫后的生活，衣食无忧，侍婢环绕，生活琐事自然不必躬亲。生活好似例行公事，固定的年节，参加必要的典礼活动；具体到每日，生活更加模式化。清代尤其提倡以孝治天下，问安是孝道，皇帝、后妃必须身先示范。

皇帝定期到皇太子宫问安，而后妃则需每日晨昏前往皇太子宫，候太后起，请安，太后睡前，跪安。繁琐的礼节，伴随着许多艰辛，但无论情愿与否，礼节却不可疏忽，尽管这可能只是虚假的客套。如《清宫词》有诗言：

“蓬门小苑报花开，恰好妆成应诏催。

佯对至尊含笑问，寿宁宫里跪安来。”⁶⁵²

至于请安的时间，后妃需在皇太后起床前赶往皇太子宫，孝贤皇后崩逝后，乾隆帝有诗言及请安，

“夏夜非长不易颓，凌晨长乐问安回。

更谁关切寒暄适，一过椒房泪叙哀。”⁶⁵³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凌晨意“天快亮的时候”，其中未确定凌晨具体是几点。但凌有“逼近”之意，晨意“早晨，有时也泛指半夜以后到中午以前的一段时间。”再根据清晨之意，清晨系“指日出前后的一段时间”，当可将凌晨理解为逼近天亮之时，夏天当指四五点，冬天稍晚一些。⁶⁵⁴

长乐代指皇太后所居，凌晨长乐问安回，实即凌晨已经问安回来了，如此，后妃起床时间更早，其前往皇太子宫后，或恭候皇太后起床后，入内请安，或

⁶⁵²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8 年版，《清宫遗闻》，卷 2，第 57 页。诗后作者自注：寿宁宫为皇太后所居，每晨后妃均往候起居，谓之跪安。按：寿宁宫当为误传，皇太后所居应为慈宁宫，太妃等居寿康宫。

⁶⁵³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 册，卷 4，第 230 页，《消闷三首》。

⁶⁵⁴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132 页，“晨”；第 718 页，“凌晨”，“凌”；第 930 页，“清晨”。

者亲自服侍皇太后起床，尽儿媳之孝。

孝贤皇后崩逝后，乾隆帝挽诗有“圣慈深忆孝”⁶⁵⁵之句，足可见孝贤皇后此项工作尽职尽责，极尽为妇之孝道。有孝贤皇后在，后宫问安之事，当是乾隆帝最放心的，故其有“温清慈闱谁我代”⁶⁵⁶之感。就连在梦里出现，孝贤皇后亦是一副贤妇姿态，“只有叮咛思圣母”⁶⁵⁷，时刻无违孝道。

3.2.1.2 侍膳

清代规矩，初一、十五，皇帝或皇后侍膳。太后御膳，皇帝、皇后等侍立于侧，不赐坐，彻（即撤）膳，则命帝后等立而食之，即在宫内游幸时，亦常如此。此清代家法，古所无也。⁶⁵⁸

如大年初一的晚膳，光绪帝和皇后同时侍膳，“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皇帝执壶，皇后把盏，双双给老太后祝福。……皇帝布一道菜，皇后念一道菜名，像念喜歌的一样，配合得很好。”⁶⁵⁹光绪帝与皇后不和众人皆知，然而大年初一，二人还是要密切配合，服侍慈禧太后用膳。

侍膳虽是荣誉，亦为苦差。光绪皇后侍膳完毕后，领慈禧太后懿旨接着吃，需“站立而食，虽不饥，亦须强食”⁶⁶⁰。再如，大公主在颐和园龙舟侍膳，侍膳完毕，慈禧太后让其接着吃，大公主赶紧谢恩，站在桌子旁边把饭吃完。⁶⁶¹侍膳之苦由此可见。

3.2.1.2 个人生活

除必要的问安、侍膳及固定年节外，后妃闲暇之时较多，此种生活日复一日，单调无聊，如何度过，则看各人的素养。

⁶⁵⁵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册，卷3，第226页，《大行皇后挽诗》。

⁶⁵⁶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册，卷3，第226页，《大行皇后移殡观德殿感怀追旧情不自禁再成长律以志哀悼》。

⁶⁵⁷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册，卷3，第226页，《梦》。

⁶⁵⁸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28页，《颐和园词》。

⁶⁵⁹ 金易、深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四金刚五百罗汉》，第65页。

⁶⁶⁰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孝定景皇后》。

⁶⁶¹ 金易、深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湖上神仙》，第164页。

若后妃素养较高，可怡情于琴棋书画，或挥毫泼墨，或吟咏诵读，或作诗撰文，限于宫内的肃穆庄重，后妃仅能从事一些无声的活动，即使其有音乐天赋，当亦不能调琴抚瑟。若后妃素养平平，可自乐于针织刺绣，或寄情于佛，打发时日。但不管如何，后妃总要有其所好，如此亦会减少空虚感。

后妃寄情书画

晚清时期，宫内习字作画，成为风气。如慈禧太后未入宫之前，即从文殊保学书法，“文殊保，工诗画，后未入宫时从之学书。”⁶⁶²又言“后略习绘事，而不能工也。”⁶⁶³

慈禧太后当政期间，经常赏赐臣子字画，如清人继昌曾提及慈禧太后爱好书画经常赐之臣下，“慈禧皇太后颐养之余，怡情绘事，岁时赏赐王大臣。”⁶⁶⁴“御笔颁赏臣下，福寿字外，又有龙虎松鹤益寿诸字。璇宫墨宝堂庑生辉。”⁶⁶⁵军机大臣等人亦想法设法求御笔于慈禧太后。⁶⁶⁶

太监会修明亦提及慈禧太后之字画，“福寿方，固为难得，其圆润气魄，南书房师傅等无不赞颂。如其一笔龙、一笔虎、一笔寿，世人称赞。六尺纸、八尺纸、一丈二尺纸，身高四尺年仅七旬的老太太一挥而就，是为奇也。”⁶⁶⁷诸人对慈禧太后笔墨的称赞可能有过誉之嫌，但慈禧太后对书画有一定兴趣当亦由此可见。

云南嫔妇缪素君“工画兼擅篆隶”，深得慈禧太后之宠，慈禧皇太后召入宫中，“侍从璇闼清暇染翰，出入禁闼几十年，人比之曹大家。”⁶⁶⁸缪氏之宠始终不衰，即使西逃缪素筠亦随行。从缪素筠所受恩宠来看，慈禧太后对书画的兴趣当十分浓厚。

再如，同治帝后妃中，除皇后阿鲁特氏文化水平很高外，同治帝之瑜妃亦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瑜妃颖慧，“能诗工乐，堪称女子中之最有才智者也”，其在吃斋念佛之外，亦“自绘林峦缀小诗”。⁶⁶⁹正因瑜妃以读书为乐，有学识，

⁶⁶² 《慈禧传信录》，卷上，第3页。

⁶⁶³ 《慈禧传信录》，卷中，第56页。

⁶⁶⁴ 继昌：《行素斋杂记》，上海书店1984年版，卷下，第7页。

⁶⁶⁵ 继昌：《行素斋杂记》，上海书店1984年版，卷下，第37-38页。

⁶⁶⁶ 继昌：《行素斋杂记》，上海书店1984年版，卷上，第27页。

⁶⁶⁷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开笔大吉》。

⁶⁶⁸ 继昌：《行素斋杂记》，上海书店1984年版，卷下，第42页。词后作者自注：孝钦亦喜作画，常绘古松，笔颇苍老，每画一幅，辄为近侍乞取。合肥相国七旬赐寿，所赐亲绘松图，亦为孝钦得意之笔。

⁶⁶⁹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清宫遗闻》，卷2，第71页。词后作者自注：穆宗

其有一定的思想主张，其“于泰西各国之掌故俗尚，亦无不了然。……妃主张设立学校以教育女童，盖以其中之能写读者，如凤毛麟角也。并主张以泰西政治，施于中国。惟殊不欲延用教会中之教员，因若辈常借他题，以发挥其宗教主义，恐招华人之忌也。”⁶⁷⁰瑜妃有此见识，不能不说明其思想之先进。

关于瑜妃文化水平较高，《国闻备乘》亦称其“自幼入宫，侍孝钦四十余年。警敏知书史，凡宫闱文墨，孝钦悉以委之。”⁶⁷¹溥佳在其《清宫回忆》里亦提及瑜妃，“敬懿太妃（即瑜妃，笔者注）住在太极殿。在四位太妃中，以她的年岁最长。我曾听母亲说过，敬懿的文化很高，西太后对她很器重。”⁶⁷²由此，瑜妃文化水平很高当属可信。

自乐于女红烹饪

后宫妃嫔虽衣食无忧，除以习书作画打发时光外，还会从事针织女红，她们并非十指不沾针线，其女红水平并非一般可比。故宫曾展出过某妃进献慈禧太后的荷囊，亦堪称精美绝伦。再如，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促西逃，所带衣物不够，同治帝留守宫内的妃子寄来棉衣和袜子等物。

“绣函远自故宫来，料得威姑忍泪开。

献袜正逢长至日，北风吹老一阳回。”⁶⁷³

这首诗的作者胡延为当时行在内庭支应局督办，其所记载当可信。

而且，《宫女谈往录》的主人公何荣儿亦忆及此事，庚子年，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及后妃西逃，同治帝之妃留守宫中，到旧历十一月中的时候，由戈什（护卫武弁）押着车，从北京给老太后送来过冬的衣服，这都是璫妃和瑜妃亲手给老太后做的。其中有棉袜子、棉鞋、皮裤子。同治帝崩逝后，其妃即移居慈宁宫，宫里的事已非她们所能过问的，唯有吃斋念佛。她们也无权力支配绣工，所以，

之瑜皇贵妃，能画山水笔墨，作兰，自题小诗，署款曰懒梦山人。

另：同治帝瑜嫔，光绪帝即位尊封瑜妃；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慈庆，晋封为瑜贵妃；宣统帝即位，尊封为瑜皇贵妃；宣统逊位后，尊封敬懿皇贵妃。

⁶⁷⁰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清宫遗闻》，卷1，第84页。

⁶⁷¹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7页，《瑜贵妃争嗣》。

⁶⁷² 溥佳：《清宫回忆》，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5页。

⁶⁷³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清宫遗闻》，卷2，第74页。词后作者自注：十一月冬至，前二日北京人至行在留京王大臣各有贡献，皆食物常品，惟穆宗某妃遣人赏献慈圣履袜数事，为适用之物。

送到长安的棉衣皆是二妃与手下的侍女亲自动手做的。而这些棉衣等物获得慈禧太后的首肯，一则可能是因为西安条件差，慈禧太后感动于有人尚且记挂着她，但另一方面也能说明物品确实不错，女红技艺相当出众。⁶⁷⁴其技艺出众当与妃嫔身处寂寞深宫，以针织女工打发时间有关。

此外，后妃亦精于烹饪，其平常虽养尊处优，但并非对生活常识一窍不通，擅长的目的虽非为了度日，但亦需身有技巧，以便关键时刻一展身手。如慈禧太后等西逃西安后，某日，斋戒，不吃荤，“为了讨老人家的喜欢，皇后亲自动手，给做了香菇面筋，瑾妃做香椿鱼，四格格独出心裁炒了盘麻豆腐，老太后很高兴。”⁶⁷⁵身居深宫，后妃亲自下厨的机会很少，后妃、格格如此精于烹饪，可能有在母家学习的基础，亦有在宫内的钻研，两相结合，技艺更加出众。

关于瑾妃的烹饪技术，溥佳之回忆尚可资印证。溥佳曾回忆其见到的宫廷生活，民国时期，宣统小朝廷仍居紫禁城，其时瑾妃，即端康太妃，仍居住永和宫，其曾赏赐溥佳“果桌”，即，“用牛奶和豆腐等制作的各类点心，如奶饽饽、奶乌塔、豌豆黄、栗子糕等等，做得非常精致，吃起来也非常可口。”⁶⁷⁶瑾妃见溥佳爱吃，还让其带回家中食用。溥佳身为王公贵族子弟却对瑾妃之果桌赞不绝口，足见果桌的水平。

而瑾妃处的烹饪水平亦为王公旧臣所赏识，“永和宫不但果桌做得最好，烹饪也颇出色。每逢她的生日，王公旧臣都喜欢吃她赏的那一顿饭。”⁶⁷⁷由此可见，永和宫瑾妃制作点心的技术和烹饪技术确实出众。在制作的过程中，瑾妃可能并不亲自动手，仅监督指导，但正是有其指导，其宫内的小厨房才会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这也印证了其在西安时所做香椿鱼的水平。从侧面也可看出，烹饪应该是瑾妃的一大嗜好。

⁶⁷⁴ 参阅《宫女谈往录》，《送鬼的中元节》，第184-196页。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所提妃嫔及陪侍为慈禧太后做冬衣，何荣儿仅提到瑜妃和璫妃，而无提及珣妃，即庄和太妃，最初封为珣嫔，珣嫔乃同治帝皇后之姑姑，在何荣儿的回忆录里，其经常提到同治帝瑜皇贵妃、璫皇贵妃到慈禧太后跟前请安，但基本未提及珣妃，疏漏的可能性当不大，是否因璫妃与皇后阿鲁特氏有关，慈禧太后对其并无好感有关。另外，瑜皇贵妃璫皇贵妃名号实误，光绪二十年，因慈禧太后六旬庆典，瑜妃晋封瑜贵妃，珣妃晋封珣贵妃，璫嫔晋封璫妃。此处名号实误。宣统帝即位后，瑜、珣二贵妃晋封皇贵妃，璫妃晋封璫贵妃。

⁶⁷⁵ 金易、深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送鬼的中元节》，第186页。

⁶⁷⁶ 溥佳：《清宫回忆》，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⁶⁷⁷ 溥佳：《清宫回忆》，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深宫中，后妃可能人人都有其爱好，不分高雅低俗，仅自乐其乐而已。

3.2.2 一般节日活动

1. 上元节

上元节进元宵，“上元节吃元宵为中国习俗，自北京至于各省皆以汤圆点缀此节令。各王公府邸皆以元宵进奉太后而不进皇上。……上元节皆进元宵，皇上亦如此。”⁶⁷⁸元宵节，膳房预备看灯鸡，以供食用。⁶⁷⁹

对于后妃而言，上元节，其各有不同数量的元宵分例，如皇后“江米元宵三千七百五十个，山楂馅元宵一万七千五百个”，嫔“江米元宵三百个，江米粽子一百七十二个”。⁶⁸⁰吃元宵对后妃而言并不稀奇，而后妃高兴的当是上元节宫内亦看烟火。“每上元节，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太后、皇上、后妃等例在三海内紫光阁前看烟火。”⁶⁸¹

“百宝华灯密炬红，太平万岁字当中。换衣试作回身舞，可似幽州浑脱工。”⁶⁸²但宫灯唯样式陈旧，不如外边新奇，“在京都市上，各商店内挂纱灯冰灯鲜花灯走马灯，争齐竞异。……宫灯皆为旧式，并无外边彩画故事种种之纱灯，各殿外添几个壁灯，为如意馆所绘之花卉而已。……内务府有花炮作，遵守旧法无甚新奇，故内廷烟火不及民间。孝钦、德宗虽贵，不曾看过洋花炮，亦不曾看过电影。”⁶⁸³尽管如此，这也是宫内后妃娱乐的一个大好机会。

“上元值宴玉熙宫，歌舞朝朝乐事同。

妃子自矜身手好，亲来阶下抖空中。（空中，玩器之一，近于舞。京师新年王孙贵姬擅长者皆为之。宫中妃嫔亦多好焉。舞式有鹞子翻身，飞燕入云，响鸽铃等目，颇饰观。）”⁶⁸⁴

⁶⁷⁸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上元进元宵》。

⁶⁷⁹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看灯鸡》。腊月底，先孵出雏鸡，于上元日去毛洗净，腹内满填猪肉馅，封固，先煮后烤，整个置盘中，备膳用，名为看灯鸡。
⁶⁸⁰ 档号05-0967-028 奏底 总管内务府奏为添行皇后等位口分单呈览事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

⁶⁸¹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看烟火》。

⁶⁸²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清宫遗闻》，卷2，第73页，诗后作者自注：每岁上元或万寿节，令乐工舞灯。衣五色画衣，分行成字，凡数十变，有：太平万岁、万寿无疆诸字。以黄绫册书成字样，陈诸御案，以备观览。

⁶⁸³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看烟火》。

⁶⁸⁴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清宫遗闻》，卷2，第56页。空中，通称空竹，是一种玩器。

2. 二月初一日的祭祀

坤宁宫二月初一日，祭天祭祖的仪式甚为隆重，晚清宫女何荣儿曾有幸参加，其回忆时言及，“其中以二月初一的祭祀最隆重。因为只有这一天傍晚前由皇后参加主祭，完了之后，大约得晚上六七点钟回来。皇后是让跟随的宫女捧着祭肉回来禀奏太后的。在闹义和团的那一年，我跟随太后参加过一回萨满祭的祭礼。”⁶⁸⁵关于祭神的过程，《宫女谈往录》记述比较详尽，兹不赘谈。皇后参加主祭，无非是说明皇后是后宫的统帅，即一个家庭的主妇。虽然平常的祭神活动，由萨满太太代替举行，但二月初一日的祭祀则为皇后亲祭。祭神完毕后，就是一起吃肉。

“吃肉迎神溯国风，官家举案乐融融。地衣新裘西洋毯，促坐齐来女御宫。”⁶⁸⁶其自注云“满洲风俗最重祀神，祭余之肉，席地坐而食之，谓之吃肉。每岁二月初，皇帝、皇后同在坤宁宫吃肉，妃嫔以次咸入座。”

《翁同龢日记》亦记“光绪二十三年二月朔（3月3日）卯初二刻上还宫。是日拈香行礼处甚多，率宫眷于坤宁宫祭神。”⁶⁸⁷“二月初二日（3月4日）晴，暖。……卯初见起，一刻退。退时上还宫吃小肉。”⁶⁸⁸

3. 端午节

五月端午，后妃亦有粽子分例，皇后“江米粽子一万五千三百个，”嫔“江米粽子一百七十二个，粽子八十六个，”⁶⁸⁹具体活动未见记载，尚需进一步研究。

4. 七夕

七月初七，七夕节，牛郎织女鹊桥会，民间盛行乞巧，宫内亦如民间一样。清人继昌记载“每岁七夕，皇上驾幸紫光阁，皇后、妃、嫔皆随侍南府供奉献剧三出，亦乞巧合欢意也。”⁶⁹⁰

此外，宫中设果桌祭祀牛郎织女，皇后亲行祭拜礼。

“鹊驾凌秋璧月悬，甘瓜素果敞清筵。”

⁶⁸⁵ 金易、深义玲：《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跳大神和食肉节》，第83页。

⁶⁸⁶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清宫遗闻》，卷2，第71页。坤宁宫中，供奉神位，皆依盛京。清宁宫旧制，应由皇后每日行礼，设一女官代之，食三品俸，名曰萨满，俗讹称：撒麻太太。旧《会典》谓之赞祀女官。清晨入神武门至宫礼神。萨满身故，则传于其媳，而不传女。盖其所颂经咒，不轻授人也。

⁶⁸⁷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册，第2978-2979页。

⁶⁸⁸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册，第2979页。

⁶⁸⁹ 档号05-0967-028 奏底 总管内务府奏为添行皇后等位口分开单呈览事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

⁶⁹⁰ 继昌：《行素斋杂记》，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8页。

中宫自向天阶拜，愿祝人间恨海填。”⁶⁹¹这一天后妃宫女也会有一些具体的游戏，关于当时具体游戏，《宫女谈往录》记载较为详尽，慈禧太后时期，每年七夕，宫女和颐和园的绣女都会参加这类游戏，一来逗慈禧太后开心，二来乞巧，显示自己的身手。若玩得好，慈禧太后、皇后、瑾妃等人皆有赏赐。

5. 中秋节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家家团圆，亦是宫内一大令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翁同龢有幸参加，其记“……至排云殿祇候。未带花衣，从辛首领借得，……设夜明幄于西，前有牌坊，亦暂设。慈驾至，行三跪九叩礼，皇上皇后随行礼，妃嫔等从后，群臣从上皆行礼。（上左，后右）。先读祝，系骈词，太后行礼毕，设坐于门外南向，上坐稍东，中官代行三献送燎，（二次）。祝词乐器皆道士步虚声也。太后及上立门上，赐团圆饼，宣群臣于阶前一领之，（六叩头）。遂复入舟。”⁶⁹²剩下的团圆饼，收藏起来，留待除夕之夜，切开分赏后妃等人。

6. 冬至日

冬至日，宫内吃馄饨。皇上诣天坛祭天，称为郊天之日。皇上现在斋宫斋宿三日，冠服用玄狐，陪祭之王大臣亦然。坛上设九个拜垫，每一垫，行三跪九叩礼。回宫后，受群臣朝贺。膳房于此日备有馄饨汤，阖大内太监亦吃馄饨也。⁶⁹³

7. 腊八节

进入腊月后，节令日较多。腊月初八日，不仅民间重视此日，清宫亦重视腊八日，皇太后、皇上、后妃等人皆熬粥，皇上、后妃等人熬粥进奉太后，太后则赏赐皇上与后妃，“每于斯日，派大臣至雍和宫熬粥，太后则命膳房熬粥，各王邸熬粥，先供祖，次进贡。……皇上之粥，赏各王府及各大臣；太后之粥，赏皇上、后妃王府、皆于腊八日行之。皇上、后妃、王邸亦诚敬熬粥进奉皇太后。”⁶⁹⁴

8. 腊月祭祀殿神

腊月二十以后，慈禧太后宫祭殿神，祭祀后之肉分赏后妃等人，名曰赏福

⁶⁹¹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清宫遗闻》，卷2，第71页。其神牌曰：牵女河鼓天贵星君、天孙织女福德星君。

⁶⁹²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033页。

⁶⁹³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吃馄饨》。

⁶⁹⁴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熬腊八粥》。

肉，“（慈禧）太后宫，每至腊月二十之后，择吉祭殿神（皇上不祭殿神，随侍处各有私祭）。整猪整羊，皆大他坦预备，临时上祭。遣派总管拈香，黄纸牌位书本宫殿神之神位。祭毕，上差总管首领跪太后前道吉祥，将煮熟猪羊脖子后及肩，肉名曰“五岔”的肉，太后一份，赐皇上一份，赏后妃一份。及王公府第、本宫之太监女子等、九堂总管等等，皆赏猪羊肉各一块，名曰赏福肉。”

695

9. 祭灶典礼

腊月二十三夕，坤宁宫有祭灶典礼，太后不与，由皇上、皇后主祭，供黄羊、麋鹿、灶糖、米酒、黍糕、草料等类。祭毕以后，不宰猪，须过上元节始宰猪祭神也。⁶⁹⁶皇太后之寿膳房，皇帝、皇后之膳房祭灶，以及其他各他坦祭灶，皆为主其事者私祭，祀典亦甚隆重。⁶⁹⁷

3.2.3 除夕与元旦活动

3.2.3.1 除夕、元旦的庆祝活动

1. 除夕

除夕日辞岁，太后例赏荷包。“外则军机王大臣及各府王子王孙，内则皇上、后妃及太监总管首领、妈妈、女子得辞岁荷包一个。太监无官职者，不沾此恩。普通荷包内装五钱银镮一个。赐皇上之荷包，乃黄缎绣五彩加金，绣有“岁岁平安”四字，内装金银钱、金银镮、金银八宝各一个（各五分重），口上插一小金如意，约二寸许，上镌“连年如意”四字。”⁶⁹⁸

高树，晚清曾任军机章京，其亦曾在除夕入内给慈禧太后拜年，因其荷囊内所置之银镮为军机厨夫窃去，故其有诗记之，

“宁寿宫中拜御筵，随班称祝贺新年。

绣囊银镮邀天赐，伪遇刘义攫在先。”

其诗后自注：除夕日，入内拜年。赏赐金绣荷囊，囊中实以银镮一小锭。

⁶⁹⁵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106页，《赏福肉》。

⁶⁹⁶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祭灶》。

⁶⁹⁷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祭灶》。

⁶⁹⁸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赏荷包》。

予初到军机之年，除夕所得荷包空空，为军机厨夫窃去。予谓厨夫曰：“遇赏赐时，汝来充章京，我来充厨夫，可乎？”同人皆粲然。⁶⁹⁹由此可见，信修明之《老太监的回忆》所载不虚。

除夕之朝，皇上率群臣，各带荷包，在乾清宫行辞岁礼。太后回宫，本宫总管首领之得赏荷包者，亦在本宫辞岁。王妃命妇之会亲者，各带荷包辞岁。皇后带荷包行礼，称“皇爸爸岁岁平安！”瑾妃及王妃命妇，通称“老佛爷岁岁平安！”⁷⁰⁰皇后与妃嫔对慈禧太后的称呼不同，皇后作为正宫，与光绪帝称慈禧太后为皇爸爸，而瑾妃等人仅能称老佛爷。

除夕夜，养心殿、太后宫点缀新年，各鲜果鲜花，满殿馨香，殿内殿外，御炉香薰。殿内正中案上，有一瓷瓶，名曰甲子瓶。瓶为大肚塔式方口，肚子有字，或甲子或乙丑，按值年太岁而定，口上插一金如意，上镌岁岁平安如意，其瓷为康熙五彩。⁷⁰¹

除夕之夜，吃团圆饼。前面提及，中秋节供月之月饼，收藏完好，至除夕，命太监切开，盛以银盘，分赏皇上后妃，名之为团圆饼。⁷⁰²另外，除夕之夜，亦有果桌。果桌，“即干鲜果品、南糖、奶油点心、糖果、果酱等四十八样，盛以小盘碗，攒在漆盒里。为茶房做品。皇上进太后果桌，为除夕之夜食。太后茶房亦做此，赏皇上、后妃各一桌，以点缀年景。”⁷⁰³

2. 元旦

元旦，即正月初一，宫中食素。首领太监等人最先向慈禧太后庆贺元旦，举如意向慈禧太后道“老佛爷万年吉祥如意”，“元旦日，太后未明即起。本宫上差，由总管李莲英率领（下差无），各举如意一柄，李进寝宫，其他在外。李跪地举如意，曰：“老佛爷万年吉祥如意”！大众在寝宫外，跪地同声随之。太后曰：“你们都吉祥。”总管退出，余者各执其事。”⁷⁰⁴

而后，皇帝前来请安，跪递如意，太后赐皇帝如意，“（慈禧）太后盥漱穿衣，出殿迎喜神毕，进殿换官服黄龙袍、八团青龙褂、朝珠、钿子、珠履，升

⁶⁹⁹ 高树：《金銮琐记》，《乐斋漫笔（外二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8页。

⁷⁰⁰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赏荷包》。

⁷⁰¹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岁岁平安如意》。

⁷⁰²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团圆饼》。

⁷⁰³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果桌》。

⁷⁰⁴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递如意》。

宝座。皇上亦穿官服宝冠（平日之冠红绒结顶，如有大礼，顶为一颗宝珠），进殿向太后先请安，后递如意。有太监捧交皇上金如意一柄，皇上双手端如意齐眉，向太后跪地，曰“进皇太后万年吉祥如意”。太监接如意交太后，太后持通如意一柄赐皇上，曰：“皇上连年吉祥如意”太监接过，交与皇上。皇上擎玉如意退。”⁷⁰⁵

后妃等人请安，“不递换如意，仅将如意一举，道万年吉祥如意而已。”⁷⁰⁶

元旦早晨，宫廷之中尚举行隆重的咬春活动。太后方醒，先吃一口苹果，太监总管首领，跪地道新春大喜，此日之膳，菜品虽照常，但须带些春意，须预备薄饼及饼茶，名曰春饼。茶房献果茶，将苹果皮刻“三阳开泰”、“新春大喜”，贴在荸荠上（大荸荠去皮，削成平面，碗中有银座）。每至晚间，茶房将红皮罗（萝）卜，刻上“福”“禄”“寿”或“延年益寿”等字样，红皮白字，非常美观，用银盘进上去。小太监用刀去皮削成条，捧至太后前，太后自用手批食。皇上之咬春，亦大概如此。⁷⁰⁷

元旦晚上，宫中举行迎喜神礼。依据老太监信修明之回忆，“每元旦之夜，后妃迎喜神，皇上不迎喜神。皇上初起，出殿内院中设香案，向太岁拈香行礼。太后之迎喜神，除夕之日，佛堂已将天地全神祇供在前殿之右侧，香炉五供与民间同。殿院当中设一香斗炉罩，为铜罗网做成，高五尺，点上斗香，用罩罩好，能着半昼夜不灭。设四神牌，为喜神、贵神、福神、财神，按方设摆，各有桌供。太后出殿，先向南天烧斗香，行三叩礼，再到喜神各位，按次烧香叩头。毕，进前殿，于天地全神前拈香叩头。各后宫后妃等亦迎喜神、供天地，太后、皇上、皇后，除夕之前，亲行至列后圣容前拈香行礼。”⁷⁰⁸

3.2.3.1 除夕、元旦两日后妃的活动

除夕和元旦二日，关于后宫皇帝与后妃的具体行动，可以道光十五年除夕和道光十六年元旦为例：

“道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除夕，卯初（早上五点），请驾净面冠服，毕，

⁷⁰⁵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递如意》。

⁷⁰⁶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递如意》。

⁷⁰⁷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咬春》。

⁷⁰⁸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迎喜神》。

诣天地前拈香，西佛堂拈香，毕，乘轿出遵义门，由端则门、基华门至天穹宝殿拈香，乘轿由瓊苑东门至钦安殿拈香，放炮仗步行至斗坛拈香毕，乘轿由瓊苑西门进遵义门，还养心殿办事，进早膳。

辰初（七点），上步行出吉祥门，进凤彩门，由乾清宫西暖阁外边奏请，上从殿檐前乘礼轿出乾清门至保和殿升座，筵宴⁷⁰⁹，毕，乘礼轿至内右门外，换轿进内右门、遵义门，还养心殿，见大人写神牌。”

这是道光帝在除夕开始的活动，之后，后妃等人陆续参与其中，

午初一刻（十一点十五分），总管梁保张和请皇后、静贵妃、彤妃、恬嫔，从吉祥门、如意门乘轿由端则门至坤宁宫等候，

午初二刻（十一点三十分），上从养心殿乘轿出遵义门，由月华门、日精门进祥旭门至惇本殿，诣孝淑睿皇后御容前拈香行礼，毕。

（道光帝）从后角门乘轿由景和门至坤宁宫，同皇后、贵妃、妃、嫔等位诣西案、北案、灶君前拈香，次诣东暖阁佛前拈香，东西丹陛放炮仗，步行进乾清宫东边后榻扇，至东暖阁佛前拈香，次诣神牌前拈香，毕，至西暖阁少坐。

午正一刻（十二点十五分），（道光帝）升乾清宫宝座，赐皇后、贵妃、妃、嫔、贵人、常在、公主等宴座，

未初（十三点）宴毕，上步行由西暖阁出凤彩门，进吉祥门，还养心殿。

皇后、贵妃、妃、嫔等位从后榻扇乘轿出景和门进祥旭门，至惇本殿诣孝淑睿皇后御容前拈香行礼毕，乘轿还养心殿。

申正二刻（十六点三十分），上诣天地前拈香，次至西佛堂、东佛堂拈香，放炮仗。”⁷¹⁰

其中，除夕，储秀宫后殿遣静贵妃拈香；恩思室南案、髮塔前，遣四公主、六公主拈香；崇敬殿，遣刘进礼拈香；斋宫前殿遣赵喜拈香。⁷¹¹

道光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元旦，丑初（一点），请驾净面冠服毕，诣明殿神前拈香，诣天地前拈香，次拈斗香，诣西佛堂、东佛堂拈香，放炮仗，至东暖阁少坐。

丑正（两点），道光帝从吉祥门乘轿由瓊苑西门至天一门拈斗香，次诣钦安

⁷⁰⁹ 具体筵宴人员可参见《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76，道光十五年十二月甲申。

⁷¹⁰ 档号 05-0691-023 节次单 总管内务府 呈皇帝及内庭过除夕拈香行礼等节次单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⁷¹¹ 档号 05-0691-024 清单 □ 呈储秀宫后殿遣静贵妃等拈香行礼清单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殿拈香，放炮仗，步行至斗坛拈香毕，乘轿由殿后瓊苑东门至天穹宝殿拈香，乘轿由景和门进乾清宫东边后榻扇。

丑正二刻（两点三十分），外边奏请上从乾清宫殿檐前乘轿，东西丹陛放炮仗，出乾清门，由景运门至奉先殿行礼，毕，乘轿仍由景运门至乾清门外，尚乘轿首领太监接请进乾清门，由月华门进遵义门，还养心殿，送焚化炮仗，至东暖阁，少坐。

寅初（三点），至太阳供前拈香，毕，从吉祥门乘轿由隆福门至坤宁宫，诣西案、北案、灶君前拈香，次诣东暖阁佛前拈香，毕，东西丹陛放炮仗，乘轿进乾清宫后榻扇至东暖阁佛前拈香，次诣神牌前拈香，乘轿至圣人前药王前拈香，乘轿至乾清宫殿檐前下轿，至西暖阁，少坐。

寅初二刻（三点三十分），外边奏请，上从乾清宫殿檐前乘礼轿，东西丹陛放炮仗出乾清门，堂子行礼，毕，乘礼轿仍进乾清门，至乾清宫殿檐前下礼轿，步行由东暖阁至龙兴门外，乘轿进祥旭门，至惇本殿，诣孝淑睿皇后御容前拈香行礼，毕，乘轿出祥旭门，由日精门、月华门进遵义门，还养心殿。

皇后等位递万年吉祥如意，上办事，进早膳。

卯初二刻（五点三十分），慈宁门外至长信门外设皇太后仪驾。

卯初三刻（五点四十五分），总管梁保、张和奏请皇后、静贵妃、彤妃、恬嫔、定贵人、常贵人、顺常在、余常在、宜常在、四公主、隐志贝勒夫人乘轿出启祥门进慈祥门至寿康宫诣皇太后前递如意，至西配殿等候。

卯正一刻（六点十五分），上从养心殿乘轿出遵义门至内右门内，乘礼轿出内右门，由隆宗门至永康左门外，步行，至慈宁门下幄次等候。礼部堂官转传与内监奏请，随寿康宫总管王得恩田代余奏请皇太后具礼服升慈宁宫宝座，礼部堂官引万岁爷至拜褥前率诸王公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毕，寿康宫总管王得恩田代余奏礼毕，皇太后起座还宫，上步行至慈荫楼楼下等候。

再，慈宁宫铺设拜毡，毕，总管一名请皇后贵妃妃嫔等位各就拜毡，立，寿康宫总管王得恩田代余奏请皇太后升慈宁宫宝座，皇后、贵妃、妃、嫔等位行六肃三跪三拜礼，礼毕，寿康宫总管王得恩田代余奏礼毕，皇太后起座出后榻扇，皇后、贵妃、妃、嫔等位从后榻扇乘轿出慈祥门进启祥门，由隆福门进乾清宫后榻扇，至东西暖阁等候。

皇太后至西侧殿更衣毕，次至寿康宫后殿西暖阁升座，总管一名奏请上从

慈荫楼步行进慈右门，至寿康宫后殿西暖阁，诣皇太后前递如意，毕，步行至东穿堂，乘轿出慈祥门进启祥门，至凤彩门外步行至弘德殿，少坐。步行，由乾清宫西暖阁至殿檐前乘礼轿，东西丹陛放炮仗，出乾清门由后左门至太和殿升座受贺。

总管一名引定贵人、常贵人、顺常在、余常在、宜常在、四公主、隐志贝勒夫人诣皇太后前行礼毕，坐轿出慈祥门进启祥门由隆福门进乾清宫后榻扇，至东西暖阁等候。

总管一名引嘉庆帝妃嫔，如贵妃、恩嫔、安嫔诣皇太后前递如意，行礼。

上在太和殿受贺，毕，乘礼轿由后左门至乾清门外，尚乘轿首领太监接请进乾清门至乾清宫殿檐前，下礼轿，步行，升乾清宫宝座，受皇后、静贵妃、彤妃、恬嫔、定贵人、常贵人、顺常在、余常在、宜常在、四公主礼，毕，总管二名奏请上步行出凤彩门，进吉祥门，还养心殿，更衣，少坐。

总管梁保、张和请皇后、静贵妃、彤妃、恬嫔、定贵人、常贵人、顺常在、余常在、宜常在、四公主从后榻扇乘轿至钟粹宫。

皇后升前殿宝座，贵妃、妃、嫔、贵人、常在、公主等位诣皇后前行礼毕，乘轿还养心殿。

辰正一刻（八点十五分），上从吉祥门乘轿，由瓊苑西门出顺贞门、神武门，至大高殿拈香毕，乘马仍由阳泽门、御河桥进阳泽门，至弘仁寺，拈香毕，乘马仍由阳泽门御河桥进景山西门，至寿皇殿行礼毕，乘轿由西山道出北上门进神武门顺贞门，由瓊苑西门隆福门进乾清宫后榻扇，至西暖阁，见军机大人，毕，步行出凤彩门进吉祥门还养心殿。

隐志贝勒夫人至养心殿东暖阁诣皇父前递如意，行礼，次至东耳殿皇后母前递如意，行礼。

午正一刻（十二点十五分），上步行出吉祥门，进凤彩门，至弘德殿，少坐，步行由乾清宫西暖阁升乾清宫宝座，赐王贝勒贝子等宴座。

未初一刻（十三点十五分），宴毕，步行由西暖阁出凤彩门，进吉祥门还养心殿。⁷¹²

道光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元旦，储秀宫后殿改遣恬嫔拈香。恩思室南案、

⁷¹² 档号 05-0691-025 节次单 总管内务府 呈皇帝及内庭过元旦拈香行礼等节次单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髮塔前，遣四公主、六公主拈香；惇本殿、东西佛堂、斋宫前殿，遣赵喜拈香。⁷¹³

3.2.4 清宫生活中的“崇尚节俭”

1. 崇尚以俭为德

清入关之初，国家统治尚不稳定，国力尚不雄厚，因此，节俭之重要性凸显，皇帝的表率作用重大，因此官员提倡皇帝躬行节俭。如顺治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吏科都给事中郭一鹗以图治贵务实政，条奏五事，其中一条即为“崇尚节俭，为帝王之美德。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国则在民。……”⁷¹⁴

康熙帝即位，继续贯彻节俭之策，康熙六年六月初一日，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条奏，其言“风俗僭侈而礼制日废”，请康熙帝“躬行节俭，为天下先”，规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服仆从，一切器用之属，俱立定经制，限以成数。……不许少有踰越。”如此，“俭德日彰、贪风日息。”⁷¹⁵康熙帝年轻时即养成节俭习惯，并贯之一生。

除对官员提倡节俭外，康熙帝亦将节俭思想施于后宫。如康熙帝屡将宫内状况公之于众，以示节俭。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十七日，康熙帝公布慈宁宫、宁寿宫、乾清宫妃嫔、宫人及老嫗的数目。本来，康熙帝因天旱，欲省减宫人，但查后发现“自来未尝有余，故不能再减”，其言“礼云：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此皆有名数者。至所使宫人妇女，以数千计。唐太宗乃有唐令主，观其一次遣发宫人，已及三千，则其余更有数千人可知。”而其后宫人数极为有限，“除慈宁宫宁寿宫外，乾清宫妃嫔以下、使令老嫗、洒扫宫女以上，合计止一百三十四人。”较之前朝，康熙帝后宫人数至少之极，群臣称之为“不独三代以下所无，虽三代以上，亦未有如此者。皇上节俭盛德，诚超迈千古矣。”⁷¹⁶

同年，康熙帝详查宫内开支情况，经察，“前明宫内每年用金花银共九十六万九千四百余两”，而康熙朝则“悉已充饷”；“前明光禄寺每年送内所用各项钱粮二十四万余两，今每年止用三万余两”；至于木柴数、炭数等项，康熙朝亦极

⁷¹³ 档号 05-0691-026 清单 □ 呈储秀宫后殿遣恬嫔妃等拈香行礼清单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按：宾当为嫔，原题名错误。）

⁷¹⁴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 100，顺治十三年四月壬申。

⁷¹⁵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2，康熙六年六月甲戌朔。

⁷¹⁶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144，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己酉。

为俭省，前明每年木柴用二千六百八十六万余斤，而康熙朝止用六七百万斤；前明每年用红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万余斤，而康熙朝止用百万余斤。前明还有一项庞大开支，各宫床帐舆轿花毯等项每年共用银二万八千二百余两，而康熙朝已无此项开支。¹综上所述，康熙朝前期其节俭之至由此可见。

时隔二十年，康熙四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再次公布内宫状况，关于宫中人数，“皇太后宫及朕所居正宫，不过数百人，较之明代宫人则减省多矣。”²而关于宫内开支情况，先前，“光禄寺供应宫中用度，每年用银七十万两有余，朕渐次节省不使滥溢一年止需七万两矣。理藩院向来每年赏赐供应外藩宾客，用银八十万两。今裁减浮费，一年止需八万两矣。”³康熙帝不禁自诩节俭，“今海宇升平，国用充足，朕躬行节俭，宫中用度，甚为省约。计明朝一日之用，足供朕一月之需。”⁴康熙帝时刻不忘与前明开支作对比，以显示其节俭。

尽管康熙朝后期用度较之前期有所增加⁵，但总体而言，康熙朝宫内用度还是相当俭省的。而皇帝对节俭的态度亦影响至后宫。

2. 清代皇后的美德

皇后乃皇帝之主妻，皇帝的贤内助，国家政治离不开内治，国家风化与后宫作风宜密切相关，皇后乃后宫不可或缺之人。皇帝崇尚节俭，后宫当首崇俭约，皇后当需以身作则。

如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赫舍哩氏崩逝，康熙帝追忆其“克诚克孝，统理内治，维敬维勤，节俭居身”。⁶节俭作为赫舍哩氏的一大优点提出。之后雍正帝册立嫡妃那拉氏为皇后⁷，其亦将节俭当作一项期望提出，希望那拉氏“益克勤而克俭。”⁸雍正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皇后崩逝，⁹雍正帝对其一生予以评价，又刻意强调“居身节俭”¹⁰，行册谥礼，则言其“俭率六宫，敦葛覃之澹约”¹。

¹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144，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己酉。

²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42，康熙四十九年四月辛酉。

³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42，康熙四十九年四月辛酉。

⁴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44，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戊子。

⁵ 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曾清查宫内女子人数并予以公布，时仅一百四十三人，时隔二十年，至康熙四十九年，宫内女子人数已是“数百人”，康熙帝尚称“较之明代宫人则减省多矣”，其实，较之康熙二十九年，宫内女子人数已增长不少。另外，宫内用度亦有较多增长。

⁶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48，康熙十三年六月辛酉。

⁷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14，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

⁸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14，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

⁹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110，雍正九年九月己丑。

¹⁰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111，雍正九年十月甲午。

之澹约”¹。由此可见，节俭在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

乾隆帝即位后，其对嫡妻富察氏的要求依旧未变。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举行册立皇后典礼，册文明确希望富察氏“恭俭以率六宫”²。

富察氏虽出身名门，但性情贤淑节俭，不尚奢靡，立身后宫，居身以俭，“正位中宫，十有三载，珠翠等饰未尝佩戴，惟插通草绒织等花，以为修饰。”³自身不饰金银珠宝。乾隆帝读康熙帝御制清文鑑知，清国旧俗“有取鹿尾绒缘袖以代金线者，盖彼时居关外，金线殊艰致也。”⁴而其塞外较猎，忆及此事，告之富察氏。富察氏即制燧囊呈献，一则说明孝贤皇后本人心细，对夫君之言非常在意；二则更说明其本身具有浓厚的节俭思想，亦能深切领会夫君的思想，辅助夫君不忘本，勤政爱民。此后，孝贤皇后都会进呈此类荷包，以志勤俭节约、不忘本。对此，乾隆帝怀念孝贤皇后时写道：“练裙缁服曾闻古，土壁葛灯莫忘前。共我同心思示俭，即兹知要允称贤。”⁵

孝贤皇后富察氏与乾隆帝夫妻二十二年，其崩逝后，乾隆帝言其“佐忧勤而出治，……崇节俭以提躬。此宫中府中所习知，亦亿人兆人所共仰者。”⁶富察氏“内佐之徽音可想矣。”⁷富察氏诸多美德，而节俭始终是必提之项，可见清帝对节俭的重视。之后，历朝皇帝亦会皇后有着不同程度的节俭要求。

皇后母仪天下，为天下臣民之表率，为后宫妃嫔之模范，若皇后奢靡无度，上下自然沆瀣一气。关于清宫崇尚节俭，顺治帝废后博尔济吉特氏与端敬皇后董鄂氏正好分别是反面与正面的例子。

史载，顺治帝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生活奢靡，“癖嗜奢侈，凡诸服御，莫不以珠玉绮绣缀饰，无益，暴殄，少不知惜。尝膳时，有一器非金者，辄拂

¹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113，雍正九年十二月己亥。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58，乾隆二年十二月丁亥。

³ 桐西漫士：《听雨闲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12 页。

⁴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 册，卷 4，第 227 页，古今体九十三首戊辰四。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8 年版，《清宫遗闻》，卷 1，第 42 页。“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文忠公姊也。性慈俭，正位中宫十三载，未尝佩服珠翠，向例宫中多用金银丝索，缉成荷包。后以为暴殄，岁时进呈纯皇帝，惟以鹿羔毳毡为佩囊，盖仿先世关外之制。以寓不忘本之意。上深加敬爱。故文忠父子，蒙被恩宠。视他戚畹尤挚且久也。”根据《清高宗（乾隆）御制诗二集》，乾隆帝对孝贤皇后提及关外用以鹿羔毛代替金线绣制佩囊，孝贤皇后默记在心，随即亲手制作并恭献乾隆帝，且岁时进献。

⁵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 册，卷 4，第 227 页，古今体九十三首戊辰四。

⁶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11，乾隆十三年三月丙午。

⁷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8 年版，《清宫遗闻》，卷 1，第 42 页。

然不悦。”¹ 顺治帝日久难容，于顺治十年八月，借口其“不足仰承宗庙之重”将其废黜为静妃。² 博尔济吉特氏之被废，虽还有其他原因，如“处心弗端，且嫉甚，且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虽朕举动，靡不猜防。”³ 但其奢靡是其一重要原因，与顺治帝自称的“素慕简朴”截然不同。

尔后，顺治帝宠幸董鄂氏，则又与其性俭不无关系，“后（指董鄂氏）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采，即簪珥之属，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饰”⁴。董鄂氏薨后，顺治帝言其“肃雍德茂，淑慎性成，克令克柔，安贞叶吉，惟勤惟俭。”⁵ 顺治帝此举无非说明，其追封董鄂氏为后，完全与董鄂氏自身的勤俭居身等一系列优点有关，其堪当后宫表率，与废后正好形成鲜明对比。

顺治帝所言可能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但当仍有一定的可信度，二人当各以其举给顺治帝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3.3 皇帝对后妃的封赏

3.3.1 后妃生日

3.3.1.1 皇后千秋

1. 清中前期对皇后生日礼节的规定与执行

顺治八年四月初二日，定元旦、冬至、寿节⁶三大节礼仪。其中，规定皇后千秋节，仪仗全设，皇后先诣皇太后前行礼毕，还宫。而后，公主、和硕福金以下，固山额真、精奇尼哈番、尚书以上命妇俱诣皇后前行庆贺礼。⁷ 大臣等不进庆祝表。

鉴于元旦、冬至、皇后千秋三大节，皇后前不进笺文，康熙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礼部奏请元旦贡进皇后笺文，“今后每年元旦，直隶各省官员照例应进皇

¹ 《清代野史》，巴蜀书社 1987 年版，第 4 辑，《董妃行状》，第 49 页。

²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77，顺治十年八月己丑。

³ 《清代野史》，巴蜀书社 1987 年版，第 4 辑，《董妃行状》，第 48-49 页。

⁴ 《清代野史》，巴蜀书社 1987 年版，第 4 辑，《董妃行状》，第 47 页。

⁵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139，顺治十七年八月己酉。

⁶ 皇太后圣寿节、皇帝万寿节、皇后千秋节。

⁷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56，顺治八年四月戊申。

后笺文。至皇后千秋所进笺文。世祖章皇帝时，未经贡进，无式可查。恭候上裁。”康熙帝谕令“元旦笺文，依议行。千秋进笺，世祖章皇帝时既未举行，著停止。”¹自此，皇后千秋，官员不进笺文庆贺成为明文规定。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无顺治帝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千秋节的记载。第二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千秋节为十月初三日，但关于其千秋的记载亦非常少。顺治十五年之前，每逢十月初三日皇后千秋，礼部即奏请公主、福晋、命妇等人是否照例行礼，若需行礼，礼部则需拟定前来行礼人员的名单，等候皇帝钦定。顺治帝两度降旨免行礼。顺治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礼部又预期奏请，再度遭到顺治帝拒绝。此外，《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亦无第二任皇后千秋节的其他记载。

康熙帝孝诚仁皇后赫舍哩氏千秋节为十二月十七日，其入主后宫后，共过了九次千秋节，自康熙四年到康熙十二年。康熙四年到康熙六年，《实录》均记为“皇后千秋节，停止行礼。”²康熙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实录》载“皇后千秋节，免行礼。”³即这几个年份，公主、福晋、命妇等人并未入宫行庆贺礼。自康熙九年至十二年，《实录》记为“皇后千秋节，照例行礼，停止筵宴”。⁴

唯独康熙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皇后千秋节，照例行礼，筵宴。”⁵这成为关于皇后千秋有资料可循的唯一一次盛典。之后，每逢皇后千秋，或照例行礼，或停止行礼，但筵宴均予停止。如，雍正三年至雍正九年，每年五月十三日，孝敬皇后乌拉纳喇氏千秋节，均“停止行礼筵宴”⁶。

乾隆帝孝贤皇后富察氏生于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二月二十二日⁷。乾隆三年、四年，“皇后千秋令节，照例行礼，停止筵宴。”⁸乾隆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皇后

¹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17，康熙四年十月甲戌。

² 具体参见如下各条：《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17，康熙四年十二月戊辰；卷 20，康熙五年十二月癸亥；卷 24，康熙六年十二月丁亥。

³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31，康熙八年十二月丙子。按：《清皇室四谱》，卷 3，《皇子》，第 147 页，皇子承祜本为皇二子，康熙八年乙酉十二月十三日寅时生，孝诚仁皇后赫舍哩氏出。不知是否因为皇子承祜的出生而有停止行礼之举。

⁴ 参见如下各条：《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34，康熙九年十二月庚子；卷 37，康熙十年十二月甲午；卷 40，康熙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卷 44，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壬子。

⁵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7，康熙七年十二月辛巳。

⁶ 参见如下各条，《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32，雍正三年五月庚戌；卷 44，雍正四年五月甲辰；卷 57，雍正五年五月戊辰；卷 69，雍正六年五月癸亥；卷 81，雍正七年五月丁巳；卷 94，雍正八年五月庚辰；卷 106，雍正九年五月乙亥。

⁷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2，《后妃》，第 69 页。

⁸ 参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63，乾隆三年二月甲辰；卷 87，乾隆四年二月己亥。

千秋令节，遵皇太后懿旨，停止行礼筵宴。¹

乾隆六年，孝贤皇后三十岁正寿，“行庆贺礼，停止筵宴。”²

乾隆九年二月二十二日，适值清明，停止行礼。³其他年份，诸如乾隆七年、八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皇后千秋令节均停止行礼筵宴。⁴乾隆十三年，乾隆帝南巡，皇后等人随行，二月二十二日皇后千秋令节，赐扈从王公大臣等宴。⁵因出巡在外，行礼筵宴自当停止。

由上可见，孝贤皇后正位后宫期间，每遇皇后千秋，或行礼、筵宴均停止，或照例行礼，停止筵宴。而乾隆帝那拉氏皇后正位后宫后，每遇皇后千秋令节，均停止行礼筵宴。

综上可知，清代皇后千秋，不进笺表。至于是否行礼、筵宴，不外乎三种形式，一、行礼、筵宴，二、行礼，停止筵宴，三、停止行礼、筵宴。行礼、筵宴仅康熙七年举行过一次，其他年份均是行礼、停止筵宴，或行礼、筵宴均停止，故，皇后千秋实际上仅有两种形式，即，行礼、停止筵宴，或，行礼、筵宴均停止。

皇后千秋节，所需行礼之人当包括两类，一类是宫内妃嫔等人；一类则是已嫁公主以及福晋、命妇等。乾隆朝之前，关于皇后千秋行礼之人，史料并未明确是仅宫内妃嫔行礼抑或上述两类人均行礼，但根据嘉庆朝的规定来看，此前皇后千秋行礼之人当为两类人均参与。

2. 清中后期的皇后生日庆贺

（1）福晋命妇入内行礼

自嘉庆朝起，关于入内行礼之人规定更为详尽，分为皇后非正寿之年与皇后正寿之年两种情况。若非正寿之年，如嘉庆六年，“宫内行礼如仪。停止筵宴及在外公主、福晋、命妇行礼。”⁶若遇皇后正寿之年，礼节较之其他寿辰更为隆重，如嘉庆十年十月初十日，系皇后三十正寿，宫内行礼如仪，在外公主、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11，乾隆五年二月癸巳。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37，乾隆六年二月丁巳。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211，乾隆九年二月丙寅。

⁴ 参见如下各条：《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61，乾隆七年二月壬子；卷 185，乾隆八年二月丙午；卷 235，乾隆十年二月甲子；卷 259，乾隆十一年二月戊午；卷 285，乾隆十二年二月壬午。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09，乾隆十三年二月丙子。

⁶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88，嘉庆六年十月癸丑。

福晋俱进内行礼，停止筵宴。¹嘉庆二十四年，嘉庆帝谕令若非皇后正寿，礼部无需夹单奏请在外之公主、福晋、命妇等是否进内行礼，而遇皇后正寿之年则夹单声请，候旨遵行。²

关于皇后千秋筵宴，唯康熙七年举行过一次，其他年份均停止筵宴。但是，每年“内阁票拟照例行礼、筵宴及照例行礼、停止筵宴双签。”鉴于历届均系停止筵宴，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嘉庆帝谕令以后“内阁只拟照例行礼停止筵宴单签进呈。”³皇后千秋，停止筵宴原本惯例，而自此为皇帝明令禁止。

综上，嘉庆年间明定皇后千秋停止筵宴，皇后正寿之年，公主等是否行礼请旨而行，经皇帝圈定者方可入内行礼。如道光三年五月十二日⁴，总管内务府掌仪司为入内行礼之公主、福晋等人选上奏，“五月十七日，皇后千秋令节，所有应行进内行礼福晋命妇今据礼部查送到福晋、命妇等七人，……奉旨圈出和硕惇亲王绵愷福晋、和硕瑞亲王绵忻福晋、多罗贝勒奕绘夫人、尚书禧恩之妻、侍郎敬徵之妻。”⁵道光帝未圈定的二人则不必入内行礼。由此可见，公主、福晋、命妇等是否入内行礼并不随自己的意愿，取决于皇帝的旨意。

咸丰六年七月十二日系咸丰帝皇后(孝贞皇后，即慈安太后)二十正寿，“宫内行礼如仪，停止筵宴，在外公主、福晋、命妇，均进内行礼。”⁶是年，礼部送到公主、福晋、命妇等十二人，咸丰帝从中圈派人员入内行礼，“寿安固伦公主、寿恩固伦公主、和硕郑亲王端华福晋、和硕怡亲王载垣福晋、和硕庄亲王奕仁福晋、和硕恭亲王奕訢福晋、多罗惇郡王奕諒福晋、侯广科之妻、尚书麟魁之妻九人于十一十二两日俱进内出入福园门。”⁷同时，咸丰帝重申未经皇帝圈派者不必进内行礼，“本年七月皇后二旬千秋应进内之公主、福晋、命妇等著裕诚等于初一二日开单具奏，候朕圈派，其未经圈出虽现无事故亦不必进内。”

¹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151，嘉庆十年十月己丑。

²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362，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己巳。

³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362，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己巳。

⁴ 道光三年并非孝慎皇后正寿之年，档号 05-0787-013 奏为皇后二旬千秋是否照案准递如意进食品事折载“道光十一年孝慎成皇后四旬千秋”，即道光十一年系孝慎皇后正寿之年，如此道光元年系正寿之年，但因时届嘉庆帝丧礼，孝慎皇后千秋节自不会大张旗鼓操办，道光三年所行当有补办之意。

⁵ 档号 05-0625-029 奏折 总管内务府（掌仪司） 奏为皇后千秋进内行礼命妇数日事 道光三年五月十二日。

⁶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 203，咸丰六年七月丁卯。

⁷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3 年版，第 13 册，第 6245 页。

1

若说，皇帝圈派公主、福晋、命妇入内行礼是女人们的庆祝活动；而官员穿蟒袍或者进呈如意和食品则是男人们的庆祝活动。

（2）王公大臣的庆祝活动

王公及内务府大臣官员

皇后的千秋寿诞，除公主、福晋、命妇等参与外，内务府官员等人尚需有一定表示，如乾隆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皇后千秋令节，王、大臣等共进桌张庆祝，和硕庄亲王允禄、内务府总管以及上驷院武备院卿等并率领内府官员、内管领等恭进大宴桌一张，随桌八张，²以恭庆皇后千秋。奉旨：此次既已预备，着收进，下次不必。³皇后千秋，王公大臣不必预备宴桌，此一方面是减轻王公大臣等负担，另一方面则是对皇后权力地位的限制。

关于皇后千秋行礼等活动，参与人员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内务府大臣等，一部分是王公大臣等。皇后千秋，若非正寿，王公大臣与内务府大臣等均不需呈递如意和食品，当日穿蟒袍而已。若系正寿，内务府大臣则需呈递如意和食品，而且内务府大臣穿蟒袍的时间较长。如嘉庆二十年，皇后四十正寿。七月初四日，嘉庆帝预先谕内阁：“本年十月，皇后四十寿辰，一应礼仪俱照常年旧例。王公大臣官员仍穿蟒袍一日，不准呈递如意贡品；其内务府大臣官员著于初九、初十、十一穿蟒袍三日。内务府大臣，准其呈递如意食品。”⁴

皇后正寿，时逢正庆，典礼宜隆，内务府官员穿蟒袍时间较长，具体天数由皇帝钦定，呈递如意和食品亦需请旨遵行。如咸丰六年七月十二日，皇后二旬千秋。七月初一日，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上奏请旨内务府官员穿蟒袍的天数，“是否援照嘉庆二十年钦奉上谕准令臣等率用内务府官员仍穿蟒袍三日，”⁵咸丰帝下令内务府大臣率内务府司员等俱穿蟒袍二日，穿蟒袍时间为七月十一日和十二日，即皇后生日前一天及当天，“届期，内务府大臣等遵照礼部奏准行礼

¹ 档号 05-0787-013 奏片 总管内务府 奏为皇后二旬千秋是否照案准递如意进食品事 咸丰六年七月初一日。

² 档号 05-0019-022 奏片 庄亲王允禄等 奏为皇后千秋恭进桌张事 乾隆三年二月。

³ 档号 05-0019-022 奏片 庄亲王允禄等 奏为皇后千秋恭进桌张事 乾隆三年二月。

⁴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308，嘉庆二十年七月丁亥。

⁵ 档号 05-0787-013 奏片 总管内务府 奏为皇后二旬千秋是否照案准递如意进食品事 咸丰六年七月初一日。

礼节，敬叩皇后千秋。”¹关于是否照案准递如意进食品，奉朱批汝等呈递如意进食品。²七月初八日，内务府大臣等请求“臣等恭进食品，俟预日再行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咸丰帝批准。³七月十一日，即皇后千秋前一天，总管内务府大臣裕诚等将恭进食品缮写清单，恭呈皇帝御览：千秋饼三盒、福寿酥三盒、如意酥三盒；鲜桃三盒、苹果三盒、石榴三盒；熏猪三盒、熏鸭三盒、熏肉三盒。⁴

同治十三年七月初一日，皇后二旬千秋，“奉旨著自六月二十九日起，内外俱穿蟒袍补服三日。”⁵六月二十六日，总管内务府奏请“呈递如意，恭进食品三九盒”之事，“奉旨查照咸丰六年成案办理。”⁶六月二十九日，总管内务府大臣崇伦等缮写进奉同治皇后的食品清单，“鲜桃三盒、苹果三盒、红李子三盒；万字饼三盒、寿字酥三盒、如意酥三盒；熏猪三盒、熏鸭三盒、熏肉三盒。”⁷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光绪帝皇后三旬千秋，总管内务府大臣怀塔布等恭进食品以示庆祝，“万字饼三盒、寿字酥三盒、如意酥三盒；苹果三盒、春橘三盒、百合三盒；熏猪三盒、熏鸭三盒、熏肉三盒。”⁸

皇后生日所进食品未必完全相同，但亦有定数，即三九盒，分三类，为点心类，水果类，熏制品类，每类各有三样，每样各有三盒，故而称之三九盒。点心类寓意吉祥如意，水果类随时而进，熏制品相对固定，皆图吉祥如意。

总之，内务府官员穿几日蟒袍补服，具体哪几日穿，由内务府大臣上奏请旨，由皇帝钦定。是否进食品亦需请示皇帝。

外廷王公大臣等⁹

皇后正寿，外廷王公大臣官员于皇后千秋当日入内当差者穿蟒袍补服一日，不参与行礼，亦不呈递如意和食品，如《翁同龢日记》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

¹ 档号 05-0787-019 奏片 总管内务府 奏为皇后千秋预日进食品事 咸丰六年七月初八日。

² 档号 05-0787-013 奏片 总管内务府 奏为皇后二旬千秋是否照案准递如意进食品事 咸丰六年七月初一日。

³ 档号 05-0787-019 奏片 总管内务府 奏为皇后千秋预日进食品事 咸丰六年七月初八日。

⁴ 档号 05-0787-021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为皇后二旬千秋进吃食清单 咸丰六年七月十一日。

⁵ 档号 05-0877-04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皇后千秋令节恭进食品三九盒事 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⁶ 档号 05-0877-04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皇后千秋令节恭进食品三九盒事 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⁷ 档号 05-0877-050 进单 崇伦等 奏为皇后二旬千秋进食品事 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⁸ 档号 05-1012-110 单底 总管内务府 呈为皇太后千秋呈进三九盒清单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

（按：原题名错，应为皇后千秋，而非皇太后千秋。）

⁹ 外廷大臣、官员，其中包括驻外使节、外省官员等。

初十日：是日皇后千秋，今年三旬正庆，群臣照旧蟒袍补褂一日，（内务府大臣应内右门行礼，今年改于十二日德昌门外。）”¹

光绪三十三年，光绪皇后四旬正寿，据《恽毓鼎澄斋日记》记，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皇后四旬千秋，外廷百官并无典礼，唯入内当差者蟒袍补服，一天不入内者并此而无之。”²即入内当差者穿蟒袍补服，不入内者不必穿戴，此点，《王文韶日记》亦有所载“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2月9日），本日皇后千秋节，见面穿蟒袍补褂，别无礼节。”³而省外大臣则遥望宫阙叩头行礼。

另外，晚清已有驻外大臣，若逢皇后千秋，驻外大臣则率领属员叩头遥祝，如《薛福成日记》记光绪十八年正月初十日，恭逢皇后千秋节，谨率参随等员望阙叩头遥贺。（按：当时薛福成正在英法担任出使大臣。）⁴

综上可知，外臣入内当差者外臣皇后千秋当日穿蟒袍补褂，仅此而已，不行礼，不递如意和食品。呈递如意和食品是内务府大臣的特权。

（3）皇后生日的内宴仪

清代后妃不干预外事，皇后亦不与外廷交接，其活动范围基本上限于后宫，交泰殿是皇后举行重大活动的重要场所，如皇后千秋，若有行礼，皇后则在交泰殿接受朝贺。

皇后千秋当日，内銮仪卫与宫殿监主管当日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

内銮仪卫校预设皇后仪驾于交泰殿左右，设中和韶乐于交泰殿簷下，设丹陛大乐于乾清宫后簷下。礼部官捧王以下文武各官所进庆贺皇后笺文送内阁。⁵

天刚亮，宫殿监即设皇贵妃、贵妃、妃、嫔拜褥于交泰殿丹陛上左右，贵人、常在、答应不参与交泰殿行礼，设公主、王妃以下二品命妇以上拜位于丹陛下左右，均北面设。引礼命妇二人赞相礼仪。⁶

生日当天，皇后要先率同皇贵妃、贵妃、妃、嫔等人前往皇太后宫、皇帝前行礼，礼毕，还坤宁宫。⁷

公主、福晋、命妇等预先在苍震门恭候，届时，由宫殿监引领入内，在交

¹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册，第2974页。

²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341页，光绪卅三年丁未（1907年）。

³ 王文韶：《王文韶日记》，袁英光、胡逢祥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版，第998页。

⁴ 薛福成：《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光绪十八年正月初十日，第687页。

⁵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5，第86页，《典礼一·庆典之仪》。

⁶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5，第86页，《典礼一·庆典之仪》。

⁷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5，第86页，《典礼一·庆典之仪》。

泰殿外丹陛下排立；而后，宫殿监请皇贵妃、贵妃、妃、嫔等至交泰殿内两旁立。¹最后，宫殿监奏请皇后具礼服出宫，升交泰殿座。

宫殿监引皇贵妃等内宫妃嫔行六肃三跪三拜礼。之后，王妃、公主、命妇等行礼。礼毕，俱复原位立。宫殿监奏请皇后还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随后回本宫。王妃以下俱退出。²宫殿监引皇子、皇孙等以及地位较低的贵人、常在、答应至皇后宫行礼。宫殿监率合宫首领太监在东西丹墀下行礼。礼毕，各退。³

行礼结束，皇后在本宫筵宴。是否筵宴，宫殿监先期奏闻，承旨，饬所司备办。届时，各司其职，皇后御筵设于宝座前，设皇贵妃、贵妃、妃、嫔宴席于左右。东西向，俱北上。⁴布置完备，宫殿监启请皇贵妃、贵妃、妃、嫔具吉服，齐诣宴次，各就本位立。而后，奏请皇后吉服升座，皇贵妃以下各就位次行一拜礼。礼毕，入座进饌。⁵承应宴戏毕，皇贵妃以下出座谢宴，行礼。宴毕，皇后起座还后宫。随后，皇贵妃以下各还本宫。⁶

前面已提，清代皇后千秋举行宴会的情况较少，但为展示皇后千秋的全过程赘列于此。

（4）一个特例——乾隆帝禅让后的嘉庆帝皇后

清制，册立皇后，例应祭告天、地、太庙，撰拟恩诏布告天下，王公大臣等人亦在皇帝、皇后前呈进庆贺表笺，因乾隆帝退位称太上皇，诸王大臣等亦需在乾隆帝前呈进庆贺表笺。但乾隆帝下令仅保留祭告天、地、太庙，其他一概取消，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初八日，乾隆帝谕：“内阁衙门，因丙辰正月初四日降敕册立嗣皇帝元妃为皇后，照例撰拟恩诏进呈。似此繁文，所请可不必行。明年元旦归政后，朕为太上皇帝，嗣子为皇帝，其嫡妃自应立为皇后。此乃宫廷一定礼仪。祇当循照向例，祭告天、地、宗庙，用昭茂典足矣，何必撰拟恩诏，布告天下。多此缠节繁文。皇后正位端闱，恪修内职，非如皇太后之为母后，分应尊崇者可比。我朝家法，宫壶肃清，从不干与外事。来岁举行册立皇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5，第86页，《典礼一·庆典之仪》。

²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5，第86页，《典礼一·庆典之仪》。

³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5，第86页，《典礼一·庆典之仪》。

⁴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7，第124页，《典礼三·礼仪下》。

⁵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7，第124页，《典礼三·礼仪下》。

⁶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7，第124页，《典礼三·礼仪下》。

后典礼，不特恩诏不必颁发，即王公大臣以及外省督抚等亦毋庸因立后于朕前及嗣皇帝、皇后前呈进庆贺表笺。”¹册立皇后颁布恩诏布告天下就在乾隆帝的谕令下被取消。

同时，乾隆帝还取消外廷对皇后千秋、元旦、冬至三大节的签贺，“皇后寿节暨元旦冬至，与外庭无涉。嗣后俱当永行停止笺贺，并以为例，以肃体制而垂法守。”²

纵观清代皇后，嘉庆帝第一任皇后喜塔腊氏可谓福薄命短，因太上皇在上，其正位后宫，皇后的尊贵被大打折扣，就连丧礼隆重程度亦有减损。

嘉庆六年，嘉庆帝皇贵妃钮祜禄氏继位中宫，嘉庆帝恢复册后撰拟恩诏布告天下，“前于乾隆六十年，钦奉恩旨，于次年正月传位后，册立朕元妃为皇后。经内阁照例撰拟恩诏进呈，其时我皇考日勤训政，一切礼仪诏令，自应统于所尊。曾蒙圣谕，循例祭告天地宗庙，不必撰拟恩诏，停止庆贺表笺。……因思立后颁诏，乃本朝家法，载在会典，实亦古今通义。诚以皇后母仪天下，佐理化原，于册立之际，祭告天地宗庙，并颁诏天下，以昭慎重，列圣旧章，自当恪守，著于本年四月十五日御殿行册立礼，其应颁恩诏，著遵例举行。一切事宜。各该衙门查照豫备。”³由此，册立皇后，恢复颁诏天下。

但关于庆贺表笺仍予停止，且元旦、冬至、皇后千秋节三大节，皇后前亦不进表笺。“至于中外臣工庆贺表笺，及遇寿节令节奏上笺贺，钦遵圣训，仍行停止。”⁴

嘉庆帝皇后，虽贵为皇后，但因存在太上皇，其所享受的尊贵程度大大减少，而且，嘉庆帝部分沿袭了乾隆帝为限制嘉庆帝皇后所定的基调，自此皇后所享有的寿节、令节群臣进笺表被取消。

3.3.1.2 一般后妃

皇后、皇贵妃等人生日，虽都是生日，但宫内赋予得名称并不一样，自皇后至妃，宫内称其生日为“千秋”，而嫔之生日则称为“寿辰”，贵人的生日则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492，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庚寅。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492，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庚寅。

³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78，嘉庆六年正月乙酉。

⁴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78，嘉庆六年正月乙酉。

称为“生辰”，此外，常在、答应之生日官方资料并无相关记载，抑或其地位较低，不足以引起皇帝的重视。

后妃等级不同，生日所享受的待遇也不同，皇帝的赏赐突显了其等级之别。皇后千秋，除接受外廷恭递如意、恭进食品三九盒之外，还有来自皇帝的大量赏赐，“金九十两、银九百两、上用缎纱等四十五匹，”四十五匹上用缎纱内包括“蟒缎九匹、缎九匹、宁绸九匹、宫绸九匹、纱九匹”，此外还有“春绸九匹、绫九匹”。¹

皇贵妃千秋，皇帝赏赐上用缎六匹，官用缎六匹，春绸六匹、绫六匹、上用果桌一张、赏用果桌八张。²

贵妃千秋，皇帝恩赐上用缎四匹，官用缎五匹，春绸五匹、绫五匹、上用果桌一张、赏用果桌六张。³

尽管与皇后无法相提并论，但是，皇贵妃、贵妃千秋时的庆祝活动，也足以显示出其地位非同一般。据载，皇贵妃千秋，与贵妃、妃、嫔同宴于皇贵妃宫。宫殿监先期承旨，饬所司供备。届日，所司备办。宫殿监启请贵妃、妃、嫔具吉服，齐诣宴次。乃启请皇贵妃吉服升座，贵妃以下各依次入座，进饌，承应宴戏，进果，进酒。贵妃以下各于本座行一拜礼。承应宴戏宴毕，贵妃以下行礼如初。宫殿监启“宴毕”，皇贵妃起座还后宫。宫殿监启请贵妃以下各还本宫。⁴贵妃千秋，贵妃与妃、嫔宴于贵妃寝宫，仪同。

妃千秋，上赐上用缎四匹，官用缎四匹，春绸四匹、绫四匹、上用果桌一张、赏用果桌四张。⁵

嫔寿辰，上赐上用缎三匹，官用缎三匹，春绸三匹、绫三匹、上用果桌一张、赏用果桌二张。⁶

贵人生辰，上赐上用缎二匹，官用缎二匹，春绸二匹、绫二匹、上用果桌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9，《经费三·恩赐》，第 427 页；《国朝宫史续编》，卷 70，《经费二·恩赐事例》，第 643 页，皇后千秋赐金九两，银九百两，表里六十三端。《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皇后千秋则例》，第 250 页，皇后千秋是日恩赐金九两，银九百两。当为金九两。

²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9，第 427 页，《经费三·恩赐》。

³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9，第 427 页，《经费三·恩赐》。

⁴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7，第 124-125 页，《典礼三·礼仪下·皇贵妃、贵妃千秋宴仪》。

⁵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9，第 428 页，《经费三·恩赐》。

⁶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9，第 428 页，《经费三·恩赐》。

一张、赏用果桌一张。¹

总之，后妃等级有别，赏赐不等。而常在、答应过生日时情形如何，未见史料记载。

3.3.2 后妃生育子女

后妃等级不同，平素所受待遇自然不同，此种不同即使是在生育孩子时的吃食分例、所用炭分例等方面也有体现。按照规定，后妃在生育前后，吃食分例、所用炭分例等，皆添加半份，多依据其原有等级分例添加半份，或依其所用夏例或依所用冬例加添，本文主要以后妃等人所用炭的分例阐述其遇喜时分例的变化。

如，妃所用炭分例，红箩炭夏例五斤，冬例十斤；黑炭夏例二十五斤，冬四十斤。²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初十日，“令妃遇喜，外添半分红箩炭二斤八两，黑炭十二斤八两。”³其时正使用夏例，令妃遇喜所添半分炭之数目与此相符。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令妃册封为令贵妃，贵妃夏例日用红箩炭十斤，黑炭三十斤。⁴令贵妃魏氏遇喜时所添半分炭之数目乃在此基础添加。如乾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令贵妃遇喜，外添半分红箩炭五斤，黑炭十五斤。”⁵

乾隆三十年五月初九日，令贵妃封皇贵妃，皇贵妃与贵妃所用炭柴分例相同，“皇贵妃夏例日用红箩炭十斤，黑炭三十斤；冬例日用红箩炭十五斤，黑炭六十斤，柴七十斤。”⁶故而，魏氏由令贵妃晋封皇贵妃后，其遇喜所添加的半分红箩炭、黑炭数目未有变化，如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初十日，其时已用夏例，“皇贵妃遇喜添半分红箩炭五斤，黑炭十五斤。”⁷

后妃等人享有添加的半分炭例止于所生子女满月之日，如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十一日，皇贵妃添阿哥一位。⁸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时值阿哥满月之日，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19，第427页，《经费三·恩赐》。

²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17，第400页，《经费一·日用》。

³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册，第1361页。

⁴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册，第1533页。

⁵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册，第1367页。

⁶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册，第1386页。

⁷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册，第1394页。

⁸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册，第1396页。

“皇贵妃遇喜满月之日半分红箩炭五斤止退，黑炭十五斤止退。”¹

另外，后妃所享用的分例与皇帝密切相关，因为皇帝有时亦会恩准加添，或者给与高一级妃嫔之待遇，如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初十日，多贵人与令妃同时遇喜，“多贵人遇喜，外添半分按嫔例，红箩炭二斤八两，黑炭十斤。”²定例，贵人夏例无红箩炭分例，冬例使用红箩炭五斤，黑炭夏例十八斤，冬例二十五斤，³嫔所用红箩炭夏例五斤、冬例八斤，黑炭夏例二十斤、冬例三十斤。⁴多贵人遇喜，加添的半身分例依照嫔位所用红箩炭和黑炭的分例，自然是乾隆帝对其的恩宠。

后妃等级虽有高低之别，但其所生子女均为皇帝骨肉，如此，阿哥、公主出生后，所享有的待遇一律平等，并不受其各自生母的等级、身份差别影响。伺候公主、阿哥的太监待遇亦一致。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令妃今日分娩阿哥⁵，“阿哥日用黑炭五斤，太监黑炭三斤，煤十斤。”⁶

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十一日，“皇贵妃添阿哥一位，夏例日用黑炭五斤，冬例日用黑炭十斤。”⁷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忻嫔分娩公主，自初八日，公主日用黑炭十斤，柴三十斤，太监黑炭三斤，煤七斤。⁸

乾隆四十年正月初三日，新添公主一位，此公主为乾隆帝惇妃所生，“公主冬例日用黑炭十斤，柴三十斤，夏例日用黑炭五斤，柴十斤。太监值房冬夏一例日用黑炭三斤，煤七斤。”⁹

上述四条资料，第一条涉及令妃魏氏所生阿哥，其中仅提及阿哥的夏例分例，第二条涉及阿哥亦为魏氏所生，但魏氏其实为皇贵妃，第三条涉及忻嫔所生公主，第四条涉及惇妃所生公主。但两相比较，阿哥、公主的分例与其生母

¹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98 页。

²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61 页。

³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7，第 400 页，《经费一·日用》。

⁴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7，第 400 页，《经费一·日用》。

⁵ 是为皇十四子，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殇。

⁶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49 页。

⁷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96 页。

⁸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52 页。

⁹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569 页。按：此小公主即和孝固伦公主，生母时为惇妃。

的地位无关。

若遇严寒天气，小阿哥、小公主的分例会有所变通。宫内严格执行夏例与冬例，冬例始于十一月初一日，二月初一日停止，其余时间用夏例。其实这一划分并不科学，自二月始，虽用夏例，但二月之天气尚且寒冷，成人尚且可以忍耐，但对于正月初三日新添的小公主而言，其所用夏例炭柴不足取暖。于是，“总管王常贵奏翊坤宫公主炕柴夏例十斤，不足用，请旨还照冬例给。奉旨自二月初五日起，还照冬例给，至三月初一日，停止冬例。”¹乾隆帝特别恩准给小公主延长冬例的使用时间。

另外，后妃遇喜，守月姥姥和守月大夫所用的炭柴分例与主位等级无关，守月姥姥二人，每人日用黑炭一斤，守月大夫一人，每人日用黑炭二斤八两。但这些人的分例亦会因天气寒冷而有所加添，如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惇妃遇喜，守月姥姥二人每日原用黑炭二斤，今因天气寒冷，每人每日再添黑炭一斤，共用四斤。”²

如上所述，后妃生育孩子前后所使用炭柴分例的恩赏。后妃遇喜后，生活分例加半，生育子女满月后，皇帝另有恩赐，“皇后银一千两、幣三百端，皇贵妃银五百两，幣二百端，贵妃银四百两、幣一百端，妃银三百两、幣七十端，嫔银二百两、幣四十端，贵人银一百两，幣二十端，常在银一百两，幣二十端，答应银五十两，幣十端。”³

嘉庆六年以前，后妃等人生育男孩女孩受赏相同，但嘉庆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总管内务府大臣面奉谕旨：“嗣后皇后、内庭主位及皇子、皇孙、皇曾孙福晋生阿哥，照例赏给银两表里；生公主、格格，着减半赏。”⁴至此，内庭主位等生育子女受赏的多少与两个方面密切相关，一是与其自身的等级密切相关，二是与所生子女的性别相关，男尊女卑的观念日益突出。

¹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578 页。

²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561 页。

³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19，第 428 页，《经费三·恩赐·诞生皇子、公主弥月》。

⁴ 档号 05-0491-092 奉旨单 为皇后等位生阿哥照例赏给表里生公主格格减半事奉旨单 嘉庆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3.4 皇帝对后妃的惩黜

3.4.1 对皇后的惩黜

1. 直接废黜

顺治八年八月十三日，顺治帝册立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为皇后。¹仅隔两年，顺治十年八月二十四日，“礼部诸臣至内院恭传上谕：察前代废后事例具闻。”²大学士冯铨、陈名夏、成克巩、张端、刘正宗等不胜悚惧，此即意味着顺治帝欲废皇后，纷纷上奏劝谏，但顺治帝不为所动，称“皇后壶仪攸系，正位匪轻……废无能之人”，并严厉指责上奏大臣，“尔等身为大臣反于无益处具奏沽名，甚属不合，著严饬行。”³

尽管遇到大臣的反对和阻止，顺治帝并不屈服，次日（即八月二十五日）即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谕称：“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闈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而这仅是借口而已，其实最关键的则是“今后乃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⁴即，皇后乃时为摄政王的多尔衮为顺治帝择立。

顺治七年七月初九日，“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薨于喀喇城。”⁵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追论睿王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⁶虽说此时顺治帝可另立皇后，但是，吴克善乃孝庄太后之兄，吴克善之女实为孝庄太后侄女，顺治帝不得不照顾到母亲一方，所以，当时并未将其废黜。但婚后，皇后奢侈无度⁷，顺治帝最终难容。

顺治帝认为，“自古帝王、必立后以资内助。然皆慎重遴选，使可母仪天下。”⁸此位皇后既非皇帝贤内助，又非皇帝所挑选，不具母仪之姿，自当废黜，另择

¹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59，顺治八年八月戊午。

²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77，顺治十年八月丁亥。

³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77，顺治十年八月丁亥。

⁴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77，顺治十年八月己丑。

⁵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51，顺治七年七月戊子。

⁶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53，顺治八年二月己亥。

⁷ 《清代野史》，巴蜀书社 1987 年版，第 4 辑，《董妃行状》，第 49 页。

⁸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77，顺治十年八月己丑。

佳偶。尽管孝庄太后开始并不同意，但顺治帝终究是其亲生儿子，后来还是予以默认。而大臣却不合时宜予以反对，提出解决办法，皇后仍正位中宫，“仿旧制，选立东西二宫，共襄内治。”¹

但顺治帝决议不准，“朕纳后以来，缘志意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忽故有此举，著议事诸王、贝勒、大臣及会议各官再议具奏。汉官诸臣规谏，其意固在爱君，然必须真闻确见，事果可行，朕自听从。若全无闻见，以必不可从之事，揣摩进奏，欲朕必从，冀免溺职之咎，非所以尽职也。”²同时，顺治帝以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孔允樾为对象杀一儆百，“孔允樾奏内云，未闻显有失德、不知母过何事等语，如果知无过之处，著指实具奏。”³

九月初四日，孔允樾引咎请罪，至此无人再敢反对，九月初五日，废后之异音停止，“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会议废后事奏言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为是，无庸更议。得旨：废后之事，朕非乐为。但容忍已久，实难终已，故有此举。诸王大臣及会议各官，既共以为是为是。著遵前旨行。”⁴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被废成为定局。

九月二十四日，礼部为选立新皇后事宜上奏，“礼部奏言中宫未宜久虚，应循典礼，及时慎选册立。仰慰宗庙之灵。俯昌奕叶之祚。命议政诸王、贝勒、及大臣、内三院、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⁵二十六日，顺治帝“以废后事，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颁谕朝鲜国。”⁶至此，第一任博尔济吉特氏皇后之废尘埃落定。

2. 名存实废

乾隆十三年三月，乾隆帝嫡后富察氏崩逝，七月初一日，乾隆帝册命娴贵妃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⁷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五日，举行册封皇贵妃典礼。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二日，举行册后典礼，立摄六宫事皇贵妃那拉氏为皇后。⁸至

¹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 77，顺治十年八月庚寅。

²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 78，顺治十年九月癸巳朔。

³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 78，顺治十年九月癸巳朔。

⁴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 78，顺治十年九月丁酉。

⁵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 78，顺治十年九月丙辰。

⁶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 78，顺治十年九月戊午。

⁷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18，乾隆十三年七月癸未朔。

⁸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70，乾隆十五年八月壬申。

此，皇贵妃那拉氏最终成为乾隆帝的第二任皇后。但那拉氏皇后与乾隆帝夫妻缘分浅薄。而那拉氏的悲剧命运似乎一开始即已注定。

那拉氏实际上早在弘历登极前即入侍潜邸，但二人之间似乎关系平淡。诚然，后妃生育子女的数量并不能完全说明后妃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却可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后妃受宠的程度。从乾隆帝的子女情况来看，那拉氏在入侍乾隆帝潜邸后到其正位后宫的这段时间内并无所出，反倒是纯妃（纯贵妃）苏氏，嘉嫔（嘉妃、嘉贵妃）金氏生育子女频繁。据此，那拉氏受宠的可能性不大。而且，那拉氏在乾隆二年册封嫔妃时排名居于纯妃苏氏之前，乾隆十年那拉氏与苏氏由妃晋封贵妃，那拉氏排名反落后于纯贵妃苏氏，此当亦可说明那拉氏地位有所降低。

而乾隆帝对孝贤皇后的一往情深，无形中亦会影响到乾隆帝与那拉氏皇后的夫妻关系。孝贤皇后去世后，乾隆帝写下了大量追忆的诗文，寄寓了对孝贤皇后的浓情厚意。

乾隆帝对孝贤皇后的深情亦可从生育子女的情况看出。孝贤皇后去世后的三年内，乾隆帝子女出生较少，可谓是一萧条期。皇九子生于乾隆十三年戊辰七月初九日亥时，嘉妃金氏所出¹，此子当孕育于孝贤皇后崩逝之前；皇十子，生于乾隆十六年辛未五月十九日巳时，舒妃叶赫纳喇氏所出²。直到乾隆十七年，乾隆帝方有两个孩子出生，皇十一子，生于乾隆十七年壬申二月初七日辰时，嘉贵妃金氏所出³；皇十二子，生于乾隆十七年壬申四月二十五日寅时，皇后那拉氏所出。⁴从侧面来讲，这不能不说明孝贤皇后在乾隆帝心目中的重要性，或者说明乾隆帝对孝贤皇后的深情。乾隆帝与孝贤皇后二十二年的夫妻深情已非她人所能取代，“廿载同心成逝水，两眶血泪洒东风。”⁵

对孝贤皇后而言，乾隆帝的深情足以让其瞑目九泉；而对那拉氏皇后而言，夫君的情感始终寄托在亡魂身上，其与亡魂争宠无异于上天摘星、下水捞月。

那拉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继位后宫，其实相当不利，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¹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3，《皇子》，第 157 页。

²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3，《皇子》，第 157 页。

³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3，《皇子》，第 158 页。

⁴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3，《皇子》，第 159 页。

⁵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 册，卷 3，第 226 页，《大行皇后移殡观德殿感怀追旧情不自禁再成长律以志哀悼》。

而且在册立那拉氏为皇后时，乾隆帝表示立新后完全出于道义。¹乾隆十六年，孝贤皇后崩逝三周年忌辰，乾隆帝南巡不能亲祭，作诗寓哀，其中又有“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旧剑久相投”²之句。面对乾隆帝深情于富察氏，那拉氏隐忍不言，但难免滋生不满，爱恨纠结。

那拉氏正位后宫十余年，却只为乾隆帝生育了三个孩子，时间集中在那拉氏正位后宫后的前五六年。这是那拉氏生育子女的繁盛期，那拉氏第一子于乾隆十七年壬申四月二十五日寅时生³，是为皇十二子；其所生第一女，皇五女，生于乾隆十八年癸酉六月二十三日寅时⁴；其第二子，皇十三子，生于乾隆二十年乙亥十二月二十一日卯时。⁵其后，那拉氏再无所出。而之前地位较低的令妃却生育子女居多，逐渐获得乾隆帝的宠爱。

面对种种情形，那拉氏皇后很难无动于衷。帝后间貌似和平的局面仅维系了十五年。

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乾隆帝第四次南巡，皇后随行。二月初十日，皇后千秋令节。停止行礼筵宴。赐扈从王公大臣并江南大小官员等食。⁶

但之后皇后就先行回京，而直到四月二十一日，乾隆帝才返回京师，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后自水程回銮。上至三间房问安，奉皇太后居畅春园。”⁷

此后不及半月，乾隆帝即册封令贵妃为令皇贵妃，五月初九日，乾隆帝谕令令贵妃晋册为皇贵妃。⁸六月十一日，即举行册封典礼。⁹

前面提及，皇贵妃地位较高，有清一代，皇贵妃与皇后并存的情况较少。一位是欲立为皇后¹⁰；三位是病重前赐封¹¹，赐封后即薨逝，三位皇贵妃其实仅徒有虚名。皇后在，不封皇贵妃，实际上维护了皇后的权威。而此次魏氏荣膺

¹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册，卷19，第406页，《诣静安庄奠酒》。

²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册，卷25，第503页，《三月十一日作》。

³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3，《皇子》，第159页。

⁴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4，《皇女》，第205页。

⁵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3，《皇子》，第159页。

⁶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28，乾隆三十年二月丙戌。

⁷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35，乾隆三十年四月庚午。

⁸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36，乾隆三十年五月癸未。

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38，乾隆三十年六月乙卯。

¹⁰ 顺治帝宠妃董鄂氏。

¹¹ 雍正帝年贵妃，乾隆帝高贵妃和纯贵妃苏氏。

皇贵妃，显然并非因魏氏病重加封。但是，乾隆三十年，乾隆帝一反往常，在皇后健在的情况下册封皇贵妃，形成皇后与皇贵妃并存的局面，原因当出在皇后身上。

皇后先行回京，而乾隆皇帝等一行人回京甚晚，且乾隆帝一回京，即迫不及待册封皇贵妃，当有难言之隐。

那拉氏皇后千秋节系二月初十日，乾隆三十年南巡时还赐食，而乾隆三十一年，《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中则无皇后千秋令节的相关记载。千秋节是皇后享受的三大节之一，此前，那拉氏千秋节，《实录》皆有记载；若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初十日皇后曾过千秋节，《实录》不可能不记载，唯一情况就是皇后当年未像从前一样过千秋节。

而乾隆三十年三月初六日，“祭先蚕之神，遣妃恭代皇后行礼。”¹其时，皇后已先行回宫，却遣妃恭代。第二年三月十二日，祭祀先蚕坛，亦系遣妃恭代皇后行礼。²

祭祀先蚕本皇后之特权，皇后因故不能出席，如怀有身孕等，方遣妃恭代，或者遣官祭祀，或者遭遇太上皇、皇太后大丧遣福晋行礼。

当时并未遭遇大丧，根据那拉氏生育子女的情况看，其时那拉氏亦未怀有身孕，但其却未亲行祭礼，那原因只能在皇后。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乾隆帝曾言：“去年春，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欢洽庆之时，皇后性忽改常，于皇太后前不能恪尽孝道。比至杭州，则举动尤乖正理，迹类疯迷，因令先程回京，在宫调摄。”³即，皇后似有疯迷之症，乾隆帝令其居宫调养，而不再过问宫内之事。连皇后祭祀先蚕坛之大典，亦遣妃恭代皇后，足见皇后所受惩罚之重，实际上剥夺了皇后祭祀先蚕坛的权利。而且乾隆帝亦声言，“若论其行事乖违，即予以废黜，亦理所当然，朕仍存其名号，已为格外优容。”⁴

由此，那拉氏皇后之境遇远非失宠可比，其已名存实废。其生前虽未遭废黜，但崩逝后，实被追降。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初八日，“上以秋猕木兰。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⁵七月十四日，“未刻，皇后崩。”¹国家遭遇皇后崩逝大事，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732，乾隆三十年三月辛巳。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756，乾隆三十一年三月辛巳。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764，乾隆三十一年七月癸未。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764，乾隆三十一年七月癸未。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764，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丙子。

乾隆帝并未停止秋猕，七月十五日，乾隆帝下令“饰终典礼，不便复循孝贤皇后大事办理。所有丧仪，止可照皇贵妃例行。交内务府大臣承办。著将此宣谕中外知之。”²

其后，御史李玉鸣曾奏“内务府办理皇后丧仪，其上坟满月，各衙门应有照例齐集之处。今并未闻有传知是否遗漏等语。”对此，乾隆帝予以斥责：“（李玉鸣）实属丧心病狂。去岁皇后一事，天下人所共知共闻。今病久奄逝，仍存其名号，照皇贵妃丧仪，交内务府办理，已属朕格外优恩。前降谕旨甚明，李玉鸣非不深知，乃巧为援引会典，谓内务府办理未周。其意不过以仿照皇贵妃之例，犹以为未足，而又不肯明言，故为隐跃其辞，妄行渎扰。其居心诈悖，实不可问。李玉鸣著革职锁拏。发往伊犁。并将此晓谕中外知之。”³对于李玉鸣之举，乾隆帝愤怒异常。而关于皇后行事乖违之处，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帝并未点明，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九日，方才明言，那拉氏“其后自获过愆，朕仍优容如故，乃至自行翦发，则国俗所最忌者，而彼竟悍然不顾。”⁴

不管如何，那拉氏皇后并未善始善终。皇帝、皇后之死称崩逝，皇贵妃等人则称薨逝，孝贤皇后崩逝后，关于涉及其死一律称崩逝，而那拉氏皇后之死，乾隆帝一律称之为薨逝，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乾隆帝谕：“据留京办事王大臣奏皇后于本月十四日未时薨逝。”⁵留京办事大臣上奏那拉氏皇后之死绝不会用薨逝一词，只能用崩，此处用薨逝当为乾隆帝所改，而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九日，乾隆帝尚言，那拉氏“后因病薨逝”⁶，那拉氏最终以皇贵妃之礼葬，故而乾隆帝言“祇令减其仪文，并未降明旨，削其位号。”⁷乾隆帝所用薨逝一词与那拉氏最终以皇贵妃之礼入葬相符。

而更为重要的则是，那拉氏死后没有任何谥号，没有自己的墓穴，葬于纯惠皇贵妃苏氏园寝，不祔庙，不享用岁时祭献。⁸《清皇室四谱》称之“追降皇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764，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壬午。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764，乾隆三十一年七月癸未。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765，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壬辰。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66，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乙未。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764，乾隆三十一年七月癸未。

⁶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66，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乙未。

⁷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66，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乙未。

⁸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8 册，《裕陵各处陈设清册》载纯惠皇贵妃园寝内各主位陈设及祭祀用品，那拉氏皇后未享有祀典。

后乌拉纳喇氏”¹，此称呼当完全符合那拉氏的遭遇。

3. 减杀丧仪²

道光帝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花良阿之女，初入宫为静贵人，道光五年“幸与采选之荣，遽沐赐封之典，”³奉谕旨原任员外郎花良阿之女著封为静贵人。⁴

道光六年四月初七日，“静贵人晋封为静嫔。”⁵同年十二月初一日，举行册封典礼。⁶其时，静嫔尚居恬嫔之后，其前还有皇后、全贵妃、和妃、祥妃。⁷

但博尔济吉特氏一路直上，道光七年正月十五日，“晋封为静妃。”⁸同年四月二十日，行册封典礼。⁹此时，博尔济吉特氏跃居妃之列，其前有皇后、全贵妃、和妃、祥妃。¹⁰

道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静妃著晋封为静贵妃。”¹¹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行册封典礼。¹²时隔六年，静贵妃已跃居和妃之上。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一日，道光帝皇后崩逝，谥曰孝全皇后，即咸丰帝奕訢之生母。后宫事务需人统摄，静贵妃又被册封为皇贵妃，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道光帝谕内阁：“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晋封皇贵妃。”¹³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举行册封典礼。¹⁴并抚养全皇后所生的儿子——奕訢，即后来的咸丰帝。

时值道光帝孝全皇后薨逝，后宫事务需有人打理，静贵妃时为名号最高之人，其被晋封为皇贵妃总摄六宫事务，亦自然之事。

¹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2，《后妃》，第70页。

² 静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成为孝静成皇后有一定特殊性，姑列于此。

³ 档号 03-2819-005 录副奏折 陕甘布政使鄂山 奏为胞侄花良阿之女著封静贵人谢恩事 道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⁴ 档号 03-2819-005 录副奏折 陕甘布政使鄂山 奏为胞侄花良阿之女著封静贵人谢恩事 道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⁵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97，道光六年四月戊午。

⁶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11，道光六年十二月戊申朔。

⁷ 档号 05-0642-010 清单 □ 呈恭进皇太后等缎疋数目清单 道光六年十一月初四日。

⁸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13，道光七年正月辛卯。

⁹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16，道光七年四月乙丑。

¹⁰ 档号 05-0646-081 清单 □ 呈绸缎清单 道光七年十月初六日。

¹¹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42，道光十三年八月癸丑。

¹²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60，道光十四年十一月甲子。

¹³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333，道光二十年四月乙酉。

¹⁴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343，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癸酉。

但值得注意的是，道光朝妃嫔有名号者大多被降黜，有的被一再降黜，有的被降黜后再晋升，然后再遭降黜，静贵人博尔济吉特氏是唯一一个从贵人一路平安升至皇贵妃、其间未遭降黜的人。¹不知博尔济吉特氏是何许女子，能受到道光帝如此高的恩宠，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博尔济吉特氏在宫内的晋升如此一帆风顺，亦当颇为知足。然而，其亦当有一终生遗憾，即，道光帝在世之年，其未能正位后宫，皇贵妃是道光帝给与她的最高封号，其统摄后宫，虽有皇后之权，但无皇后之名，其有生之年并未当过一天皇后。尔其亲生儿子奕訢未能成为嗣皇帝，按常理说，其母以子贵、被尊为皇太后的唯一希望亦破灭。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新帝——其曾抚育过的道光帝全皇后的儿子身上。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薨逝，咸丰帝奕訢即位。为报答博尔济吉特氏的抚育之恩，咸丰帝加崇其称号，尊之为康慈皇贵太妃，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咸丰帝谕：“皇贵妃侍奉皇考淑慎素著，允宜加崇称号以申敬礼，谨尊封为康慈皇贵太妃。”²

咸丰元年三月十五日，恭上皇贵太妃册宝³，咸丰帝对其甚为敬重，问安侍膳俱如仪。然而，咸丰帝只字不提尊封康慈皇贵太妃为皇太后。

咸丰五年七月，康慈皇贵太妃病重，初一日，咸丰帝念及抚育深恩，尊其为康慈皇太后。⁴初九日，“巳刻，康慈皇太后崩。”⁵年四十四岁，其被尊封皇太后之心愿总算实现了，但其空有皇后之名。

咸丰五年七月十三日，咸丰帝谕：“朕蒙大行皇太后抚育深恩，十有五载，是以崇上尊号，稍展孝思。……惟念升祔太庙，大典攸关，列圣相承，具有定制。朕不敢以一己之感恩，致违大行皇太后谦冲之盛德，将来奉安山陵，礼成后，恭奉神牌黄輿还京，敬谨升祔奉先殿，以伸永慕。所有应行典礼，著该衙门届时查例具奏。”咸丰帝此举实际上取消了博尔济吉特氏升祔太庙的资格。

同时，咸丰帝让诸大臣会议谥号，“以表尊崇”。⁶咸丰五年八月初十日，定

¹ 和妃，纳喇氏，道光帝在藩邸时的官女子，因生育奕伟阿哥而被嘉庆帝册封为侧福晋，道光帝即位，封为和嫔，道光三年二月十三日封为和妃。之后，其一直没有任何升迁变化。

²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2，道光三十年正月甲寅。

³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29，咸丰元年三月壬寅。

⁴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71，咸丰五年七月壬戌朔。

⁵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71，咸丰五年七月庚午。

⁶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72，咸丰五年七月甲戌。

博尔济吉特氏谥号，“大学士九卿等遵旨谨拟恭上大行皇太后尊谥曰孝静康慈弼天抚圣皇后。”奏入，咸丰帝发表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言论，“钦惟大行皇太后，……昨以仙驭遐升，特命廷臣议崇谥号。……伏念缘情制礼。劬恩宜报以隆称。酌古准今。盛典恪遵夫成宪。详阅诸臣所奏。援引古礼。请于尊谥之下。不加庙谥。爰考《会典》所载，太祖高皇帝三后，惟孝慈高皇后配祔太庙，谥号称高，是别殿奉祀，称号宜殊，非惟前代之旧章，实本我朝之定制。今明裡钜典，朕不敢以感恩之故，稍越常经，景铄鸿名，朕何敢以尽孝之私，致踰定礼，自应俯如廷议。谨就徽号康慈二字合之，恭上尊谥，称曰孝静康慈弼天抚圣皇后。”

¹总之，咸丰帝剥夺了博尔济吉特氏谥宣宗成皇帝庙的资格。

咸丰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行册谥礼，称博尔济吉特氏为孝静康慈弼天抚圣皇后。”²谥号后终无宣宗成皇帝庙谥。

咸丰五年十月十九日，命恭亲王奕訢恭捧孝静康慈皇后神牌，入奉先殿。……命恭亲王奕訢恭捧神牌。奉安后殿寝室。行礼如仪。³博尔济吉特氏神牌仅祔奉先殿，不升祔太庙。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同治帝即位。七月二十七日，同治帝对列圣尊谥未加至二十二字，列后尊谥未加至十六字者，恭议尊崇，显扬盛美，其中，“孝静康慈皇后尊谥，谨拟康慈下加端淑二字。曰孝静康慈端淑弼天抚圣皇后。”⁴其时，并未提及孝静皇后谥宣宗成皇帝谥的问题。

但其时，孝静皇后的其亲生儿子奕訢担任议政王，权势益隆，力争为母加谥。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同治帝谕内阁议加博尔济吉特氏谥号，并且提出博尔济吉特氏“未申配庙之仪，暂行奉祀于奉先殿”，“礼崇配庙。”⁵二十一日，同治帝改拟博尔济吉特氏谥号为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弼天抚圣成皇后，并将其升祔太庙。⁶时隔六年，博尔济吉特氏终于升祔太庙，加谥宣宗成皇帝庙谥，死后成为道光帝名副其实的皇后。经光、宣两朝累加尊谥，博尔济吉特氏谥为孝静

¹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 174，咸丰五年八月庚子。

²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 178，咸丰五年九月壬午。

³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 180，咸丰五年十月己酉。

⁴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 1，咸丰十一年七月癸丑。

⁵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 6，咸丰十一年十月乙丑。

⁶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 8，咸丰十一年十月丙子。

康慈懿昭端惠庄仁相慎弼天抚圣成皇后。

静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之所以能够获得皇太后的名号，并非因咸丰帝真正顾念其养育之情，而是出于一个小误会。

换言之，咸丰帝尊封静皇贵妃为皇太后并非出于本意，亦非感念静皇贵妃的养育之情，完全是顺水人情。

但由于这并非其主动提出尊封静皇贵妃，而且颇有点被逼迫的感觉，所以咸丰帝又尽可能地削弱其皇后的荣誉，不祔太庙，不系宣宗谥，不称之为成皇后。若咸丰帝是心甘情愿给与静皇贵妃皇太后的名号，其又何必将礼仪大打折扣、多此一举？

博尔济吉特氏是有清一代唯一非因母以子贵被尊封皇太后的人，而其丧仪也被大打折扣，成为挂名皇后，尔后间隔数年，方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后。其生前晋封之路如履平原，而死后之皇后名号又一波三折，不过最终还算结局圆满，可谓至幸。

3.4.2 对妃嫔的惩黜

1. 乾隆帝惇妃降黜为嫔

乾隆帝惇妃，汪氏，内务府四格之女，以宫女身女身份入宫，后成为永常在，再晋为永贵人。¹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一日，乾隆帝谕令“永贵人汪氏著晋封为嫔。”²十一月十二日，举行册封惇嫔典礼，命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官保，为正使礼部侍郎德福为副使，持节册封汪氏为惇嫔。³

乾隆三十九年，惇嫔随侍热河。八月二十七日，惇嫔先行回京。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八日，惇嫔晋封为妃。⁴十一月十六日，举行册封惇妃典礼。⁵

但刚过四年，惇妃即因将宫内使女“毒殴立毙”降为嫔。⁶当时，惇妃是乾

¹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3 页。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894，乾隆三十六年十月戊辰朔。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896，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戊申。

⁴ 档号 03-0299-057 录副奏折 著为惇嫔晋封妃礼仪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八日。

惇嫔已先行于八月二十七日回京。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八日，内阁奉上谕奉皇太后懿旨惇嫔著晋封为妃。钦此。所有应行典礼各该衙门查例办理。钦此。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971，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乙丑。

⁶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70，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隆帝的宠妃，且生育乾隆帝宠女十公主，故乾隆帝从轻办理仅将之降为惇嫔，否则“事关人命，其得罪本属不轻，……若就案情而论，即将伊位号摈黜，亦岂得为过当乎。”¹乾隆帝尚且以此次事件推及诸皇子妻妾等，“诸皇子各有福晋格格，……倘或管教不严及自行任性毒殴、致死奴婢者，朕一有所闻，必不轻恕。”²

惇妃打死宫女，其宫内太监亦受到相应惩罚，所罚钱粮部分由惇妃代缴。惇嫔出银一百两，给已死女子父母殓埋。³乾隆帝处理此案意在显示其公正之心，“一秉大公至正，与综理庶务无异，”但其对惇妃的处罚实在轻微，且其后，惇嫔复封为惇妃。第四章有所提及。

2. 道光帝玲常在降黜为答应

经考证，道光帝玲常在尚佳氏系内务府三旗女子，入宫之初当为宫女，后道光帝赐之名号，加入后妃之列。其初封名号，《清列朝后妃传稿》无载，《清史稿》载“以答应进封”⁴，《清皇室四谱》记为“道光时充答应”⁵，《星源集庆》亦记为“初充答应”⁶，似乎尚佳氏入宫的最初身份是答应。

于善浦经过考证，认为“道光帝豫嫔，尚佳氏，生于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卯时。初入宫封为玲常在，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二日降为尚答应。”⁷

尚佳氏初封名号玲常在，其缘何又降为尚答应的呢？关于其降黜，《清皇室四谱》等皆无载，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亦未提及。查《清皇室四谱》、《清列朝后妃传稿》等，发现道光朝诸多妃嫔都被降黜，尚佳氏仅是其中之一。

笔者在查阅档案资料时，发现几则史料，有助于了解玲常在降黜的原因。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敬事房交出延禧宫因病出宫之官女子大妞一名。……年十六岁，于本年七月初五日进宫在玲常在下当差，”该女子此次虽系因病交出，“咽喉疼痛属实。惟脖项微肿，据称素有瘰癧之症，并无别故。”⁸但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70，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70，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70，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⁴ 《清史稿》，卷 214，《列传一·后妃传》，第 8924 页。

⁵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2，《后妃》，第 96 页。

⁶ 金松乔纂修：《星源集庆》，爱新觉罗修谱处 1938 年版，第 86 页。

⁷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1 页。

⁸ 档号 05-0708-039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延禧宫出宫女子受责情形事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该女子之前曾受过责打，前二十余日，不记日期，因污坏活计受责四十板，¹此女子进宫三个半月后被交出。

时隔不到俩月，玲常在位下又交出一名女子，该女子与前一名女子系同年同月同日进宫服侍玲常在，²其两度偷拿丝线，并受责打，其先于十二月初三日“因偷拿白丝线绒一络，受责四十板，右腿伤破，现在结痂，左腿仅只青肿。”³初十日，其又因“偷拿青丝线绒一络，面上左右腮复受板责八下”。⁴

如果说此两名女子，或因污坏活计，或因偷拿丝线，理所应当受责，玲常在对其略加惩罚亦无可厚非。如果事情就此结束，玲常在或许没有任何损失。事实并未如此。

依照清宫规定，常在位下共有三名使唤女子，前面所提，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玲常在位下女子因病出宫。如此，玲常在的使女不敷足额，所以，一名新女子于当年“十一月初五日进宫，在玲常在下当差，”该女子显然系添补空缺而进宫，但该女子进宫后屡屡犯错遭受责打，“进宫后因学做活计粗笨曾令太监责过四十板，本年五月间不记日期因过门槛误将小猫踏毙，脸上打过数下。后因摘食院内树上杏儿，两手责过数板。又因喂猫时误将小猫踏伤，过日猫毙责过左右胳膊十数板。又因猫抓伊手，将猫打伤，责过手掌十余板，过日猫毙，并未责打。五月间二十八日，因误将洗手瓷盆踢有伤璽，两手受责二十板。”⁵为此，该女子于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一日由敬事房交出⁶。这是玲常在位下交出的第三名女子。

如果说责打女子的事情均系交给总管太监，玲常在可能也不会有多大过错，但该女子所受责打偏偏“均系主位自行责打的”⁷。而最后的验伤报告是“该女子面上青肿二处，左右胳膊青紫，两手心及手指亦均有青肿之处，委系板责伤

¹ 档号 05-0708-039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延禧宫出宫女子受责情形事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² 档号 05-0709-042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宫内交出偷窃女子一名验得有伤情形事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³ 档号 05-0709-042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宫内交出偷窃女子一名验得有伤情形事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⁴ 档号 05-0709-042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宫内交出偷窃女子一名验得有伤情形事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⁵ 档号 05-0713-02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延禧宫交出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二日。

⁶ 档号 05-0713-02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延禧宫交出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二日。

⁷ 档号 05-0713-02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延禧宫交出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二日。

痕，并不甚重。”¹上述所提伤痕，内务府官员奏为“并不甚重”，当为隐晦之词。

该女子的确有错在先，但玲常在之做法似乎亦不近情理，很可能属于乾隆帝所言“妃嫔内间有气性不好”²之人。

综上所述，玲常在八个月内交出三名使女，均受过责打，且对第三位女子的责打尤甚，其种种举动无疑表明其凌虐使女，如果说，对玲常在之前的两次行为，道光帝尚可宽恕，此次道光帝则难以纵容。道光帝贯彻了其祖乾隆帝的做法，对玲常在予以惩处，六月初一日，第三名女子出宫后不久，玲常在即被降为尚答应，“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二日降为尚答应。”³其被降黜不可能与责打使女无关。之后，延禧宫再无玲常在之位号，而代之以尚答应。

六月初二日，尚答应位下交出一名女子，这是玲常在（尚答应）位下交出的第四名女子，“本月初二日由敬事房交出延禧宫因笨出宫女子二妞一名。……据称年十六岁，于上年七月初五日进宫，在尚答应下当差，”一日之间，尚佳氏的位号即发生变化。此次交出女子同前两名出宫女子一样，均于道光十九年七月初五日进宫。

此名女子进宫后亦多次挨打，“上年进宫后因学做活计粗笨，令太监责过四十板，本年五月间因做活计迟误，两手掌各责五板，胳膊责过数板。”⁴较之与其同日入宫的另两名女子而言，该女子在宫内待得时间最长，但其亦未能幸免挨打，在尚答应、或者说在玲常在位下服役期间内也是饱受责打之苦。

尚佳氏位下出宫的第一名、第二名女子与这第四名女子均于道光十九年七月初五日进宫，而在八个月的时间内全部因过错或有病（笔者注：因病出宫的女子亦受过责打）出宫，责任仅归咎于各位女子？

之后，直至道光帝崩逝，尚答应再无任何升迁，道光帝崩逝后，咸丰帝尊封尚答应为尚常在，同治帝即位后尊其为尚贵人，光绪帝即位后尊其为豫嫔。⁵

尚佳氏系宫女出身，然其成为主位后并不能体贴下人，反而凌虐使女，除气性不好外，自身政治地位和环境的改变，对其思想性格不无影响。

¹ 档号 05—0713—02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延禧宫交出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二日。

²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28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卷1，第15页，《训谕》。

³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⁴ 档号 05—0713—029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延禧宫交出女子一名情形事。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三日。

⁵ 参见《清皇室四谱》，卷2，《后妃》，第96页；《星源集庆》，第86页；以及《清实录》。

3. 咸丰帝玫常在降为官女子

咸丰帝玫贵妃，徐佳氏，“初封玫常在，四年晋玫贵人，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降为玫常在，五月十七日敬事房传旨降为宫女。”¹六月十八日，咸丰帝透漏褫革玫常在位号之原因，“昨因玫常在凌虐使女并伊与太监孙来福任意谈笑。”²玫常在得罪之由有二，凌虐使女，与太监任意谈笑。

需要一提的是，玫常在即使被褫革位号降为官女子，其亦与宫内官女子不同，其生活待遇降低，与宫女相同，但其不再从事伺候人的工作，其下仍有一名官女子使唤。³

不久，玫官女子又晋封玫贵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生咸丰帝皇二子⁴，同日，玫贵人晋封为玫嫔，吃食分例煤炭蜡烛等项当日即照嫔例得给。⁵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册封玫嫔典礼。⁶玫嫔后历封为玫贵妃。

3.5 清代后妃与政治

3.5.1 光绪朝的后妃矛盾与后妃干政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光绪帝选立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为皇后，同时，册封瑾嫔、珍嫔二嫔。⁷册封瑾嫔、珍嫔典礼于册立皇后后举行。⁸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八日，举行册封瑾嫔、珍嫔典礼。⁹

光绪二十年，时值慈禧太后六旬大寿，加惠宫闱，正月初一日，“瑾嫔著晋

¹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5 页。按：关于玫嫔的身份后文有提及。

² 内务府辑：《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印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 621 册，第 219—220 页。

³ 参照道光朝刘官女子，道光十四年《呈皇太后及内庭主位宫分缎匹等项目清单》中有一个刘答应，后降为刘官女子，道光十五年《呈皇太后等分缎匹等物数目清单》刘官女子下女子一人，刘官女子与其位下的女子生活待遇相同。但因其曾为道光帝的答应，故其下仍有一名女子服侍。玫官女子当亦如此。其实，这当为妃嫔遭受降黜的最严重惩罚，文中不列，在此提及。

⁴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2，《皇子》，第 170 页。该子是为同治帝之异母弟，尚未命名，即殇。

⁵ 《清代孤本内閣六部档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3 年版，第 13 册，第 6262 页。

⁶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 272，咸丰八年十二月乙丑。

⁷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260，光绪十四年十月癸未。

⁸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260，光绪十四年十月丁酉。

⁹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267，光绪十五年二月甲午。

封瑾妃，珍嫔著晋封珍妃。”¹瑾、珍二嫔晋升为妃。但不久，二人又同时被降为贵人。关于降黜原因，不一而足，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点则是珍妃与皇后的矛盾，以及珍妃违反祖制干预政事。

光绪帝大婚，瑾妃、珍妃与皇后叶赫那拉氏先后入宫。皇后叶赫那拉氏乃慈禧太后钦定人选，非光绪帝所愿，光绪帝难免内心对其有所排斥，兼之，皇后才貌无过人之处，光绪帝自然更难对其产生好感。这为帝后不和埋下隐患。

而皇后叶赫那拉氏自恃倚仗慈禧太后，未能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微妙处境，不能意识到为人妻的作用，不能尽为妇之道，反而时时站在慈禧太后一边，渐渐与光绪帝处于对立状态。另外，从现存的光绪皇后母亲的所作所为的记载来看²，光绪帝皇后所受家庭教育并不会太好，其母自身尚且做事鲁莽，对女儿自然很难教导有方。如此，帝后二人年轻气盛，互不相让，关系难免日渐疏远。而光绪帝自然难免将注意力转移到瑾嫔、珍嫔³身上，而瑾妃、珍妃虽为姊妹，但性格迥异，瑾妃寡言，珍妃活泼，肃闷深宫，珍妃无疑似一缕清风吹开光绪帝紧闭的心门，吸引了光绪帝，二人很快情投意合，形成珍嫔专宠的局面。

清代后宫，流行“背宫”，即，皇帝召幸妃子，由太监背入皇帝寝宫，当然，也并非如《清朝野史大观》等所言，妃子在本宫沐浴完毕，而后由太监负责用红毡裹好，从妃子的寝宫背到皇帝的寝宫，满宫串。此说有猜测夸大之嫌，事实是皇帝确定召见某妃嫔后，太监前往通知，妃嫔做好准备，而后前往皇帝住处，事先在偏殿沐浴完毕，由太监背入。⁴

但若是皇帝比较宠信的妃子，待遇又有所改变，如乾隆帝居住养心殿时，曾有颖妃和婉嫔二人在养心殿东围房住，“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内殿总管王成传，养心殿东围房炕二铺，颖妃宫内住，旧每日用柴二十斤，如今婉嫔白日

¹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332，光绪二十年正月己卯朔。

² 光绪帝皇后之母，即桂祥妻，倚侍慈禧太后，做事有恃无恐，不计后果，如其督责载澍，载澍之妻为照祥（亦作兆祥）之女。据《奏为代奏照祥之女指为载澍夫人谢恩事》（档号 05—0947—072）载“本月十九日奉旨照祥之女年十四岁，指为载澍之夫人。”由此可见，载澍实为照祥之女婿。有称载澍妻为桂祥女者，实误。光绪七年，照祥即已去世。可能照祥去世后，其家眷由桂祥照顾，故有此说；或称照祥后改名桂祥者，如《慈禧传信录》，亦误，照祥与桂祥皆为慈禧太后之兄弟，慈禧太后母家封承恩公，先由照祥承袭，照祥死，桂祥承袭。由此，载澍之妻实为桂祥侄女。但载澍夫妻二人不睦，由是，桂祥之妻前往侄女婿家兴师问罪，并告之慈禧太后，最后桂祥之妻亲自监视重责载澍，发往宗人府圈禁，而载澍之妻，即照祥之女亦回家居住。桂祥之妻处事由此可见，而在光绪帝后的关系上，桂祥之妻亦不会起到积极作用，况且，光绪皇后缺乏主见，在其母影响下，其自然亦非恭顺之妻，如此，光绪帝后不和埋下隐患。

³ 瑾嫔、珍嫔为其刚入宫时的名号，本文行文多称之以瑾妃、珍妃。

⁴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8 年版，《清宫遗闻》，卷 2，第 23 页。

在此坐着，再熏炕一铺，共用柴三十斤，首领姜坤回过。总管张王等全知记此。”

¹乾隆朝中后期，妃嫔人数益少，颖妃、婉嫔服侍乾隆帝的时间当属最长，二人在养心殿东围房居住，便于随时服侍乾隆帝，这当然亦是一种恩宠。其后，惇妃在养心殿东耳房之东次间有炕一铺，“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货集萨赖传旨，养心殿东耳房之东次间系惇妃娘娘炕一铺，于本日即薰用木柴六斤，自今日起，以后看天气凉暖薰用木柴不拘斤数，其余耳房围房炕七铺，仍照旧例于十一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二月初一日停止。每铺每日用柴十斤，以为定例。”²由此可见，较为宠信的妃嫔平日可居于皇帝居所之偏殿。

光绪帝同样给了珍妃更多尊贵，其时，光绪帝召见珍妃，多走宫，即太监宣召，珍妃自行前往，省了背宫这一环节。由此可见，两人关系很亲密。晚清太监王祥亲眼见到珍妃“穿着皇上的服装，扮作光绪皇上在宫里走，有时还穿上太监的服装，陪着光绪皇上在养心殿里办事。”³珍妃与光绪帝的关系由此可见，二人的交流已上升到精神层面。

然而，光绪帝专宠珍妃，对慈禧太后而言，其心内更有无限怒火。慈禧太后钦定的皇后，光绪帝竟然视若无睹，冷若冰霜，这对慈禧太后无疑是一大挑衅，慈禧太后对亲生儿子尚且毫不手软，何况光绪帝。

珍妃受宠于光绪帝，但不能洁身自好，干预政事，卖官鬻爵，最终被降黜。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河南巡抚裕宽入都祝寿，觐觐四川总督之銜。先向慈禧太后身边的得宠太监李连英谋求，但因其需索甚多，此事未能成。继之，裕宽因与珍妃母家有姻亲关系，遂谋之珍妃。但事为李连英所知，李怀恨在心，告之慈禧太后。⁴

珍妃弄权，除裕宽事件外，鲁伯阳与奭良行贿珍妃之事，一并为太监发掘告之慈禧太后。珍妃宫内又被搜出与文廷式的往来信件。

文廷式曾为珍妃家庭老师，光绪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文廷式为编修，赐进士及第。”⁵光绪帝亲政后仅有亲政之名，但无亲政之实，慈禧太后仍大权在

¹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574 页。

²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696 页。

³ 戴寿臣：《王祥亲眼看见珍妃被丢到井里》，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87 页。

⁴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639 页，《吴介清记两侍郎褫职事》。

⁵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284，光绪十六年四月甲子。

握，帝后两党日渐形成。珍妃自然站在光绪帝一边，希望光绪帝尽早掌握实权。珍妃为光绪帝推荐了其师文廷式、其兄志锐，无非希冀日后夺权，其与文廷式来往信件亦不可能不有对慈禧太后的不满。如此，慈禧太后自然恨之入骨。

慈禧太后面询珍妃，珍妃又言辞尖锐，“妃直自承不讳，且曰：上行下效，佛爷不开端，孰敢为此乎？”¹珍妃对慈禧的挑衅大大激怒慈禧太后，“杖之百，赖先朝诸妃嫔及大公主（恭邸女）环跪乞恩，乃与瑾妃并降为贵人。”²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明降谕旨降黜瑾妃、珍妃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³

对此，《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廿九日（11月26日），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着缮旨降为贵人等因。（鲁伯阳、玉铭、宜麟皆从中官乞请；河南抚裕宽欲营福州将军未果。内监永禄、常泰、高姓皆发，又一名忘之，皆西边人也。）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坐在，因请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⁴

次日，“十一月朔（11月27日），上语及昨事，意极坦坦。”⁵又次日，“十一月初二日（11月28日），午初三刻传太后见起，午正二刻入见于仪鸾殿……次及二妃，语极多，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妃下内监高万拔诸多不法，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政体有伤，应写明发，饬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臣奏言明发即有伤政体，若果无可贷，宜交内务府扑杀之。圣意以为大是，遂定议退。退写懿旨，封固呈览，发下交内务府大臣即日办理。”⁶

对比《翁同龢日记》，可知降黜瑾、珍二妃乃由慈禧太后一手操办，而且几日内，慈禧太后都不能释怀，足见此事对慈禧太后触动之大。而且珍妃弄权，其下太监不无干系。

瑾珍二妃被黜为贵人后，其兄弟志锐谪戍边疆。⁷

应该说，与瑾妃、珍妃降黜，另有关关系的尚有汪鸣銮与长麟。民国时人黄浚根据文廷式之《闻尘偶记》，曾推断汪鸣銮与长麟为帝党，且认为二人当为珍妃被黜进言，汪、长二人认为应该复珍妃位，以泯帝后之嫌隙，后以离间宫廷

¹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39页，《吴介清记两侍郎褫职事》。

²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39页，《吴介清记两侍郎褫职事》。

³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52，光绪二十年十月壬申。

⁴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册，第2754页。

⁵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册，第2754页。

⁶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册，第2755页。

⁷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53，光绪二十年十一月癸未。

不知大体为由被黜。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光绪帝以“侍郎汪鸣銮、长麟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均著革职永不叙用。”¹

随后，瑾、珍二人复位。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行册封瑾妃、珍妃典礼。²瑾妃之被降为贵人，当是受到珍妃的连累，由此对此姐妹关系不无负面影响。据晚清宫女何荣儿回忆，皇后掌嘴珍妃，瑾妃也有不合适之言，其如此做法不知是否有意为此。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二妃之师傅文廷式被革职。³

3.5.2 宣统朝四太妃争权

从后人记载珣妃的情况来看，珣妃信佛，明哲保身，即便是隆裕太后崩逝后，其争当太后之心亦弱于瑜妃和瑾妃，当然，也可能鉴于能力不足。与之相似的还有荣惠太妃，即同治帝最初之璫贵人。宣统小朝廷内四太妃争斗，实则集中在瑜妃和瑾妃二人身上。

当初，光绪帝入继承咸丰帝之统，其时言光绪帝若有子嗣兼祧同治。慈禧太后崩逝前，选定溥仪为皇位继承人，慈禧太后将溥仪交与皇后，“今上初入宫，孝钦抱以授隆裕曰：“以此儿付汝，以养以教，唯汝之责。”⁴慈禧太后此言未提及瑜妃等人是否有母之责，瑜妃力争，终得抚育之权。⁵

宣统帝即位，其承继同治帝，兼祧光绪帝，同治帝瑜妃等人虽有母育之责，但因光绪帝皇后位分最高，加之慈禧太后懿旨，光绪皇后尊封为太后（是为隆裕太后）。瑜妃等人仅晋为皇贵妃。瑜妃等不满意，借慈禧太后安葬之际，伙同珣妃等人以守陵不归以示威胁。⁶

瑜妃之此举无异于与隆裕太后为难，而且，鉴于慈禧太后在世时，瑜妃因会文能墨，颇得慈禧太后之宠，已与光绪皇后有不和之因。慈禧太后崩逝后，皇后晋升为皇太后，手中权力大增，其对瑜妃亦不甚待见，故瑜妃“在隆裕生前很不得意”⁷。鉴于同治帝之妃亦有母育之责，同治帝之妃迁回大内居住。惟独瑜

¹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378，光绪二十一年十月甲申。

²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379，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戊申。

³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386，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壬午。

⁴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07 页，《瑜贵妃争嗣》。

⁵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07 页，《瑜贵妃争嗣》。

⁶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07-108 页，《瑜贵妃争嗣》。

⁷ 溥佳：《清宫回忆》，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妃被赶出西院居住。¹

但五年后，隆裕太后即驾鹤西归。于是后宫仅有四位太妃并尊，因历朝尊封，晚清逊位后，同治帝之瑜妃、珣妃、璫嫔、光绪帝之瑾妃分别被尊奉为敬懿太妃、庄和太妃、荣惠太妃、端康太妃。为对溥仪尽母育之责，四人均居内宫，敬懿太妃（瑜妃）重回大内居住，居太极殿，庄和太妃（珣妃）居储秀宫，荣惠太妃（璫妃）居重华宫，端康太妃（瑾妃）仍住永和宫。

隆裕太后西归，四妃地位基本一样，并无明显的高低之分。而且从表面看来，四太妃之间和睦孝悌。如瑜妃称珣妃为“姑姑”；珣妃等皆群呼瑜妃为“三姐”，璫妃为“九姐”，瑾妃为“胖妹妹”。²称珣妃为姑姑缘于珣妃与同治帝皇后之关系，珣妃阿鲁特氏乃赛尚阿之女，而皇后阿鲁特氏为崇绮之女，赛尚阿之孙女，故珣妃实为皇后之姑。鉴于皇后之关系，瑜妃等人亦以姑姑称呼珣妃，而瑜妃之被称为三姐，璫妃被称为九姐当与其在家排行有关，瑾妃之被称为胖妹妹当缘于其体胖。四妃间称呼亲切，但并不能掩盖其间的争夺战争。

四人都负有母育溥仪之责，若能把溥仪拉到自己一边来，将来便能登上“太后”的宝座。³四人中庄和太妃和荣惠太妃资质较为平常，亦且安于现状，吃斋念佛度日无多少争权之心，或者说二人自知争权不过敬懿太妃，而且入宫之初，庄和太妃（珣妃）、荣惠太妃（璫妃）排名在敬懿太妃（瑜妃）之后，所以干脆不作此念想，而敬懿太妃与端康太妃彼此不相让。鉴于敬懿、庄和、荣惠同为同治帝之妃，且敬懿太妃地位稍高于庄和太妃和荣惠太妃，敬懿若能争到更大权益，对庄和、荣惠而言，不无好处，故而，同治帝三位太妃成为一派系；而最年轻之光绪帝端康太妃则单独成为一派系。敬懿太妃和端康太妃间矛盾日深，直至势如水火。

如，“瑜妃处有一个叫戴庆喜的小太监，曾是侍候她多年的人，尤其是在庚子年间，以及她后来因与隆裕失和被迁居西宫时，戴曾尽过扈从维护之劳。有一天，瑜妃来访瑾妃，戴到瑾妃的大总管刘承平处闲谈，适被瑜妃的大总管卢

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15 页。

¹ 溥杰：《清宫会亲见闻》，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4 页。西院实指先朝妃嫔所居寿康宫等处。

² 溥杰：《清宫会亲见闻》，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4 页。

³ 溥杰：《清宫会亲见闻》，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4 页。

金山瞥见。次日瑜妃便向戴指桑骂槐地说：‘真有这样的人，吃着刘秀的饭，却替王莽作事！’跟着，又唆使二总管王某，当着她的面诬戴‘没有规矩’，戴一争辩，瑜妃便责他不服‘管教’，随即贬入‘地方’（专司打扫职责之处的太监），永不叙用。”¹此太监是瑜妃与瑾妃相斗的牺牲品。

隆裕太后崩后，敬懿太妃在言谈、举止等方面处处仿效慈禧太后，无异于以太后自居，其特别注重规矩，如溥佳之母特意嘱咐溥佳别弄错规矩，足见敬懿太妃之严苛。²端康太妃亦间接提及敬懿太妃规矩多，如端康太妃赏赐溥佳果桌，溥佳谢恩，端康太妃总是说：“我这里不象敬懿主子那里那末些规矩，不必谢恩了。”³后来，敬懿太妃（瑜妃）与端康太妃（瑾妃）又各以手段拉拢溥仪之母，目的无非为能坐上太后宝座。但时事不可逆，太后之尊终成梦想。

¹ 溥杰：《清宫会亲见闻》，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

² 溥佳：《清宫回忆》，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5页。

³ 溥佳：《清宫回忆》，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第4章 清代的宫女

4.1 清代宫女入宫的时间问题

如前所述，内务府女子亦参加选秀女，落选者回家自主聘嫁，中选者入宫作后妃的使女。有的说法是女子入选即留宫，未具体说明当选宫女是回家准备一下过几日进宫还是直接留在宫中。根据慈禧太后的贴身宫女何荣儿回忆，女子中选后，“交进宫前先学几天规矩，早晨由家里人送来，中午由家里人接回去，实际上是宗人府（内务府）送的情份，让孩子和家里人惜惜别，免得孩子们临时哭闹。过几天，乘家里人都不在，用轿车把我们——大约三十多个人，送到神武门外，由老太监接领过去。”¹一来这种做法较有人情味，顾及到年幼女子之前没有离开家的情况；二则涉及到宫内的规矩。宫内规矩甚严，如太监进宫前要先进行验看，合格后才可入宫，而且入宫前，太监要先在外面（指慎刑司）学习几天规矩，然后才入宫，接受主子们的挑选，被分配到不同的宫、不同的主子位下。²

鉴于此，宫女当不例外，其入宫前应也要接受几天简单的训练，最起码要学习一些简单的礼仪，如跪叩，磕头，回主子话，尔后方能入宫。何荣儿作为亲身经历者，其说法当属可信。

另外，从现有资料来看，宫女入宫的时间都要稍晚于选看秀女的时间，这个时间差可能就是选中者入宫前学习一些简单的礼仪规矩的时间，当然也是宫女入宫前与家人惜别的时间，是一个过渡阶段。

如，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总管内务府将第二年应该参选的女子的人数具奏，“本日由奏事处传出奉旨于明年二月初四日挑选。”³同治元年二月

¹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进储秀宫》，第6页。

² 参见赵荣升，张修德，魏子卿：《进宫和拜师父》，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页。

³ 档号05-0811-066 奏折 总管内务府（会计司）奏为应挑女子数目事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初四日挑选使女后，共有十四名女子入宫，现有记载三名女子一同于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入宫，分别在储秀宫尚贵人¹、寿安宫佳妃²和寿安宫蔡贵人³位下当差，一名二月十四日入宫，两名二月十六日入宫，一名二月十八日入宫，两名三月初一日入宫，一名三月二十三日入宫，一名三月二十六日入宫，一名四月初八日入宫，一名四月十三日入宫，一名八月十二日入宫。

当然，这并非说晚入宫的女子一直在学习规矩，或者因有人情而留待家里，因为每年选看内务府三旗女子，一则为弥补当时各宫的缺额，二则会有女子被记名。对于前者，女子会随后不久入宫，如二月十二日入宫的情况，当属于此类；对于后者而言，记名女子其实是为保障宫内一旦出现差额，随时有人补进当差，不必再次挑选，八月十二日入宫之女子可能属于此类情况。

但即使是挑选后入宫最早的女子，其亦比挑选时间晚七八天，而非选看当日入宫。

再如，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奏同治三年需要参选秀女的人数，“本日由奏事处传出奉旨于明年二月初六日挑选。”⁴

同治三年入宫的二十三名女子内，两名女子同于二月十三日入宫，两名女子于二月十六日一同入宫，九名女子同于同治三年二月十八日入宫，一名二月二十四日入宫，一名二月二十七日入宫、一名二月二十八日入宫，一名二月二十九日入宫，一名三月十四日入宫，一名三月二十四日入宫，一名三月二十七日入宫，一名四月十四日入宫，一名五月十五日入宫，一名五月二十日入宫。

此年入宫的女子皆非参选后立即入宫，最早入宫的两名女子尚晚于挑选之日六七天方才入宫。

再如，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奏次年应挑女子名数，并奏请选看日期，“本日由奏事处口传奉旨于二月初六日挑选。”⁵

同治四年入宫的十一名女子，一名二月十六日入宫，两名二月十七日入宫，

¹ 档号 05-0813-02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承乾宫交出女子因病情形事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² 档号 05-0814-005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安宫交出女子因病情形事 同治元年四月初三日。

³ 档号 05-0844-009 呈文 崇礼 呈为查明寿安宫交出女子现因病出缺事 同治七年六月初三日。

档号 05-0844-00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报寿安宫交出女子因病情形事 同治七年六月初四日。按：奏折原系与呈文对应而来，然而后来奏折被涂改，所覆盖的部分与呈文吻合，呈文呈报时间在前，当以呈文内容为准。

⁴ 档号 05-0821-077 奏片 内务府（会计司） 奏为应挑女子名数事 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⁵ 档号 05-0827-067 奏片 总管内务府 全为内务府三旗应挑女子名数事 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按：原题名中的“全”字当为“奏”。）

两名二月十八日入宫，一名二月二十一日入宫，一名二月二十二日入宫，一名二月二十七日入宫，一名四月十五日入宫，一名七月初六日入宫，一名七月三十日入宫。

综合上述三年的情况来看，同一年入宫的女子，入宫的时间并不统一。一般而言，宫女多于二月份入宫，尽管具体日期尚有早晚之别，而有些女子则晚于挑选之日一两个月、甚至几个月方才入宫，对这些女子而言，其当属于随时补入的情况，即宫内主位下的宫女因各种原因出宫，其位下女子需要添补。添补者于当年记名女子中选入¹。如此，宫女入宫时间先后不同，且时间前后差距较大。

宫女接受挑选之日，决定了其命运，是入选抑或落选，或者暂时记名，此外，对于入选者而言，其日后入宫跟随的主子也已确定，宫女接受几天简单的训练后即入宫分配到主子名下当差。

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入选当天即进宫的宫女，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里关于宫女出宫的资料，仅有两例属于入选当日入宫，一例是“正黄旗祥煜佐领下护军定平之女，妞儿，年十六岁，于光绪元年二月初十日进宫在寿西宫丽皇贵太妃位下当差。”²

凡选看内务府三旗女子，内务府应于前一年十二月预先上奏，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内务府会计司上奏次年，即光绪元年，应选女子数额，并请定选看日期，“奉旨着于明年二月初十日引看。”³

即光绪元年二月初十日选看内务府三旗女子，而定平之女妞儿于是日选看后当即留宫。

另一例是“今由敬事房接出寿康宫璫嫔位下因病退出女子一名，系镶黄旗常贵佐领下披甲人德寿之女二妞年十四岁，二月初十日进宫，今日退出。”⁴该

¹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务府会计司则例》（等五种），《故宫珍本丛刊》，第311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卷2，第41页，《宫规》载“是年（咸丰九年）十二月奉硃谕总管内务府大臣，以后三旗记名女子，俱于每年奏次年应挑女子总数清字片内声明，概于撩牌，不必俟二月初间题奏，著为例。所有本年记名女子均著撩牌。钦此。”自此，挑选女子当年记名、年底未入宫者，年底全部除名，第二年再选再记名。

² 档号05-0896-075 呈 总管内务府 为寿三所等因笨交出女子三名事的呈文 光绪三年二月十五日。
档号05-0896-076 堂报 总管内务府 为寿三所等因笨交出女子三名事的堂报 光绪三年二月十五日。
档号05-0896-07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三所等因笨交出女子三名事 光绪三年二月十五日。

除奏折有所涂改外，呈文、堂报均保持原状，二者相符。文章依据呈文和堂报的内容。

³ 档号05-0881-037 奏片 总管内务府（会计司） 奏为应挑女子名数事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⁴ 档号05-0936-076 堂报 内务府（会计司） 报为寿头所交出因病出宫女子一名事 光绪十年五月十六

女子出宫的奏折、呈文与堂报均未涂改，颇为一致，纵观三者，该女子于光绪十年二月初十日入宫，五月十六日出宫。

光绪十年具体于何时引看内务府三旗女子？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内务府上奏次年（即光绪十年）应选女子数额，并请定选看日期，“奉旨明年二月初十日挑选。”¹即，光绪十年于二月初十日挑选女子，而德寿之女二姐于是日挑选后即留宫中。

此两名女子缘何入选当日入宫，是主位下亟需添补人手，所以不顾该女子尚未学习规矩？抑或该女子与主位有亲戚关系，主位急切将其揽入自己手下，互相有照应？此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2 清代宫女的等级与分例

4.2.1 宫女的种类

宫闱事秘，资料稀少，关于宫女资料更加罕见，但通过奏折可推知一二，嘉庆元年有关于康熙四十六年、雍正十三年后宫妃嫔人数的清单，以及雍正十三年后宫妃嫔等缎布分例。

根据《清史稿》、《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国朝宫史》等书，后宫等级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此外有服侍诸人的宫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常在以上等级没有异议，但答应以下，尚有详细的划分。如康熙四十六年，后宫尚有大答应、小答应、家下跟来小答应、所内答应、所内学生、女子、使女之说，雍正十三年后宫有大答应、所内答应、永安亭二处学生、所内学生、女子、使女之说，关于小答应、家下跟来小答应两称呼已不见诸记载。

大答应、令答应、智答应、所内答应

大答应应当为其时后宫诸多妃嫔中的一级，而有名号之答应，如令答应、智答应，亦属于大答应之列，《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

日。

¹ 档号 05-0934-069 奏片 内务府 奏为挑选内务府女子名数并请定引看日期事 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布等项分例清单稿》(以下简称《分例清单稿》)¹中提及大答应一人,照大答应例女子一人,令答应、智答应,且四人的缎布分例完全相同,“大答应一人,照大答应例女子一人,每人衣素缎一疋,云缎一疋,彭缎一疋,宫绉一疋,潞绸一疋,纱一疋,绫一疋,纺丝一疋,棉花三斤,银五十两。”²“令答应,智答应,每人衣素缎一疋,云缎一疋,彭缎一疋,宫绉一疋,潞绸一疋,纱一疋,绫一疋,纺丝一疋,棉花三斤,银五十两。”³其中再无提及其他大答应和其他有名号的答应。

而《呈报雍正十三年皇贵妃贵妃妃嫔等人数清单》(以下简称《人数清单》)⁴载大答应四人,较之《分例清单稿》,《人数清单》当将大答应一人、照大答应例女子一人、令答应、智答应四人统称为大答应。由是,二者所载大答应人数一致。由此当亦可看出,时人将令答应、智答应归入大答应的行列。令答应和智答应有名号,较之大答应应当更为正式。

所内答应究竟系何身份,尚有待于研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内答应的分例缎布等项与大答应、令答应、智答应等人待遇相同,“所内答应四十一人,每人衣素缎一疋,云缎一疋,彭缎一疋,宫绉一疋,潞绸一疋,纱一疋,绫一疋,纺丝一疋,棉花三斤,银五十两。”⁵

家下跟来小答应

雍正元年七月初三日,《内务府奏请恒亲王母妃等皇妃离宫归王府居住折》中曾提及母妃身边的侍女,“由妃娘家带来之女孩二人,大内给之女孩五人等语奏闻时,奉旨:知道了。钦此。”⁶即,母妃出宫到各自儿子王府居住,其带走的侍女有其原来从娘家带入皇宫的女孩二人,有入宫后拨给的女子五人。由

¹ 档号 05-0462-052 清单稿 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 嘉庆元年。

² 档号 05-0462-052 清单稿 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 嘉庆元年。按:清单稿载“照大答应例女子一人”,该女子不知是否被皇帝宠幸,未加名号,仅照大答应的分例提供生活分例。后宫妃嫔,按其等级享有一定待遇,有时则以高于其自身地位之等级领取分例,如同治帝之慧妃入宫时按照贵妃的等级布置宫内所用器皿,日常生活分例与年例缎疋享受贵妃的待遇;光绪年间,咸丰帝之祺妃享受贵妃的待遇。

³ 档号 05-0462-052 清单稿 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 嘉庆元年。

⁴ 档号 05-0462-051 清单 呈报雍正十三年皇贵妃贵妃妃嫔等人数清单 嘉庆元年。

⁵ 档号 05-0462-052 清单稿 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 嘉庆元年。

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版,《内务府奏请恒亲王母妃等皇妃离宫归王府居住折》,第209页。

此可见，妃嫔入宫时曾从娘家带贴身侍女入宫¹，这些跟随主位入宫的女子当即称为家下跟来小答应，关于其分例数量，目前尚未发现新资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关于小答应，资料所限，目前尚不能作出合理解释。

清代后宫官女子（即宫女）虽无明确等级，但待遇有所不同，可能视其入宫时间长短以及做事的能力有关，如，除不同称号的答应外，康、雍朝尚有所内学生、永安亭二处学生、女子、家下女子、使女之称。

所内学生、永安亭二处学生

所内学生、永安亭二处学生究竟系何职，目前难以定论，雍正十三年，提及宁寿宫主位等时，尚有所内学生三十八人，“每人雲缎一匹，彭缎一匹，宫绉一疋，纱一疋，纺丝一疋，杭绉一疋，棉花二斤，银卅六两。”²提及乾清宫主位时，尚有永安亭二处学生一百五十二人，“每人屯绢半，夏布一疋，深蓝布八匹，棉花二斤，银八两。”³都是学生，但待遇不一。

宫内虽同为女子，但待遇亦有不同，其享用等量的缎疋、棉花，但银两有别，有享用三十六两银者，如女子咏里等九人，有享用十五两银者，如女子富姐等三人，有享用十两银者，此类女子人数较多。

第一类“女子咏里等九人，每人雲缎一匹，彭缎一匹，宫绉一疋，纱一疋，纺丝一疋，杭绉一疋，棉花二斤，银卅六两。”⁴

第二类，“女子富姐等三人，每人雲缎一疋，彭缎一疋，宫绉一疋，纱一疋，纺丝一疋，杭绉一疋，棉花二斤，银十五两。”⁵

第三类，“女子五十二人，每人云缎一疋，彭缎一疋，宫绉一疋，纱一疋，纺丝一疋，杭绉一疋，棉花二斤，银十两。”⁶

¹ 后来，妃嫔入宫是否仍带自家使女，尚无资料确证。

² 档号 05-0462-052 清单稿 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 嘉庆元年。

³ 档号 05-0462-052 清单稿 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 嘉庆元年。

⁴ 档号 05-0462-052 清单稿 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 嘉庆元年。

⁵ 档号 05-0462-052 清单稿 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 嘉庆元年。

⁶ 档号 05-0462-052 清单稿 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 嘉庆元年。

“女子六十三人，每人雲緞一疋，彭緞一疋，宮紬一疋，紗一疋，杭紬一疋，紡絲一疋，棉花二斤，銀十兩。”¹

清中前期，官女子的分例銀尚有高低之別，但之後分例趨於一致，如《查報乾隆五十四年女子等緞布等項分例清單稿》載“乾隆五十四年，女子雲緞一疋（每疋價銀六兩五錢），彭緞一疋（每疋價銀四兩一錢六分五厘），宮紬一疋（每疋價銀六兩五錢），紗一疋（每疋價銀三兩二錢八分二厘），紡絲一疋（每疋價銀二兩四錢五分四厘六毫），杭紬一疋（每疋價銀二兩五錢五厘四毫），棉花二斤（每斤價銀□），銀十兩，表里六疋（按：折上原寫着表里六疋，後來用筆圈去划掉了）。 ”²其中再無提及女子的不同的分例銀問題。

儘管官女子的分例銀趨於一致，但其亦呈現減少之勢，如道光、咸豐朝修訂《欽定宮中現行則例》載官女子年例：“每年銀六兩，雲緞一匹，春綢一匹，宮紬一匹，紗一匹，紡絲一匹，杭綢一匹，棉花二斤。”³相比較，道光朝之後官女子的分例銀有所減少，由原來的十兩減至六兩，此當與清朝的財政問題有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道光朝之後出宮女子的賞銀亦有所減少。出宮宮女若在嫔以上位下服役，其出宮時由主位賞銀，國家只負責貴人以下出宮女子的賞銀，“其出宮女子在皇太后、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嫔等位下者，本主俱自行賞給，不支官賞外，自貴人以下之女子進內十五年以外者賞銀三十兩，十五年以內者賞銀二十兩。十年以內者賞銀十兩。其有過犯不在年限逐出者不賞。永遠為例。”⁴

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奉旨貴人以下之女子進內滿十年出宮或十年以外者俱賞銀十兩，未滿十年者不賞。嗣後為例。⁵出宮女子的賞銀大大減少。

¹ 檔號 05-0462-052 清單稿 呈報雍正十三年乾清宮寧壽宮皇貴妃貴妃妃嫔等緞布等項分例清單稿 嘉慶元年。

² 檔號 05-0462-053 清單稿 查報乾隆五十四年女子等緞布等項分例清單稿 嘉慶元年。

按：□表示原文不清，無法辨認。

³ 內務府輯：《欽定宮中現行則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4 年印行，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 623 冊，第 500-501 頁，《官女子官分則例》。

乾隆朝修纂《國朝宮史》在規定官女子的分例時已無高低之分：“官女子年例：銀六兩，雲緞一疋，宮紬一疋，紗一疋，紡絲一疋，杭紬一疋，木棉二觔。”（《國朝宮史》，卷 17，《經費一·日用》，第 397 頁。）³ 較之清中前期，乾隆朝規定的官女子的分例少了一疋彭緞，分例銀統一為六兩。

⁴ 故宮博物院編：《欽定宮中現行則例二種》，《故宮珍本叢刊》，第 280 冊，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卷 2，第 82 頁，《宮規》。

⁵ 內務府輯：《欽定宮中現行則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4 年印行，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皇子下官女子、公主下官女子

清代，皇子成婚尚未分府出宫居住前，其家一应生活分例皆由宫内提供。皇子成婚前，其下先进一定数额的官女子予以服侍¹，此类女子实际成为皇子的侍妾²，其分例与宫内后妃等位下的官女子分例相同，亦由宫内提供。如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呈恭进缎疋等项数目清单》载“惇亲王下女子二人，瑞亲王下女子二人，共女子四人缎一疋，共四疋，大红，春绉一疋，共四疋，大红，宫绉一疋，共四疋，宝蓝，纱一疋，共四疋，宝蓝，纺丝一疋，共四疋，桃红，杭绉一疋，共四疋，宝蓝，棉花二斤，表里六疋。”³

公主下的官女子所用生活分例亦与后妃等位下官女子分例相同。如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呈皇太后等分缎匹等物数目清单》载“三公主下女子四人，四公主下女子四人，共女子八人，每人：缎一疋，春绉一疋，宫绉一疋，纱一疋，纺丝一疋，杭绉一疋，棉花二斤，表里六疋。”⁴

综上，后妃、皇子、公主下所使用的宫女的生活分例完全相同。

皇子福晋、皇孙福晋下女子

皇子福晋下女子的分例低于内宫主位、皇子、公主下女子的待遇，《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载皇子福晋皇孙福晋下女子“每年宫绉一匹，杭绸一匹，纱一匹，棉花二斤。”⁵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内务府《呈恭进缎疋等项数目清单》载“惇亲王福晋下女子八人，瑞亲王福晋下女子八人，惇亲王侧室福晋下女子二人，共女子十八人。每人宫绉一疋，（共十八疋，宝蓝十疋，元青八疋），纱一疋，

续辑》，第621册，第197页。

¹ 佚名辑：《总管内务府现行条例》（广储司四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六辑，第852-3-4册，第178页，《阿哥婚娶分例》载：嘉庆二十年十月奉旨嗣后阿哥等年至十二岁，每月赏月银一百两，至阿哥下进官女子时每月赏月银三百两，娶福晋后每月赏月银五百两。钦此。按：所进官女子原实即宫内宫女，清代宫女官方称呼为官女子，故其进于阿哥名下时仍称为官女子，其实已为阿哥之妾，而且，其进于阿哥名下之后已具有一定的地位，如乾隆帝曾言“阿哥之家眷，虽宫女子之微，尔总管不可不跪拜也。”（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4，第37页，《训谕四》。）

² 若其生有子女，亦可能成为皇子侧福晋，如道光帝和妃纳喇氏原系二阿哥（道光帝登基前）官女子，因生有二阿哥之长子，嘉庆帝将其册封为二阿哥的侧福晋。

³ 档号05-0612-045 清单 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呈恭进缎疋等项数目清单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其时，惇亲王瑞亲王尚未分府居住，其家的生活分例仍由宫内提供。

⁴ 档号05-0685-054 清单 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呈皇太后等分缎匹等物数目清单 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

⁵ 内务府辑：《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印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623册，第502-503页，《皇子福晋皇孙福晋下女子官分则例》。

(共十八疋, 宝蓝十六疋, 白色二疋), 杭绸一疋, (共十八疋, 白色八疋, 香色八疋, 大红二疋), 棉花二斤, 表里三疋。”¹所载基本一致, 唯《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少表里三疋, 不知是否《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漏载。

家下女子

宫内尚有家下女子,《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载“家下女子五人, 每人彭缎一疋, 棉绸一疋, 夏布一疋, 毛青布二疋, 深蓝布一疋, 棉花二斤, 银五两。”²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载家下女子官分“每年银五两, 春绸一匹, 绵绸一匹, 毛青布二匹, 深蓝布一匹, 夏布一匹, 棉花二斤。”³由于缎绸产地的变化, 以彭缎一疋代替春绸一疋, 但总数一致, 银两数亦相同。家下女子究系何人,《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等并未明确说明。

对此,可参考嘉庆元年《为皇太子妃侧福晋及女子等人数事报内务府清单》,其中记载:“皇太子妃一位, 家下女子八人, 侧福晋一位, 家下女子二人, 官女子二位, 每位家下女子一人。”⁴嘉庆帝即位前曾当过一段时间的皇太子, 从《清单》中不难发现家下女子当为皇太子妃等人使唤的女子。而前面提及, 未成为皇太子的皇子等人妻妾下使唤的女子有其单独的称呼, 即皇子福晋下女子。由是, 当可推知, 鉴于皇太子与皇子不同的地位, 其妻妾下使唤的女子的称呼亦不相同。

使女

《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载“使女八人, 每人深蓝布六疋, 夏布一疋, 银五两。”⁵从待遇上看, 使女地位明显低于家下女子和皇子福晋下女子。

¹ 档号 05-0612-045 清单 总管内务府(广储司) 呈恭进缎疋等项数目清单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² 档号 05-0462-052 清单稿 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 嘉庆元年。

³ 内务府辑:《钦定宫中现行则例》,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4 年印行,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 第 623 册, 第 504-505 页,《家下女子官分则例》。

按:乾隆朝编纂的《国朝宫史》, 卷 17,《经费一·年例》, 第 397-398 页载“家下女子年例: 彭缎一疋, 绵绸一疋, 毛青布二疋, 深蓝布一疋, 夏布一疋, 木棉二斤。” 缎疋等项数目相等, 但《国朝宫史》所提家下女子并无分例银, 不知是否遗漏。

⁴ 档号 05-0462-023 清单 □ 为皇太子妃侧福晋及女子等人数事报内务府清单 嘉庆元年。

⁵ 档号 05-0462-052 清单稿 呈报雍正十三年乾清宫宁寿宫皇贵妃贵妃妃嫔等缎布等项分例清单稿 嘉庆元年。

根据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的一个奏折来看，使女当为皇子福晋结婚时其娘家陪嫁的女子，总管内务府《奏为十二阿哥福晋带来蒙古女子病故事》载：“查得阿哥等娶福晋向来俱由福晋母家陪送使女八名，今十二阿哥福晋原带蒙古女子一名业已病故，现今唯有官女子一名，相应照例请旨交总管太监等将记名女子内补发七名使用以足八名之数可也。”¹故，使女当为皇子福晋娘家陪嫁带入皇宫的女子。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其实，宫内所有供后妃、皇子、公主等人的使唤女子有时都会被称为使女。

公主出嫁时带走的女子

公主在宫内有一定数量的女子服侍，出嫁时，皇家亦陪嫁一定数量的女子，这些女子或者是从宫女中拨给，或者是从记名女子中挑选拨给，或者是拨给内管领下抄家女子。陪嫁女子分为头等、二等、三等三个级别，各个级别的人数则依公主的身份而定，如固伦公主头等女子四名，二等女子四名，三等女子四名，共十二名；而和硕公主头等女子三名，二等女子三名，三等女子四名，共十名女子。随公主陪嫁的女子，有的在宫内生活过，有的可能未在宫内生活过，但在当时，记名女子亦为宫女的后备人选，故将记名女子陪嫁公主亦作为宫女的一类。同等级别陪嫁女子的妆奁相同，均由宫内提供。

公主下嫁时，有一定数目的陪嫁女子，如固伦公主有十二名女子，和硕公主有十名女子，陪嫁女子的衣装亦由宫内置办，固伦公主与和硕公主的差别仅在于陪嫁女子额数的差别，如固伦公主头等女子四名，二等女子四名，三等女子四名，而和硕公主头等女子三名，二等女子三名，三等女子四名，同等级别陪嫁女子的妆奁相同。

嘉庆七年十一月，庄静固伦公主下嫁，陪嫁女子十二名，各有“股子皮鞍座马一匹、圆顶帐房一架”，²衣饰等物各女子基本相同，“头等女子四名，各给

¹ 档号 05-0236-009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十二阿哥福晋带来蒙古女子病故事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按：皇子娶福晋时，福晋母家例应陪嫁八名使女，此乃定例。乾隆四十年十月前，福晋带来的陪嫁女子若有亡故等情形，缺额由官女子添补，十二阿哥福晋带来的使女先后病故，其手下仅有一名官女子，所以总管内务府奏请从记名三旗女子内另补七名官女子，以足皇子福晋使用八名女子之例。乾隆四十年十月奏准，嗣后福晋等位下，现使唤官女子暂且使唤，俟有女子缺出，传交内务府，著该各家选买送内使唤。（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务府则例二种·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第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306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卷3，第282-283页。）

² 档号 05-0498-004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报庄静固伦公主妆奁什物清单 嘉庆七年十月二十日。（备注：

银镀金项圈一围、淡金素耳坠三对、染貂帽一顶、海龙皮镶边貂皮风领一件、缎面狐肫皮褂一件、缎面羊羔皮袍一件、缎衬衣一件、鞋袜各一双、大毛羊皮里闪缎被褥一床、枕头一个、蓝布包袱一个、白毡一条、皮箱二个、皮匣二个、小卷五丝缎三疋。”¹二等女子与三等女子所用与此基本相同，唯被褥所用绸缎稍有异同，二等女子用“大毛羊皮里闪绉被褥一床”，“大毛羊皮里绉被褥一床”²。

陪嫁女子吃的亦由宫内供应，“女子十二名，每名每日猪肉八两，……白米七合五勺”。³

和硕公主陪嫁女子妆奁稍有减损，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总管内务府掌仪司为四公主下嫁分例事上奏，参照和硕和婉公主⁴下嫁分例执行，“头等女子三名，各给淡金里银嵌筒花项圈一围，淡金素耳坠三对，染貂皮帽一顶，海龙皮镶边貂皮风领一件，缎面狐肫皮褂一件，蟒缎镶领袖缎面羊羔皮袍一件，缎衬衣一件，鹿皮靴毡袜各一双，大毛羊羔皮里闪缎被褥一床，枕头一个，蓝布包袱一个，白毡一条，皮箱一个，皮匣一个，缎三疋，股子皮鞍座马一匹，圆顶帐房一架。”⁵其他女子所用与此基本同，区别亦在于被褥所用绸缎，二等女子之被褥系用闪绉，三等女子所用系里绉，吃食分例，与固伦公主的陪嫁女子相同，“每日每人用猪肉八两，白米七合五勺。”⁶

综上所述，固伦公主与和硕公主陪嫁女子，同等级的陪嫁女子的物品基本相同，只是，固伦公主之陪嫁女子比和硕公主之陪嫁女子多一个皮箱、一个皮匣。二者吃食分量虽同，但其食用肉的数量比宫内官女子少一半。

4.2.2 宫女着装规定

宫廷自然是中规中矩的地方，建筑如此，人亦如此。宫廷讲究的不仅仅是

05-0498-004 与 05-0498-005 内容挂颠倒了)

¹ 档号 05-0498-005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报庄静固伦公主下嫁游牧时得给驼马等项清单 嘉庆七年十月二十日。(备注: 05-0498-004 与 05-0498-005 内容挂颠倒了)

² 档号 05-0498-004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报庄静固伦公主妆奁什物清单 嘉庆七年十月二十日。(备注: 05-0498-004 与 05-0498-005 内容挂颠倒了)

³ 档号 05-0129-027 清单 内务府 呈为和敬固伦公主每月例用膳食等项价银清单 乾隆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⁴ 和硕和婉公主，乾隆帝养女，抚养宫中，为和亲王弘昼长女。

⁵ 档号 05-0175-064 奏为四公主下嫁分例事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

⁶ 档号 05-0175-064 奏为四公主下嫁分例事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

实用，讲究的更是身份、地位，讲究庄重肃穆，讲究气派排场。皇帝如此，皇太后、皇后、妃嫔等大大小小的主子们亦如此，即使太监、宫女亦不例外。

宫内等级森严，后妃等人等级不同，着装服色规定亦不同，各有定制，不可僭越。太监亦如此，依品级高低，各不相同。而清代宫内唯一例外的是宫女，即官女子，亦即承值侍应女子。清代宫女虽有职责之别，但无品级之分。最明显的一点即清代宫女服装并无定制，《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亦未明确规定其服色。之所以如此，与清代宫女内部未有女官制度有关。清代女官只是特殊场合临时安排的人员，多由王福晋、夫人、八旗命妇以及内务府三旗内管领等人员之妻等充当，所用服装由宫内统一安排。

清代宫女内部取消女官制度，不对宫女划分等级，从根本上限制了宫女干政的可能。清代有后妃不准干政的祖训，由此，宫女更与政治无涉，前代尚且由宫女掌管印玺，而清代，则由太监掌管，包括后妃的印玺。清代宫女仅从生活上服侍后妃，即便后来慈禧当权，宫女亦与政治隔离，其时有太监弄权之事，却从无宫女影响政治之事。

清代宫女，一律梳辮，前有齐眉短发，即刘海，清末追随时髦，“额端平插小牙梳”¹，其皆窄袖长袍，不著裙，若宫女被召幸，加以位号，方改换宫妆，梳两把头等。²

清代宫女虽无冠服制度，但服装亦有定制，皆窄袖长袍，且由宫内定期统一安排，虽不能说其为刻板的工作服，但样式大致固定，衣料大致相同，可能颜色稍有区别。

清末军机章京高数曾到宁寿宫给慈禧太后拜年，返回时恰遇皇后前来宁寿宫拜年，因路窄不能回避，皆鹄立倚墙，让肩舆先过，其记：

“近臣鹄立倚墙隈，侍女前驱列队来。

皇后冕旒坐雕几，五云簇拥到蓬莱。”³

关于皇后肩舆前边侍女的阵容，其又以诗志之：

“一朵红绒插鬓斜，舆前两两阵排鸦。

入宫小宋词清丽，侍女簪分左右花。”¹

¹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5月1版，《清宫遗闻》，卷2，第59页。按：宫人皆梳辮，前有看发齐眉，以小牙梳挽之，盖时髦也。

² 《清朝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5月1版，《清宫遗闻》，卷2，第56页。

³ 高树：《金銮琐记》，《乐斋漫笔（外二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4页。

其自注：“侍女在左者花插左髻，在右者花插右髻，”如此左右对称。侍女于“與前排队行，两人一队，皇后侍女八队，妃子四队。”²红绒花为当时宫内普通的饰物，《宫女谈往录》的主人公何荣儿亦提及会见家人时头插红绒花以作修饰。

给慈禧太后拜年时，皇后侍女的队伍如此齐整，左右宫女连头饰红绒花亦要对称，其衣饰亦当雷同，或统一的，绝不会出现相差悬殊的情况。换言之，日常生活中，宫女的着装或者近似，或者统一，即便不完全统一，亦非杂乱无章。尤其在参与重要的事情时，其服装当力求统一。

宫女入宫后，其服装用料来源于其缎疋分例，清中前期，“内廷主位下女子年例应得云缎一疋，彭缎一疋，宫绉一疋，纱一疋，纺丝一疋，杭绉一疋，棉花二斤，表里六疋。”³清中后期，“缎一疋，春绉一疋，宫绉一疋，纱一疋，纺丝一疋，杭绉一疋，棉花二斤，表里六疋。”⁴清中前期与清中后期，因为社会的变化还有绸缎生产地的变化，具体的面料有所改变，但数量未变。同一时期，宫女的例用布料相同，数目相同，这是宫女服装相对统一的前提。

同一时期的衣服虽基本相同，颜色可能稍有差别。总管内务府在上奏内庭后妃等人分例缎疋清单时经常提到分给各主位等人缎匹的颜色，由此，我们知道提供给清代宫女的缎疋大致有如下几个颜色：大红、宝蓝、月白、元青、砂绿、白色、桃红、香色、酱色等等。⁵关于大红色衣服，宫女等人只能逢过年等喜庆时节方可穿戴，其他颜色都比较素雅，故何荣儿言“宫女衣着讲究朴素，朴素中透着高雅。”

宫女入宫后一切就要按照宫内的规矩，宫内讲求干净整洁，宫女自然也不能邋遢。女子进宫时，大多十三四岁，身体处于发育阶段，身高胖瘦变化较大，如此，衣服亦需随之改变，同时需有足够的换洗衣物。如此，宫女每季四套衣

¹ 高树：《金銮琐记》，《乐斋漫笔（外二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4页。

² 高树：《金銮琐记》，《乐斋漫笔（外二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4页。

皇后侍女八队，两人一队，八队计算，当有十六名女子，按《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皇后位下有十名女子，是特殊节日另有规定，抑或令节从别处暂调，待考。

³ 档号05-0462-055 清单 □ 为内廷主位下女子等缎纱分例事报内务府堂清单 嘉庆元年。

⁴ 档号05-0685-054 清单 总管内务府（广储司） 呈皇太后等分缎匹等物数目清单 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

⁵ 档号05-0604-063 清单 总管内务府（广储司） 呈皇后等位分例缎疋数目清单 嘉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服，“底衣、衬衣、外衣、背心算一套。”¹

宫内人多，若当季做衣当季穿，时间不允许，较为折衷的做法，即，上季量身定做下季的衣服。如春天二月量身准备夏季衣服，夏季准备秋季服装，以此类推。每到量体裁衣时节，“由太监领着人在体和殿外边，东廊子的屋子里量衣服尺寸，由头上到脚下，包括鞋袜在内。”²宫女的衣服成套且又同时制作，这是宫女服装统一的另一前提。

宫女衣服质地基本相同，同时制作，其装束当亦基本一致。宫女要标新立异，可对衣服进行二度加工，如在袖口、领口、裤脚、鞋帮等处绣花，但不能太过。

前面曾提及，清代宫女内无女官制度³，宫女自然无品级与官服。但宫女职事有区别，如有的做杂役，有的则为后妃近侍，从事工作有别实际体现了地位之别。宫女若为后妃近侍，与后妃的关系比其他人自然要近一层，而其也会比她人得到更多好处。宫女若受后妃宠信，小太监、本宫首领太监乃至总管太监都不可能对其轻视，如清末，宫女在慈禧太后前得宠，即便总管太监李莲英也会敬其三分。在当时而言，这体现了她们在宫中的地位。

晚清时期，宫女能藉以彰显其地位的就是过年或者慈禧太后万寿节（即生日）穿五福捧寿鞋。能穿此鞋就标志着其在后妃面前得宠，是后妃面前的红人，地位较高。这是宫女的荣耀，亦是身份的象征，此乃众人皆知。五福捧寿鞋的重要地位当时已为宫内默认。穿此鞋者意气风发，而看见穿此鞋的人，也会对鞋的主人刮目相看，小太监毕恭毕敬请安，老太监也要躬身施礼。能套近乎的会套近乎，能套上近乎似乎也是荣耀。对晚清宫女而言，其在宫内的荣耀就是穿一双五福捧寿鞋。⁴

¹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衣服、打扮》，第14页。

²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衣服、打扮》，第14页。

³ 此处指狭义的女官

⁴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脚上鞋儿四寸罗、朱唇轻点一樱多》，第91-92页。

4.3 清代宫女的职责与生活

4.3.1 清代宫女的职责

1. 清代宫女的职责

挑选女子时会供给一定吃食，如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康熙帝谕：“今日天气甚冷，应选秀女，多系贫寒之家，尔等带至和暖处所，赏给热汤饭，毋致冻馁。”¹

乾隆年间，《呈乾隆四十二年二月至四十三年二月所有分例并添用数目清单》亦载挑选女子预备饭食用：清酱十斤，每斤银一斤，合银一钱，王瓜十两，每斤银一分六厘，合银一分，茄子一斤，每斤银一分六厘，合银一分六厘，苳蓝一斤，每斤银一分六厘，合银一分六厘，萝蔔十二两，每斤银一分四厘，合银一分，瓜条一斤二两，每斤银三分合，银三分四厘。²

后宫上至皇太后、皇后，下至常在、答应，中间皇贵妃、贵妃、妃、嫔，不同等级，使用女子各有定额，不可僭越，缺额补入，不缺不补。女子送入宫后，后妃等人手下使唤女子不足额者，前往挑补，视情形分配至各宫各主位下。

如果中途，各主位下有宫女因病、笨及其他情由出宫，如果人手不够亟需添补，各主位可自行添选。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乾隆帝谕令“妃嫔所用女子名数较多，偶缺一二名，即稍迟挑补未为不可；其贵人以下女子额数本少，有欲随时挑补者，尚属可行。”³

女子入宫后被哪位主子挑中就是哪位主子的人，要先认宫、认主子。关于宫女在宫内如何行动的史书记载甚少，虽无明文规定，但已成惯例，宫女非奉本宫主子的使令不可在宫内乱串，不可擅自出本宫的宫门，实际上，各宫宫女的活动范围只有那一处小小的宅院。如何荣儿被送进储秀宫，“进宫后向老太

¹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2，第11页，《训谕二》。

² 档号05-0337-028 清单 □ 呈乾隆四十二年二月至四十三年二月所有分例并添用数目清单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³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务府则例二种·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第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306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卷3，第282页。

后的寝殿碰完头，就算是储秀宫的人了。”¹而对内庭主位而言，其亦只能使唤自己名下的宫女，“内庭位次各有差等，须各依本分位次，谦恭和顺，接上以敬，待下以礼，非本宫首领、太监、女子不可擅行使令。”²

各宫女子都有特定的住处，塌塌，即下屋，“下屋者，乃一宫之主子（娘娘）使唤宫女之工作屋室也。”³因其住处称为下屋，后宫使令女子们又有了另外一个俗称——下屋女子。如今，故宫内这些地方已不复存在。若宫女受宠，或者便于伺候主子，她们也会住到偏殿，如慈禧太后晚年，何荣儿就曾住在偏殿。

太监与宫女是皇家不可缺少的奴役。随着皇权的加强，清代的后妃已丧失干预朝政的机会，相应地，宫女也没有与外廷联系的机会，也不会成为后妃干政的中间穿线人。

历朝后宫无一不使用太监，但是，尽管太监虽已非完全意义上的男性，但帝王仍对太监有各种防范，尤其是清代帝王对太监的防范意识非常强。清代后宫规矩严格，因清朝首领太监与总管太监权力较大，宫内尽可能的予以限制和约束，禁止太监传宣各种事情，“凡各宫首领太监奉本主命往外家年节慰问者，不许传宣内外一切事情。”⁴各宫小太监可从本宫掖门出入，大太监不奉本主使令不许进掖门，每夜起更时各宫首领进内查灯火毕，随出，锁掖门，报敬事房。⁵各宫首领太监无事不许至本主屋内久立闲谈。⁶咸丰帝亦严禁后妃与太监诙谐。如有违犯，则将太监正法。⁷太监与后妃的各项严格限制由此可见。而宫女则需时刻陪伴后妃等人身边。

宫女与太监虽同服侍后妃，但职责有所不同，太监主要负责寝宫外面的事，专司陈设、洒扫、应承传取、坐更等事，主要做一些宫女力所不及的事情。而

¹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 1992 年版，《进储秀宫》，第 6 页。

²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8，第 138 页，《典礼四·宫规》。

³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7 页，《清朝选秀女制度异于前代》。

⁴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 280 册，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卷 3，第 287 页，《宫规》。

⁵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 280 册，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卷 3，第 287 页，《宫规》。

⁶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 280 册，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卷 3，第 288 页，《宫规》。

⁷ 内务府辑：《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印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 621 册，第 219—222 页。

宫女的职责主要限于内宫，负责后妃的贴身之事，照管主子的一应日常生活，比如铺床叠被、穿衣戴帽、梳洗打扮、盥漱沐浴、浆洗衣物、做针线，做鞋、做袜，刺绣，坐内寝更等，还有一项必不可少，即伺候主子之关防¹。此处关防是皇家语言，其实就是人的大小便，大便称为大关防，小便称为小关防。宫内一大奇事就是无厕所，便溺问题通过官房解决，此处官房实为便盆，用木匣装着，外衬布套，地位等级不同，布套也有不同。取便盆是太监的活，但取回便盆交给贴身女子后，太监要立即退出屋外，伺候主子大小便的事就由女子们专门完成，太监不得近前，且需回避。由此，清代宫女的职责主要限于伺候后妃的日常生活。

除白天伺候后妃外，宫女晚间亦需值夜，以便伺候后妃。值夜，也叫上夜，也叫坐更，即夜间守护、伺候皇帝后妃等人，一来确保安全，二来夜间予以照顾。宫女主要负责寝宫内值夜，寝宫外值夜由太监负责。晚间，值夜宫女要照顾后妃夜间生活，如喝水、起夜等。

宫内定时锁宫门。戌正（晚八点）的时候，西一长街准时打更，梆子声是信号，无差事太监必须出宫。八点钟一过，宫门就要上锁，钥匙上交到敬事房。如果再想出入，必须经过总管请钥匙，还要写日记档，说明原因，写清请钥匙的人，内务府还要查档，这是宫廷的禁例不许违犯。

此时，值夜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值班太监要于八点前进宫，宫女则九点按时当差。

后妃地位不同，使用女子、太监额数不同，值夜人数自然也有所不同，而且值夜人数也并不固定，有时姑姑可能带徒弟练习值夜，如果后妃身体欠佳，人数相应会有所增加。

按照规定，妃位下有六个宫女服侍，如同治皇帝的敬懿皇太妃属于妃的级别，其下亦应有六个宫女，夜间，有两个宫女负责在屋内为敬懿皇太妃守夜。²常在只有三名宫女，答应只有两名宫女，对其而言，为其值夜的宫女当应更少，或者轮班。

晚清时期，慈禧太后位高权重，值夜人数相对较多，而且也更为谨慎。伺

¹ 关防实为大小便之隐讳之言，大便称为大关防，小便称为小关防。另外，宫内无厕所，一律用便盆，宫内称之为官房。

² 刘兴桥，赵荣升，冯乐庭：《女主的生活》，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页。

候慈禧太后的宫女均经过慎重挑选，必须可靠踏实，聪明伶俐，精明利索，反应迅捷，仔细认真，为其值夜的宫女更是慎之又慎，侍寝之人尤需如此，要里外兼顾，不仅需要照顾里边，也要时刻注意外边的动向。通常，只有主子最信任的人才能担任侍寝。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宫女定期出宫，诸如后妃册印等物不再交与宫女掌管，而由太监管理。宫内的事务亦交由本宫首领太监、总管太监等处理，如责罚宫女等。总之，较之前代，清代宫女职责大大减少，其工作职责就是伺候后妃等人的日常生活，与政治无涉。

2. 宫内规矩众多

宫女参加选秀中选到入宫，期间有几天时间作为过渡，这几天她们会学习一些简单的规矩，跪拜礼仪之类的。但这远远不够。

宫内规矩整肃，宫女入宫后并非马上就有资格伺候主子，其入宫时年纪都不大，且多未见过世面，乍一入宫，难免毛手毛脚，况且宫内规矩众多，主子各有习性，不懂这些就难以在主子面前当差，而熟悉规矩和主子习性，并了然于胸又非一日之功。故，新宫女乍入宫无法胜任伺候主子的工作，需要先行学习一段时间。

宫女入宫后，称呼入宫年岁较久的宫女为姑姑，同时，新宫女还有一个专门管教自己的“姑姑”。姑姑进宫时间较久，年岁稍长，熟悉宫内规矩和活计，稔知主位的喜好和习惯，基本已是主位的贴身侍女，她们负责教习新进女子，自然最合适。

各宫宫女的人员安排应该有个梯度，即本宫总要留个入宫年岁较多，熟知宫内规矩的人，一来熟悉宫内的规矩，可以负责教习新进宫的宫女，二来了解本宫主位的习惯，便于服侍。然而，这些女子面临着服役年满出宫的问题，所以他们必须从新进宫的宫女中物色合适人选，作为自己的助手进而成为接班人。因此，新宫女入宫是姑姑选人的重要时期。

关于宫女在宫内如何学习规矩，资料不多，如《宫女谈往录》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太监回忆录有一些关于太监会学规矩的亲身经历，另外，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时涉及到一点醇王府使女要学习的成套规矩，如“对主人不准说

¹ 关于为慈禧太后值夜的情况，可参考《宫女谈往录》一书《值夜》部分，第35-40页。

“我”，须自称“奴才”，答应须说“噫”，怎样端茶，怎样打手巾，怎样向主人开口禀事，怎样侍立，怎样给主人开门和掀帘子，怎样磕头和怎样请安等等。对于这些既严格又繁琐的要求，稍有错误或违反，轻者是挨骂、罚跪，重者不是一顿嘴巴就是一顿竹板子。他们非得经过多则半年少则两、三个月的教练之后，被姑姑认为是磨练得差不多了，这才能到主人那里去当“上差”。不过，即使丫头混上当上差的资格，所受到的姑姑的压力并不减弱。¹

王府尚且如此，宫内自然礼法规矩更多，要求更严。

站立规矩

宫内规矩众多，但有一项可称为基本的规矩，即站立规矩。站立自然人人都会，但关键在于站有站样。伺候后妃，自然要时刻站立，侍立在后妃旁边，自然要有良好的站相，两只手垂在两边，身体笔直，用纹丝不动如雕塑来说并不过分，可能类似今天的站军姿，这是基本功。如果女子既聪明伶俐，又会察言观色，但站无站相，恐怕姑姑也不会让其在主子面前当差。

宫内定期有内廷庆贺，福晋、公主等也会入宫会亲，如此一来，从某种程度来说，后妃身边的宫女形象会影响到后妃本人的脸面，若是宫女不庄重，后妃自然脸上无关，由此可以想象后妃身边宫女需遵守多么繁杂的规矩。因第一手资料欠缺，我们无法知悉当时训练宫女的具体情况。

然而，站立规矩的严格与苦楚由下可见，宫女何荣儿曾为慈禧太后的贴身侍女，专门负责敬烟，依据其回忆，我们可看其最害怕两件事：

一、慈禧太后看奏折，其时，何荣儿与负责敬茶的丫头必须紧贴在净室门口外站着，以待调遣。这种站可不是随便站立在那儿，要如同竹竿钉在地上一样，纹丝不动。²对此，小太监们起了个极为形象的名称叫“戳脚子”³。

二、慈禧太后听戏，何荣儿等亦需长时间站规矩。⁴

何荣儿畏惧的两件事无一不与站立有关，以何荣儿多年的修炼尚且如此畏惧站立规矩，足可说明站立规矩之难以及其苦，也可说明宫女之不易。因此，站立规矩当为宫女入宫之初的必修课。

¹ 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243页。

²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看奏折》，第59页。

³ 东北人管把东西竖起来叫戳起来，竹竿子竖着靠在墙边叫戳在墙边。

⁴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乞巧》，第166页。

当然，并非入宫的每个女子都能成为后妃的贴身侍女，要成为贴身侍女，考虑的因素较多，如聪明伶俐程度，宫女自身的特质，是否熟悉各种规矩，是否站有站样，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也正因如此，后妃的贴身宫女比她人更为艰辛。

睡觉姿势

此外，宫女还需注意睡觉姿势，遵守这项规矩也特别不容易。对于睡觉，宫里规矩特别严，睡觉时必须有人样，不许仰面朝天，大八字似的，必须侧着身子、两腿蜷伏着，一只手侧放在身上，另一只手平伸着。这其实是迷信思想，原因在于宫廷里的人都信神，传说各殿都有殿神，一到夜里全出来到各殿察看，保护着太后、皇上和各主子们。宫女睡觉必须有模有样，否则会冲撞殿神。¹另外，宫女们之中还流传着私人忌讳，“睡觉不许托腮，说这是哭相，永远也走不了时运。”²

两种忌讳，动机虽然不同，但都必须切实遵守。夜深人静，酣眠之时，自然不能意识到这种规矩，故新宫女入宫之初，为培养其规矩的睡眠姿势，夜间总会有人看守，一旦睡相破坏，立马打醒。白天劳累，晚上休息不好，还会挨打，宫女们遭受着非人的待遇，生活极为悲惨。最后，终其一生，睡觉都侧着身子睡，“就是那时候打出来的”³。

行动无自由

前面提及，宫女入宫后，活动范围仅限于主子居住的宫，实即一处独门独户的小院，而且她们不能擅自离开宫门一步。“进宫的第一天，姑姑就宣布不许离开宫门一步，‘离开宫门，打死不论’，这是她们的口头禅。谁在宫里乱串，‘左腿发，右腿杀’，迈进别的宫门一步，‘不是砍头就是发边疆。’”⁴这种规矩对后宫的整肃自然大有裨益，但规矩之严让人心惊胆战，不得不小心遵守。

当然，宫女并非没有机会到本宫之外，如奉主子之命取送物品，是她们离开本宫难得的机会，然而，必须成双成对出入，宫内是不允许宫女单独行走的。

第二种，宫女有机会陪同主位到其他主位宫中。

¹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 1992 年版，《睡卧姿势》，第 8-9 页。

²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 1992 年版，《睡卧姿势》，第 9 页。

³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 1992 年版，《睡卧姿势》，第 9 页。

⁴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 1992 年版，《行动》，第 16 页。

第三种，有头有脸的宫女与家属见面，自然也可以出本宫宫门，但必须有太监的陪同出宫，总之，宫女绝无机会单独行动。

3. 伺候后妃之前奏

姑姑实即师傅。与太监入宫后，认师傅学习规矩道理相同。新宫女¹要对姑姑言听计从，既要跟姑姑学规矩，还要伺候姑姑，照料姑姑的饮食起居，料理日常琐事，伺候好姑姑是获得伺候主子的机会的敲门砖。“姑姑所有的事，都由我们伺候，洗脸、梳头、洗脚、洗身子，一天要用十几桶热水。日常的针线活更不用提了，‘姑姑’都是好漂亮讲模样的人，处处抢阳斗胜，对衣服鞋袜都十分讲究，天天地拆、改、做。我们天刚一发亮就起来，深夜里才睡，真是苦极了。”²慈禧太后贴身宫女何荣儿如是回忆其入宫之初的生活。

关于伺候姑姑的具体情节，何荣儿没有细说。对此，我们可参考清宫太监回忆其伺候师父的情节予以充实。据太监们回忆，太监进宫后要拜地位高、年纪大的太监为师父，跟师父学习规矩礼法，师父用徒弟作自己的仆役，这点与女子乍进宫的情景相似。他们“早晨天不亮就得起来，给师父准备漱口水、洗脸水。钟点到了，要轻轻地走到师父炕边，轻轻地叫醒他，服侍他穿衣服。夜里，师父睡下后，自己才敢休息，而且睡得还要机灵些，师父什么时候唤，要立刻应声。”³想必，新女子也应如此伺候她们难缠的“姑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姑姑比太监更多一事，即讲究衣服鞋袜，一应针线活亦要宫女完成。此外，宫女还要任打任罚。虽然每个宫里都有一个执家法的老太监，也允许宫女去诉苦。但谁也不去惹事。⁴

何荣儿当宫女时，宫女中有句话叫“老太后好伺候，姑姑难伺候”⁵。伺候慈禧太后其实很难，要把握其喜好、心理等因素，即便如此，宫女们尚且认为其比姑姑好伺候，姑姑的难伺候程度由此可见。也许就是这样，天天伺候难伺候的姑姑，等到把姑姑伺候好了，新女子也就出徒了，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姑姑调教训练新宫女的时间长短不定，因人而异，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

¹ 太监在宫内是终生服役的，小太监出头的日子更为漫长，而宫女一般定期出宫，老宫女出宫，自然要新宫女顶替，如此，新宫女比新太监更有机会在主子前当差。新宫女也更容易升至姑姑的地位。

² 金易、深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拜见“姑姑”》，第7页。

³ 赵荣陞、张修德、魏子卿：《进宫和拜师父》，《清宫太监回忆录》，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180页。

⁴ 金易、深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不许打脸》，第8页。

⁵ 金易、深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拜见“姑姑”》，第6页。

年。是否可以当差完全由姑姑决定，假若姑姑觉得磨练的差不多了，就可大功告成。姑姑挑选徒弟的好差与姑姑的利益密切相关，若新宫女训练得体，得到主位认可，姑姑脸上有光，教习有功，可能会受恩赏；但若女子出差错，不仅当差的女子受罚，负责教授的姑姑也免不了受到牵累。训练时，姑姑对新女子的要求非常严格，稍不如意，非罚即打。固然苛刻，但严师出高徒，此话不虚。

何荣儿伺候太后多年，没有差池，深得慈禧太后恩宠，而且其出宫嫁人后又曾一度进宫伺候慈禧，并陪伴慈禧度过艰辛的西逃之行。本来，清宫内明确规定，“已出宫女子不许复进宫出入传宣内外一切事情，亦不许差人至宫门与本主请安。”¹道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道光帝再度重申，宫女“既出复入，必致滋生事端，不可不防其渐。嗣后各宫女子、有因病出宫者，断不准奏请病好仍着进宫。”²何荣儿能二度入宫当为异数，虽与其同伴的推荐不无关系，但也能看出其伺候慈禧太后深得欢心。

4. 宫内不能打脸的规矩

宫女在宫内的日子很艰辛，挨打受罚乃家常便饭，但宫内很少有骂人之语。康熙二十年二月十四日，康熙帝曾谕令：“宫中女子，不知礼体，每有声高角口者，尔总管俱疲软不能管束，一味瞻循，不知禁约。嗣后遇有不守宫规仍前喧诟者，尔等指名据实参奏。如徇私隐蔽，察出一体治罪。”³何荣儿亦言“宫内许打不许骂。‘都是随龙过来的，骂谁也不合适’。这是老祖宗的话。再说，宫里头忌讳多，骂人就可能带出不受听的话来，掌事儿的听见也决不答应。”⁴宫内既然规定不能骂人，宫女犯过错时，主子 and 姑姑等人就选择了以打作为惩罚，但打人亦有规矩。

根据清末宫女何荣儿的回忆，宫内打人不打脸，这是清宫内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对于皇宫大院中的那些女子而言，她们的面容、脸蛋儿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展示着他们各自的姿色，是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得以受到皇帝青睐、晋升的最重要资本之一。对于内务府三旗女子而言，

¹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28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卷2，第82页，《宫规》。

²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17，道光十二年八月丁丑。

³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2，第7页，《训谕二》。

⁴ 金易、深义铃：《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版，《许打不许骂》，第7页。宫里管当差叫上事儿（应作事儿上的），管带班的叫掌事儿的。

更是如此。

如果内务府三旗女子出身官宦世家，其可能会因家族的关系较快的得到晋封，而对于没有家庭背景的内务府女子而言，其能依赖的也只有自身条件了，所谓的自身条件，无非是容貌。于是，脸蛋成为她们向上攀爬的资本，是她们能否晋升的直接因素。所以，宫内女子不许打脸的规矩有一定道理。

当然，规定是规定，现实与规定总有一定差距。纵观清代后宫，出宫的女子不乏有被打脸者。

嘉庆九年三月十八日，寿康宫女子平安投井自尽，经验看，其身上有伤，据全喜供称：平安于“上年（指嘉庆八年）十二月进宫，令我教他做活，他很笨，做的不好，拆了又做，我于两日前在他右胳膊上拧了两把，用鸡毛担子把在他左胳膊上抽了几下，到十七日因他做的仍不好，又打了他两个嘴巴。”¹即全喜不但用鸡毛担子把打人，而且还打过平安两个嘴巴。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延禧宫玲常在位下一名偷窃丝线的宫女被交出。该女曾受责打，“本月初三日因偷拿白丝线绒一络，受责四十板。初十日偷拿青丝线绒一络，面上左右腮复受板责八下。交出时该女子面上左右腮俱有青肿，并未伤破。”²上奏后，“奉旨：知道了。”³该女子是由谁责打，本案并未说明，或者由玲常在亲自责打，或者玲常在派人责打，但该女子最终被送出宫交回原家，道光帝并未对此案有任何异议。从这也可看出，宫女挨打受责乃宫中常有之事。而道光帝亦并未因本案中宫女被打脸而感到诧异，可能打脸作为惩罚也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一日，延禧宫玲常在位下又一名女子出宫，该女于“本年五月间不记日期因过门槛，误将小猫踏毙，脸上打过数下。……均系主位自行责打的。……现验得该女子面上青肿二处。”⁴本案中大姐多次受责，其踏毙小猫被玲常在亲自责打脸部，致使面上青肿二处。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钟粹宫皇贵妃位下交出不谙规矩出宫女子

¹ 档号 05—0508—09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康宫女子带伤投井身死申明治罪事 嘉庆九年三月十九日。

² 档号 05—0709—042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宫内交出偷窃女子一名验得有伤情形事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³ 档号 05—0709—042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宫内交出偷窃女子一名验得有伤情形事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⁴ 档号 05—0713—02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延禧宫交出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二日。

一名。该女“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因与同伴女子秀凤口角，误将秀凤脸上抓伤，经皇贵妃令该宫首领太监责打八十板交出。”¹

上述四个案例，打人者身份不同，原因亦不同，第一个案例系做活不好，被负责教习的宫女，即姑姑，责打；第二个案例打人者不清楚；第三个案例系由主位玲常在自行责打；第四个案例系宫女之间口角误将对方脸抓伤。但不管如何，这足以说明宫内存在着打脸的事实。

根据第四个案例，钟粹宫因交出女子因将同伴女子秀凤脸上抓伤，故以“不谙规矩”之由责打八十板交出，²此或可说明宫内或许真有不能打人脸的规矩，只是此规定并不能完整地贯彻执行。

不管如何，既然宫内已约定俗成不能打脸，而且打脸最能让人发现，对打人者也不利，于是，大家就避开脸部，挑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打，头部，身上等等。

总之，宫女自入宫学习规矩到伺候主子，甚至到出宫之际，挨打受罚屡见不鲜。

4.3.2 宫女的日常生活

无论吃穿，宫内讲究季节性。³《论语》中有“十不食”，其中之一就是“不时，不食。”就是说，不吃不合时令的东西。清宫对此尤其讲究，饮食按季节和节令走。元旦吃春饼，名之“咬春”，上元节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等等。

前面提及宫女入宫后，穿有绸缎分例，宫内定期统一操办。宫女的饮食则由后妃各处他坦负责，其吃亦有吃食分例，“每日猪肉一斤，白老米七合五勺，黑盐三钱，随时鲜菜十二两。”⁴嘉庆元年的《呈报妃嫔等鲜菜等项分例清单》明确记载，“众主位下女子一百二十六名，每名每日用白菜十二两，王瓜一条，茄子一个。”⁵较之《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所载，《呈报妃嫔等鲜菜等项分例清

¹ 档号 05-0746-001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钟粹宫交出女子情形事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² 档号 05-0746-001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钟粹宫交出女子情形事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³ 具体参见刘若愚：《明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7-68 页，《内臣服佩》；第 83-91 页，《饮食好尚》。

⁴ 内务府辑：《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印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 623 册，第 502 页，《官女子官分则例》。

⁵ 档号 05-0462-048 呈报皇太后皇后等鲜菜等项分例清单 嘉庆元年。

档号 05-0462-047 呈报妃嫔等鲜菜等项分例清单 嘉庆元年。

单》多出王瓜一条，茄子一个。何以出现这一差异尚不清楚。《呈报妃嫔等鲜菜等项分例清单》末尾有一个妃嫔女子等每日用鲜菜数量统计，完全吻合，此当说明其时宫女除鲜菜即白菜外，还享用王瓜、茄子各一，关于宫女的蔬菜数量当以奏折为准。

宫内选择以白菜作为宫女的主要蔬菜，与其价格便宜密切相关，嘉庆元年的《呈报皇太后皇后等鲜菜等项分例清单》后开列了各项蔬菜的价钱，“白菜每斤值三文，菠菜每斤值十二文，韭菜每斤值九文，豇豆角每斤值十二文，扁豆角每斤值十三文，葱每斤值七文，王瓜每条值二文（冬季系大萝卜，价相等），茄子每个值四文。”¹各项鲜菜，以白菜之价最廉，白菜自然成为宫女的主菜。

此外，《内务府奏案》里有部分奏折提及年节皇帝赏赐官女子鱼肉、鹿肉等，鉴于无挂档文件，具体资料不可详悉，颇为憾事。

宫女的吃食分例，在确保宫女日常温饱方面当不成问题。对于部分贫困的内务府三旗人员而言，女儿入宫反倒为家里省下不少口粮。入宫后生活最差就是死守着自己的分例吃饭，如果运气好，则就可以省下猪肉分例折换成银两了，此与宫女入宫后的去向密切相关。

宫女入宫后，依据各宫后妃等人位下缺额情况，添补到各宫，伺候不同的主位。后妃等人的分例依据地位等级有较大差别，主子吃的好，宫女自然亦受其利。宫女所跟随的主位若受皇帝恩宠，皇帝又会不时有所赏赐，主子吃不掉，自然亦会惠及宫女。

如果主位地位高，宫女生活水平亦随之增高，可能就吃不到自己的分例，如此，其“每日所食折肉银两按例支給。”²

如果说女子们日有猪肉一斤、时令鲜菜十二两的生活是一种平民生活，那么她们依靠主子分例过的生活则是王公贵族般的生活。即使她们命运不济，服侍的是一位答应，一位地位最低的主子，宫分至低，她们的吃穿也非众多宫外人可以比拟。从这方面来说，宫女的生活条件远远超出同时代的很多人。

关于常在的鲜菜分例，《国朝宫史》、《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均记为鲜菜6斤，茄子6个，王瓜6条；关于答应的鲜菜分例，《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在鲜菜四斤，茄子四个，王瓜四条。与奏折稍有出入。

¹ 档号 05—0462—048 呈报皇太后皇后等鲜菜等项分例清单 嘉庆元年。

档号 05—0462—047 呈报妃嫔等鲜菜等项分例清单 嘉庆元年。

² 内务府辑：《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印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623册，卷4，第601页，《钱粮》。

但是，尽管宫内美食众多，但是，是否能吃，敢不敢吃，则又是另一回事。宫女吃东西讲究较多，宫女绝对不能吃带有浓烈气味的食品，如鱼肉、葱、韭等。为防止吃饱打嗝，宫女长年累月只能吃八成饱。夏季宫内有虽多种清凉食品，如西瓜，冰镇凉碗子等，但宫女只能浅尝辄止。晚间守夜，宫女虽有吃食供应，但可能考虑到吃喝会有内急的问题，宫女亦不敢吃。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二日，验延禧宫玲常在下一名女子出宫，在内期间，该女子曾“因摘食院内树上杏儿，两手责过数板。”¹该女子摘杏，虽不免有新鲜好奇之嫌，但更多可能与其在宫内饮食不足、肚饥有关。宫内限制宫女饮食，宫女只吃八成饱，由此可见。

每月初二日，是女子们与家属见面的时间。然而并非所有的女子都有机会见到家人。能够和家人见面的女子都是有头有脸之人，都是后妃的近侍，比较得宠，比较有脸面的。对宫女而言，其家人前来与她们的会面，更有一些类似于探监的意味。前面提到，任何时候，皇院深宫的女子都不能单独行动，主子分派活计，都是两人相伴，与家人会面，则由太监陪同，与其说是陪同，不如说是监视。

与父母见面时，规矩甚多。宫内的事情不许往外传宣，身边的生活琐事不能与父母提及；外面的事情也不能向宫内传播。见面也只能问问家里的状况。但也不能流露想家，在宫内受委屈等，一切只能深埋心底。

后来慈禧太后常住颐和园，宫女与家人见面的机会可能更多一些，曾任晚清军机章京的高树曾记载：

万寿寺中开御厨，阿婆见女妇寻姑。

贫家骨肉常相会，内侍无须觅念奴。

诗下注：太后往湖园，必驻蹕万寿寺早膳。许宫女与家人相见，柳荫喋喋，花下啾啾。啼泪留痕，别声珍重。近臣习见，不以为异。²

在万寿寺见家人可能比在宫内见家人，规矩少松一些。但不管如何，母女分别，总免不了伤心，纵然无奈。

¹ 档号 05—0713—02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延禧宫交出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二日。

² 高树：《金銮琐记》，《乐斋漫笔（外二种）》，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64—165 页。

4.4 宫女的人际关系

对宫女而言，宫中的生活衣食无忧，自然无需再像普通百姓家的女儿那样整日为了诸多琐事而操劳，但是，她们却时刻不得轻松，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她们要随时伺候各自的主子，忠实的履行各自的职责；另一方面，则在于她们还需要妥善地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包括与后妃、与太监，以及宫女内部的关系等等。

4.4.1 宫女与后妃的关系

宫女出身于内务府三旗，与太监相比，其社会地位较高，最起码宫女是自由之身，入宫服役是履行义务，服役年满即可出宫¹。

但宫女入宫后，与太监一样，在皇帝、后妃等人面前只是奴才，地位低，于是生命亦卑贱。若不顺后妃之意，动辄非打即骂，因受责自寻短见的女子为数不少，更有惨死于后妃杖下的女子。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惇妃将其宫内的使唤女子责打致死，乾隆帝称“昨惇妃将伊宫内使唤女子责处致毙，事属骇见。尔等想应闻知前此妃嫔内间有气性不好痛殴婢女，致令情急轻生者。虽为主位之人，不宜过于暴虐，而死者究系窘迫自戕。然一经奏闻，无不量其情节惩治，从未有妃嫔将使女毒殴立毙之事。”

惇妃责打宫女致死，此类事情宫内罕见。但妃嫔责打宫女，宫女忍受不过而轻生者，宫内已是司空见惯。宫女轻生毕竟属于自杀，而惇妃之案与前不同。

“今惇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且不足使备位宫闱之人，咸知警畏。……惇妃即著降为嫔，以示惩戒，并令妃嫔等嗣后当引以为戒，毋蹈覆辙，自干重戾。……此虽系宫闱小事，朕一秉大公至正，与综理庶务无异，亦可恍然咸喻朕意矣。”²

¹ 当然，也有因伺候主子好，深得主子欢心，年满后继续留宫的。清代太监多民人，社会地位低于内务府三旗人，故其认为地位低于宫女。

²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28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卷1，第15页，《训谕》。

换言之，为表示对惇妃打死宫女的严厉惩罚，乾隆帝对其采取了降级处分，由妃降为嫔，并借此告诫后妃等人，对其下宫女要心存爱护，不可过于暴虐。同时，给予惇妃另一个处罚，“殴毙之女子，并著罚惇嫔出银一百两给其父母殓埋。”¹一条鲜活的生命惨死于毒打之下，而其生命的价值就是一百两丧葬费。

其实，作为主凶的惇妃，虽受到由妃降为嫔的惩罚，但这种惩罚可以说甚是轻微，仅仅是改变了妃与嫔的生活待遇而已，惇妃是乾隆帝晚年的宠妾，其究竟是妃还是嫔对惇妃的影响并不很大。而其后，惇嫔又复升为妃，限于资料，具体年月不清，但根据《乾隆五十七年正月起到嘉庆元年十一月添减底账》来看，惇妃当于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初八日之前，即已晋封为惇妃，如“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初八日，五台去，至四月十六日至圆明园共出外三十七日，……惇妃娘娘用红箩炭四斤，黑炭八斤。”²

然而，在处理的过程中，乾隆帝对此举甚为得意，认为其秉公办理，“此虽系宫闱小事，朕一秉大公至正，与综理庶务无异，亦可恍然咸喻朕意矣。”³

尽管乾隆帝想借惩罚惇妃一事告诫宫闱主位不要暴虐，然而，此类事情仍是屡禁不止。

事隔六十年，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一日，敬事房交出延禧宫玲常在下因笨出宫女子大姐一名，该女子进宫尚不满七个月，屡受责打，除刚入宫之初，因做活挨打外，其动辄得咎，⁴而这些过错在今人眼里看上去并不多严重。此女子屡受责打不能不说与玲常在的个性有关，其性格急躁甚或暴虐。后来，玲常在亦因此事受到惩罚，后文将会详细叙述。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翊坤宫祥贵人位下“交出翊坤宫女子安庆、伶安、伶顺三名，均在祥贵人位下当差，女子安庆年十九岁，于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六日进宫。自进宫后，偶有小过，亦常责打。伶安现年十九岁，伶顺现年十八岁，均于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进宫当差，因我们素日拙笨，时常受责。十一月三十日祥贵人令安庆管教伶安与伶顺，安庆替其分辩，言语冒撞，祥贵

¹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28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卷1，第17页，《训谕》。

²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册，第1657页。

³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28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卷1，第15页，《训谕》。

⁴ 档号05-0713-02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延禧宫交出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二日。

人即要将三人一并责打。”¹

安庆入宫较早，祥贵人让安庆管教伶安与伶顺，从某种程度上说，安庆地位稍高于伶安与伶顺，但是，无论是安庆，抑或是伶安与伶顺，入宫后都没有逃过挨打的命运，安庆坦白“自进宫后，偶有小过，亦常责打”，伶安与伶顺表示“因我们素日拙笨，时常受责。”安庆入宫早于伶安与伶顺三年，但是，在前后六年的时间里，三人并未摆脱挨打的状况，恐怕三人就不单纯是因笨受责打，此当与祥贵人本人的性格等不无关系。

总之，女子入宫当差，不受责打的少，责打缘由亦很简单。后妃与宫女地位悬殊，也许地位差别塑造了后妃的暴虐性格，或者，后妃之无宠或失宠的压抑使其性格更为偏执，其怒气自然会转嫁到宫女身上，宫女成为她们的出气筒。

当然，后宫亦有后妃和宫女关系较为融洽的。如道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道光帝因恬嫔和皇后曾请求其位下因病出宫女子复入宫明降谕旨，道光帝谕“从前恬嫔下曾有一女子因病出宫，并奏请病好仍着进宫。近又有皇后下女子一人因病出宫。经皇后面奏，此女子进宫八年，甚属得力，俟病好仍着进宫，均经允准。”²恬嫔和皇后不惜为其下的一个宫女奏请道光帝，足见二人与此两名宫女的关系很融洽。原因不外乎如下两个方面：一则宫女伺候主子得力，受到赏识，如，皇后位下的宫女入宫跟随皇后八年，皇后的脾性与生活习性，宫女都摸得一清二楚，照顾皇后自然比较周到，同时亦会为皇后出谋划策，成为皇后的心腹；另一方面，当然不排除二人相处日久生情，尽管这种感情很复杂。

总之，道光帝皇后³、恬嫔为宫女复入宫奏请道光帝，当为后妃与宫女关系融洽的典型例证。另外，需要一提的是，后妃位下的宫女不乏晋封后妃者，本文后有述及，此不赘述。

4.4.2 宫女与宫女的关系

（1）宫女与老宫女（姑姑）的关系

前面提及，姑姑管教宫女，有责罚之权。姑姑在教新宫女时也很严苛，不少宫女因不堪责打而自寻短见。

¹ 档号 05-0751-002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翊坤宫交出女子情形事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²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217，道光十二年壬辰八月丁丑。

³ 此位皇后系道光帝孝慎皇后。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六日，承乾宫那答应位下女子五姐受伤投井身死，“仰面面色微赤，两眼紧闭。”根据验伤报告来看，该女子“委系身带木伤水淹身死”。¹由此可见，五姐在投井之前，曾挨过打，身受重伤，可能气性过大，难以忍受故而寻了短见。但是本案中始终没有提及到底是谁打的五姐，总管太监、同伴宫女、抑或那答应？“十六日巳刻，那答应令女子九姐寻找五姐，”其时发现五姐投井身死，而十七日，在调查该案时，九姐已为“业经放出之女子”。可以说，五姐之死源于挨打，如果九姐与五姐挨打无关，九姐缘何于五姐自杀次日既已放出？应当说，九姐与责打五姐有关，如此，其当是姑姑的身份。

本次案件系女子挨打后自行寻短见自杀，并非主位责打致死，所以乾隆帝并未对那答应进行处罚，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关于案件的审理情况具折奏闻，交奏事太监王进福转奏。奉旨知道了。²花季少女五姐就这样结束了十七年的生命历程。

时隔十六年，嘉庆九年三月十八日，寿康宫女子一名落井淹毙，“当即率领人役送出神武门，速传稳婆相验，并将敬事房交出该宫女子一名、太监二名，立即交慎刑司先将太监严讯，其女子一名，照例令妇人看守，俟奉有谕旨，再行讯明，确供另行具奏。”³此案奉旨交与内务府慎刑司办理。⁴经过调查，三月十九日，总管内务府将本案案情具奏，死者系寿康宫女子平安，根据全喜口供，平安进宫后，由全喜教其做活，但该女很笨，屡拆屡做，老挨打，十七日，全喜打了他两个嘴巴，晚间还照常吃饭，但十八日一早起来，到处找不到人影，后在井内找着捞出擗救不活。平安系自己投井身死。⁵慎刑司司员带领吏作稳婆查验，“委系带伤后投井身死。”⁶

根据全喜的口供，其仅用鸡毛担子把在平安左胳膊上抽了几下，与“左臂膊近下青赤伤一处，系木器伤”相合。但全喜声称其仅“在他（指平安）右胳膊

¹ 档号 05-0412-07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遵旨验得承乾宫女子五姐受伤投井身死情形事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² 档号 05-0412-07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遵旨验得承乾宫女子五姐受伤投井身死情形事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³ 档号 05-0508-07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康宫女子落井淹死事 嘉庆九年三月十八日。

⁴ 档号 05-0508-07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康宫女子落井淹死事 嘉庆九年三月十八日。

⁵ 档号 05-0508-09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康宫女子带伤投井身死审明治罪事 嘉庆九年三月十九日。

⁶ 档号 05-0508-09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康宫女子带伤投井身死审明治罪事 嘉庆九年三月十九日。

膊上拧了两把”，与所验“右胳膊连合面青赤伤一处，系重叠木器伤”不和。如此，平安右胳膊所受的伤远非是被拧了两把，而是两次或者多次被用木器打过。换言之，要么全喜口供不实，其责打平安并非像其所说那么简单，要么平安还受过他人的责打。总之，平安因受不住责打，带伤轻生。而直接导火线就是全喜于十七日“又打了他两个嘴巴”，所以这事与全喜有着极大瓜葛。后，全喜“交总管太监折责四十板，以昭惩戒，自行逐出，交伊家属领回。”¹全喜系十四岁上进宫当差，嘉庆八年时年二十四岁，本已到领赏出宫的年龄，但终因责打平安致使平安自杀而丧失了体面出宫的机会。此外，寿康宫太监亦受相应惩罚。²

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三日，承乾宫女子二姐自缢身死，该女子虽系自杀，但其之前曾屡遭大女子责打，“大女子翠燕因他做活不好，也打过他几次手心来著（即着）。”而二姐自杀的导火线则是“十三日晚间，又因偷吃菜蔬，经翠燕打了他两掌，不知他如何就自寻短见。想是他怕次日受责，是有的。实无别的情事。”

鉴于二姐自杀，其父“披甲人舒成，虽年逾六十，老病相兼，亦应革去披甲钱粮，即行照例发遣。”³对于二姐之死，翠燕起到导火线的作用，其与全喜不同，“自应于威逼人致死律量，从未减拟。请将女子翠燕照杖六十例，折责二十板，交总管太监由内责处，以示儆戒。”⁴

道光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咸福宫琳贵人下交出因笨出宫之官女子大妞一名，“本月初十日因将饭碗一个砸破，并将花针踏坏，今早用裁衣尺责打手掌数板，即时交出。”⁵经查验，“该女子面上左边有青肿一块，据称系前因学做活计粗笨，经本宫女子用裁衣尺并拳责打的，他处无伤。”⁶责打大妞的本宫女子亦应是负责教习大妞的大女子。

¹ 档号 05-0508-09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康宫女子带伤投井身死申明治罪事 嘉庆九年三月十九日。

² 档号 05-0508-09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康宫女子带伤投井身死申明治罪事 嘉庆九年三月十九日。

³ 档号 05-0683-054 奏折 总管内务府（慎刑司） 奏为官女子二姐在园内自缢身死申明治罪事 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六日。

⁴ 档号 05-0683-054 奏折 总管内务府（慎刑司） 奏为官女子二姐在园内自缢身死申明治罪事 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六日。

⁵ 档号 05-0708-030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咸福宫交出女子情形事 道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

⁶ 档号 05-0708-030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咸福宫交出女子情形事 道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

全喜与翠燕均是主位下的大女子，负责教习新进女子，但其教导往往以打为主，致使女子难以忍受遽而轻生，更有甚者将女子责处致死。

嘉庆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圆明园总管太监吕进忠交出女子一名，该“女子气闭神昏，不省人事，旋即身故。询，系因被同伴女子责打所致。”¹随即“奉旨将女子永安由内交出，交慎刑司审办，定拟具奏。”²永安因玉蓉倔强不服教管更加拼命责打玉蓉，说明永安系管教玉蓉之大女子。而作为大女子的永安却因玉蓉“不工针织”，“用支窗木棍责打玉蓉背膀腰腿等处”，随后又“用铁通条向玉蓉背后、浑身上下乱殴”，最终致使其毙命。

永安为其盛气凌人付出了代价，“恃其年长，欺凌幼稚，敢于园庭禁地用木棍铁通条将玉蓉毒殴，遍体重伤，旋即因伤毙命。虽非有心致死，然残忍已极，即属目无法纪，除将凶器木棍铁通条照例贮库外，应将该犯核其情罪定拟。……应请将女子永安比照凡太监在紫禁城内持金刃自伤者，斩立决例，拟斩立决。以昭警戒。”³而嘉庆帝又将其刑罚加重，不但斩立决，而且于刑前先重责二十板，“奉旨女子永安胆敢于园庭禁地将同伴女子玉蓉殴毙，实属目无法纪，着即处斩，于刑前重责二十板。”⁴

如上所提多为姑姑在教习新宫女活计时，动辄打罚，致使挨打者不堪责打自寻短见，甚至出现责打致死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她们是头，为后妃等人服务，站在后妃的立场上；而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又与新女子处于同一战线，姑姑之教导是否得力与其自身有着密切关系。如咸丰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寿康宫佳嫔位下女子二名同日退出宫去，奉朱批今日寿康宫佳嫔下女子二名同日退出宫去，殊属可疑，其中必有别情，断非因笨。著裕等督饬司员认真讯究，务令尽吐实情，不准隐讳，所说若何可密封具奏。⁵

¹ 档号 05-0600-014 奏底 总管内务府 奏为圆明园总管太监交出女子一名身故系同伴好贵打之故事 嘉庆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按：原题错，好贵当为女子责。）

² 档号 05-0600-014 奏底 总管内务府 奏为圆明园总管太监交出女子一名身故系同伴好贵打之故事 嘉庆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按：原题名错，好贵当为女子责。）

³ 档号 05-0599-046 奏折 总管内务府（慎刑司） 奏为女子永安殴毙同伴女子玉蓉审明治罪事 嘉庆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

⁴ 档号 05-0599-046 奏折 总管内务府（慎刑司） 奏为女子永安殴毙同伴女子玉蓉审明治罪事 嘉庆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

⁵ 档号 05-0789-01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交出女子讯无别情事 咸丰七年正月二十八日。

档号 04-01-14-0067-063 奏折 奏为遵旨讯究寿康宫同日交出佳嫔下女子进如及进意委系因笨并无别情事咸丰七年正月二十八日。

经查验，进如即大妞年十六岁，进意即四妞年十五岁，均于咸丰六年三月初七日进宫，同在佳嫔位下当差，且同分在大女子素燕名下学习活计。“进如系左手做活，总学不会，教我（指进如）做粗笨活计时常失手砸坏家伙，打过二十板，也打过手筒，并没拿别的东西打过，至腊月初间我们主子怕我砸坏家伙教我上殿时在旁站立不准多手，正月十九日我在后殿，又将盛蜜供的瓷罐砸破了，打过二十板子。”进意“在家并没做过细活，总学不会，教我做粗重活计，又因我太不小心时常失手砸碎家伙，浆洗衣服也不干净，打过二十板，也打过手筒。……至本年正月间就不准我上殿伺候差使。”佳嫔认为进如与进意无法教习，“是再教不出来的了”，将二人于二十六日交出。¹

而负责教习进如与进意的素燕也受到连累，“至二十五日，我们主子（指佳嫔）因大女子素燕教导四妞总学不会，将素燕打了十板。”²素燕，作为负责教习活计的大女子，因未能使手下女子学会活计而一同受责。

姑姑亦可能会替宫女讲话，如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翊坤宫女子安庆、伶安、伶顺三名被同时交出。安庆，“年十九岁，于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六日进宫在祥贵人位下当差，自进宫后，偶有小过，亦常责打”；伶安年十九岁，伶顺年十八岁，二人“均于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进宫当差”，因“素日拙笨，时常受责”。³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因伶安、伶顺拙笨懒惰，祥贵人令女子安庆管教二人，安庆替二人分辩，言语冒撞，祥贵人要将三人一同责打。三人因怕责打，一时糊涂，从本宫跑喊出来，被人拦阻。因此受责三十板交出。⁴

三人年纪虽一般大，但安庆比伶安、伶顺早进宫三年，其在祥贵人位下已有六年零九个半月的时间，已算宫内老一代的宫女。况且，祥贵人选择安庆管教伶安和伶顺，也从侧面说明安庆地位或者级别稍高于二人，应该是姑姑一级的人物。安庆平日是否对伶安、伶顺等人发号施令，我们已无法知道，但当祥

¹ 档号 05-0789-01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交出女子讯无别情事 咸丰七年正月二十八日。

档号 04-01-14-0067-063 奏为遵旨讯究寿康宫同日交出佳嫔下女子进如及进意委系因笨并无别情事 咸丰七年正月二十八日。

² 档号 05-0789-01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交出女子讯无别情事 咸丰七年正月二十八日。

档号 04-01-14-0067-063 奏为遵旨讯究寿康宫同日交出佳嫔下女子进如及进意委系因笨并无别情事 咸丰七年正月二十八日。

³ 档号 05-0751-002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翊坤宫交出女子情形事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⁴ 档号 05-0751-002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翊坤宫交出女子情形事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贵人命令安庆管教伶安、伶顺时，安庆却为二人向祥贵人分辩，并出现言语冒撞的情形。

如上所提，安庆入宫后亦经常因小过受责打，鉴于此，安庆应当深知宫女之不易，所以才会为二人分辩。如果此案千真万确，没有丝毫猫腻，这不能不说明安庆充当了“保护人”的作用。

姑姑有时亦会庇护自己手下的宫女，颇有护犊情深的味道，如道光三年翊坤宫发生一出女子吵架案：得喜与得寿系同年同月同日（道光二年九月间，具体日子不清楚）进宫，时年十六岁。入宫后，得喜拜全福为姑姑，跟随全福学习活计。得喜与得寿入宫后就时常口角。

道光三年四月间，得寿与得喜再次口角，恰被得喜的姑姑全福听到。全福偏向得喜，偏打得寿，并其交孙总管将得寿打了一顿。¹本案下文将具体谈及，但就此来看，平日，全福未必不对得喜进行处罚和责打，但遇到得喜与她人发生争吵，全福很自然地偏袒了得喜。这不能不说姑姑起到了保护人的作用。

总而言之，姑姑是宫女不可忽视的人，一则关系着新宫女的前途，二则可以充当宫女的保护人，在身无亲人的陌生环境里，若有人能关切保护自己，这还是很重要的。

（2）宫女与同伴宫女的关系

宫女虽同在深宫，同为宫女，但因各种因素，如脾气、性情、习惯等各不相同，宫女间亦存在矛盾，吵架斗嘴之事层出不穷。

道光三年四月初九日，“乾清宫总管具奏翊坤宫官女子得喜、得寿因无规矩退出宫去。”但道光帝“因思二人同时退出，甚觉含混，必有别情。因命总管内务府大臣广泰、恩铭详细究问。”²此案缘起甚是简单，就是宫女间的一起吵架斗嘴案。

得喜是正黄旗文兴佐领下已故披甲人德茂之女³，得寿是正黄旗文兴佐领下养育兵八十儿之女⁴，道光二年九月间，二人同日进宫，均时年十六岁。道光三年得喜与得寿年已十七岁。

全福“年十九岁”，虽仅年长得喜与得寿两岁，但其“在内当差九年，新

¹ 档号 05—0624—096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得寿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² 档号 05—0624—090 上谕 著将口角之女子审明治罪事上谕 道光三年四月初九日。

³ 档号 05—0624—097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得喜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⁴ 档号 05—0624—096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得寿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进来女子得喜现随我学习活计。”¹即，得喜进宫后，拜全福为姑姑，跟随全福学习礼仪规矩和活计。

道光三年四月初六日晚间，得寿叫得喜当差，得喜疑是假话，不信，说得寿撒谎；²得寿不甘示弱，因得喜“目力不济，就骂他（指得喜）是瞎老婆，并骂他姑姑全福也是老婆，他不依，回骂了我（指得寿）几句，就各自散了。”³

事若至此也无大瓜葛。但“到了第二日六下钟时，我（指得喜）见得寿在下房吃粥，我即向伊辩论，我因他骂我是瞎老婆，并骂我姑姑也是老婆，一时气急，并编造不逊之言讹他，不期被我姑姑全福听见，就打了得寿两个嘴巴。”⁴

但得寿性情刚倔，“我（指得寿）因他姑姑偏打了我，我不服。又顶撞了几句。”对此，全福不能容忍，“就把我（指得寿）拉至殿上后交孙总管打了我一顿。”初十日，得寿与得喜被同时交出。

得寿与得喜入宫后即经常口角，此次二人又因故起争端，得寿“骂得喜并骂全福是有的，并未敢有不逊之言。”⁵得喜在争辩的过程中，“一时气急，并编造不逊之言讹他”⁶，此事得喜“并未向全福告知”，但被“全福隔窗听见”。

而全福“本月初六日晚间，我由殿上下来，隔窗听见得喜、得寿二人在屋内拌嘴，我又听有不逊之言，心疑必是得寿。”⁸全福未经询问调查事情的缘起，主观臆断，认为是得寿口出不逊之言，而“将得寿打了两个嘴巴，随后拉至殿上后交孙总管将得寿打了一顿。”⁹得喜跟随全福学习活计，在某种程度上，全福有偏向得喜之意，其不分青红皂白，未分辨不逊之言的来历，先动手打人，并交与总管太监打人，其将得寿交与总管太监管教，肯定要有借口，而这借口就是得寿口出不逊之言，但得寿“实未敢出向上干犯之言”，全福如此不辨是

¹ 档号 05—0624—098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全福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² 档号 05—0624—096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得寿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档号 05—0624—097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得喜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³ 档号 05—0624—096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得寿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⁴ 档号 05—0624—097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得喜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⁵ 档号 05—0624—096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得寿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⁶ 档号 05—0624—097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得喜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⁷ 档号 05—0624—097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得喜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⁸ 档号 05—0624—098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全福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⁹ 档号 05—0624—098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全福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非，实有“辄逞刁恶，捏砌不法虚词，妄行上控”之恶习。¹

经三人对质，全福“方知是得喜捏造诬赖得寿的。我（指全福）一时未能分晰清楚。”²全福“无可抵赖，自认诬告，是实。”幸亏此案并无不逊之言，若有此案要严重得多，“若论以服役内廷，目无王法，妄出恶言，应得何罪。今审明，均系虚诬，若科以反坐之条则，全福又应得何罪。”³

道光帝认为，“此事起于微末，不值一办，至女子等彼此口角，尤属事所常有，何关紧要？”⁴换言之，宫内此等宫女间彼此口角的事当数不胜数，连皇帝心内亦明晰。本案如果只是涉及宫女口角问题的话，也会简单一些，但得喜编造不逊之言讹诈得寿，而且其姑姑全福参与了本案。与得寿得喜相比，全福的地位要稍高于二人，而且全福未辨是非，使出刁蛮之态，先责打得寿，又将此事控诉于总管太监。“然凡事莫不因小成大，其中甚有可恶之处，若不稍加薄惩，如此下谗上暴，肆无忌惮，将何所不至耶？”⁵于是，道光帝发布最高指示：“所有翊坤宫女子二人即著内务府传唤该二人家中领去，全福著内务府大臣当堂重责六十板，令舒明阿领去，此系从轻办理，姑免深究。”⁶同时亦规定总管太监、首领太监等要严格办事。⁷

然而，此类宫女吵斗的事情层出不穷。如前面提到的钟粹宫皇贵妃位两名宫女口角，二姐误将秀凤脸上抓伤。宫女间口角的事情看来是无法禁止的，只要无伤大雅，皇帝与后妃等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随便。二姐之所以被交出，关键原因可能是将秀凤脸抓伤，这种伤在明面的事情，后妃等人可能无法坐视不见，故而将二姐交出，理由就是“不谙规矩”。

宫女与老宫女姑姑之间的关系甚为复杂，而宫女与同伴宫女之间，因各有性格，亦非都能和睦相处，虽然宫内禁止口角，然而口角之事屡见不鲜。

4.4.3 宫女与太监的关系

1. 宫女与太监认亲戚

¹ 档号 05-0624-090 上谕 著将口角之女子审明治罪事上谕 道光三年四月初九日。

² 档号 05-0624-098 供单 总管内务府 呈口角女子全福口供供单 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

³ 档号 05-0624-090 上谕 著将口角之女子审明治罪事上谕 道光三年四月初九日。

⁴ 档号 05-0624-090 上谕 著将口角之女子审明治罪事上谕 道光三年四月初九日。

⁵ 档号 05-0624-090 上谕 著将口角之女子审明治罪事上谕 道光三年四月初九日。

⁶ 档号 05-0624-090 上谕 著将口角之女子审明治罪事上谕 道光三年四月初九日。

⁷ 档号 05-0624-090 上谕 著将口角之女子审明治罪事上谕 道光三年四月初九日。

小小女子只身进宫，形单影只，无依无靠。入宫之后，虽立即就有各自的姑姑，但姑姑能力有限，清代，宫女不能与外界交往，没有干涉外面的能力，比如不可能出宫给宫女的家人报个平安信之类，其受宠也只是与主子的关系较大，其红人派头只能在宫内施展，而无力在宫外施展。总之，宫女能力有限，能帮助宫女的方面较少。而太监就不一样，清代禁止太监干政，太监干政者少，但后宫的事务大多还要依靠太监，如定期修理门窗等，都要由太监带领进入，而太监也有机会外出，可以给宫女的家人带个信，带点东西之类。与女子切身相关的是，在后妃的授权下，总管太监、首领太监对宫女有一定的责罚权。

宫女入宫之初人地生疏，一切都需谨慎行事，如果结识一个地位较高或者人品不错的太监作为靠山，其在宫内的日子相对好过一点，这些通常都会由姑姑物色安排，因此事有着切身的好处，所以宫女认太监为义父、认兄弟姊妹之事层出不穷。

康熙帝时已经意识到宫女与太监之间存在着互认亲戚的关系，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康熙帝谕令“近来太监不守规矩，与各宫内女子认亲戚叔伯姊妹，往来结识，断不可。太监等在内廷当差，女子等在内宫答应，各有内外。嗣后务当断绝交结。如仍不能断绝，总管与本宫首领即行置之重典。自降旨后，若经察出，奏不奏，亦任尔等。朕自有处置。”¹康熙帝注意到宫女与太监认亲戚叔伯姊妹的现象，并严格禁止。

鉴于清代宫女、太监职责内外有别，由此，康熙帝坚决杜绝宫女与太监互相交结，并规定如有违反定有严惩。

为杜绝宫女与太监交往，清宫对太监与宫女的日常行为有着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各宫女子不许与太监等认为亲戚，非奉本主使令，不许擅相交语并嬉笑喧哗。²而在走路时，宫殿监等处太监行路，或遇各宫女子者，皆让女子走过再行，不许掺杂争路。³但这些措施并未完全禁止住太监与宫女之间认亲戚。

咸丰五年，咸丰帝重申：“各宫女子与太监原不应互认亲戚，从前康熙年

¹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28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卷1，第1—2页，《训谕》。

²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28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卷2，第84页，《宫规》。

³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280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卷2，第84页，《宫规》。

间已曾奉有圣训现时仍不免有此贱习，更宜即行禁止。以后六宫女子，如再有呼本宫太监为伯叔兄弟者，除将该女子痛惩逐出，并将伊之家属发新疆；太监应如何治罪，朕自有权衡。若辈之头颅能自保乎？”¹

康熙四十四年至咸丰五年，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太监与宫女认亲戚之事屡禁不止，这与宫女在宫内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宫女多半家事寒微，无后台可依靠，宫内只身一人万事不便，有个人照应总归是好事，宫女需要实力派太监的庇护，而太监亦须仰仗宫女，尤其是后妃面前得宠得宫女，所以大家不惜抗旨不遵，或者避过风头后仍我行我素。

尽管咸丰帝的规定极为严苛，清末，太监宫女认亲戚仍大有人在。如慈禧太后的梳头太监刘太监，为人和气，其人品品质较好，何荣儿有幸认刘太监为义父。二人相处，何荣儿待之以礼，对其敬重有加，梳头刘亦慈爱可亲。对于冰冷的深宫来说，这也是一幅父慈女孝的暖人画卷。

即便太监与宫女不能培养如此深厚的感情，找个太监作依靠对宫女也有益处。如太监可帮忙从外面带点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帮忙看顾一下家人，互传个平安信，帮助安排与家人见个面，等等。女子们鞭长莫及之事都可以请太监义父帮忙。如有幸遇到心性好，脾气好的太监作义父，女子会受益无穷。

但若遇人不淑，则又遗患无穷。如孟二姐曾因其义父太监赵进忠偷窃吉祥房官女子衣服受到牵连。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吉祥房的衣服被盗。事情起因在于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孟二姐年满即将出宫，当年五六月间太监赵进忠向孟二姐挑拨是非说其亲生父母俱已过世，只有哥哥和叔父，如其出宫时将所有银两及衣物带出，会被叔父和兄长变卖，不如暂时交给赵进忠保管为妥，日后再陆续拿去穿。受此蛊惑，孟二姐遂将银钱等物俱交与太监赵进忠。但赵进忠意图不良，遂即将孟二姐衣服变卖。到十月间，天气日渐变冷，孟二姐屡次索要衣物不得，至十一月初十间，孟二姐再次向赵进忠索要衣服，赵进忠心生偷窃之意，遂将杨姐儿的衣服偷来送与孟二姐。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孟二姐年满，其叔父孟八格将其接回家中。

一年后案发。经过审查，事情水落石出，太监赵进忠照偷窃公主府内物件太监姜喜之例，即行杖毙。孟二姐明知衣物为偷窃所得，但并未举报，并且分

¹ 内务府辑：《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印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 621 册，第 220—221 页。

受赃物，“赵进忠所偷杨妞儿衣服约估银六十三两零，应将女子孟二姐照窃盗窝主分赃而不行，减造意一等，仍为从论律并赃减一等，杖六十，徙一年，虽遇热审不准减等系妇人折责四十板余罪照例收赎。”¹而孟二姐亦需赔偿杨妞儿之损失，赵进忠归还诓骗孟二姐的衣服银两。²

孟二姐听信其太监赵进忠的蛊惑，遂将银两衣物交与赵进忠保管，但赵进忠贪图财物，将之变卖，后因孟二姐索要甚急，遂偷窃别人之物赠与孟二姐。案发孟二姐受到牵连，一同被罚。太监本是个复杂的群体，如果说，何荣儿是幸运的，那么，孟二姐则是不幸的。

2. 宫女与太监相好

宫女除与太监认亲戚外，宫女与太监还可能存在另外一种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源于后宫不合理的婚媾制度。

历朝皇宫深院，不但后妃数量众多，服役宫廷的女子人数亦可观，她们一方面是后宫的使女，另一方面又随时可能承载皇帝的宠幸，晋封为后妃，她们是后妃的备选人员。但是，作为后宫里唯一的男性，皇帝无法有效的处理一男对多女的关系，后宫矛盾重重：后妃承恩雨露不均，为争荣夺宠，勾心斗角，无所不为；宫女更是寂寞红颜空对月，任岁月老去，既无缘皇恩雨露，便思寻常百姓之生活，无奈身处禁地，此亦空想。

与此同时，后宫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庞大群体——太监，其职责就是服务后宫。为保持后宫整肃及血统纯正，统治者不惜采取残忍措施对大量男性实行宫刑，以去其势而去其欲。但是太监虽经宫刑，欲望仍在，虽不能行夫妻之实，但亦有渴望，不亚常人。两大群体有着相同的愿望，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渴望家的温暖，于是，太监与宫女之间、宫女与宫女之间便自结为“夫妇”，从而衍生出一种畸形的性爱 and 情爱的生活方式。此种现象，后宫常存，自古有之。

关于宫女间互结夫妻，见于史料的最早记载是汉代，汉成帝专宠皇后赵飞燕和昭仪赵成德，二人虽专宠但无生育，为维持地位，二人擅杀后宫有孕女子，曹宫为其一。曹宫为奴婢曹晓之女，后成为中宫史，因“通诗，授皇后”。后

¹ 档号 05—0113—053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太监赵进忠等偷盗言祥房官女子衣服等治罪事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初十日。（按：原题名内言祥房当为吉祥房。）

² 档号 05—0113—053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太监赵进忠等偷盗言祥房官女子衣服等治罪事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初十日。（按：原题名内言祥房当为吉祥房。）

被汉成帝临幸有孕。临幸前，房与宫对食。关于对食，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宫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甚相妒忌也。”¹

此后，由宫女结为夫妻渐发展到宫女与太监互结夫妻。自此至明代，此类记载屡见史籍及笔记。朱元璋时严禁太监娶妻，但英宗时太监即违禁娶妻，后，太监娶妻，太监与宫女结为配偶成为风气。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今中贵授室者甚众，亦有与娼妇交好，因而娶妇者。至于配耦宫人，则无人不然。凡宫人市一盐蔬，博一线帛，无不藉手。苟久而无匹，则女伴俱姗笑之，以为弃物。当其讲好，亦有媒妁为之作合。盖多先缔结，而后评议者，所费亦不貲。然皆宫掖之中，怨旷无聊，解馋止渴，出此下策耳……按宫女配合，起于汉之对食，犹之今菜户也。”²

清代对太监和女子要求甚严，不许两者互认亲戚，不许太监与女子嬉笑言，但这并未阻碍太监与女子私下的密切交往。如前文提到的女子认太监为义父，而宫女与太监相好之事，亦不绝于耳，官方记载中也不乏此方面的案件。

如乾隆十六年，赵国宝与女子五妞相好反目成仇，女子五妞半夜越墙至赵国宝屋内抹脖。³官女子五妞进宫时年仅十三岁，太监赵国宝已三十一岁，入宫已有二十二年之久。调查时，赵国宝称“官女子五妞我们相好，替我浆洗衣服袜子等物，是有的。事后因口角就不相好了。”⁴

但五妞并不承认与赵国宝相好，“与赵国宝原无甚好处，他不过不折磨我，他的衣服等物原叫官女子巴彦珠替他浆洗，至巴彦珠年满出宫后，他就叫我给他浆洗衣服、袜子、脚布、裤子等物。”⁵

从巴彦珠与五妞为赵国宝所做的事情来看，其二人当与赵国宝为相好的关系，赵国宝原与官女子巴彦珠相好，一切衣物由巴彦珠负责浆洗。值五妞进宫之初，赵国宝尚无折磨五妞之举，目的在于培养关系，发展五妞为其新的相好

¹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97下，《外戚传下·孝成赵皇后》，第3990-3992页。

按：汉武帝时，陈皇后宠衰，使女巫着男子衣冠帻带，与后寝居，相爱若夫妇。上闻穷治，谓女而男淫，废后处长门宫。

²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6，第158页，《内监·对食》。

³ 档号 05-0117-02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宁寿宫官女子五妞在太监赵国宝屋内自行抹脖将赵国宝发往黑龙江事 乾隆十六年十月初二日

⁴ 档号 05-0117-02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宁寿宫官女子五妞在太监赵国宝屋内自行抹脖将赵国宝发往黑龙江事 乾隆十六年十月初二日

⁵ 档号 05-0117-02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宁寿宫官女子五妞在太监赵国宝屋内自行抹脖将赵国宝发往黑龙江事 乾隆十六年十月初二日

对象，俟巴彥珠一出宫，浆洗衣物一事便落在五姐身上。赵国宝亦开始对其百般折磨，“我若稍有不是，他就骂我，他时常还骂着说你若在宫内我就不在里头，我若在内里，你也别在宫内。”¹两人后因口角失和，赵国宝在主子前诬告五姐偷窃、咒人，五姐惧怕被撵出宫，遂半夜扒墙到赵国宝屋内自杀未成。

除总管太监首领太监等人相应治罪外，太监赵国宝著发往黑龙江赏与披甲人为奴，官女子五姐不必发往锦州配给壮丁为妻，著交东长房给与老病女子等使唤，分例等项不必赏给。永不许出宫。²

上提案件，赵国宝坦诚其与五姐的相好关系，尽管五姐绝口不提其与赵国宝相好，但从其所做的事情来看，二者当有相好的成分。

宫女与太监相好，应有宫女寻找寄托的成分，但其并非会因此而幸福。太监身受宫刑，人性扭曲，其在对待男女关系上有着变态之取向，与之搭伙的女子往往要遭受太监的各种形式的凌虐。宫女的生活并不会因为有了太监做伴而幸福，相反，只能更加痛苦。

4.5 清代宫女的结局

4.5.1 宫女的出宫年龄

与前代不同，清代宫女并非终身制，而是采取服役的方式，即通过挑选秀女的方式采选女子入宫服役，达到规定的出宫年龄就可出宫婚配，较之前代，宫女不必孤凄终老，相对人性化。

清代宫女出宫的年龄有所变化，“康熙十六年奏准，凡宫女年三十以上者，遣出令其父母择配，续选年幼女子充补。”³康熙十六年前，关于宫女出宫的具体年龄，史料并无记载，康熙十六年规定宫女三十岁出宫，在之后的四十四年里一直延续这一规定，但宫女三十岁出宫后择配成为一大难题。

¹ 档号 05-0117-02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宁寿宫官女子五姐在太监赵国宝屋内自行抹脖将赵国宝发往黑龙江事 乾隆十六年十月初二日。

² 晚清，后宫有部分专门的绣女，即绣工，长于女工，住在颐和园排云殿以西的几排房子里，因不能及时出宫婚嫁，便与太监搭伙过日子，居住地点在颐和园后山的苏州街。

³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 1218，第 814 册，第 720 页，《内务府·杂例·选宫女》。

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说，宫女三十岁出宫回家婚配比终老宫廷更为人道，但鉴于实际考虑，宫女三十岁出宫，同龄男子当已娶妻生子，或者说高不成低不就，婚嫁存在一定问题；另外，其生存亦存在一定困难，一介女流，手无缚鸡之力，甚至可能无一技之长，出宫时兄弟姐妹当已各自成家立业，绝大多数人可能只能维持自己的温饱，甚至连自己的温饱都无力维持，更别提照顾大龄的姐妹。即使宫女在宫内多年手头有一定积蓄，这些钱财也不能维持多久，各种人情世故非钱财不能运转，若遇家门不幸有游手好闲之兄弟，钱财消败的更快。

不知统治者自身是否意识到宫女三十岁出宫存在很多问题，总之，雍正帝即位之初即降旨缩短宫女在宫内的服役年限，“雍正元年奉旨宫女年至二十五岁，令其出宫。”¹此后，雍正帝在位时，再次对宫女的出宫问题施以恩典，“凡进宫女子过五年者，俱蒙圣恩，令其出宫聘嫁。”²宫女大多十三四岁入宫，五年后出宫，其年龄亦不过十八、九岁，其此时出宫婚嫁当还比较容易，故，雍正帝的做法还是比较体贴民情的。

基于雍正帝的恩典，宫女入宫五年即出宫婚嫁，所以宫内出现“现今女子内至二十四岁者，即系年长之女子”³的情况。吴振械《养吉斋丛录》记“近制，十五岁预挑，五年即放还择配。”⁴如是，宫女在宫内的时间更为缩短。缩短女子在宫内的服役时间，有利于女子出宫后及时婚嫁，从统治者的意愿来说，其初衷应是好的。另外，对宫内实际财政状况而言，亦不无好处，这也减少了一笔庞大的开支。

4.5.2 清代宫女的结局

4.5.2.1 宫女服役年满出宫婚嫁

宫女服役年满后出宫婚嫁，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回家由父母亲戚等做主婚嫁，如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孟二妞年满出宫，其父母俱已亡故，其

¹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1218，第814册，第720页，《内务府·杂例·选宫女》。

² 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故宫博物院1937年版，《庄亲王为赏给吉兰泰等妻室分别查明出宫女子请旨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³ 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故宫博物院1937年版，《庄亲王为赏给吉兰泰等妻室分别查明出宫女子请旨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⁴ 吴振械撰：《养吉斋丛录》，童正伦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卷25，第321页。

叔父孟八格系正白旗内府明福管领下广储司磁器库委署催总，孟二妞出宫后由孟八格接到家中，于乾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给与正黄旗内府海德管领下护军二格为妻。¹

另一种则由皇帝等人做主指婚。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八日，“镶白旗蒙古都统将应袭佐领之七十带领引见。奉旨七十着授为佐领，交与庄亲王照从前赏给妻室之例，赏与七十妻室，此赏给之处着庄亲王具奏请旨。”²随后，庄亲王“将宫殿监督领侍苏培盛交出查旗人匹配之二坤造并七十年命交与钦天监择看，俱不相合。”³庄亲王随奏“上年二月同出宫尚未许聘之女子内原任员外郎佟保之女，年二十三岁，与七十年命相合。”⁴雍正帝批示“好”，允行此事。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宫内又交出两名女子，询查相应之人婚配。经查，有两名未婚男子，“正黄旗满洲都统泰毕图佐领下拜他拉布勒哈番查什年十九岁，镶蓝旗满洲都统佐领兼拜他拉布勒哈番又一拖沙拉哈番苏明阿年二十四岁，俱未说妻室。”⁵庄亲王随即将四人之年命“交与钦天监择看”，此次婚配较为顺利，“其二十一岁之坤造与查什之年命相合，其二十四岁之坤造与苏明阿之年命相合。”⁶庄亲王随即缮折具奏，雍正帝以“好”批示，认可此事，两名女子的婚姻就如此促成了。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委署领侍卫内大臣果亲公讷亲转传上谕，交与庄亲王，查一年岁长些女子赏给正白旗满洲都统步军校吉兰泰。此赏给之处着具奏请旨。”⁷经查，吉兰泰时年七十一岁。也许就是因为吉兰泰年龄较大，所以雍正帝才下令赏其一名年纪大些的女子。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庄亲王等覆奏：“上年出宫未经许聘之女子内至二十九岁者，即系年长之女子。”雍

¹ 档号 05-0113-053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太监赵进忠等偷盗言祥房官女子衣服等治罪事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初十日。（按：原题名言祥房当为吉祥房。）

² 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故宫博物院 1937 年版，《庄亲王为赏给吉兰泰等妻室分别查明出宫女子请旨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³ 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故宫博物院 1937 年版，《庄亲王为赏给吉兰泰等妻室分别查明出宫女子请旨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⁴ 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故宫博物院 1937 年版，《庄亲王为赏给吉兰泰等妻室分别查明出宫女子请旨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⁵ 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故宫博物院 1937 年版，《庄亲王为赏给吉兰泰等妻室分别查明出宫女子请旨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⁶ 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故宫博物院 1937 年版，《庄亲王为赏给吉兰泰等妻室分别查明出宫女子请旨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⁷ 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故宫博物院 1937 年版，《庄亲王为赏给吉兰泰等妻室分别查明出宫女子请旨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正帝仅以“知道了”作答，¹其究竟将哪一名女子赏与吉兰泰为妻，本折并无明确说法，依照雍正帝要找一名年纪较大些的女子的想法，其可能会选择年已二十九岁的女子赐予吉兰泰。

上文所提女子，既有已出宫女子，又有仍在宫内的女子。其中虽有皇帝的好意，但这些宫女更多的成为政治牺牲品。无论是尚在宫内的宫女，抑或已出宫尚未婚配的宫女，只要皇帝需要，随时可以拿来当作政治的工具。如，雍正帝降旨赏给年已七十的吉兰泰妻室，赏给刚刚授为佐领的七十妻室，所赏女子其实都充当了雍正帝笼络人心的政治工具。

上文提到雍正帝促成四桩婚事，无从得知佐领七十的年龄，亦无法知悉其与佟保的二十三岁女儿的年龄差距，这一对撇开不谈。而另外三对新人，如果说，二十一岁的宫女嫁与十九岁的查什、二十四岁的宫女嫁与二十四岁的苏明阿，这两对年龄尚且匹配，其婚后生活尚有可能幸福，而二十九岁之女子嫁与吉兰泰则属典型的老夫少妻，这种情况婚姻幸福的可能性值得质疑。显然，此二十九岁之女子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4.5.2.2 宫女未满年限出宫及原因

宫女入宫，满年限出宫各有一定赏赐。而不满年限出宫的女子亦为数不少。道光十九年七月以前，限于资料缺乏，未满年限出宫女子的情况尚不清楚。道光十九年七月初四日，道光帝谕令嗣后凡遇各宫未满年限交出女子，著总管内务府大臣，派员详细查验后，据实具奏。²此后，未满年限出宫女子的原因都要上报皇帝。

咸丰九年三月，咸丰帝谕令以后出宫女子如在内未经引看者，仍由内务府查验，专折具奏。³在未满年限出宫女子的奏折前面，这两句话必不可少，咸丰九年三月采取咸丰帝的新旨意，但咸丰帝去世后，此类奏折前又采用道光十九年的旨意。

¹ 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故宫博物院 1937 年版，《庄亲王为赏给吉兰泰等妻室分别查明出宫女子请旨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²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务府会计司则例》（等五种），《故宫珍本丛刊》，第 311 册，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卷 2，第 35 页。

³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务府会计司则例》（等五种），《故宫珍本丛刊》，第 311 册，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卷 2，第 41 页。

纵观道光十九年至光绪年间的此类奏折，未满年限就出宫的女子大致有四种原因：一是因病，二是因笨，三是因为违反规矩，四是各种原因病故，尸体送交各该家。

一、因笨出宫

同治年以前，出宫女子的原因比较具体清晰，若是因笨交出，一般会简单提及情由，如道光二十年四月初二日，咸福宫因笨出宫女子大妞一名，“于本年三月十六日进宫在彤贵妃下当差，并无过失亦未受过责打，但粗笨不能学做活计，为此交出。”¹

又，咸丰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寿康宫因笨出宫女子一名，“于本年二月十九日进宫，在皇贵太妃位下当差，因学习针织四月之久，并无成效，是以交出，未经受过责打。”²

因笨出宫女子的原因无非是粗笨，不会针织、砸破东西之类。诸如此类，大多会言及具体情由。当然，也有以“因病”或“因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的，同、光年间出宫的女子，奏折中多系如此，不知是略而不提，抑或有所隐讳，即可能有宫女家人串通关系，提前将宫女弄出宫。

二、因病出宫

同治年以前，如果因病出宫，也大多会写明病情及病状，如道光二十年二月，寿康宫交出女子一名，“据称年二十二岁，于道光十三年二月间进宫当差，素无过失上年染患癆症，时发时愈，近因不能扎挣当差，即时交出等语。现验得该女子面露病容，查其情形患病属实。”³

又，咸丰七年六月初五日，基化门出宫女子二妞一名，“于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进宫在玫嫔位下当差，素无过失，因患下痿之症，是以交出。……该女子患病属实，应即照例饬令该家属领去。”⁴

宫女因病出宫，种类较多，以下聊举数例。

1. 从五官来看，出宫女子不乏有因心口疼痛、头痛、头晕、眼疾、耳聋等

¹ 档号 05—0712—036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咸福宫交出女子大妞一名出宫情形事 道光二十年四月四日。

² 档号 05—0764—036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康宫钟粹宫交出女子因笨情形事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³ 档号 05—0711—039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寿康宫交出患病女子情形事 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⁴ 档号 05—0801—063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基化门交出女子因患下痿出宫事 咸丰九年七月初六日。

出宫者：

(1) 心口疼痛，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十日，延禧宫恬嫔位下一名女子因病出宫，该女子“本月初四日因心口疼痛延至初十日实不能扎挣当差，即时交出等语。”¹

(2) 患头痛之症，咸丰二年四月十八日，寿康宫皇贵太妃位下交出女子一名，“因患头痛之症，并无成效，是以交出。”²患头晕之症，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承乾宫佳贵人位下交出一名女子，“因患头晕之症，不能扎挣当差，是以交出。”³

(3) 患眼疾，咸丰四年二月初九日，钟粹宫皇后位下交出女子一名，“因患眼疾之症，是以交出。”⁴

(4) 患耳聋之症，咸丰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承乾宫玫常在位下交出女子一名，“因患耳聋之症，是以交出。”⁵

2. 从四肢来看，当时有因腿疾、长疮者出宫者：

(1) 患腿疾，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寿康宫交出因病出宫女子一名，“因染患腿疾，不能扎挣当差，即时交出。”⁶患下痿之症，咸丰九年七月初五日，玫嫔位下女子“因患下痿之症，是以交出。”⁷

(2) 患疮疖之症，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储秀宫伊贵人位下女子“因患疮疖之症交出”。⁸咸丰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寿中宫彤嫔位下女子因“患右足生疔之症，是以交出。”⁹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寿中宫尚常在位下女子一名，“因腿上生疮，是以交出。”¹⁰

3. 从五脏来看，因肝肺胃有病出宫者为数不少：

¹ 档号 05-0711-027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延禧宫交出因病官女子情形事 道光二十年二月十一日。

² 档号 05-0766-029 奏片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康宫寿中宫交出因笨女子情形事 咸丰二年四月十八日。

³ 档号 05-0720-086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佳贵人交出因病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十日。

⁴ 档号 05-0775-023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钟粹宫交出女子因病情形事 咸丰四年二月十一日。

⁵ 档号 05-0775-049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承乾宫交出女子因病情形事 咸丰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按：原题为二十四日，但应该为二十五日。）

⁶ 档号 05-0736-00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寿康宫交出因病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⁷ 档号 05-0801-063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基化门交出女子因患下痿出宫事 咸丰九年七月初六日。

⁸ 档号 05-0775-056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储秀宫交出女子因病情形事 咸丰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⁹ 档号 05-0787-030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中宫交出女子因病情形事 咸丰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¹⁰ 档号 05-0799-030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中宫交出女子因病情形事 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 染患肺热，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寿康宫交出女子一名，“上年染患肺热之症，时发时愈，近因不能扎挣当差，即时交出。”¹染患癆症，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寿康宫交出因病出宫女子一名，于“上年染患癆症，时发时愈，近因不能扎挣当差，即时交出等语。现验得该女子面露病容，查其情形患病属实。”²

(2) 患胃气疼痛之症，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寿康宫皇太后下交出女子一名，“因患胃气疼痛之症，不能扎挣当差，即时交出。”³

(3) 患吐血之症，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寿中宫如贵妃位下交出女子一名，“因患吐血之症，两肋疼痛，不能扎挣当差，即时交出。”⁴

(4) 患肝疯病症，咸丰三年五月十七日，承乾宫雲嫔位下交出女子一名，“实系因患肝疯病症，是以交出。”⁵患肝气之症，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储秀宫懿嫔位下女子一名，“现因患肝气之症，是以交出。”⁶患肝病之症，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寿中宫彤嫔位下女子一名，“因患肝病之症，是以交出。”⁷

4. 宫女亦可因染患时症出宫：如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寿康宫交出女子一名，“因染患时症，头目眩晕，周身疼痛，不能扎挣当差，即时交出。”⁸患伤寒之症，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三十日，延禧宫交出女子一名，“因患伤寒之症，近日不能扎挣当差，即时交出。”⁹患疟疾，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钟粹宫皇贵妃位下交出女子一名，“因患疟疾之症，不能扎挣当差，即时交出。”¹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五日，钟粹宫皇贵妃位下交出因病出宫女子一名，该女子“实

¹ 档号 05-0724-017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寿康宫因病交出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² 档号 05-0711-039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寿康宫交出患病女子情形事 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³ 档号 05-0727-025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寿康宫交出因病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⁴ 档号 05-0735-065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寿中宫交出因病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

⁵ 档号 05-0770-060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承乾宫交出女子一名因病情形事 咸丰三年五月二十日。

⁶ 档号 05-0781-050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储秀宫交出女子因病情形事 咸丰五年二月十八日。

⁷ 档号 05-0800-00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中宫交出女子一名因病情形事 咸丰九年正月十二日。

⁸ 档号 05-0731-020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寿康宫交出因病宫女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初九日。

⁹ 档号 05-0734-073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延禧宫交出因病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二日。

¹⁰ 档号 05-0755-059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钟粹宫交出因病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日。

因暑风甚重”出宫。¹而咸丰五年六月十六日，寿二所李常在位下交出女子一名，“因患暑热之症，是以交出。”²

5. 染患癫痫疯之症亦是因病出宫的一大原因，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咸福宫成嫔位下交出女子一名，“因患癫痫疯之症，不能挣扎当差，即时交出等。”³咸丰三年四月十二日，储秀宫英嫔位下交出女子二姐一名，“因患羊癫痫病症交出”。⁴同治七年四月初八日，永和宫璫嫔位下女子因疯癫之症交出。⁵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后位下女子一名，因疯癫之症退出。”⁶

三、违反规矩

1. 因痰迷之症欲自缢，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十日，钟粹宫女子二姐一名，因不守王法，责八十板，退出宫去，令伊父母接出任其婚配。该女子“实系本月初十日因偶患痰迷之症，一时糊涂，在净房欲行自缢，即被同伴女子等看见。因此受责八十板交出。……该女子神色糊涂，似有痰迷之症。”⁷

2. 不谙规矩事，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钟粹宫因不谙规矩出宫女子一名，其“因与同伴女子秀凤口角，误将秀凤脸上抓伤，经皇贵妃令该宫首领太监责打八十板交出。”⁸

四、各种原因身死，尸体送交各家

宫内亦有为数不少的女子因各种原因，身死宫内，其身体送交各家。如，同治十年四月初一日，长春宫玫妃位下当差女子一名，“因病身故退出”，由该家属领去。⁹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寿东宫祺贵妃位下女子一名，“因病身故”，“苏拉将该女子尸身移出西华门外。”¹⁰光绪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寿头所瑜

¹ 档号 05-0719-07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钟粹宫交出因病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

² 档号 05-0783-047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寿二所交出女子因病情形事 咸丰五年六月十七日。

³ 档号 05-0758-00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咸福宫交出因病女子一名情形事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

⁴ 档号 05-0770-010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储秀宫因病出宫女子查验情形事 咸丰三年四月十四日。

⁵ 档号 05-0843-105 呈文 英俊 呈为查明储秀宫交出女子因疯癫之症事 同治七年四月初八日。

⁶ 档号 05-0878-065 呈报 会计司 笔帖式文辉 为敬事房接出皇后位下一名因疯癫之症退出系镶黄旗苏拉喜年之女现令退出事的堂报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⁷ 档号 05-0741-00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钟粹宫交出女子查验情形事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

⁸ 档号 05-0746-001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验钟粹宫交出女子情形事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⁹ 档号 05-0858-007 堂报 催长文陞 为敬事房接出女子为景禄之女因病退出事堂报 同治十年四月初一日。

¹⁰ 档号 05-0950-081 奏折 内务府 奏为寿东宫交出因病出宫女子一名事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妃位下退出女子一名，“因素有痰迷，于十六日夜间身入吉祥缸自尽。”¹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永和宫瑾妃位下女子一名“失脚落水身死”。²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钟粹宫皇后位下女子一名，“因失脚落井身故”，“苏拉将该女子移出西华门外”，由该家属领去。³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八日，储秀宫皇太后位下官女子一名，“因失足落河身死”。⁴

4.5.2.3 宫女晋封后妃

内务府三旗女子，无论家世寒微，抑或出身官宦世家，选入宫中的主要作用是“供内廷使令”，是宫中的“承直侍应之人”，⁵服侍后妃、皇子、公主等人的日常起居，但其中不乏有人从侍女晋封为皇帝的嫔妾。一类是宫女先追随皇子，此皇子即位后，即成为新皇帝的妃嫔；一类是宫女直接成为皇帝的嫔妾。

1. 宫女先追随皇子，皇子即位成为帝妃

乾隆帝的慧贤皇贵妃高氏即属于此类。慧贤皇贵妃，高氏，高斌之女，出身于内务府三旗，虽然高斌家族势力较为显赫，但因其属于内务府三旗，故高斌之女需要参选内务府三旗秀女，高斌之女就是这样入宫的。

清代有个独特之处，即有些官员虽隶属内务府三旗，但其实际政治地位并不低于八旗人员，甚至远高于八旗人员。仅因其隶属于内务府三旗，其家女儿必须参选内务府三旗秀女入宫服役。此类女子入宫后最初身份虽是宫女，但往往都会成为阿哥或皇帝的侍妾，这可能是皇帝出于政治上的拉拢，对高官家的女儿予以的特殊照顾。

雍正年间，高氏参选内务府三旗秀女，中选入宫，雍正帝令其“伺候宝亲王”弘历，成为弘历的使女。⁶雍正十二年，雍正帝册封高氏为宝亲王的副福晋，

¹ 档号 05-0954-076 堂报 总管内务府（会计司）为寿头所退出自尽女子事堂报 光绪十三年七月十七日。

² 档号 05-1014-057 为查验永和宫交出女子一名在瑾妃位下当差实系失脚落水身死查验属实事的呈文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³ 档号 05-1030-001 奏为钟粹宫女子一名失脚落井事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⁴ 档号 05-1043-037 奏为储秀宫当差女子失足落河身死事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十日。

档号 05-1043-039 为储秀宫当差女子失足落河身死事的堂报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八日。

⁵ 吴振棫撰：《养吉斋丛录》，童正伦点校，中华书局 2005 年版，卷 25，第 322 页。

⁶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二十二辑，雍正十二年四月初八日，《江南河道总督两淮盐政高斌奏谢臣女封为宝亲王副福金折》，第 796 页。

即侧福晋，是年，“三月初一日钦奉上谕宝亲王使女高斌之女着封为王之副福金。”¹高氏身份发生极大变化，对高斌而言，其女“于使女之中超拔为副福金。高厚深恩，奴才举家感戴。院内奴才鲜与伦比，奴才感激难名。”²

乾隆帝即位，高氏由侧福晋晋封贵妃，地位有了进一步提升。雍正十三年乾隆帝即位后，高斌曾奏请入京觐见，乾隆帝御批：“两淮盐政职任最为紧要，不必来京。若明年冬初无事，可奏请来京。汝女已封贵妃，且并令汝出旗。”³即，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之前，高斌之女已诏封为贵妃。

因时值孝期，册封典礼于乾隆二年十二月举行。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举行册封后妃典礼。册封庶妃高氏为贵妃。⁴如此，高氏由使女，即宫女，成为了乾隆帝的贵妃。

时隔八年，高氏再由贵妃晋封为皇贵妃。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贵妃诞生望族，佐治后宫，孝敬性成，温恭素著，著晋封皇贵妃……嫔妃、纯妃俱著晋封贵妃，愉嫔著晋封为妃，魏贵人著晋封为嫔。”⁵但高氏时已病重，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五日，高氏薨逝，后谥曰慧贤，俗称慧贤皇贵妃。⁶

综上所述，慧贤皇贵妃高氏，以内务府包衣身份参选内务府三旗秀女，中选后被指派给宝亲王弘历为使女；雍正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其由使女晋封宝亲王侧福晋；雍正十三年，乾隆即位后，其得以晋升贵妃；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三日，晋封皇贵妃。高氏入宫，先追随身为皇子的宝亲王充当使女，后晋封侧福晋，宝亲王继承皇位，高氏摇身一变，成为乾隆帝的贵妃，随即荣升皇贵妃，因其薨逝，未行册封礼。

在乾隆帝众多后妃中，慧贤皇贵妃所获恩宠殊深，乾隆帝对其感情也较深，《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中不乏对妻妾追忆的诗词，其中，对孝贤皇后的追忆诗词最多，其次就是慧贤皇贵妃。如此来看，高氏当非常受乾隆帝的宠爱。其自身亦当具有一定能力，如诗词文赋，自身容貌等等，限于其内务府三

¹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二十二辑，雍正十二年四月初八日，《江南河道总督两淮盐政高斌奏谢臣女封为宝亲王副福金折》，第796页。

²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二十二辑，雍正十二年四月初八日，《江南河道总督两淮盐政高斌奏谢臣女封为宝亲王副福金折》，第796页。

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9册，《管理两淮盐政高斌奏谢封女贵妃并令出旗及请仍留于包衣佐领下折》，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第455页。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十年正月乙未，卷233。

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中国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册，第25页。

⁶ 参见拙文《关于乾隆帝“慧贤”皇贵妃高氏的几点考辨》，载《历史档案》（已被采用，尚未发表）。

旗旗籍，其先充当宝亲王使女，而后其能成为宝亲王侧福晋，再晋封贵妃，而后晋封皇贵妃，这些与其自身能力不无关系，但亦与其父家的地位不无关系。

道光帝和妃与慧贤皇贵妃有着类似经历。和妃那拉氏，原为道光帝为皇子时之官女子。清代皇子在成婚前，皇帝往往先赐予其数名官女子，其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其是侍女，服侍阿哥日常生活起居，另一方面又是阿哥之尚未有名号的小妾，其生活分例与宫内服侍后妃之官女子分例相同。如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帝即位，其兄弟惇亲王、瑞亲王尚未分府，其家眷等人的分例仍由宫内供应，如“惇亲王下女子二人，瑞亲王下女子二人，共女子四人，每人缎一疋，共四疋，大红；春绉一疋，共四疋，大红；宫绉一疋，共四疋，宝蓝；纱一疋，共四疋，宝蓝，纺丝一疋，共四疋，桃红；杭绉一疋，共四疋，宝蓝；棉花二斤，表里六疋。”¹

官女子那拉氏有幸诞育二阿哥（即道光帝）的长子、嘉庆帝的长孙。嘉庆十三年，“岁正值朕（指嘉庆帝）五旬万寿，嘉妃频仍，洵为吉祥喜事，允宜加惠宫闈，用昭福瑞。”²嘉庆帝加封宫闈的同时，恩泽惠及那拉氏，原因就是那拉氏诞育皇孙，“二阿哥之官女子那拉氏庆育皇孙，著加恩封为侧室福晋。”³

道光帝即位，册封那拉氏为嫔，嘉庆二十五年，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呈恭进缎疋等项数目清单》⁴，其中提到嫔二位，尚未有具体封号，而那拉氏即其中之一。⁵道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举行册封和嫔典礼。⁶

道光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道光帝谕内阁：“和嫔晋封为和妃。”⁷道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举行册封和妃典礼。⁸道光十六年四月初四日，和妃薨逝。⁹

官女子那拉氏因生育嘉庆帝长孙，而被嘉庆帝晋封为二阿哥侧福晋，而后二阿哥（道光帝）即位，成为和嫔，之后得以晋封为和妃。那拉氏之晋封之路与其生育儿子有着密切关系。

¹ 档号 05-0612-045 清单 总管内务府（广储司） 呈恭进缎疋等项数目清单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²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 册，第 184 页。

³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 册，第 184 页。

⁴ 档号 05-0612-045 清单 总管内务府（广储司） 呈恭进缎疋等项数目清单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⁵ 两位嫔分别为恬嫔、和嫔。

⁶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45，道光二年十一月丙戌。

⁷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49，道光三年二月壬戌。

⁸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 61，道光三年十一月己丑。

⁹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2，《后妃》，第 94 页。

慧贤皇贵妃高氏与之不同，高氏并未生育子女，其能获得雍正帝赏识，得以晋封宝亲王侧福晋，一方面不能不说与其家族的政治势力有关，但更当与其自身素养有关。

乾隆帝一即位就晋封高氏为贵妃，而后又将“副后”皇贵妃的头衔赐与高氏，乾隆帝如此宠爱高氏，当与高氏自身的魅力密不可分，高氏并无生育子女，其无母以子贵的机会，在乾隆帝同时拥有娴妃、纯妃、愉嫔、怡嫔、魏贵人等后宫佳丽的情况下，高氏始终遥遥领先于他人，不能不说明高氏自身具有很大的魅力。

而和妃那拉氏，家世不高，“卿衔成文女”¹，其之所以能够晋封侧福晋当基于母以子贵。那拉氏在道光三年晋封为妃后，一直没有晋封，而比其晚入宫的静贵人反而一路直上，遥遥领先。很可能，和妃在宫内并不受宠，实际地位并不怎么高，而其能晋封和嫔、和妃，与其生育皇长子有密切关系。然而，母以子贵，子亦以母低微，那拉氏所生儿子，奕纬阿哥，似并不受宠，死后，道光帝追封其为“隐志贝勒”。咸丰帝即位，方追封其为郡王。²

但不管如何，慧贤皇贵妃高氏与和妃那拉氏都是皇子官女子晋封后妃的典型。

2. 宫女直接成为皇帝的嫔妾

后宫不少妃嫔其实都从宫女晋封而来，当然，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有家世背景，或者有姿色，或者宫女所服侍的后妃有容人之量，能成人之美。当然，凡是明理的后妃心里都明白，如果自己身边的侍女被皇帝看上，其若不能玉成皇帝的好事，对其负面影响反而更大，也许其会因为心雄狭窄断送自己的前程，一般情况下，后妃都不会去碰钉子，反而不如装出一副大度的姿态对自己更为有利。姿色是引起皇帝注意的一大直接要素。但宫女若出身于内务府三旗的高官家，其由宫女晋封为后妃的可能性更大，如乾隆帝的瑞贵人索绰络氏。

总之，宫女若跟对了主子，或者家世背景足够显赫，都可一朝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其起点可能比较低，但其自身终归成为一名主子，也可以使奴唤婢，而不再是做别人的奴婢。

¹ 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绿樱花馆平氏墨版，传下，第59页。

²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3，《皇子》，第163页。

4.5.3 清代宫女晋封后妃者

4.5.3.1 乾隆朝宫女晋封后妃者

1. 宫女终成皇后——孝仪纯皇后

有清一代，不乏由宫女晋封为后妃者。乾隆帝孝仪皇后当为一典型例子，其系由宫女最终晋为皇后。众所周知，乾隆帝前后共有三位皇后，第一位皇后为其嫡妻富察氏，即孝贤皇后；第二位为那拉氏皇后，名存实亡；第三位是魏佳氏，即孝仪皇后，嘉庆帝的生母，薨逝时尚为皇贵妃，嘉亲王立为皇太子，魏氏母以子贵，追封为皇后。孝贤皇后为嫡后，那拉氏为继后，而孝仪皇后则因子继承皇位为死后追封。

像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与光绪帝皇后叶赫那拉氏从秀女一跃而为皇后的情况毕竟凤毛麟角，大多数秀女都是经历了一个缓慢晋封的漫长过程。而由宫女晋封后妃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孝仪皇后即曾经历了如此一种过程。

孝仪皇后，本姓魏氏，出身汉军正黄旗包衣管领下人，其父为内管领清泰。后抬入满洲镶黄旗，赐姓魏佳氏，为行文方便，本文仍简称魏氏。

清史稿所载魏氏“事高宗为贵人”，很多人因此误认为魏氏初入宫为贵人。但此说值得探讨。

魏氏的出身属于内务府三旗下人，这就决定了魏氏参选的是内务府三旗秀女，而其被选中入宫后的任务或者职责是做宫女。当然，这些做宫女的女子若被皇帝看中，她们就有机会晋封。而魏氏当即属于此种情况。

关于魏氏入宫之初的确切身份，史料无载。但我们可以根据种种迹象予以推断。

乾隆帝嫡妻富察氏生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十二日，雍正五年被册封为乾隆帝的嫡福晋，乾隆帝即位册立为皇后，薨于乾隆十三年三月，谥曰孝贤，此即孝贤皇后。乾隆帝令懿皇贵妃魏氏生于雍正五年九月九日¹，薨于乾隆四十年，葬入孝贤皇后陵寝。

乾隆帝谒陵曾写有《孝贤皇后陵酌酒》，其虽写孝贤皇后，但其中兼及魏氏与孝贤皇后的关系。

¹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9 页。

那能恁尔去，仍趁便而来。言念曾齐案，奚堪更酌杯！

草犹逮春绿，松不是新栽。旧日玉成侣，依然身傍陪。¹

“旧日玉成侣，依然身傍陪。”句后，乾隆帝自注“令仪皇贵妃为皇后所教养者，今并附地宫。”²一句。纵观其意，魏氏最初当为服侍孝贤皇后的宫女，皇后富察氏年长魏氏十五岁，魏氏在皇后位下做使女，必然受到皇后的教导。

魏氏入宫为皇后宫女，因被乾隆帝看中而晋封为贵人。对魏氏而言，贵人的称号已很高了，其能够从宫女一下跃至贵人，确系沾了皇后主子地位至尊的光。

魏氏的晋升历程大致如下：

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三日，乾隆帝谕令“魏贵人著晋封为嫔。”³是为令嫔。乾隆十年十一月十七日，举行册封令嫔典礼。⁴

乾隆十三年七月初一日，乾隆帝谕令“令嫔著晋封为妃。”⁵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五日，举行册封令妃典礼。⁶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乾隆帝谕令令妃晋封为贵妃。⁷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举行册封令贵妃典礼。⁸

乾隆三十年正月，那拉氏皇后与令贵妃等人随同南巡，但那拉氏皇后触怒皇帝被先期送回京城。其皇后名号虽存，但其已无实际地位。乾隆帝南巡返回京城后，于五月初九日，册封令贵妃为令皇贵妃。⁹乾隆三十年六月十一日，举行册封皇贵妃典礼。¹⁰

那拉氏皇后名存实废，后宫实际处于无主状态，令贵妃魏氏是当时后宫里级别最高的，乾隆帝又将其晋封为令皇贵妃，魏氏以皇贵妃之身份总摄六宫事，实际上成为后宫之主。之后，魏氏以子为贵，被追封为孝仪皇后。

魏氏是由宫女晋封，渐至皇贵妃，乃至后位的典型。除令皇贵妃魏氏外，

¹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册，卷35，第834页。

²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33，乾隆十年正月乙未。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53，乾隆十年十一月甲申。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18，乾隆十三年七月癸未朔。

⁶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38，乾隆十四年四月壬午。

⁷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01，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丁卯。

⁸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03，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

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36，乾隆三十年五月癸未。

¹⁰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38，乾隆三十年六月乙卯。

乾隆帝妃嫔中尚有他人系由宫女晋封，如瑞贵人、容妃。

2. 内务府官员之女晋封贵人——瑞贵人

乾隆帝瑞贵人，礼部尚书德保之女。关于瑞贵人的记载不多，《清列朝后妃传稿》载“高宗贵人尚有瑞贵人索绰络氏，礼部尚书德保女，不许（按：当为详）何年封，俟考。”¹

《清史稿》与《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均无载。

《星源集庆》载“瑞贵人，索绰络氏，礼部尚书德保之女。”²

《清皇室四谱》载“瑞贵人，索绰络氏，礼部尚书德保女。乾隆时卒。”³

由上可见，关于瑞贵人的记载非常少，仅记载其为礼部尚书德保之女，其是否一入宫就为贵人，还是慢慢晋升为贵人，资料无载。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如此记，“瑞贵人，索绰络氏，正月十九日生辰，生年不详。礼部尚书德保女。初为瑞贵人，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收瑞贵人遗物，九月二十八日葬纯惠皇贵妃园寝。”⁴其认为瑞贵人一入宫就具有瑞贵人的称号，而对于瑞贵人去世的时间，上文并未有确说，只是说明“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收瑞贵人遗物”⁵。

笔者查阅资料时发现这样一则史料，“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二十二日，令妃下学规矩女子封瑞常在。”⁶瑞常在是否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瑞贵人呢？这要从清代妃嫔的封号谈起。

清代妃嫔的称号并不会始终如一，最有代表性的是嘉庆帝的庄妃，“初侍仁宗潜邸。嘉庆初年封为春常在，嘉庆三年晋为春贵人，”⁷嘉庆六年，晋封为吉嫔，⁸嘉庆十三年则晋封庄妃。⁹

而且，不同朝代也可能会出现相同的封号，如嘉庆帝的庄妃即与皇太极的庄妃¹⁰位号相同；乾隆帝有豫嫔博尔济吉特氏¹，道光帝有豫嫔尚佳氏²；乾隆帝

¹ 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绿樱花馆平氏墨版，传下，第33a页。

² 金松乔纂修：《星源集庆》，爱新觉罗修谱处1938年版，第69页。

³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2，《后妃》，第80页。

⁴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167页。

⁵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⁶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册，第1362页。

⁷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⁸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78，嘉庆六年正月乙酉。

⁹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194，嘉庆十三年四月丁亥。

¹⁰ 即孝庄太后

有婉嫔陈氏，咸丰帝亦有婉嫔索绰络氏；顺治帝将第一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降黜为静妃，道光帝亦有静妃博尔济吉特氏；等等。

此外还会出现封号同音的情况，如乾隆帝的仪嫔黄氏和怡嫔柏氏。但皇帝将同一封号赐与两人的情况较为少见。而关于此瑞常在，《清史稿》等亦无所提及。故，瑞常在当即索绰络氏，常在是低于贵人一级的嫔号，瑞常在当为瑞贵人的最初封号。

瑞常在何时晋封为瑞贵人，资料不详，但笔者业已发现瑞贵人去世的具体时间。《乾隆至嘉庆年添减底账》记载，“乾隆三十年六月初九日，瑞贵人病故，初十日止夏例日用黑炭 18 斤，止冬例日用红箩炭 5 斤，黑炭二十五斤，柴四十斤。”³

《乾隆至嘉庆年添减底账》所记内容都是分拨分例及停止分例等项内容。如果新册封一位贵人、常在等，册封的第二日就开始享用相关分例，若晋升或降黜，则同样由第二日起享受相应的待遇。

本条资料所提到的是在瑞贵人病故后，于次日取消其例应分例，此中所记瑞贵人去世的时间理当准确无误，即，瑞贵人去世于乾隆三十年六月初九日。

值得注意的是索绰络氏封瑞常在前的身份问题，“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二十二日，令妃下学规矩女子封瑞常在。”⁴换言之，索绰络氏在晋封瑞常在之前，是令妃的一名使女，而这恰恰与瑞贵人的出身相吻合。

瑞贵人之父德保虽贵为礼部尚书，但德保系内务府正白旗人，其家女子自然要参选内务府三旗女子的选秀，入宫作使女，服役一定期限，而瑞贵人即由此选入宫，如果说，能晋升为皇帝的嫔妾是幸运的话，那么瑞贵人是幸运的，乾隆帝将其从令妃下面的一名侍女变成瑞常在，由侍候别人，变成由别人来侍候自己，而后再晋升至贵人。这是另外一个典型的出身于内务府的官员之女入宫作使女晋封主位的例子。

3. 回部女子晋封为妃——容妃

乾隆帝比较有名的妃子除嘉庆帝的生母令妃（即孝仪皇后魏氏），慧贤皇贵妃高氏外，尚有容妃和卓氏，等等。而容妃的最初身份亦是宫女。

¹ 后封为豫妃。

² 尚佳氏初入宫为玲常在，道光二十年降为尚答应，咸丰帝即位后尊封为尚贵人，后晋封为豫嫔。

³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86 页。

⁴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62 页。

《清史稿》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¹

《清列朝后妃传稿》载“容妃和卓氏，台吉和札赉女。乾隆二十七年以贵人封为嫔。三十三年进容妃，五十三年薨。”²

《清皇室四谱》载“容妃和卓氏，台吉和札赉女。初入宫，赐号为贵人。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以克襄内职册封容嫔。三十三年十月晋容妃。五十三年戊申四月十九日卒。”³

关于容妃最初入宫的身份，上提各书并未给与明确的说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册封嫔、妃、贵妃、皇贵妃等都有两个时间的问题，一个是皇帝降谕旨册封的时间，这个时间在前，一个则是举行册封典礼的时间，这个时间在后。二者间相差时间长短不等。

举行册封典礼，无非是给与金册、金宝、金印⁴，这是其身份地位的象征物。而下令晋封的时间与举行典礼的时间，之所以要相隔一段时间，也正是为了准备相关的物品，如铸造金册、金宝、金印，制造朝服、冠顶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皇帝下令晋封后的第二天，被晋封女子即开始享受新名号、新级别的相应待遇，如，若皇帝将某贵人晋封为某嫔，该女子的日常分例等随之发生变化，自皇帝下令后的第二天开始，该女子将享受嫔的待遇，而非继续享受贵人的待遇。

所以，若仅将其举行册封典礼的时间视作其被晋封的时间的话，将忽略其举行册封典礼之前的一段生活，而这段生活恰恰已经算作其新名号下的生活。严格来讲，在叙述后妃的册封时间时应提到两个时间，一个是皇帝下令诏封的时间，另一个则是举行册封典礼的时间。⁵

《清列朝后妃传稿》所载“容妃和卓氏，……乾隆二十七年以贵人封为嫔。”⁶虽无误，但抹杀了和卓氏在正式册封前的已实际享受嫔位待遇，实为嫔的情况。

¹ 赵尔巽：《清史稿》，卷214，《列传一·后妃传》，第8920页。

² 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绿樱花馆平氏墨版，传下，第28b-29a页。

³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2，《后妃》，第76-77页。

⁴ 不同的等级给与的东西不一样，比如，皇后、皇贵妃、贵妃有金册和金宝，妃有金册和金印，嫔仅金册。

⁵ 自嫔以上才举行册封典礼。而贵人常在答应仅有皇帝下诏晋封的时间。

⁶ 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绿樱花馆平氏墨版，传下，第28b-29a页。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和卓氏既已晋封为嫔，乾隆帝谕令：贵人霍卓氏晋封为嫔。¹而册封典礼于次年五月二十一日举行。²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五日，容嫔晋封为容妃。³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六日，举行册封容妃典礼。⁴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薨。⁵

以上是和卓氏自贵人至嫔至妃的晋升历程，但尚不清楚和卓氏何时晋封为贵人。

关于和卓氏入宫，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如此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二月初四日，图尔都妹进宫，最初封号和贵人，时年27岁。四月十八日将宫中女子巴郎给图尔都为妻。”⁶

乾隆帝在平定准噶尔叛乱过程中，将当地的部分和卓等人迁往京城居住，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十二日，乾隆帝谕令额尔克和卓额色尹、鄂托兰珠和卓玛木特等……原住叶尔羌、喀什噶尔、为额色尹系霍集占一族，且久住伊犁，不便遣回叶尔羌等处，应即留京居住。其中提及图尔都和卓已于此前送往京城。⁷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六日，乾隆帝做好入京回人的安排，“军机大臣等在京安插回人内，额色尹系公品级，玛木特、图尔都和卓系扎萨克，应归理藩院管辖。又乐工匠艺人等，共编一佐领，其佐领著由和卓补授，归内务府管辖。嗣后续到回人，均入此佐领下。”⁸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乾隆帝谕令图尔都和卓等安置京师，各依等级领取俸银，赏给禄米，以资养赡。⁹

安置于京城居住的和卓等人即归内务府管辖，其家女子自然要参选由会计司主持的内务府三旗女子的选秀。乾隆二十五年定，“回子佐领下女子，年至十二岁，令该佐领造册送会计司呈堂汇奏，交总管太监请旨引阅。”¹⁰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51，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甲午。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61，乾隆二十七年五月甲寅。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12，乾隆三十三年六月辛酉。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20，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庚申。

⁵ 金松乔纂修：《星源集庆》，爱新觉罗修谱处1938年版，第68页。

⁶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⁷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97，乾隆二十四年九月甲戌。

⁸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05，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壬戌。

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10，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乙亥朔。

¹⁰ 昆冈等，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卷1218，第814册，第721页，《内务府·杂例·选宫女》。

此即说明，回子佐领下的女子要参选由会计司主持的内务府三旗女子的选秀，不管是理藩院管辖的额色伊、图尔都等人，还是内务府管辖的回人，都应该参加。

关于图尔都之妹参选乾隆二十五年的内务府三旗女子选秀的记载，目前尚未见到第一手资料，但“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三日，皇后下学规矩女子封和贵人。”¹和贵人实即和卓氏²，换言之，二月初三日，和卓氏还是皇后位下的学规矩女子，即以宫女的身份新进宫不久，尚且处于学习规矩阶段。当然，不管其作使女的时间的长短，和卓氏一入宫时是皇后下的宫女的身份不可忽视。之所以将和卓氏放在皇后处作使女，可能也是考虑到和卓氏的家族和身世，毕竟其父是台吉，其兄图尔都也是札萨克，更何况，其作为回人的首领，也可以起到政治上的拉拢作用。将和卓氏派到一位妃下面作使女毕竟不体面，而将其派给皇后，和卓氏家族则有无限荣光。而且早在雍正七年，雍正帝早已规定，贵人以下不能挑选官员世家之女为其侍女。³

然而，更有荣光的是，和卓氏以宫女身份入宫的次日，即二月初四日，乾隆帝将和卓氏封为和贵人，将其从使女晋封为主位，使奴唤婢。尔后又将其一步步提升，乾隆二十六年封容嫔，乾隆三十三年封容妃。其在宫内生活了近三十年的时间，恩宠不减。

以上主要介绍了乾隆帝由宫女晋封的三位后妃，三人家世背景各异，但最终都由宫女渐升为后妃，属于宫女中的幸运儿。

4.5.3.2 道光朝宫女晋封妃嫔者

除乾隆帝外，道光帝与咸丰帝亦有不少妃嫔系由宫女晋封。

凡新帝即位，例应尊封宫闱。若嫡母与生母均健在，则并尊为太后，同时尊封先帝妃嫔。咸丰帝即位后，尊封嘉庆帝、道光帝之妃嫔，同治帝即位后，对道光帝、咸丰帝的妃嫔进行尊封。无论何时尊封，被尊封者家族一定要有人恭进呈文，请求内务府代奏谢恩，由呈文可看出这些妃嫔原系内务府三旗女子。

¹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65 页。

² 于善浦：《香妃就是容妃》，载《清东陵大观》，第 138-141 页，及其《清代帝后的归宿》，第 161-163 页，均有论证。

³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 3，第 29 页，《训谕三》。

道光帝妃嫔中出身于内务府三旗者，主要有如下几人，除前已提及的和妃那拉氏外，其他出身于内务府三旗者尚有佳嫔郭佳氏，顺常在、李答应、那答应、尚答应。

如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同治帝尊封道光帝妃嫔，道光帝之“佳嫔晋封为佳妃”，佳嫔胞兄，“内务府正黄旗祥泰佐领下养育兵常泰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谢天恩”。¹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光绪帝即位例行尊封，同样是常泰恭上呈文谢恩。²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呈佳贵妃之族人等谢恩事清单》中明确写明“佳贵妃之族兄养育兵常泰，正黄旗祥泰佐领下”³由此，佳嫔入宫前，实为内务府正黄旗下女子。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顺贵人晋封为顺嫔”，“苑副瑞縉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谢天恩”，“职（即苑副瑞縉）系顺嫔之胞弟”。⁴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李常在封为李贵人”，“内务府六库郎中善宁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谢天恩”，“职系李贵人之父”。⁵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那常在晋封为那贵人”，“正白旗达三布管领下披甲人连惠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谢天恩”，“披甲人连惠系那贵人胞兄”。⁶故，那常在实为正白旗达三布。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尚常在晋封为尚贵人”，“护军英桂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谢天恩”，“护军英桂系尚贵人之胞兄”。⁷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尚贵人晋封为豫嫔”，“内务府闲散人等英启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谢天恩”，“闲散人英启系豫嫔之胞弟”。⁸关于尚常在家的旗籍，《呈佳贵妃之族人等谢恩事清单》中明确写明“豫嫔之胞弟闲散人英启，正白旗毓琳佐领

¹ 档号 05-0809-066 呈文 总管内务府 为尊封佳嫔代奏谢恩事呈文 咸丰十一年十月。

² 档号 05-0879-057 呈 养育兵常泰 为佳妃晋封佳贵妃率阖族人谢恩事的呈文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按：关于常泰与佳妃郭佳氏的关系，所载不一，据《奏为佳贵人封为嫔常在封为贵人代各该家属谢恩事》（档号 05-0762(6)-411）载“内务府养育兵常泰呈称系佳贵人之族弟”；据《为尊封佳嫔代奏谢恩事呈文》（档号 05-0809-066）载“职（养育兵常泰）系佳嫔胞兄”；据《奏为佳妃等位封为佳贵妃及家族人等谢恩事》（档号 05-0879-055）载“内务府养育兵常泰呈称系佳妃之族兄”；故，常泰究竟系佳嫔之族弟，胞兄抑或族兄，不确。

³ 档号 05-0879-056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佳贵妃之族人等谢恩事清单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⁴ 档号 05-0809-074 呈文 总管内务府 为尊封顺贵人代奏谢恩事呈文 咸丰十一年十月。

⁵ 档号 05-0809-076 呈文 总管内务府 为尊封李常在代奏谢恩事呈文 咸丰十一年十月。

⁶ 档号 05-0809-069 呈文 总管内务府 为尊封那常在代奏谢恩事呈文 咸丰十一年十月。

⁷ 档号 05-0809-075 呈文 总管内务府 为尊封尚常在代奏谢恩事呈文 咸丰十一年十月。

⁸ 档号 05-0879-058 呈 英启 为尚贵人晋封豫嫔率阖族人谢恩事的呈文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下。”¹尚常在原为内务府正白旗人。²由上可见，道光帝妃嫔可以确证出身于内务府三旗的后妃就有六位。

4.5.3.3 咸丰朝宫女晋封妃嫔者

咸丰帝妃嫔中出身于内务府三旗者有玫嫔、吉贵人、庆贵人、禧贵人等。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咸丰帝玫嫔晋封为玫妃，玫嫔胞兄“内务府堂笔帖式广敏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谢天恩”³。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玫妃晋封为玫贵妃”，玫贵妃胞兄广敏时已为候选道，“内务府候选道广敏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谢天恩”。⁴关于玫嫔家的旗籍，《呈佳贵妃之族人等谢恩事清单》中明确写明“玫贵妃之胞兄候选道广敏，正白旗舒恒佐领下。”⁵综上，玫嫔出身于内务府正白旗。⁶

另外，需要提及一个问题，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玫贵人著封为玫嫔，每日所食吃食分例煤炭蜡烛自今日起照嫔例得给。⁷关于玫嫔的姓氏，《堂抄礼部为玫嫔姓氏咨复礼部文一件由》载：“玫嫔姓氏系汉军徐佳氏。”⁸此处汉军，并非汉军八旗的汉军，而是内务府三旗的汉姓人，隶属于内务府旗鼓佐领。

关于汉军八旗与内务府包衣汉姓人，实为两个不同概念，但是，即使当时，亦有所混淆。如《清实录》中亦出现包衣汉军的称呼，上文所提汉军徐佳氏实即内务府包衣汉姓人。⁹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咸丰帝“吉嫔晋封为吉妃”，“内务府苑副锡煜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谢天恩”，“苑副锡煜系吉妃之胞弟”。¹⁰吉妃母家究竟

¹ 档号 05-0879-056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佳贵妃之族人等谢恩事清单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²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中提出内务府世家有四种类型，第一种即为军功型，其中提到内务府正白旗汉姓人尚氏（此尚氏不同于三藩之一的尚可喜一支），豫嫔尚氏当为其后裔。

³ 档号 05-0809-068 呈文 总管内务府 为尊封玫嫔代奏谢恩事呈文 咸丰十一年十月。

⁴ 档号 05-0879-060 呈 候选道广敏 为玫妃晋封玫贵妃率阖族人谢恩事的呈文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⁵ 档号 05-0879-056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佳贵妃之族人等谢恩事清单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⁶ 按：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4 页记玫贵妃徐佳氏为正黄旗人，当误。

⁷ 《清代孤本内閣六部档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3 年版，第 13 册，第 6262 页。

⁸ 《清代孤本内閣六部档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3 年版，第 13 册，第 6264 页。

⁹ 参见张玉兴：《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载《满学研究》（第 7 辑），阎崇年主编，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

¹⁰ 档号 05-0879-061 呈 苑副 锡煜 为吉嫔晋封吉妃率阖族人谢恩事的呈文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隶属于内务府三旗中的哪一旗，《呈佳贵妃之族人等谢恩事清单》中明确写明“吉妃之胞弟奉宸苑副锡煜，正黄旗祥煜佐领下。”¹即，吉妃母家旗籍实为内务府正黄旗。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同治帝即位尊封咸丰帝庆贵人，“庆贵人晋封为庆嫔”，“正白旗庚音布佐领下园户恩常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谢天恩”，“园户恩常系庆嫔胞兄。”²本次呈文未明确写明其属于内务府正白旗。而光绪帝即位再度尊崇庆嫔为庆妃，对此，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内务府园户恩常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谢天恩”，“园户恩常系庆妃之胞兄”³，“正白旗庚音布佐领下”⁴。综上可知，庆嫔母家为内务府正白旗人。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咸丰帝之“禧贵人晋封为禧嫔”，“厨役常顺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谢天恩”，“厨役常顺系禧嫔之父”。⁵常顺系内务府三旗抑或八旗，此处未明确提及。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禧嫔再度被尊封“禧嫔晋封为禧妃”，其父常顺再度请求代奏谢恩，“内务府厨役常顺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谢天恩。”⁶《呈佳贵妃之族人等谢恩事清单》中明确写明“禧妃之父厨役常顺，正黄旗瑞溥管领下”。⁷如是，禧嫔出身于内务府正黄旗确切无疑。

以上是可考证出的由宫女晋封为咸丰帝妃嫔者。

4.5.3.4 内务府三旗女子直接以主位身份入宫——咸丰帝之婉嫔

此外，咸丰帝尚有一名妃嫔，虽出身于内务府三旗，却直接入宫做了妃嫔，即咸丰帝之婉嫔⁸，入宫之初为婉常在。婉嫔系内务府正白旗英和之孙女，其家旗籍并未发生变化。从如下呈文即可看出。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同治帝尊封咸丰帝之婉嫔为婉妃，婉妃胞兄“内务府堂笔帖式锡莠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

¹ 档号 05-0879-056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佳贵妃之族人等谢恩事清单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² 档号 05-0809-070 呈文 总管内务府 为尊封庆贵人代奏谢恩事呈文 咸丰十一年十月。

³ 档号 05-0879-062 呈 厨役常顺 为禧嫔晋封禧妃率阖族人谢恩事的呈文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按：05-0879-062 呈标题与内容不符，所挂档案为 05-0879-063 的呈文。）

⁴ 档号 05-0879-056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佳贵妃之族人等谢恩事清单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⁵ 档号 05-0809-071 呈文 总管内务府 为尊封禧贵人代奏谢恩事呈文 咸丰十一年十月。

⁶ 档号 05-0879-063 呈 园户恩常 为庆嫔晋封广（原题名错，当为庆）妃率阖族人谢恩事的呈文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笔者注：05-0879-063 呈标题与内容不符，所挂档案为 05-0879-062 的呈文。）

⁷ 档号 05-0879-056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佳贵妃之族人等谢恩事清单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⁸ 索绰络氏出身于内务府三旗官宦世家，为内务府正白旗官员英和的孙女，其家显赫，故其可能在参选内务府三旗女子时被指封为婉常在。

谢天恩”¹。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光绪帝尊封婉妃为婉贵妃，同样由婉贵妃胞兄“内务府堂笔帖式锡莠呈为恳祈据情代奏恭谢天恩”²。同年的《呈佳贵妃之族人等谢恩事清单》中明确写明“婉贵妃之胞兄堂主事锡莠，正白旗庆年管领下。”³即咸丰、同治年间，婉嫔家仍隶属于内务府三旗。而婉嫔却并未入宫做宫女，直接成为咸丰帝之婉常在。

咸丰帝之婉嫔与乾隆帝之瑞贵人实出于一家。乾隆帝瑞贵人，索绰络氏，系德保之女，英和之姊妹，咸丰帝婉嫔系奎照之女，英和之孙女，即德保的曾孙女。从血缘来看，瑞贵人是婉嫔之姑奶奶。

《清列朝后妃传稿》记载：“婉嫔，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左都御史奎照女。始为婉贵人。”⁴

《清皇室四谱》记载：“婉贵妃，索绰络氏，左都御史奎照之女。初赐号为婉贵人。”⁵

关于婉嫔入宫之初的身份，二者均认为是婉贵人。但是，索绰络氏实以婉常在的身份入宫，咸丰二年，“敬事房传出奉旨贞嫔、英嫔著本年四月二十七日进内。兰贵人、丽贵人五月初九日进内，春贵人、婉常在五月十二日进内。”⁶

贞嫔即咸丰帝之孝贞皇后，兰贵人为同治帝之生母，即孝钦皇后，此二人母家实为八旗，即二人由八旗女子选秀挑选入宫；索绰络氏家族隶属于内务府正白旗，依据其旗籍出身来判断，其应参选内务府三旗女子的选秀活动。咸丰二年，适逢八旗选秀与挑选内务府三旗秀女于同一年举行，索绰络氏既然非八旗女子，其就不可能参选八旗秀女，而其以婉常在身份入宫，唯一能说明此问题的就是咸丰帝将其从内务府三旗女子中直接晋封婉常在，这与其父祖的地位当有着密切的关系。

应该说，婉常在是幸运的，其虽为内务府三旗女子，但并未入宫作宫女，而是直接入宫成为婉常在。之后，步步晋升。

¹ 档号 05-0809-067 呈文 总管内务府 为尊封婉嫔代奏谢恩事呈文 咸丰十一年十月。

² 档号 05-0879-059 呈 堂主事锡莠 为婉妃晋封婉贵妃率阖族人谢恩事的呈文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³ 档号 05-0879-056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佳贵妃之族人等谢恩事清单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⁴ 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绿樱花馆平氏墨版，传下，第105a-105b页。

⁵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2，《后妃》，第101-102页。

⁶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13册，第6237页。

咸丰二年九月十一日，敬事房孙禄传旨婉常在封为婉贵人。¹清代，晋封贵人并无册封典礼，故，索绰络氏晋封贵人，并无册封典礼。

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咸丰帝谕内阁索绰罗氏著封为婉嫔。²咸丰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举行册封婉嫔典礼。³

咸丰帝去世后，同治帝即位，加封道光帝嫔御及咸丰帝妻妾。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同治帝谕令婉嫔晋封为婉妃。⁴同治帝去世，光绪帝即位，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光绪帝谕令婉妃著封为婉贵妃。⁵婉贵妃索绰络氏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五月十七日薨。⁶

索绰络氏，身为内务府三旗女子，应选内务府三旗女子的选秀，由于被咸丰帝看中，当然，也可能是咸丰帝笼络索绰络氏家族的一种手段，总之，索绰络氏以婉常在的身份入宫，而后，晋升婉贵人，再晋婉嫔，咸丰帝去世后，经同治帝和光绪帝两朝加封，至婉贵妃。

如果按照汉人的观念来看，咸丰帝纳婉嫔为妾是错误的，乾隆帝娶了婉嫔的姑奶奶，即，瑞贵人，从外家的角度来看，婉嫔应属于咸丰帝的长辈。但是，皇帝是不会顾忌这么多的。

婉嫔与瑞贵人，同一家族的两个女子，同样的出身，相似的经历，若以一门多皇帝嫔妾为荣，索绰络氏家族是荣耀的。

4.5.4 宫女晋封主位的两个特殊性

4.5.4.1 宫女晋封主位时的最初差别

一般宫女得以晋升为主子，其初始名号、等级的确定与其所服侍的主子的地位密切相关。换言之，其为皇后的使女，抑或是妃嫔等人的使女，对其最初的封号有着决定性影响。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皇后位下的使女的最初封号一般是“贵人”，如，

¹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²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55，咸丰四年十二月戊午。

³ 《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87，咸丰五年十二月丁巳。

⁴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6，咸丰十一年冬十月乙丑。

⁵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373，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乙卯。

⁶ 金松乔纂修：《星源集庆》，爱新觉罗修谱处1938年版，第93页。

令妃魏氏原为孝贤皇后下宫女，后封为贵人。“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皇后学规矩女子封伊贵人。”¹“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三日，皇后下学规矩女子封和贵人。”²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伊贵人拜尔噶斯氏与和贵人霍卓氏分别晋封为慎嫔、容嫔。³次年五月二十一日，分别举行册封慎嫔、容嫔典礼。⁴

而贵妃、妃等的使女晋封封号则是常在，二者相差一个等级。如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乾隆帝晋封皇后下宫女为伊贵人时，其亦对纯贵妃位下的一名宫予以赐封，“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纯贵妃学规矩女子封郭常在。”⁵乾隆二十五年，郭常在晋封贵人，二十六年八月扈从木兰，薨于行在。⁶

伊贵人与郭常在系由皇后和纯贵妃位下的使女分别晋封，如果说二者的才貌决定了二者晋封的差异，恐怕有点言过其实，能被乾隆帝看上，二者的才貌大概不会相差甚大。而伊贵人“拜尔噶斯氏，德穆齐赛音察克女。”⁷而郭常在，“霍硕特氏，亦作郭氏，台吉乌巴什女。”⁸即，从二者的家庭出身看，伊贵人拜尔噶斯氏的父家甚为普通，其父可能没有任何官职，而郭常在霍硕特氏之父的地位高于伊贵人之父。然而，二人同日晋封，家世较好的郭常在却比家世普通的伊贵人地位低一级，唯一能说明此问题的则是二人之前所服侍的主子的地位高低有别，伊贵人是皇后的使女，郭常在在是纯贵妃的使女，正因如此，伊贵人才会位居郭常在之上。

其后，乾隆帝对其他妃位下的宫女的赐封亦可说明此问题，由妃位下的宫女晋升者，其位号亦只不过是常在，如：“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二十二日，令妃下学规矩女子封瑞常在。”⁹前面提及，瑞常在索绰络氏乃“礼部尚书德保女”¹⁰，家世背景较为显赫，其入宫后服侍令妃，后由宫女封为常在。

作为主子的令妃与索绰络氏命运颇有相似之处。前面提及，魏氏出身于内

¹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60 页。

²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65 页。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651，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甲午。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661，乾隆二十七年五月甲寅。

⁵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60 页。

⁶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5 页。

⁷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2，《后妃》，第 78 页。

⁸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2，《后妃》，第 79 页。

⁹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62 页。

¹⁰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2，《后妃》，第 80 页。

务府三旗女子，为内管领加封承恩公清泰之女¹，家世一般，魏氏入宫之初其实亦为宫女，服侍孝贤皇后，其后来能成为乾隆帝的贵人，与其所服侍的主子是孝贤皇后密切相关。其由宫女成为贵人后，又得以一步步晋封，为令嫔、令妃、令贵妃，最后以皇贵妃的身份总摄六宫事。

索绰络氏入宫晚于魏氏，其入宫时，魏氏已成为地位较高的令妃，索绰络氏恰被挑入令妃位下。德保的地位本身可能早已决定其女入宫后不会一直做宫女，出于对德保的恩眷或者笼络，乾隆帝难免会找个机会晋封索绰络氏。尤其是索绰络氏成为令妃的侍女。

从令妃魏氏一生的经历来看，从某种程度上，或可说明魏氏是一位比较精明、识大体的女性，如此一位女性不会认识不到德保家的地位及其作用。而且，索绰络氏既然家境优越，当会知书达礼，资质较好，易引起乾隆帝的注意。如此，魏氏自然可能会效仿孝贤皇后当年之举，向乾隆帝推荐索绰络氏，玉成这件好事。这正吻合乾隆帝之意。

然而，索绰络氏虽是内务府三旗官宦世家女，家世较好，却因其为妃（令妃魏氏）的宫女而仅晋封为常在，而非地位更高的贵人。而当年（乾隆十年），家世较低的魏氏却因其为孝贤皇后位下的宫女而被封为贵人。宫女所服侍主子的地位对宫女人生的影响再次可见。

乾隆朝其他几位晋封常在者亦系妃位下之宫女，如“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愉妃下学规矩女子一人封那常在；颖妃下学规矩女子一人封武常在。”²“乾隆三十三五月二十一日，杨双全传，庆妃下学规矩女子封为平常在。”³

综上可知，孝贤皇后位下宫女魏氏、那拉氏皇后位下的宫女拜尔噶斯氏均家世一般，却得以晋封为贵人，郭常在霍硕特氏（亦作郭氏）和瑞常在索绰络氏家世背景较好，却因系贵妃和妃的侍女而仅封为常在。或者如此说，皇后位下的宫女若有机会晋封，其名号一般是贵人；而皇贵妃、贵妃、妃等位下的宫女若晋封，名号一般为常在。尽管，较之她人，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女子入宫做宫女时成为后妃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在由宫女晋封后妃时，其所得封号与家

¹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2，《后妃》，第 71 页。

²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80 页。

³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428 页。

世背景关系不大，而是取决于其入宫后所服侍的主子的地位。

此外，皇后、贵妃、妃等位下的宫女晋封时，封号不同，由此可见，皇帝对皇后位下的宫女还是会高看一等，这一举动暗含的其实是皇帝对皇后的尊重以及皇后之位的尊贵，非他人可比。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这么说，皇后位下的宫女若有机会晋封，其名号一般是贵人；而皇贵妃、贵妃、妃等位下的宫女若晋封，名号一般为常在。

4.5.4.2 死后的差别——孝仪皇后的追封与入葬

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九日，令皇贵妃薨逝，乾隆帝谕：“本月二十九日，皇贵妃薨逝，著称令懿皇贵妃。依例辍朝五日。”¹并派人祭葬。

乾隆四十年二月初五日，令懿皇贵妃金棺移殡静安庄。²二月十一日，行册谥礼，赠谥皇贵妃为令懿皇贵妃。³十月十八日，“令懿皇贵妃金棺、奉移胜水峪启行。上命皇十五子颢琰恭送。于是月二十六日，奉安孝贤皇后陵寝。”⁴十月二十五日，“上以翼日奉安令懿皇贵妃金棺于宝城，遣官告祭孝贤皇后陵寝。”⁵

魏氏去世后得以入葬胜水峪地宫，其涵义可能包括：一、说明其受到乾隆帝的宠爱，这从魏氏的晋封历程可以看出，尤其是在那拉氏皇后尚在的情况下，魏氏得以晋封皇贵妃，更是难得。

前面提及，清代皇贵妃地位高，相当于副后，所以皇帝很少在皇后健在的情况下另立皇贵妃，顺治帝董鄂氏是一个特例，顺治帝曾一度意欲废第二任皇后，立董鄂氏为皇后；而雍正帝皇贵妃年氏、乾隆帝皇贵妃高氏都是在病重的情况下加封皇贵妃，似有明知不起、特予尊崇之意；其他几位皇贵妃多是后宫无主，以皇贵妃总理后宫，或者鉴于皇后新崩，不便另立新后，以皇贵妃作为迈向皇后的跳板，其余夫君皇帝崩逝，接受新帝尊崇的皇贵妃并无实际地位。魏氏在皇后健在的情况被封为皇贵妃，掌管后宫，其地位及受宠由此可见。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975，乾隆四十年正月丁丑。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976，乾隆四十年二月癸未。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976，乾隆四十年二月己丑。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993，乾隆四十年十月壬辰。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993，乾隆四十年十月己亥。

二、可能本着事死如生的原则，魏氏曾为孝贤皇后的使女，将魏氏葬入其旁，有在地下继续陪伴服侍孝贤皇后之意；

三、当与乾隆帝时已暗中立魏氏所生儿子颙琰为继承人有关。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乾隆帝宣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其“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将癸巳年所定密缄嗣位皇子之名，公同阅看，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¹癸巳年实即乾隆三十八年，其时，皇太子之生母魏氏尚且健在，魏氏薨于乾隆四十年正月。魏氏薨逝葬入孝贤皇后陵寝，当与乾隆帝已暗中立魏氏之子为皇位继承人有很大关系。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魏氏之子颙琰被立为皇太子，成为帝位继承人，魏氏作为生母，自然母以子贵，被追封皇后，“皇太子生母令懿皇贵妃著赠为孝仪皇后，升祔奉先殿，列孝贤皇后之次。”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孝仪皇后神牌，升祔奉先殿。”²此时距魏氏去世已二十年。

尽管魏氏被追封皇后，但是，不管从宗法的角度来看，还是在乾隆帝的心目中，追封孝仪皇后魏氏都无法与嫡后孝贤皇后富察氏相提并论，其虽同为皇后，但亦有尊卑，如，孝仪皇后的神位必须在孝贤皇后之次。更何况魏氏曾为孝贤皇后的侍女，其起家不能说不与孝贤皇后密切相关。而且，魏氏系因子而赠封皇后，系母以子贵，与生前皇帝册立为后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富察氏系嫡妻册立为后。对此，乾隆帝有着极为清楚的观点。

如，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太常寺具奏礼部所进仪注，礼部奏请应于前一日告祭天、地、太庙。³此事遭到乾隆帝的驳斥，“孝仪皇后，乃朕因系嗣皇帝生母，恩旨册赠。止应于奉先殿祭告。若因此而举行天地庙祀大典，转邻于渎，已著不必举行。后世子孙，遇有册赠母后，即遵朕此旨办理。”⁴乾隆帝明确表示，因子贵为皇帝而册赠的皇后不可与生前由夫君皇帝册立的皇后地位相同，换句不太恰当的话而言，前者为假皇后，后者才是真正的皇后。

自那拉氏皇后事件后，乾隆帝一直未立皇后。魏氏生前虽贵为皇贵妃，因后宫未有皇后，魏氏实际为后宫之主，但魏氏空有皇后之权，然未有皇后之名，乾隆帝并未在其生时将其册立为皇后。魏氏之所以能获得皇后名号完全是因子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486，乾隆六十年九月辛亥。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489，乾隆六十年十月己亥。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489，乾隆六十年十月己亥。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489，乾隆六十年十月己亥。

得贵，这一点乾隆帝在追封魏氏的册文中说的异常明白，“贵徵以子，追封允协于尊崇。”¹故而，魏氏不能与正式的册封皇后一样的享有昭告祭祀天、地、太庙之大典。

另外，乾隆帝对孝仪皇后母家的封赠亦体现出魏氏地位低于孝贤皇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八日，乾隆帝谕曰“皇太子生母已追封孝仪皇后，其家例宜晋封公爵。但孝仪皇后居孝贤皇后之次，著加恩暂赏一等侯爵，世袭罔替。交该旗照例拣选带领引见。寻予世管佐领花沙布一等侯爵如例。”²

即使在对孝仪皇后母家的封赠问题上，乾隆帝都使其与孝贤皇后母家有所区别，体现了孝仪皇后与孝贤皇后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待遇。

富察氏是乾隆帝的嫡妻，是正统的皇后。而魏氏生前为皇贵妃，凭借母以子贵的优势，死后追封为皇后。

其次，魏氏原为皇后位下的使女，在服侍富察氏期间，当视富察氏为主母，即使其由地位较低的宫女升为皇后，其在富察氏面前也当谦恭谨慎。假若两人福寿绵长，一直活到颙琰即位，二人同被尊封，富察氏亦是母后皇太后，而魏氏仅为生母皇太后。³富察氏的嫡母身份不能低估亦不可轻视。即使两人死后，其地位仍不能完全平等。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489，乾隆六十年十月甲辰。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491，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乙丑。

³ 同治帝即位，尊咸丰帝皇后为慈安太后，是为母后皇太后；尊其生母（咸丰帝懿贵妃）为慈禧皇太后，是为圣母皇太后。慈安太后在世时，慈禧太后并不敢过于放肆。咸丰帝皇后（孝贞显皇后）系从贞嫔晋封贞贵妃，后立为皇后，其亦非咸丰帝嫡妻，咸丰帝即位前不久，其嫡妻（孝德显皇后，时为皇子嫡福晋）薨逝，孝贞显皇后对咸丰帝嫡妻孝德显皇后仍持极为恭敬的态度。

第5章 清代后宫的汉女问题

清代后宫，选择后妃和宫女，人员主要来源于八旗秀女和内务府三旗秀女，但这并非意味着后宫并无汉女，此处的汉女系民人汉女¹，而且清宫始终不乏与汉女相关的问题。

5.1 顺治朝采买汉女的谣言分析

顺治十二年七月初三日，据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奏：“近日臣之家人自通州来。遇见吏部郎中张九征回籍，其船几被使者封去。据称奉上旨往扬州买女子。夫发银买女，较之采选淑女，自是不同。但恐奉使者不能仰体宸衷、借端强买，小民无知，未免惊慌。必将有嫁娶非时、骨肉拆离之惨。”²

其时清朝统治尚未稳固，“四方多警，楚闽用兵”，故季开生建言收回成命，将购买女子的钱充作军费，“鼓忠勇而励防剿”，如此一来，“江海之氛必靖”。³

季开生的折子呈递之后，顺治帝恼羞成怒，先是声辩其派往南方人员的真正目的，时值乾清宫建成，“需用陈设器皿等项”⁴，而派往南方的使者正是去购买陈设器皿的，并无买女子之事。

然后，又提到“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⁵其听从皇太后的教诲，不敢违反祖制，“天下太平之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若买女子入宫成何如主耶。”⁶

最后，顺治帝对季开生予以严厉斥责：“身为言官，果忠心为主，当言国家正务实事，何得以家人所闻茫无的据之事不行确访、辄妄捏渎奏，肆诬沽直，

¹ 清代八旗有汉军八旗，其下女子确切的称呼应该是汉军旗女，与非旗籍的女子不同，汉军旗女子必须参选八旗秀女，而民人汉女则不参选。

²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七月乙酉。

³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七月乙酉。

⁴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七月乙酉。

⁵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七月乙酉。此当成为后代所谓“宫内不蓄汉女”祖制的来源。

⁶ 《清世祖章帝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七月乙酉。

甚属可恶。着革职，从重议罪具奏。”¹

七月十八日，刑部议奏：“革职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身为言官，不知乾清宫需用器皿差人采办乃妄听讹言、渎奏沽名。应杖一百、折赎流徙尚阳堡。”²

时隔五年，顺治十七年七月初五日，顺治帝谕令吏部查奏因建言得罪各官，云：“季开生建言，原从朕躬起见，准复原官，归其骸骨，仍荫一子入监读书。”

³本次开罪之人仅有三名⁴，季开生系其中之一，且荫季开生一子入监读书，李、魏二人俱无此待遇。这种处理方式，不知是否从侧面暗示了顺治帝当初对季开生的处置是错误的，即，季开生所言之事确曾发生。

5.2 康熙朝采买苏州女子事件

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康熙帝密谕王鸿绪“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蜜蜜（笔者注：当为秘密）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⁵

王鸿绪经过调查，遂即覆奏，有在职官员等买女，“苏州关差章京买昆山盛姓之女，又买太仓吴姓之女，又买广行邹姓之女。”⁶“侍卫五哥买女人一名，用价四百五十两，又买一女子价一百四十两，又一婢价七十两，方姓媒婆成交。……广善库郎中德成格买有妇人，闻现在船上。”⁷此外，亦有革职官员卖妾，“革职科员陈世安在苏买人，要营谋起官，又贪商家资财之富，将妾重价卖与之。”⁸如上，均属于已买或已卖女子的情况。

其时，尚有人在四处购买女子，“如侍卫迈子现在各处买人。（朱批：无此

¹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92，顺治十二年七月乙酉。

²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92，顺治十二年七月庚子。

³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 138，顺治十七年七月戊午。

⁴ 其他二人为魏琯，已故，归其骸骨；李呈祥系生还。

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册，第 613 页，《密谕王鸿绪密奏前岁南巡时有人骗买苏州女子事》，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册，第 614 页，《工部尚书王鸿绪奏报访得范溥等人纷买苏女子情形折》，康熙四十六年。

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册，第 615 页，《工部尚书王鸿绪奏报访得范溥等人纷买苏女子情形折》，康熙四十六年。

⁸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册，第 614 页，《工部尚书王鸿绪奏报访得范溥等人纷买苏女子情形折》，康熙四十六年。

名)”甚至有人强行购买，原任东平州知州范溥，今捐马候补佾事道，本籍徽州人士，在京到处拉扯关系，此人善于借机扬威，“前日因进花给以御箭，范溥遂假以御箭带领娼妓行走。”¹而其行事，一惯善于强买，“在常熟县以银五百两强买赵郎玉家人之子，其子并非戏子，因生员严璠在范溥面前说及，遂令苏州督粮同知姜弘绪出票强要去。”²而更为可恶的是，每每范溥买平人子女，“皆託御前人员名色，其着落总不可问，”若有看中之人，绝不容其家不卖，“其父母不允者，嘱姜弘绪³出票强要。”⁴

诸如此类买人之举数不胜数，或者自买，或者买来交结要紧人员，其人在买女子时皆不用本名，而是捏造姓名，而且，买女者并不与卖女者直接联系，卖女之父母仅到其包揽之家收受银两，并未见过真正的买主，其女到底卖给何人，卖女之父母并不知道。买女事件做的相当诡秘，故而，此事调查起来亦比较困难。

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王鸿绪续奏其访查范溥等人买女子情形，有公开买卖者，如“铜商阎姓买三人，一吴姓，泰州人，年十七岁；一张三娘，苏州人，年十八岁，善丝竹；一王姓，吴县县前换钱店之女，年十六岁。又杭州布政黄明买三人，内一系米行陆南林之女，其二人未知其确姓；又扬州商纲到苏买人不一而足。”⁵

其中，范溥行事仍十分乖张，其“指名要紧人员并挟持地方官牌票”⁶。前面曾提及范溥强买赵郎玉家小童，后，王鸿绪听闻小童之母“到虎丘，叩阊知府贾仆，误认为告地方官之事，着衙役押去圈住，不得具状。”⁷

范溥强买女子的本性不改，“强买卖香油柳姓之女，又强买一妓女，又买十

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册，第 615 页，《工部尚书王鸿绪奏报访得范溥等人纷买苏女子情形折》，康熙四十六年。

按：该票“票上有小手玉蛹之称。据说男曰小手，女曰玉蛹，不知出于何典也。”据（美）吴秀良著《康熙朝储位斗争记实》，第 91-92 页记：“小手”是男妓的委婉语，而“玉蛹”则指妓女。

²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册，第 615 页，《工部尚书王鸿绪奏报访得范溥等人纷买苏女子情形折》，康熙四十六年。

³ 苏州督粮同知

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册，第 615 页，《工部尚书王鸿绪奏报访得范溥等人纷买苏女子情形折》，康熙四十六年。

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册，第 614 页，《工部尚书王鸿绪奏为访得范溥等人强买苏州女子情形折》，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⁶ 旧时官方为某具体目的而填发的固定格式的书面命令，差役执行时持为凭证。

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册，第 663-664 页，《工部尚书王鸿绪奏为访得范溥等人强买苏州女子情形折》，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三四岁者八名，不知送于何处。”¹

按照当时的情形来看，范溥的做法无疑是以女子来交接要员，为自己升官发财铺路。时值康熙诸子争立之际，这些明买或者强买的女子大多应是用来结交他们心目中可能继承王位的皇子的。鉴于资料缺乏，这些被买女子的最终流向不清，但范溥等人大量买汉女结交皇子本身当可看出清朝上层对汉女情有独钟。另外，雍正四年，雍正帝对阿其那家使女的处理却给我们提供了窥视这个问题的一些蛛丝马迹。

雍正四年七月十一日，苏州织造高斌“奉旨阿其那家使女三个有父母的，尔等说与织造问伊父母，若要领去，尔等交与他们领去。”²

此三名女子分别是玉姐二十三岁，苏州府长洲县皮市巷住，朱在玠之女；二姐二十三岁，苏州府长洲县元坛庙前住，何端云之女；金姐二十二岁，苏州府东城陆家巷住，蔡汉云之女。³

雍正帝传旨，若三名女子的父母要来认领女儿，就到正蓝旗满洲都统印房；要是不来领，也着人到印房来说闻，然后好安排女子的着落。

高斌奉旨后，依照住址传集朱在玠等三人，宣奉谕旨面问其是否愿意领回女儿，朱在玠等回称乐意领回女儿，但因赤贫，苦无盘费，对此，高斌“仰体皇上超释仁恩，量伊等三人来回所用酌给盘费，差家人同于七月二十一日起身进京。”⁴

此外，高斌纠正了人名、住址等错误之处，如“何端云实名瑞雲，其蔡汉云住常熟县地方，女之母（舅）刘南文乃住苏州东城陆家巷。”⁵

同时，高斌将三名女子系何人于何时所买亦一并查明奏闻，“朱在玠之女系李煦于康熙五十三年买送与阿其那，其何瑞云、蔡汉云之女系允禔家人默尔森

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1册，第663页，《工部尚书王鸿绪奏为访得范溥等人强买苏州女子情形折》，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²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册，第726页，《苏州织造奏遵旨领回阿其那家三个苏州使女交其父母折》，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册，第726页，《苏州织造奏遵旨领回阿其那家三个苏州使女交其父母折》，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册，第726页，《苏州织造奏遵旨领回阿其那家三个苏州使女交其父母折》，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册，第726页，《苏州织造奏遵旨领回阿其那家三个苏州使女交其父母折》，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于康熙五十七年买送与阿其那。”¹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李煦因迎合阿其那买送苏州女子被定罪，“又覆请议迎合阿其那买送苏州女子之李煦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一疏。上曰李煦治罪之处着交与内务府总管请旨具奏。”²

阿其那，即康熙帝皇八子允禩。康熙五十一年，皇太子胤初二度被废，诸子争立。允禩一度被很多人看好，认为极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李煦于康熙五十三年送女子与阿其那，予以结交，无非是为以后的政治仕途作铺垫。而由此可见，其时购买女子结交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当成为一种风尚，这当可从侧面说明清朝后宫内不可能像顺治帝所言宫内无汉女。

如果说，官员等大量购买汉女尚且不能作为清宫内有汉女的确证的话，李煦曾为康熙帝进贡一班戏子则可确证宫内存在过汉女。康熙三十二年，李煦“寻得几个女孩子，要教一班戏，送进以博皇上一笑，”因为当时弋腔（即昆腔）比较流行，所以李煦就别出心裁，想教习女孩子弋腔，学成后送给康熙帝，但遍处求访难觅一个好教习。康熙帝知道此事后，派遣叶国桢前去教导，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到苏州，李煦为此叩谢康熙帝，并表示将不时奏报学习进展。³

纵观全折，不难推断，在上此折之前，李煦即已向康熙帝汇报其寻得女子、欲教授弋腔进献之事，同时也奏报了其难处，即没有好教习，而康熙帝表示支持李煦的行动，积极地提供教习。康熙帝自然明白李煦进贡这一戏班的意图，其不单可唱戏博皇帝一乐，更为重要的是，其以唱戏为名入宫后，可侍奉皇帝，成为皇帝的侍妾。在此情况下，康熙帝仍持一种极为积极的态度，不能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其对进贡汉女的做法采取了默许态度，在无形中给予支持。

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册，第726页，《苏州织造奏遵旨领回阿其那家三个苏州使女交其父母折》，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²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起居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册，第898页。

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1册，第9页，《苏州织造李煦奏为弋腔教习叶国桢已到苏州折》，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

5.3 乾隆朝的汉女妃嫔

5.3.1 乾隆朝地方官采买进贡汉女

乾隆三年五月十二日，乾隆帝为南方有关官员购买民女事特意降旨：听闻“南方织造、盐政等官内，有指称内廷须用优童秀女，广行购觅者。并闻有勒取强买等事。”对此，乾隆帝表示骇异，且言“内廷承值之人，尽足以供使令，且服满之后，诸处并未送一人。”¹

乾隆帝反复辩伸，但恰好欲盖弥彰，据其自言：“惟海保处曾进二女子，其一已经拨回；曾进一班弋腔，因甚平常，拨出外者二十余名。此人所共知者。何至广求于外。”

对于所进的一班弋腔，乾隆帝虽拨出二十余名，被拨出者亦是因为并无特别之处才被退回，或者是唱腔平常，或者是姿色平平，此难定论。但可确知，乾隆帝并未悉数退回，若其将全班放出的话，乾隆帝也一定会为自己洗冤。

事实上，在乾隆三年五月之前，乾隆帝后宫中已不乏南方进贡的汉女。

乾隆四年四月初十日，乾隆帝面谕江苏布政使徐士林，“有人参奏海保购买女孩，指称进上，如果有其事，汝即据实奏闻。”²五月二十一日，徐士林到任后即留心查访。八月十七日，徐士林上奏，“海保往年多置婢妾事，实有之。其指称进上之处，人皆未闻其事。至其为人矜情好胜、语言轻佻已在皇上洞鉴之中，第熟察其居心行事坦白爽快心口如一，吴中文武官僚颇服其直实。臣谨据实恭折密奏。伏祈皇上睿鉴。”³乾隆帝朱批此何玉公之论。知道了。⁴海保之事就此作罢。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苏州织造图拉为其寻访到一名潘姓女子上奏乾隆帝。事实上，图拉早在乾隆十一年即访得该女子，借称京官聘娶，秘密委托其亲族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68，乾隆三年五月癸亥。

² 档号 04-01-12-0015-023 朱批奏折 江苏布政使徐士林 奏为据实密奏海保购买女孩指称进上确有其事乾隆四年八月十七日。

³ 档号 04-01-12-0015-023 朱批奏折 江苏布政使徐士林 奏为据实密奏海保购买女孩指称进上确有其事乾隆四年八月十七日。

⁴ 档号 04-01-12-0015-023 朱批奏折 江苏布政使徐士林 奏为据实密奏海保购买女孩指称进上确有其事乾隆四年八月十七日。

前往说媒，其父应允，但“其母决志不从，难以办理。后只得托原办之人缓图。”¹其后，该女子一直待字闺阁。乾隆十三年十二月，潘姓女子年已二十，尚未聘嫁。于是，该女子之父瞒着妻女，允准图拉前往看视。于是，图拉假称本地人，“详细密看此女举止甚庄重，身段面貌俱韵雅，”²图拉将此女进献乾隆帝之心益坚。图拉再次借称京官聘娶，将该女“于（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夜静密接进署”。³因该女不知进京的真实目的，所以，图拉一直未将此事上奏乾隆帝。

该女子入图拉官署后，图拉之母把入宫的好处反复细细数说，开导潘姓女子，该女子最终认可此事，并完全同意。由是，图拉方将此事上奏，并拟于乾隆十四年“二月初旬由水路起程，约三月初旬可以到京。”⁴

同时，图拉希望能够再寻一名女子，一同送入宫内，“现在严令原办家人仍密遍访，或能再得一人，相随同进。”⁵

如果说，之前海保进贡的女子确系海保私自进贡，乾隆帝不知情由，只是被动接受的话，那么，此次苏州织造图拉进贡潘姓女子前事先向乾隆帝详述整个事情的经过，又该作如何解释？

图拉为此女子耗时两年，前后都是借口京官聘娶，而不敢明言进贡皇帝，是害怕民间知道皇帝纳汉女引起民间骚动，抑或担心有损皇帝的声名？又或者担心皇帝违反“宫内不蓄汉女”的祖制？

无独有偶，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苏州织造舒文又有关于常熟县女子的奏折——《奏为奉旨查明常熟县殷姓女子情形事》，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前，具体时间不详，乾隆帝曾赏给十一阿哥永理一名殷姓使唤女子，乾隆四十年，该女子母兄来京投奔至十一阿哥府中，经十一阿哥交出询问，殷姓女子之母系“想念伊女，到京探望，今知在阿哥府内可以放心，即拟料理回家。”⁶

¹ 档号 04-01-14-0015-018 苏州织造图拉 奏报访得苏州潘姓女子情形及密接进署日期事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

² 档号 04-01-14-0015-018 苏州织造图拉 奏报访得苏州潘姓女子情形及密接进署日期事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

³ 档号 04-01-14-0015-018 苏州织造图拉 奏报访得苏州潘姓女子情形及密接进署日期事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

⁴ 档号 04-01-14-0015-018 附片 苏州织造图拉 奏报访得苏州潘姓女子情形及密接进署日期事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

⁵ 档号 04-01-14-0015-018 附片 苏州织造图拉 奏报访得苏州潘姓女子情形及密接进署日期事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

⁶ 档号 04-01-14-0042-075 朱批奏折 苏州织造舒文 奏为奉旨查明常熟县殷姓女子情形事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然而，此折透漏出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即，乾隆帝说“此等赏给阿哥女子非有名号自不便归入内务府旗分给以养贍，”换言之，若该女子具有了名号，其家可归入内务府旗，可由皇家养贍，而殷姓女子当前仅为一名普通的使女，尚未有名号，甚至连十一阿哥的最低级的侍妾都算不上，所以其家不能入于内务府旗分，也不能享受披甲钱粮养活家口。

与此同时，这也说明此女并非旗人，而是民人，即纯正的汉女。该女子系由乾隆帝赏给十一阿哥，说明该女子应该是先入宫，而后又经乾隆帝赏给十一阿哥，尽管此女入宫的时间不详，但殷姓女子的汉女身份确定无疑。同时，根据清宫选秀女仅局限于八旗女子和内务府三旗女子来看，该殷姓女子当为地方官员进贡乾隆帝。

此外，乾隆帝尚且甚是担心该女子父家会因女儿在阿哥府，从而在地方上为非作歹。该女子虽然尚未有位号，其家不能入内务府三旗享受一些待遇，但其家回地方后还是可能以其女在阿哥府内“视为荣贵，倚恃生事”¹。为杜绝此风，乾隆帝“传谕舒文于伊等到家后留心察访，如果安分营生，原可听其自便，倘稍有倚藉阿哥名目借端滋事之处，即应照例治罪。”²

与此同时，乾隆帝提醒舒文要引以为戒，“从前安宁、普福于此等事，每意存容隐至获愆咎，此舒文所深知者，务须引以为戒，毋得稍存姑息，将此谕令知之。钦此。”³而这说明，像殷姓女子入宫的情况之前并不少见，在舒文之前，苏州地方已有其他女子入宫，或者进入阿哥府。安宁、普福因不能悉心查访这类女子母家在地方的行为，或者隐瞒其不法行为，最后导致自己受责。

对此，舒文也心照不宣，其覆奏：“殷姓住居苏州府常熟县地方，其家稍可自给，平素尚属安分，本年进京之处，奴才实未得知，现在专差密访，知其尚未到苏，一俟伊等到家，奴才谨遵圣训留心察访，如果安分营生听其自便，倘敢稍有倚恃滋事不安本分，奴才察访得实，即遵旨奏闻，照例治罪。”⁴并表示

¹ 档号 04-01-14-0042-075 朱批奏折 苏州织造舒文 奏为奉旨查明常熟县殷姓女子情形事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² 档号 04-01-14-0042-075 朱批奏折 苏州织造舒文 奏为奉旨查明常熟县殷姓女子情形事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³ 档号 04-01-14-0042-075 朱批奏折 苏州织造舒文 奏为奉旨查明常熟县殷姓女子情形事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⁴ 档号 04-01-14-0042-075 朱批奏折 苏州织造舒文 奏为奉旨查明常熟县殷姓女子情形事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从前安宁、普福俱以容隐获咎，奴才素所深悉，断不敢稍存姑息，复蹈前辙，自取罪戾，有负圣主教诲成全之至意所有。”¹

综上所述，乾隆朝，苏州地方官进贡汉女当确有其事，此外，乾隆帝后宫内确有汉女妃嫔。

5.3.2 乾隆帝的汉女妃嫔

5.3.2.1 怡嫔柏氏

关于乾隆帝怡嫔柏氏，史书记载不多，《清列朝后妃传稿》载：“怡嫔柏氏，柏士彩女。乾隆六年封为嫔。二十二年薨。”²

《清皇室四谱》载：“怡嫔柏氏，亦作柏佳氏，柏士彩女，乾隆初赐号为贵人。六年十一月册封怡嫔。二十二年丁丑卒。”³

关于怡嫔的出身，上述仅言其为柏士彩之女，并未提及其所属旗籍。

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发现几则史料，有助解决此问题。其一为乾隆五十八年总管内务府上奏的《为正黄旗宜品常在娘娘及家人入旗清册》，其载：“正黄旗通源佐领下查得本佐领下宜品娘娘于乾隆七年奉旨入旗，于二十二年五月薨逝。”⁴

此则史料中提及宜品娘娘家人入旗问题，但是，遍阅乾隆帝妃嫔，其中并未有位号为“宜品”者。与此同时，乾隆朝却有仪嫔和怡嫔二人，其中，仪嫔黄氏，为乾隆帝藩邸格格，乾隆帝即位不久即去世，乾隆元年九月，追封为仪嫔；怡嫔柏氏，乾隆六年二月十三日，由贵人晋封为嫔，⁵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举行册封典礼，⁶二十二年五月薨逝。⁷怡嫔与宜品汉语同音，上文所提“宜品”当为怡嫔柏氏，而非仪嫔黄氏。

怡嫔、宜品、仪嫔，三者同音不同字，这种现象可能与时人的汉文化水平

¹ 档号 04-01-14-0042-075 朱批奏折 苏州织造舒文 奏为奉旨查明常熟县殷姓女子情形事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² 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绿樱花馆平氏墨版，传下，第31页。

³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2，《后妃》，第78页。

⁴ 档号 05-0448-060 清册 总管内务府 为正黄旗宜品常在娘娘及家人入旗清册 乾隆五十八年。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6，乾隆六年二月戊申。

⁶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55，乾隆六年十一月癸未。

⁷ 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绿樱花馆平氏墨版，传下，第31页。

相关，亦与众人并不悉知宫廷内事相关，如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九日，总管内务府《呈为奉旨入旗清单》载：“入旗宜妃之父柏士彩”¹，而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九日，总管内务府《呈为奉旨入旗清单》中又明确写着“怡嫔之父柏士彩”²。由上可见，上述所提的宜妃、宜品、怡嫔就是现在所言之怡嫔柏氏。

乾隆六年，柏氏由贵人晋封为嫔，次年，怡嫔柏氏父家“奉旨入旗”³，乾隆七年十二月，“布政安宁送到柏士彩等亲丁十一名口，仆人男妇九名口到京。经奴才奏明将柏士彩父子入于内务府佐领下。”⁴并赏给披甲钱粮、住房、地亩、取租房等项。⁵此即说明怡嫔柏氏原非旗人，由于入宫并有较高的位号，乾隆帝才将其家族入旗，隶“正黄旗通源佐领”⁶。怡嫔柏氏父家最终入于内务府正黄旗。如此，柏家之女子日后就需参选内务府三旗女子的选秀，若选中就需入宫做宫女，如果幸运，亦可跃入妃嫔的行列。

而乾隆帝妃嫔中亦确有另一柏氏女子，乾隆五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柏氏由那常在封为寿贵人⁷，至于此名柏氏女子何时封那常在，史料记“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愉妃下学规矩女子一人封那常在。”⁸

根据史料来看，柏氏于乾隆二十九年封那常在在后，曾被降为那答应，“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承乾宫那常在夏例日用黑炭十斤，从今日止退。”⁹那常在的分例被止退，又未添加比常在高一级的贵人的分例，据此当可推测那常在在被降级处理，即，那常在在被降为那答应。

而其后，宫内亦确实多了那答应之名号，如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总管内务府所奏承乾宫女子五姐受伤投井身死案中提到，受伤投井身死女子乃承乾宫那答应位下之女子。¹⁰乾隆四十年居承乾宫之那常在与乾隆五十三年居承乾

¹ 档号 05-0448-047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为奉旨入旗清单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² 档号 05-0448-048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为奉旨入旗清单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³ 档号 05-0448-060 清册 总管内务府 为正黄旗宜品常在娘娘及家人入旗清册 乾隆五十八年。

⁴ 档号 05-0448-04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入旗户籍养赡事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九日。（按：原题名多一个入字。）

⁵ 档号 05-0448-04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入旗户籍养赡事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九日。（按：原题名多一个入字。）

⁶ 档号 05-0448-060 清册 总管内务府 为正黄旗宜品常在娘娘及家人入旗清册 乾隆五十八年。

⁷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463，乾隆五十九年十月丙子。

另，参见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7 页，那常在实即寿贵人。

⁸ 《清代孤本内閣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380 页。

⁹ 《清代孤本内閣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586 页。

¹⁰ 档号 05-0412-07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遵旨验得承乾宫女子五姐受伤投井身死情形事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宫之那答应，当为同一人。

关于那答应何时复封为那常在，尚且缺乏明证，但乾隆五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那常在晋封寿贵人。那常在与寿贵人实为同一人，即柏氏。

另外，《为正黄旗宜品常在娘娘及家人入旗清册》中除提及宜品娘娘外，尚提及“常在娘娘于乾隆十年进宫”，并言及怡嫔娘娘、常在娘娘之父母，“父柏士彩于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病故，嫡母范氏于乾隆二十四年二月病故，生母张氏于五十四年八月病故。”¹此即说明怡嫔与那常在实系姐妹。

前面提及宜品娘娘，即怡嫔，乾隆六年由贵人晋封为嫔，说明其进宫时间远早于乾隆六年。由此，乾隆十年进宫的女子绝非怡嫔柏氏，而当为那常在（即寿贵人）柏氏。《为正黄旗宜品常在娘娘及家人入旗清册》上奏于乾隆五十八年，其时，那常在柏氏尚未晋封贵人，清册内称之为常在娘娘亦合乎实情。

综上可言，那常在柏氏在其家入旗后，参选内务府三旗女子，以宫女身份入宫，直至乾隆二十九年方才晋封为那常在。其缘何在宫内时间这么长一直未出宫，尚且无第一手资料以资证明，但是否可以推断，那常在柏氏入宫后，被挑入其姐怡嫔柏氏下作侍女，也正因此，其到出宫年龄时一直未出宫，而乾隆二十二年，怡嫔柏氏薨逝后，其方才转到愉妃位下，后得封为那常在。

怡嫔柏氏与那常在柏氏虽系姐妹，但入宫时的身份不同，怡嫔柏氏以汉女身份入宫，那常在柏氏虽以内务府三旗旗人身份入宫，但其实亦为汉女。

柏士彩一家原非旗人，是地道的民人，因其女怡嫔之故，于乾隆七年入于内务府正黄旗，成为旗人。换言之，乾隆七年之前，柏士彩一家并非旗人，其既非内务府旗人更非八旗旗人。因为，无论柏氏为内务府旗人抑或为八旗旗人，柏氏都不会有入旗之说，只能有抬旗或降旗之说。

清朝有抬旗之说，若后妃之娘家属于八旗中的下五旗，皇帝可将其升至上三旗；若其为内务府三旗，皇帝可将其升入八旗，即，由地位低的旗升入地位高的旗。但这种情况叫抬旗，而非入旗。

所谓入旗，则指将民人²加入某旗，针对柏氏家族而言，其入内务府三旗。总之，由上可知，柏氏家族乾隆七年前确系民人，即，柏氏入宫时的身份是汉女，因其地位渐高，成为乾隆帝的怡嫔，其家才由民籍转为内务府三旗旗籍。

¹ 档号 05-0448-060 清册 总管内务府 为正黄旗宜品常在娘娘及家人入旗清册 乾隆五十八年。

² 清代，在旗者，或者在八旗或者在内务府三旗，称“旗人”，不在旗的称“民人”。

而此举当是掩盖民人汉女妃嫔的身份的一种做法。

综上所述，怡嫔柏氏应是汉女，即使后来的那常在也是有名无实的旗人。

此前，提及宫内汉女妃嫔，无非是雍正帝的敦肃皇贵妃年氏，乾隆帝的孝仪皇后魏氏，慧贤皇贵妃高氏等。这些人确有汉人血统，但从旗籍问题来看，其先人或早入汉军八旗，或已入内务府三旗，如年氏为汉军旗人，魏氏之父清泰为内务府内管领，高氏原本亦内务府旗人，高氏封贵妃后，乾隆帝降旨将高家抬入满洲镶黄旗。

而此处所说的怡嫔柏氏，无论从血统而言，还是从其入宫前的身份而言，其都是地道的汉女。此足说明，乾隆帝的妃嫔中事实上并非没有汉女，只是乾隆帝采取了将民人汉女妃嫔父家入旗的措施，通过赋予其旗人的身份，来掩盖其妃嫔的汉女身份。¹

旗人享有固定的钱粮以资生计，民人汉女妃嫔父家入旗，一方面固然是恩宠，另一方面也是统治者掩盖自己不能遵守祖制的绝佳手段。清朝有“宫不蓄汉女”的祖制，但统治者难以做到不纳汉女，但其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妃嫔仍然是民人出身，而将民人出身的妃嫔娘家入旗，则可掩盖其纳汉女于后宫的有违祖制的行径。而此类例子，乾隆朝尚有庆贵妃陆氏、禄贵人陆氏、明常在陈氏、纯皇贵妃苏氏。

5.3.2.2 庆贵妃陆氏

关于乾隆帝庆贵妃，《清史稿》记载：“庆恭皇贵妃，陆氏，初封庆嫔，累进庆贵妃，薨。仁宗以尝受妃抚育，追尊为庆恭皇贵妃。”²其中说得很清楚，庆贵妃之所以成为庆恭皇贵妃，源于对仁宗，即嘉庆帝，有抚育之恩。

而《清史稿》所言“陆氏，初封庆嫔”³，则有失严谨，陆氏最初的封号并非庆嫔，而是贵人。据《清实录》载，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谕令贵

¹ 另外，将汉女妃嫔母家入旗，其家就会享有规定的钱粮以资生计，会享受到众多实际利益。这应是一项特权。若汉人女子无名号，其母家不能入旗，当然亦不能享受此特权。如乾隆四十年，乾隆帝赏给十一阿哥使唤之殷姓女子之母兄投奔到十一阿哥府中，乾隆帝称“此等赏给阿哥女子非有名号自不便归入内务府旗分给以养赡”。

² 赵尔巽：《清史稿》，卷214，《列传第一·后妃传》，第8919页。

³ 赵尔巽：《清史稿》，卷214，《列传第一·后妃传》，第8919页。

人陆氏俱晋封为嫔。¹乾隆十六年六月初八日，举行册封典礼。²

乾隆二十五年，为乾隆帝五十大寿，且为圣母皇太后七旬大寿，为此，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乾隆帝谕令庆嫔著晋封为妃。³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举行册封典礼。⁴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五日，乾隆帝谕令庆妃晋封贵妃。⁵十月初六日，举行册封庆贵妃典礼。⁶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庆贵妃薨逝。⁷乾隆四十年十月，庆贵妃金棺送至胜水峪妃衙门。⁸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帝崩逝。次日，嘉庆帝因“蒙庆贵妃养母抚育，与生母无异”，谕令追封庆贵妃为庆恭皇贵妃。⁹陆氏由薨逝时的贵妃名号晋升为皇贵妃。

如上为陆氏的晋封历程，但关于陆氏的出身及旗籍等问题，史书多语焉不详，《清皇室四谱》载“赠庆恭皇贵妃陆氏，陆士隆女。”¹⁰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检阅资料时发现几则史料，可补其缺。

乾隆五十八年，总管内务府上奏《为镶黄旗庆贵妃之父陆士龙入旗清册》，其中，陆士龙即陆士隆，“庆贵妃之父陆士隆于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奉旨入旗，赏披甲钱粮四分养家口，”¹¹陆士隆所入旗为镶黄旗倭弜额佐领下。¹²又，嘉庆九年九月初五日，总管内务府《奏为查明庆恭皇贵妃丹闱八旗年份并现有子嗣人丁户口事》载：“庆恭皇太贵妃之父陆士龙系于乾隆二十二年到京，经臣衙门奏准入于内务府镶黄旗旗鼓佐领下。”¹³即，乾隆二十二年，陆士隆由京外的其他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80，乾隆十六年正月庚子。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92，乾隆十六年六月癸卯。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601，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丁卯。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603，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812，乾隆三十三年六月辛酉。

⁶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820，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庚申。

⁷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962，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丙寅。

⁸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989，乾隆四十年八月戊戌。

⁹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37，嘉庆四年正月癸亥。

¹⁰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2，《后妃》，第 73 页。

¹¹ 档号 05-0448-057 清册 总管内务府 为镶黄旗庆贵妃之父陆士龙入旗清册 乾隆五十八年。

¹² 档号 05-0448-057 清册 总管内务府 为镶黄旗庆贵妃之父陆士龙入旗清册 乾隆五十八年。

¹³ 档号 05-0510-08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明庆恭皇贵妃丹闱八旗年份并现有子嗣人丁户口事 嘉庆九年九月初五日。（按：题名中的八旗当为入旗。）

地方进京，被安排在内务府镶黄旗旗鼓佐领下¹。

由此可见，庆贵妃原本亦非旗人女子，而系汉女。其入宫服侍乾隆帝，因晋封庆嫔，位号日隆而泽被家人，陆家由民人入内务府镶黄旗籍，“赏披甲钱粮四分（分即份）养家口。”²四分披甲钱粮赏与“陆士龙之子陆裕登、陆廷荣、陆朝元、陆朝保四人，每人给披甲三两钱粮米石”³。此外，乾隆帝还从崇文门内苏州胡同入官七十五间官房内，隔出四十三间赏给陆家居住。⁴并赏给陆家“涿州地七顷八十亩零”，每年可以收取“租银二百六十四两零”，赏给房子收取租息，“正阳门外西河沿取租房十间，每月得租银十二两一钱，”此两项钱银一年共计四百零九两二钱，足够陆家养活家口。⁵

经查，乾隆五十八年，陆家有三口人丁当差，“陆士隆之子披甲奇保，奇保之侄柏唐阿松林，松林之子闲散人祥福。”⁶奇保即朝保，松林当为松龄，为陆廷荣之子，即朝保之侄，祥福乃松龄之子。与《奏为查明庆恭皇贵妃丹闱八旗年份并现有子嗣人丁户口事》一折中所提人名相吻合。

陆家的恩宠并未就此结束，因陆氏抚养嘉庆帝有功，嘉庆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嘉庆帝谕内阁：“庆恭皇贵妃之侄陆松龄著赏给骑都尉。”⁷嘉庆九年《奏为查明庆恭皇贵妃丹闱八旗年份并现有子嗣人丁户口事》一折所载与此一致，“陆士龙之子嗣惟有陆廷荣之子松龄，于嘉庆四年奉旨赏给骑都尉。”⁸此后，“复经带领引见，奉旨松龄以司员用，嗣于嘉庆六年补授主事，现在上驷院行走，该员现有三子，长子祥福现食披甲钱粮，次子祥禄，三子祥寿，年尚幼稚。”⁹“奉旨上驷院主事陆松龄着遇有该院或内务府员外郎缺出即以拟陪引见，续有缺出，

¹ 旗鼓佐领是专门安置汉人与其他人的。

² 档号 05-0448-057 清册 总管内务府 为镶黄旗庆贵妃之父陆士龙入旗清册 乾隆五十八年。

³ 档号 05-0510-08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明庆恭皇贵妃丹闱八旗年份并现有子嗣人丁户口事 嘉庆九年九月初五日。（按：题名中的八旗当为入旗。）

⁴ 档号 05-0510-08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明庆恭皇贵妃丹闱八旗年份并现有子嗣人丁户口事 嘉庆九年九月初五日。（按：题名中的八旗当为入旗。）

⁵ 档号 05-0510-08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明庆恭皇贵妃丹闱八旗年份并现有子嗣人丁户口事 嘉庆九年九月初五日。（按：题名中的八旗当为入旗。）

⁶ 档号 05-0448-057 清册 总管内务府 为镶黄旗庆贵妃之父陆士龙入旗清册 乾隆五十八年。

⁷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41，嘉庆四年三月乙酉。

⁸ 档号 05-0510-08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明庆恭皇贵妃丹闱八旗年份并现有子嗣人丁户口事 嘉庆九年九月初五日。（按：题名中的八旗当为入旗。）

⁹ 档号 05-0510-08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明庆恭皇贵妃丹闱八旗年份并现有子嗣人丁户口事 嘉庆九年九月初五日。（按：题名中的八旗当为入旗。）

着以拟正引见。”¹

庆贵妃陆氏娘家于乾隆二十二年入旗，其时，距陆氏晋封庆嫔六年，在皇帝的有名号的妻妾中，嫔位列第五等级，已算皇帝的比较主要的妾，晋封嫔位，不仅有金册以表示其身份，而且要举行册封典礼；而册封贵人、常在、答应，则不举行典礼，亦无金册等作为身份的象征。可以说，嫔位是划分后宫妃嫔等级的分水岭，跻身于嫔位，在后宫妃嫔等人中地位已比较高。正因如此，怡嫔和庆嫔父家才会被乾隆帝降旨入旗。

另，怡嫔柏氏和庆贵妃陆氏两人母家的生活境况当属不错，其入旗进京时各带了不同数量的仆人男妇，如乾隆七年十二月，“布政安宁送到柏士彩等亲丁十一名口，仆人男妇九名口到京。”²乾隆二十二年十月，“陆士龙现在亲丁十五名口，仆人男妇二十三名口。”³由此可见，柏士彩与陆士龙两家绝非一般贫困家庭，甚或堪称小康家庭。不知，是否当地官员极力游说两家送女入宫，抑或别有他因。

5.3.2.3 禄贵人陆氏

乾隆帝禄贵人陆氏原亦为汉女。乾隆五十八年，总管内务府奏《为镶黄旗禄贵人胞姐陆氏入旗清册》载“厢黄旗鄂起管领下查得本管领下于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初九日奉旨入禄贵人胞姐原披甲人周森之妻陆氏之子周发，赏给披甲钱粮，伊子幼丁长河；周发弟周煜赏给披甲钱粮，周煜之长子宁河，赏给披甲钱粮，次子扫院幼丁太和。现有人丁五口。”⁴

按照清代满汉不通婚的规定，禄贵人之姐陆氏嫁与民人，其姐则应为民人，即禄贵人原亦应为民人。

关于乾隆帝禄贵人，《清史稿》、《清皇室四谱》、《清列朝后妃传稿》等均无载，故，禄贵人的晋升历程不明。

而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陆氏被封为禄常

¹ 档号 05-0510-088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查明庆恭皇贵妃丹闱八旗年份并现有子嗣人丁户口事 嘉庆九年九月初五日。（按：题名中的八旗当为入旗。）

² 档号 05-0448-04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入旗户籍养赡事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³ 档号 05-0448-044 奏折 总管内务府 奏为入旗户籍养赡事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⁴ 档号 05-0448-058 清册 总管内务府 为镶黄旗禄贵人胞姐陆氏入旗清册 乾隆五十八年。

在,“(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敬事房首领杨双全传说,封禄常在一位,冬例日用黑炭二十斤,柴二十斤,夏例日用黑炭十斤。”¹

十五年后,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二日,禄常在与明常在一同被封为贵人,“首领太监传旨禄常在、明常在封为贵人。”²

关于禄贵人去世时间,鉴于史料缺乏,尚难有定论。据《清代帝后的归宿》载:“五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葬纯惠皇贵妃园寝。”³

5.3.2.4 明常在陈氏

乾隆五十八年,总管内务府《为镶黄旗明常之胞兄入旗清册》载“镶黄旗达翰管领下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内奉旨入旗,明常在之胞兄披甲人陈济,长子文栢,现共人丁二口。”⁴据此,明常在胞兄入旗,自当说明明常在母家亦非旗人,其民人汉女的身份由此可见。而乾隆帝明常在、明贵人、芳嫔、芳妃实系同一人,即陈氏。

关于明常在陈氏⁵,《清皇室四谱》载:“芳妃陈氏亦作陈佳氏,陈廷伦女,初入宫赐号为贵人,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册封为芳嫔。嘉庆三年十月仁宗奉太上皇帝敕旨晋尊为芳妃。六年辛酉八月三十日卒。”⁶

关于陈氏何时入宫,现缺乏第一手资料,根据《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起至四十一年添减底账》所载“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初三日、初七日,出外,……明常在用黑炭六斤”⁷,不难推知,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前陈氏已为明常在。⁸

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二日,陈氏由明常在晋封为明贵人,“首领太监传旨禄

¹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册,第1369页。

²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册,第1584页。

³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另,于善浦记陆贵人,亦书禄贵人。陆系其姓氏,禄当为其封号,鉴于二者同音,故而两者通用。

⁴ 档号05-0448-059 清册 总管内务府 为镶黄旗明常(按:原题漏了“在”字,当为明常在)之胞兄入旗清册 乾隆五十八年。

⁵ 按:乾隆帝婉贵妃陈氏为陈廷璋女,其家世亦不清楚,关于陈氏的家世情况尚需进一步研究;芳妃(明常在)陈氏为陈廷伦女,不知二者是否有姐妹关系,即,不知陈廷璋与陈廷伦是否确系兄弟,若此说成立,那么婉贵妃陈氏当亦为汉女妃嫔,此推测尚需考证。

⁶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2,《后妃》,第77页。

⁷ 《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册,第1473页。

⁸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载,陈氏于“乾隆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封明常在,四十年晋明贵人。”关于陈氏入宫的具体时间,其亦无载。关于陈氏晋封的曲折历程,其亦未载。

常在、明常在封为贵人，从今日起。贵人冬例日用红箩炭五斤，黑炭二十五斤，柴四十斤，夏例日用黑炭十八斤。”¹

但此后，明贵人曾遭降黜，如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出外，其中仍载“明常在用黑炭六斤。”²由此可见，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二日，陈氏晋封为明贵人后，又曾被降黜为明常在，具体时间尚不清楚。

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明常在复封为贵人，“内殿总管王传明常在仍封贵人，……按贵人例添给。”³十八年后，乾隆五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明贵人晋封为芳嫔，“明贵人封为芳嫔，……夏例日用红箩炭五斤黑炭二十斤；冬例日用红箩炭八斤黑炭三十斤柴六十斤。”⁴

嘉庆三年四月十五，太上皇帝敕谕“芳嫔亦属年久，著加恩封为妃。”⁵十月十九日，行册封典礼，太上皇帝（乾隆帝）命大学士刘墉为正使，礼部尚书纪昀为副使，持节册封芳妃。⁶嘉庆六年，陈氏薨逝。

5.3.2.5 纯惠皇贵妃苏氏

关于乾隆帝纯惠皇贵妃苏氏，据《清史稿》载：“纯惠皇贵妃，苏佳氏。事高宗潜邸。即位，封纯嫔。累进纯皇贵妃。薨，谥曰纯惠皇贵妃。葬裕陵侧。子一，永瑤。女一，下嫁福隆安。”⁷

《清皇室四谱》载：“纯惠皇贵妃苏氏，亦称苏佳氏，苏召南女，雍正时入侍高宗藩邸，十三年生皇三子，赠循郡王永璋。高宗登极，赐号纯嫔。乾隆二年十二月册晋纯妃。八年生皇六子质庄亲王永瑤。十年生皇四女和硕和嘉公主。十年十一月晋纯贵妃；二十五年庚辰四月晋纯皇贵妃，旋于是月十九日卒，五月谥曰纯惠皇贵妃，葬裕陵旁，称曰纯惠皇贵妃园寝。”⁸

《清列朝后妃传稿》载：“皇贵妃苏氏苏召南女，（通考皇贵妃苏氏苏召南

¹ 《清代孤本内閣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584-1585 页。

² 《清代孤本内閣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625 页。

³ 《清代孤本内閣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623 页。

⁴ 《清代孤本内閣六部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年版，第 4 册，第 1718 页。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498，嘉庆三年四月己酉。

⁶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499，嘉庆三年十月己酉。

⁷ 赵尔巽：《清史稿》，卷 214，《列传一·后妃传》，第 8919 页。

⁸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2，《后妃》，第 72 页。

女)乾隆二年封纯妃,十年进贵妃,二十五年进皇贵妃,生皇三子永璋,皇六子永瑑,皇四女和硕和嘉公主。是年薨,谥纯惠皇贵妃。”¹

综合上述三则史料,其虽繁简不一,但关于纯惠皇贵妃的晋封历程显而易见,乾隆帝登极后,诏封苏氏为纯嫔,乾隆二年,晋封纯妃;乾隆十年,纯妃晋封为纯贵妃;乾隆二十五年,纯贵妃崩逝之前,方晋封为皇贵妃。

关于苏氏所生子女,《清史稿》所载缺漏皇三子永璋,苏氏生育二子一女,即皇三子永璋,皇六子永瑑,皇四女和硕和嘉公主,苏氏所生子女集中于乾隆十年以前,乾隆十年之后,未见相关苏氏生育子女的记载。

苏氏的晋封历程和生育子女情况虽清晰可见,但有两个问题尚且不清,一、苏氏入侍高宗潜邸的时间,二、苏氏母家的旗籍问题。

一、苏氏入侍高宗潜邸的时间

鉴于资料不足,目前尚难断定苏氏入侍的确切时间,但根据苏氏所生皇三子的时间来看,“雍正十三年乙卯五月二十五日午时生,藩邸庶妃苏氏,即纯惠皇贵妃出。”²苏氏至迟应于雍正十二年入侍时为皇子的乾隆帝³,苏氏乃雍正帝所赐。

二、苏氏母家的旗籍问题

关于苏氏的出身,史料多无载,仅知其为苏召南女,至于苏召南系何人,则无相关记载。笔者查阅档案资料时发现一则史料,有助于解决此问题。乾隆五十八年,总管内务府《为正白旗纯惠皇贵妃之兄苏鸣凤等入旗当差册》载:“正白旗七十四佐领下查得本佐领乾隆四年奉旨入旗当差,纯惠皇贵妃之兄苏鸣凤、苏嘉凤赏给披甲钱粮。”⁴纯惠皇贵妃苏氏之兄苏鸣凤和苏嘉凤于乾隆四年奉旨入旗当差,此即说明苏氏母家原非八旗,亦非内务府三旗,而是民人,即苏氏本为民人汉女,其母家之所以能够入旗当差,完全是因苏氏成为乾隆帝的纯妃。

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四日,苏氏被册封为纯妃,“命东阁大学士徐本为正使,

¹ 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绿樱花馆平氏墨版,传下,第24a-24b页。

²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卷3,《皇子》,第155页。

³ 雍正十一年,封为和硕宝亲王。

⁴ 档号05-0448-056 清册 为正白旗纯惠皇贵妃之兄苏鸣凤等入旗当差册 乾隆五十八年。
另可参照档号05-0448-047 清单 总管内务府 呈为奉旨入旗清单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内阁学士春山为副使，持节册封纯嫔苏氏为纯妃。”¹

关于苏氏母家所入为内务府三旗抑或八旗，清册中未明确提及，但参照怡嫔柏氏和庆恭皇贵妃陆氏来看，苏氏母家当入内务府三旗。换言之，苏氏与怡嫔柏氏、庆恭皇贵妃陆氏一样，都是纯正的民籍汉女，其究竟缘何入宫，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苏氏系雍正帝赐给时为皇四子的乾隆帝则确定无疑。

雍正帝即位，皇四子弘历等人随同入宫居住。雍正五年七月，皇四子弘历成婚，婚后，其未分府出宫另住，而是一直住在宫内，雍正帝赐其居于西二所²。雍正十二年前后，雍正帝赐给皇四子汉女苏氏，此或可从侧面说明雍正帝时宫内并非不存在汉女。

而关于苏氏的晋封，亦有可圈点之处。乾隆帝即位后，例应册封藩邸旧人，自不必提嫡福晋立为皇后，而侧福晋高氏亦在乾隆帝即位之初就被册封为贵妃³，其他当依次而定。当然，因时届雍正帝葬礼，册封典礼暂不举行，待二十七个月后方行，如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举行册封后妃典礼。⁴其中，苏氏被封为纯妃，但从此次册封典礼中可见，苏氏在乾隆帝即位之初当曾被封为纯嫔，“册封纯嫔苏氏为纯妃。”⁵其册文曰：尔纯嫔苏氏，克裕温恭，夙彰淑慎，……以册印封尔为纯妃。”⁶两年中，苏氏由纯嫔晋封为地位更高一级的纯妃，于是，乾隆二年举行册封典礼时，直接进行了册封纯妃的典礼，而纯嫔的册封典礼则略而不行。

而后，身为纯正汉女的苏氏一步步高升，至贵妃，且排名后来居上。乾隆二年，乾隆帝共册封后妃五名，依次是皇后富察氏，贵妃高氏，嫔妃那拉氏，纯妃苏氏，嘉嫔金氏。由此可见，其时纯妃位居第四名，位次在嫔妃那拉氏之后。然而，乾隆十年时，苏氏已跃居那拉氏之前。

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三日，乾隆帝再次加封宫闱，贵妃晋封为皇贵妃；嫔妃、纯妃，俱著晋封贵妃，愉嫔，著晋封为妃，魏贵人，著晋封为嫔。⁷十一月十七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58，乾隆二年十二月丁亥。

² 乾隆帝即位后，赐名重华宫。

³ 参见拙文《关于乾隆帝“慧贤”皇贵妃高氏的几点考辨》，载《历史档案》（已被采用，尚未发表）。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58，乾隆二年十二月丁亥。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58，乾隆二年十二月丁亥。

⁶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58，乾隆二年十二月丁亥。

⁷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233，乾隆十年正月乙未。

日，举行册封典礼，册封纯贵妃、娴贵妃、愉妃、令嫔。¹贵妃高氏于诏封皇贵妃后不久即薨逝，故，此次未有册封皇贵妃之典礼。然而，由上文提及的后妃的次序可见，纯贵妃苏氏已居娴贵妃那拉氏之前。即，其时，纯贵妃苏氏位居皇后富察氏之下，娴贵妃那拉氏之上。

尽管如此，苏氏在皇后富察氏去世后未能成为皇后

乾隆十三年，皇后富察氏崩逝，后宫排名最前者当为纯贵妃苏氏。若是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纯贵妃苏氏当被立为皇后。但是，纯贵妃苏氏最终未能成为皇后，反倒是居于其下的娴贵妃那拉氏跃居皇后之位。

究其原因，不外乎三点：

（一）、苏氏的汉女身份成为其晋封皇后的不利条件。

清代后宫虽蓄有汉女妃嫔，但统治者并不敢公开承认。而且，清代采用了在旗人内部挑选后妃和宫女的做法，一则出于防范，二则亦可借此表无扰民间，如此，宫内若有民人汉女妃嫔，则会造成统治者沉溺声色的不良影响，故而统治者竭力掩盖民人汉女妃嫔的真实身份。

况且，苏氏父家虽已入旗，但仅系内务府旗人，社会地位较低，而且乾隆帝亦不会不顾及苏氏的汉女身份。

（二）、苏氏之子（皇三子永璋）失宠于乾隆帝。

前面提及，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皇后富察氏崩逝。乾隆帝极为哀痛，不少官员因此获罪，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亦难逃厄运。

截至乾隆十三年三月富察氏皇后崩逝，乾隆帝有六位皇子在世：

皇长子永璜，雍正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生，生母富察氏，追封哲悯皇贵妃；

皇三子永璋，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生，生母苏氏，时为纯贵妃；

皇四子永珅，乾隆四年正月十四日生，生母金氏，时为嘉妃；

皇五子永琪，乾隆六年二月初七日生，生母珂里叶特氏（又作海氏），时为愉妃；

皇六子永琮，乾隆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生，生母苏氏，时为纯贵妃；

皇八子永璇，乾隆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生，生母金氏，时为嘉妃。²

其中，皇长子永璜¹时年二十一岁，其母富察氏早逝，如此，在诸子与其父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253，乾隆十年十一月甲申。

²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3，《皇子》，第 154-157 页。

乾隆帝的关系中，皇长子永璜居于不利地位。乾隆帝嫡子虽无存，而其亦将皇长子排除于皇位继承人之列，“从前以大阿哥断不可立之处，朕已洞鉴，屡降旨于讷亲、傅恒矣。”²

如此，皇三子永璋当较有优势，富察氏皇后崩逝后，其母纯贵妃苏氏位次居后宫之首，子以母贵，为此，乾隆帝曾一度看好皇三子，“至三阿哥，朕先以为尚有望，亦曾降旨于讷亲等。”³

但是，在对待皇后富察氏崩逝的态度问题上，皇三子永璋失宠于乾隆帝。据乾隆帝言：“今看三阿哥，亦不满人意，年已十四岁全无知识，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若谓伊年齿尚幼，皇祖大事之时，朕甫十二岁，朕如何克尽孝道之处，朕之诸叔及大臣内旧人，皆所亲见，亦曾如伊等今日乎。”⁴而后果就是，乾隆帝将其列入不孝者的行列，皇三子永璋与其兄永璜一同失去了继承皇位的机会，“试思太庙祝版，以孝字冠首，朕已谓伊等为不孝。夫不孝之人，岂可以承大统。此二人断不能继之处，王大臣等，其共知之。”⁵

君无戏言。而乾隆帝亦非恐吓，“朕降此旨，并非遇事恐吓伊等。……朕为人君，于常事尚不食言。于此等大事，又有食言之理乎。”⁶

从当时后妃排名来看，后位的最可能人选无非是纯贵妃苏氏⁷，娴贵妃那拉氏⁸。当时，乾隆帝早将皇长子永璜排除于皇位继承人的行列，有看好皇三子永璋之意，若永璋不失宠于乾隆帝，乾隆帝很有可能忽略不计苏氏的汉女身份，而立纯贵妃苏氏为皇后。毕竟，娴贵妃那拉氏家世亦不显赫，仅系“佐领那尔布之女”⁹。但不幸的是，皇三子永璋最终失宠于乾隆帝，纯贵妃苏氏的政治命运亦就此结束，其未能成为后宫之主。

¹ 生母系追封哲悯皇贵妃富察氏。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17，乾隆十三年六月甲戌。

³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17，乾隆十三年六月甲戌。

⁴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17，乾隆十三年六月甲戌。

⁵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17，乾隆十三年六月甲戌。

⁶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17，乾隆十三年六月甲戌。

⁷ 除皇三子永璋外，苏氏尚生有皇六子永瑑及一女，皇四女，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二日生。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下嫁孝贤皇后亲弟傅恒之子福隆安。（《清皇室四谱》，卷 4，《皇女》，第 205 页。）截至乾隆十三年，乾隆帝仅有两个女儿，即皇后富察氏所出皇三女，雍正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生。（《清皇室四谱》，卷 4，《皇女》，第 205 页。）

⁸ 那拉氏其时虽尚无子嗣，但并非其不能生育，其晋封为皇后之后，生育皇十二子永璘，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生，（《清皇室四谱》，卷 3，《皇子》，第 159 页。）皇十三子，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清皇室四谱》，卷 3，《皇子》，第 159 页。）

⁹ 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印行，卷 2，《后妃》，第 70 页。

直至乾隆二十五年，纯贵妃苏氏一病不起，三月二十四日，乾隆帝方谕令纯贵妃晋册为皇贵妃。¹苏氏随即薨逝。

（三）乾隆帝选立娴贵妃为皇后，有避免诸子争立之意。

康熙末年诸子争立，实为惨剧，故而雍正帝创建秘密立储制度，乾隆帝亦有效仿之意，且极力防范诸子争立，“须知此一位，但可传一人，不可分传数人。若不自量，各怀异意，日后必至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弟兄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同时，乾隆帝亦力戒结党，“今满洲大臣内，如有具奏当于阿哥之内选择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即系离间父子，惑乱国家之人，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断不宽贷，汉大臣官员内，或有舍死务名之人，谓国家不可无皇太子以为表率，饰忠具奏者，彼不过意存尝试。朕即照此办理。大学士等将此旨存记。阿哥书房亦著登记。”²

当时，娴贵妃并无子嗣，虽然这亦说明其无宠，但鉴于立无子之妃，诸子争立及结党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小，如此，娴贵妃亦因祸得福，反而有幸成为皇后。而纯贵妃反倒拘于贵妃，未能再进，于去世前夕，方得以晋封皇贵妃，旋卒。

¹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609，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己巳。

按：《清皇室四谱》，卷 2，《后妃》，第 72 页记：（纯贵妃）二十五年庚辰四月晋纯皇贵妃，旋于十月十九日卒。五月谥曰纯惠皇贵妃。《清代帝后的归宿》亦采用此说。上文《清高宗纯皇帝实录》所提的三月二十四日当为皇帝诏令册封的时间，四月可能为举行册封典礼的时间，待考。

²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317，乾隆十三年六月甲戌。

结 语

清代后宫制度纷繁而复杂，绝非一人一时之力所能穷尽。但是，通过对这些制度一鳞半爪的研究，我们却能从另一个视角管中窥豹，冷静地观察、剖析整个清代王朝甚至封建王朝的一些历史特征。

明清更替，不仅仅是一个王朝对另外一个王朝的替代。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对清王朝统治阶层来说，实际上处于极为复杂而重要的历史转变阶段，这种转变包括至少三种涵义：（1）清王朝从东北一隅的地区性政权，转变为一个“一统天下”的全国性政权；（2）清王朝由原来的不完全封建政权，转变为一个完全的封建王朝；（3）以满洲贵族为主的清王朝统治阶层，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面临汉化问题。

因为从东北一隅到全国性政权的转变，清王朝承袭、借鉴了前代的选秀制度、后宫制度，结合本民族原有的选妃制度，创造了清代独具特色的八旗选秀、内务府三旗选秀制度，以及纷繁而复杂的后宫制度。

因为清王朝由不完全封建政权向完全封建王朝的转变，清王朝在创建其选秀制度时，反反复复地修改、确定其选择范围；在创建其后宫制度时，曾在最初保留了大量的关外残余，又陆续借鉴、并最终确定了以皇后独尊为代表特色的历代中原王朝后宫模式。

又因为所面临的汉化历史趋势，清王朝的后宫中，尽管一再宣称遵循所谓的“清宫无汉女”祖制，但是，自顺康时起，依旧通过各种途径，收纳汉人妃嫔，清代的后宫制度格外引人注目。

但是，清王朝又非常不幸，在其实现上述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封建制度已走到末期，国家政权的统治力量已渐趋弱化，在内忧外患中，清朝统治者为维持和巩固其封建统治，不断强化其中央集权体制，把帝王的权威扩散到王朝的每一个角落。由此，以皇帝高度集权为特色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在清代走到了最高点，随后即走向了它的终结点。

这种历史趋势以及清王朝的不得已的强化统治作为，犹如是一辆脱轨的战车，向前滚滚驶去，不再听由甚至包括皇帝在内的任何一个人的驾驭，由此，

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一方面，清代后宫妃嫔、宫女，成为了牺牲品、殉葬品。宫女在后宫之内每日战战兢兢，度日如年，遵守着一条又一条不合情理的规矩、制度，甚至有不少挨打、受罚、患病、死亡。与此同时，身为皇帝妻妾的妃嫔们也无不如履薄冰、恪守礼法，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勾心斗角、费尽心机。

另一方面，作为清代统治者的皇帝、皇后也同样扮演了悲剧的角色。从顺治帝废除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努力，到最终未能将其爱妃董额氏立为后宫之主；从同治帝不顾慈禧反对，自主选定阿鲁特氏为后，到同治死后，阿鲁特氏的被逼自尽；从光绪帝与皇后那拉氏的不睦，到其爱妃珍妃的被投入井。甚至皇帝个人，最终也无法、无力为自己争取到一丝真爱、一份情感的自由。

可以说，所有的这些皇帝、皇后、妃嫔、宫女的悲剧，与其说是因为个人性格、思想的因素酿造，毋宁说是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以及清王朝强化其专制统治的苦果，更为恰当。

参考文献

（一）档案资料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全宗》。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
6.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 1976 年版。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 1984—1985 年版。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9.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 1979 年版。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11.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12.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3.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4. 《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 1985 年影印。
15.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 1985 年影印。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1991 年版。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 1998 年版。
19.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 1982-1987 年版。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档案出版社 1997 年版。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2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24. 李澍田主编：《清实录朝鲜史料摘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25. 辽宁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辽沈书社 1993 年版。
26. 《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选编》，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28. 《文献丛编》，故宫博物院排印本 1928-1943 年版。
29. 《史料旬刊》，故宫博物院排印本 1930-1931 年版。

（二）官书史籍

1. 《清太宗实录稿本》，清初史料丛刊本，辽宁大学历史系 1978 年版。
2. 《圣谕广训》，四库全书本。
3. 《世宗宪皇帝圣训》，四库全书本。
4. 《庭训格言》，四库全书本。
5.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7.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8.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9.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0. 《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 1985 年影印。
11.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 1985 年影

印。

12. 《清实录》，中华书局 1985—1987 年影印。
13. 《清会典》，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14. 《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15. 《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16. 《清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四库全书本，1298 册。
17.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18. （清）乾隆十二年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四库全书本，620—625 册。
19. （清）允禩等撰，《钦定大清会典》，四库全书本，619 册。
20. （清）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台湾文海出版社 1994 年版。
21. （清）托津等编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台湾文海出版社 1994 年版。
22. （清）昆冈、刘启瑞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本，798—814 册。
23. （清）昆冈、吴树梅纂：《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续修四库全书本，794 册。
24.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 280 册，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
25. 内务府辑：《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文海出版社 1994 年版。
26. 《总管内务府现行条例》（广储司四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六辑，第 852—3—4 册。
27.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务府会计司则例》（等五种），《故宫珍本丛刊》第 311 册，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
28.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务府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第 306 册，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
29. 《钦定吏部则例》，台湾成文出版社 1967 年版。
30. 《钦定旗务则例》，《故宫珍本丛刊》第 287 册，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
31. （清）承启、英杰等纂：《钦定户部则例》，台湾成文出版社 1968 年版。
32. （清）鄂尔泰等纂修：《钦定八旗则例十二卷》，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
33. （清）鄂尔泰等编纂：《国朝宫史》，左步青校点，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版。

34. (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左步青校点,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35. (清)鄂尔泰等撰:《八旗通志初集》,《中国史学丛书续编》本,台北学生书局版。
36. (清)铁保等撰:《钦定八旗通志》,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37. (清)高晋辑:《南巡盛典》,文海出版社 1971 年版。
38. 《星源集庆》,学苑出版社 1998 年版。
39. 《爱新觉罗宗谱》,学苑出版社 1998 年版。

(三) 中文著述

1.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2. (明)王锜:《寓圃杂记》,张德信点校,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3. (明)刘若愚:《明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4. (清)龙文彬:《明会要》,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5. (清)毛奇龄:《胜朝彤史拾遗记》,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6. (清)毛奇龄:《明武宗外记》,上海书店 1982 年版。
7. (清)姚廷遴:《历年记》,上海史料丛编本,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1962 年版。
8. (清)董含:《三冈识略》,四库未收书辑刊本。
9. (清)王士禛:《池北偶谈》,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10. (清)李光地:《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11. (清)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12.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13.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附补遗)》,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14. (清)赵慎畛:《榆巢杂识》,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15. (清)陆以恬:《冷庐杂识》,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16. (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17. (清)福格:《听雨丛谈》,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18. (清) 阮元:《研经室集》, 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19. (清) 昭槁:《嘯亭杂录》,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20. (清) 钱泳:《履园丛话》,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21. (清) 阮葵生:《茶余客话》,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22. (清) 陈康祺:《郎潜纪闻》,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23. (清) 余金:《熙朝新语》,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24. (清) 英和:《恩福堂笔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25. (清) 崇实:《惕盒年谱》, 台湾广文书局 1972 年版。
26. (清)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 陈义杰整理,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27. (清) 王文韶:《王文韶日记》,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28. (清)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29. (清) 恽毓鼎:《清光绪帝外传(外八种)》,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30. (清) 那桐:《那桐日记》, 新华出版社, 2006 年版。
31. (清) 叶梦得:《阅世编》, 来新夏点校,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32. (清) 孙静安:《栖霞阁野乘(外六种)》,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33. (清) 赵祖铭:《清代文献迈古录》, 张建国、贾玮校点,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
34. (清) 吴士鉴:《清宫词》,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35.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年影印。
36. 许指严:《十叶野闻》, 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37. 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3 年版。
38. 金梁:《清帝外记、清后外传》, 1934 年 铅印 简装 一册(一函)
39. 秦翰才:《清宫残照记》,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
40. 陆保璇:《满清稗史》, 中国书店 1987 年版。
41. 徐珂:《清稗类钞》,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42. 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2 年版。
43.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
44. 李光涛:《多尔袞征女朝鲜史事》,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 年版。
45. 德龄:《御苑兰馨记》,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46. 容龄：《清宫琐记》，北京出版社 1957 年版。
47. 萧爽：《永宪录》，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48. 燕北老人：《清代十三朝宫闱秘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89 年版。
49. 孙和：《清代十三朝宫闱秘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06 年版。
50. 章乃炜：《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51. 葛煦存：《诗词趣话》，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
52. 进步书局编辑所编：《古代宫闱秘记》，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53.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54.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55. 郑天挺：《探微集》，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56. 满学研究会编：《清代帝王后妃传》，中国华侨出版社 1980 年版。
57. 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帝后生活》，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1 年版。
58.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59. 王树卿，李鹏年：《清宫史事》，紫禁城出版社 1986 年版。
60. 门岿：《中国后妃的生死歌哭》，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版。
61. 单士元：《故宫札记》，紫禁城出版社 1990 年版。
62. 清代宫史研究会编：《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 1991 年版。
63. 王佩环：《清宫后妃》，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64. 常见、李理：《清宫侍卫》，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65. 朱子彦：《后宫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66. 祁美琴：《清代内务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67. 白晋：《康熙帝传》，载《清史资料》中华书局第 1 辑。
68. 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69. 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清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 年版。
70. 王钟翰：《王钟翰清史论集》，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71. 孙继新：《康熙后妃子女传稿》，紫禁城出版社 2006 年版。
72. 陈捷先、成崇德、李纪祥主编：《清史论集》，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73. 李景屏：《何苦生在帝王家——大清公主命运实录》，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74. 支运亭：《清代皇宫礼俗》，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

75. 万依、王树卿、刘潞：《清代宫廷史》，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76.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77. 李寅：《清代后宫》，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
78. 金寄水：《王府生活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 年。
79.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方彪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 年版。
80. 王庆祥，王震中：《淑妃文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81. 国欢，陶然：《帝王红颜——中国历代后妃公主的荣辱沉浮》，哈尔滨出版社 2007 年版。
82. 杨府：《落架的凤凰——中国历代流落民间的皇后皇妃公主们》，东方出版 2007 年版。
83. 柏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84.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译：《台湾地区清史论文汇编（1945-2005）》，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四）外文译著

1. （美）吴秀良：《康熙朝储位斗争记实》，张震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2. （美）卡尔：《慈禧写照记》，陈霆锐译，珠海出版社 1995 年版。
3. （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陈冷汰，陈诒先译述，上海中华书局版。
4. （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清室外纪》，陈冷汰，陈诒先译述，上海中华书局 1930 年版。
5. （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淡泊、思齐译，紫禁城出版社 1991 年版。
6. （韩）朴趾源：《热河日记》，朱瑞平校点，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7. （韩）朴趾源：《燕岩集》，载《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8. （日）山川丽：《中国女性史》，高大伦、范勇译，三秦出版社 1987 年版。
9. （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但焘译订，台湾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五）中外论文：

1. 胡凡、王伟：《论明代的选秀女之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6期。
2. 单士元：《关于清宫的秀女和宫女》，《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00期。
3. 羊司：《候选秀女违制抗上》，《紫禁城》1982年05期。
4. 王澈：《读档识秀女》，《中国档案》1999年05期。
5. 木华：《清朝宫廷选美秘闻》，《档案时空》2003年05期。
6. 木华：《清代的选秀女——选美》，《文史春秋》2003年07期。
7. 陈刚：《清宫选秀与美貌无关》，《科学大观园》2007年02期。
8. 王澈、霍华：《秀女排单》，《历史档案》2007年01期。
9. 王澈、霍华：《选秀女绿头牌》，《历史档案》2007年04期。
10. 《顺治皇帝的婚姻档案》，《紫禁城》2006年08期。
11. 《康熙皇帝的婚姻档案》，《紫禁城》2006年08期。
12. 《同治皇帝的婚姻档案》，《紫禁城》2006年08期。
13. 《光绪皇帝的婚姻档案》，《紫禁城》2006年08期。¹
14. 庆宽：《载湉大婚典礼全图册》，《紫禁城》2006年08期。
15. 刘蕾：《大婚典礼红档》，《紫禁城》2006年08期。
16. 《颁诏、庆贺、赐宴》，《紫禁城》2006年08期。
17. 《纳采礼》，《紫禁城》2006年08期。
18. 《大征》，《紫禁城》2006年08期。
19. 《妆奁》，《紫禁城》2006年08期。
20. 《册立、奉迎》，《紫禁城》2006年08期。
21. 《成婚当日 昏以为期 明星暂暂》，《紫禁城》2006年08期。
22. 王树卿：《清代皇后的册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03期。
23. 王光尧：《同治大婚用瓷：晚清家国时事的一个缩影》，《紫禁城》2006年01期。
24. 朱家潜：《坤宁宫原状陈列的布置》，《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00期。
25. 鞠德源：《清宫大宴礼仪和膳单》，《紫禁城》1981年01期。
26. 王道成：《慈禧的家族、家庭和入宫之初的身分》，载《清史研究集》（第三

¹ 《顺治皇帝的婚姻档案》、《康熙皇帝的婚姻档案》、《同治皇帝的婚姻档案》、《光绪皇帝的婚姻档案》均为简要介绍皇帝妃嫔大致人数的文章。

- 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27. 于善浦:《珍妃和珍妃之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 年 03 期。
 28. 王树卿:《清代皇后的册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 年 03 期。
 29. 张凤荣:《清代皇后大婚吉服》,《紫禁城》1993 年 06 期。
 30. 于善浦:《道光后妃怨女多》,《紫禁城》1994 年 01 期。
 31. 关雪玲:《清代后妃宝印》,《紫禁城》1994 年 05 期。
 32. 王伟凯:《明代后妃的——选配与编制》,《紫禁城》1995 年第 03 期。
 33. 李英华:《略谈清代后妃便服》,《紫禁城》1995 年第 03 期。
 34. 张凤荣:《明清后妃的冠与帽》,《紫禁城》1995 年第 03 期。
 35. 王子林:《清代后妃车轿》,《紫禁城》1995 年第 03 期。
 36. 郭福祥:《明代后妃宝印》,《紫禁城》1995 年第 03 期。
 37. 秦贤宝:《佐政明代三朝的张皇后》,《紫禁城》1995 年第 03 期。
 38. 杨珍:《成就两代帝业的孝庄文皇后》,《紫禁城》1995 年第 03 期。
 39. 李鸿彬:《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满族研究》1998 年 02 期。
 40. 吴仁明、张紫涵、韦燕:《论慈禧太后与晚清维新运动的合离》,《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 01 期。
 41. 李松龄:《清宫后妃琐谈》,《北京档案》1993 年 03 期。
 42. 徐广源:《裕陵地宫棺椁位置初探》,《紫禁城》1994 年 04 期。
 43. 张凤荣:《皇后朝褂》,《紫禁城》1992 年 05 期。
 44. 杜家骥:《清代后宫的特征》,《紫禁城》1991 年 02 期。
 45. 王光堯:《清代后妃省亲与清宫客房》,《紫禁城》1991 年 02 期。
 46. 李松龄:《清宫后妃琐谈》,《北京档案》1993 年 03 期。
 47. 苑洪琪:《清宫后妃的“位份碗”》,《中国食品》1997 年 03 期。
 48. 朱子彦:《略论中国皇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 04 期。
 49. 杨珍:《清代后妃两三事》,《紫禁城》1990 年 02 期。
 50. 杨珍:《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 年 01 期。
 51. 杨珍:《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载《清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 年 01 月版。

52. 于善浦:《清宫贵人》,《历史档案》1999年04期。
53. 周益:《清宫妃的等级与年例金》,《婚育与健康》1999年06期。
54. 《皇后出宫至邸第》,《紫禁城》2006年08期。
55. 赵瑜:《清宫太监回忆录》,《报告文学》2003年06期。
56. 陈恩虎:《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后妃问题初探》,《
57.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03期。
58. 潘茂桐:《顺治帝的两位蒙古族皇后》,《中国档案报》2003-04-18。
59. 司马长空:《隐秘的清代后宫生活》,《北京纪事》2005年08期。
60. 万静:《论中国古代帝王后妃制度的确立》,《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
61. 朱子彦:《明代的采选制度与宫人命运》,《史林》2003年03期。
62. 周文英:《略论中国古代的女官制度》,《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03期。
63. 于善浦:《雍正皇帝的妃园寝》,《紫禁城》2002年01期。
64. 毛利平:《清代皇后的妆奁》,《寻根》2007年01期。
65. 毛利平:《论晚清同、光两朝的皇后妆奁》,《故宫博物院院刊版》2009年01期。
66. 陆燕贞:《清代皇后祭先蚕》,《紫禁城》1988年05期。
67. 李英华:《清代冠服制度的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04期。
68. 陈玉霞:《清代冠服制度的定制和特点》,《文物春秋》1992年12期。
69. 吕鸿彦:《清代冠服制度》,《承德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03期。
70. 《明清后妃的车马仪仗》,《民俗研究》1990年01期。
71. 无园:《明代宫女》,《紫禁城》1981年06期。
72. 吴世昌:《关于宫中“对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01期。
73. 止敬:《宫女小史》,《文史天地》2003年09期。
74. 杨乃济:《乾隆朝宫女投井案》,《紫禁城》2000年04期。
75. 菲楠:《乾隆朝的一起宫女自杀案》,《紫禁城》2000年01期。
76. 沈微:《盛京内务府粮庄概述》,《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04期。
77. 乌廷玉:《清朝盛京内务府官庄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89年03期。
78. 杜家骥:《清代八旗制度中的“抬旗”》,《史学集刊》1991年04期。

79. 佟永功、关嘉录：《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述略》，《历史档案》1992 年 03 期。
80. 刘潞：《满洲婚俗语皇室婚姻对象的演变》，《清史研究》1992 年 02 期。
81. 刘潞：《清太祖太宗时满蒙婚姻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 年 03 期。
82. 刘潞：《对清太祖太宗时期满蒙联姻的再认识》，《清史研究》1995 年 03 期。
83. 吴吉远：《清代外藩爵位制度与满蒙政治联盟》，《紫禁城》1996 年 04 期。
84. 王静芳：《清代满蒙联姻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年 6 月。
85. 蔡锋：《对古代皇宫贵族女性文化教育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04 年 03 期。
86. 王春强、阳灿飞：《清代皇室婚姻制度刍议》，《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 年 03 期。
87. 董建中：《清初的“拉郎配”》，《寻根》2006 年 01 期。
88. 姚晓菡：《秦汉后宫制度及后妃概况论述》，西北大学 2006 年硕士学位论文。
89. 郭佳：《汉代后宫制度研究》，吉林大学 2004 年硕士学位论文。
90. 徐斌：《明代后妃制度初探》，天津师范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
91. 赵令志：《清代“选秀女”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 2009 年硕士学位论文。
92. Norman Kutcher, “The Death of the Xiaoxian Empress: Bureaucratic Betrayals and the Crises of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Ru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6, No. 3 (Aug., 1997).
93. Norman Kutcher, 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Filial Piety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后 记

当初，误打误撞步入历史学科天地，屈指算来，即满十年。本科四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十年前，我乃一懵懂无知少女，十年后，我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岁月不饶人。

博士三年，接触的是一个全新课题，研究资料匮乏，深入研究颇有难度。为搜集资料，长期往返于学校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抄录大量原始奏折，痛苦与快乐相伴，欣喜与沮丧并存，个中滋味，一言难尽。万幸，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点滴资料汇集了本论文。辛苦终有所回报，我亦得以宽心。

论文的最终完成，离不开导师何瑜教授的密切关注与多方指导。鉴于论文资料缺乏，写作难度较大，何老师对本文资料的搜集与论文的进展给予密切关注，随时提供指导意见。从初稿到定稿，何老师数次审阅，字斟句酌，标点符号亦不放过。何老师认真与严谨的态度乃我日后作学问之标杆。

本论文的最终完成，离不开综合考试与开题时各位老师给予的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撰写论文的过程，压力与辛苦不可避免，感谢同门师兄弟、师姐妹的鼓励与开导，同门情谊，弥足珍贵。撰写论文辛苦备至，同学交流轻松愉悦。学生时代即将完结，同学情谊永恒长青。

二十八载人生，二十二年求学路，父母双亲始终是我坚实的后盾。想当初，父母皆年富力强，而今，却已年过半百，两鬓斑白，步履蹒跚。长年离家在外，未能膝下承欢；博士期间，母亲两度意外，未能床头尽孝，享受浓浓关爱，却无以回报，愧在心头，内疚之情，无以言表。如何能不长叹：父母之恩，何以报之？惟愿父母平安健康！

与历史为伴，实与清贫为伍，注定要孤寂，注定要坐冷板凳。就个人而言，浸润历史，与其说收获了渊博的知识，毋宁说收获了做事的态度和方法。历史是严谨的，真实的，研究历史亦需如此。无论做学问，抑或做人，勤奋踏实、吃苦耐劳乃立世之本。“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如果认真，日后学习和工作中的困难将会攻无不克。以此自勉！